民國十四年乙丑江陰戰事紀
祝怡園題

目次

緣起
序
題字
插圖一（江陰戰區災區圖）
插圖二（城鄉災狀圖等五十七幀）
江陰地位與戰事之關係
戰事之起因
戰時之要塞
插圖三（東西山大砲圖二幀）
戰前江陰駐兵情形（附請願情形及往來電文）
齊軍困守孤城六日記
江陰戰區戰事記
（一）夏港
（二）葫橋與蔡涇
（三）夏城與月城
（四）青暘與黃橋
（五）泗河鄉
北外戰事記
西外戰事記
南外戰事記
東外戰事記
齊軍在城內洗刼情形
和議後之一般輿論
齊軍騷擾之各鄉
北路
中路
南路
西鄉情形
戰事中之申港
王丹俄軍登陸情形
前周鄉之情形

旅滬同鄉救護隊遇險記
外報之戰事紀載
插圖四（戰時前後中西要人肖像二十一幀）
畢庶澄在澄事略
杜鳳舉在澄事略
張宗嶧棄城潛逃之前後情形
維持危局之黃知事
傳略
（一）出城請願之四代表小傳
（二）協助地方之西教士傳略
（三）祝丹卿小傳
（四）張芷湘小傳
地方公團聯合會之組織（附會議錄並領據四幀）
江陰兵災善後會紀事
死亡災民調查補遺
毀屋調查表
戰後關於賑卹之緊要公牘
一關於兵災善後會者
一關於旅滬兵災救濟會者
一關於江蘇防災會者
一關於請賑之公電
一關於省撥二十萬元賑卹款項問題
戰事拾零
兵災見聞
羅樹森澄錫勘災記
圍城避難記
乙丑海虞警烽記
江陰圍城七日記
避難日記
江陰紅會記事
插圖五（紅會及收容所職員圖等十七幀）

緣起

我邑慘罹兵災。所受痛苦深矣。戰前則備嘗拉夫之苦。戰時則大遭焚掠之刼。炮火轟天。流彈如雨。置身絕地。生命在呼吸之間。編者亦刼後餘生。回憶當時。儼同再世。戰後僅十日。商報即繼續出版。關於戰事記載。紛至沓來。少鶴錢君。遂有編輯江陰戰事記之發起。以留永遠之紀念。同儕皆慫恿之。囑余任主編。於是開始徵稿。著手編輯。再得諸同志協助。赫然成巨帙矣。其中原始要終。次以爲日。我江陰人民所受之創痛。畢具於篇。但編者及諸同志。咸短於才。掛漏必多。統系欠詳。尙祈海內同文。進而教之。不勝榮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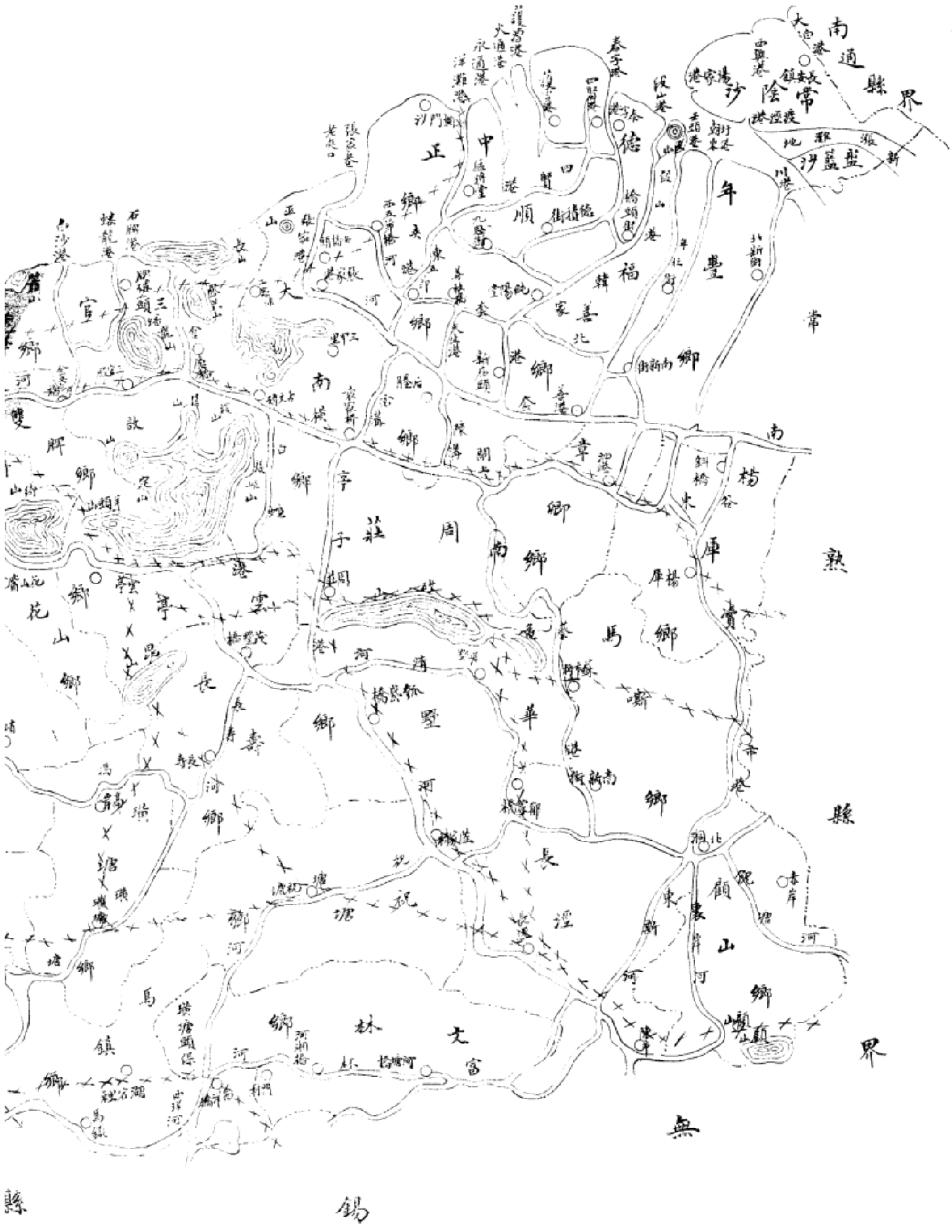
編者徐再思識

芙蓉血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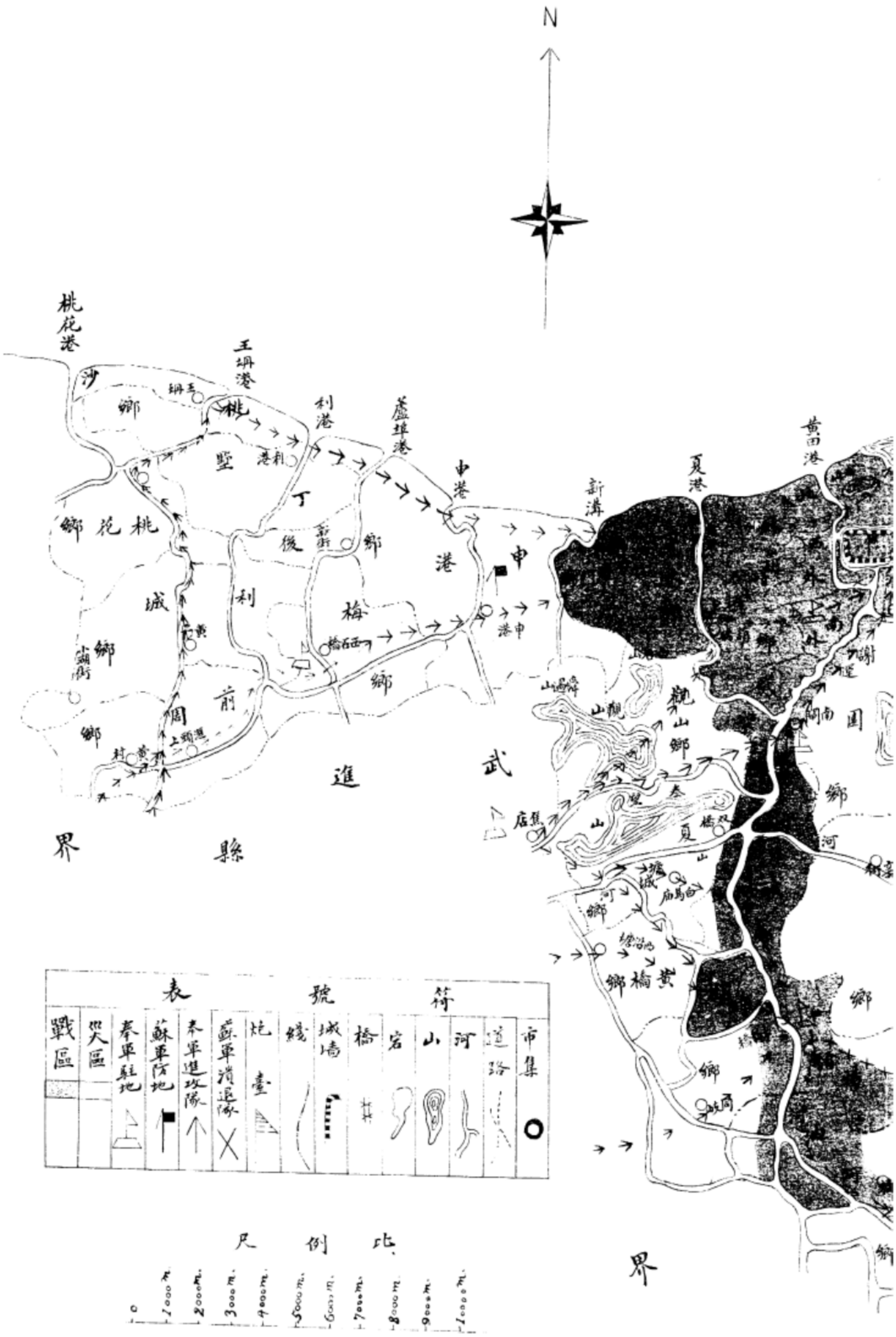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四、四、八

災區簡明圖



江陰戰區


N
桃花港
王坍港
利港
蘆埠港
申港
新溝
夏港
黃田港
沙鄉
桃墅
丁後
桃花鄉
城鄉
利鄉
梅鄉
港
申
前周
武進
界縣
觀山鄉
黃橋鄉
鄉
界
表號符
戰區
災區
奉軍駐地
蘇軍防地
奉軍進攻隊
蘇軍潰退隊
炮臺
綫
城墻
橋
宕
山
河
道路
市集
比例尺
0
1000m.
2000m.
3000m.
4000m.
5000m.
6000m.
7000m.
8000m.
9000m.
10000m.

江陰地位與戰事之關係

江陰僻處江濱。在江浙交兵之際。戰區在崑山之東。江陰居蘇軍後方。幸免兵燹。但江北白寶山等防軍之調赴前線者。猶皆取道江陰。由黃田港入口。經運糧河至無錫。轉車往崑山。當軍隊過境時。隨地拉夫。地方騷然。提取公欵。誅求無厭。已不勝其騷擾。辦理兵差之人。忍辱含垢。不如奴隸。此中苦況。無可告訴。此次戰區。移在鎮江丹陽。齊軍一敗於鎮江。再敗於丹陽。三敗於常州。大隊退守無錫。再敗於全軍大潰。江陰居無錫之北。爲長江門戶。凡有事於無錫者。必爭江陰。蓋得江陰。即撫無錫之背。使齊軍果能堅守無錫。未經潰散。則江陰可出兵擊其側。又能抄出常熟。繞至蘇州。絕其後路。在地理上關係至巨。兵家所必爭者也。

故齊燮元自常州大敗之後。宣撫軍大隊。沿鐵路向無錫追擊。一面由常州出奇兵北趨江陰。宣撫軍及無錫一抵抗。除潰散者外。惟第二師第六團。及炮兵。退守縣城。負隅自固。圍困七日夜。以齊燮元俄隊。經西石橋至申港夏港。遲達西北門。另一枝由焦溪鎮攻小茅山暨黃橋蔡涇。達南門。並分攻月城青暘。齊軍略一抵抗。除潰散者外。惟第二師第六團。及炮兵。退守縣城。負隅自固。圍困七日夜。以齊燮元無錫一敗。逃奔日本。江陰之兵。餉盡援絕。乃繳械投降。江陰地理。與此次戰事之關係如此。人民遭災之慘。亦因地理之關係而獨甚。今日大難已過。使地方永久安甯無事之境。則政府袞袞諸公之責也。亦即萬民禱祝以求者也。

戰事之起因

江陰戰事之起因。可分遠因。遠因中之近因。及近因。三種。當皖直交兵之後。皖系雖遭挫折。而今江蘇軍事善後督辦盧永祥氏。坐鎮浙江。中流砥柱。直系雖將安徽倪氏等異己之派。先後撤廢。對於盧氏。因有閩粵之聲援。攝於平時之感情。卒未敢動。但雖敷衍一時。而直系去之之念。固無日或忘。洎乎直系使周蔭人孫傳芳攻入福建。使福建置於自己旗幟之下。而浙江之勢愈孤。去之之謀愈迫。盧氏亦與奉張攜手。互爲策應。際此之時。奉張據直系之背。盧氏扼直系之吭。形格勢禁。直系雖不敢輕於發難。其謀雖急。其勢不順。是以因循數年。至去年九月。方始爆發。此戰事之遠因也。淞滬護軍使問題。江浙交兵之導火線也。蘇督自李純以迄齊燮元。夢想改護軍使爲鎮守使。派其親信。守護江南製造局。而盧氏則主張仍設護軍使。直接政府。不受蘇督節制。屢因此問題而衝突。而備戰。卒經人民代表。籲請息爭。並訂和平公約。互相遵守。去年盧氏因收編臧楊軍隊。至啓吳佩孚之嫌。齊燮元又急欲取得淞滬地盤爲己有。齊得吳援。戰機乃迫。至去年九月。在崑山嘉定瀏河間。兩軍大戰。盧氏因浙江內部發生變化。軍實不繼。然猶血戰四十餘日。將士用命。齊燮元以數倍之衆。並得吳佩孚源源接濟。然猶死傷過當。未能言勝。迨孫傳芳由閩入浙。浙人開關迎接。因由杭州進攻松江。盧氏方退。此時齊燮元夢寐不能忘情之江南製造局。暨淞滬地盤。仍落孫氏之手。齊燮元耗費錢糧數千萬。依然爲人作嫁。聞者笑之。此遠因中之近因也。當江浙大戰之時。奉張亦下動員令。遙爲策應。江浙戰事甫結。而山海關空前之大戰又起。嗣因馮玉祥倒戈。吳佩孚大敗。賄選大總統曹錕被囚。宰制中國政權之直系。至此而魚爛土崩。長江各督。雖皆直系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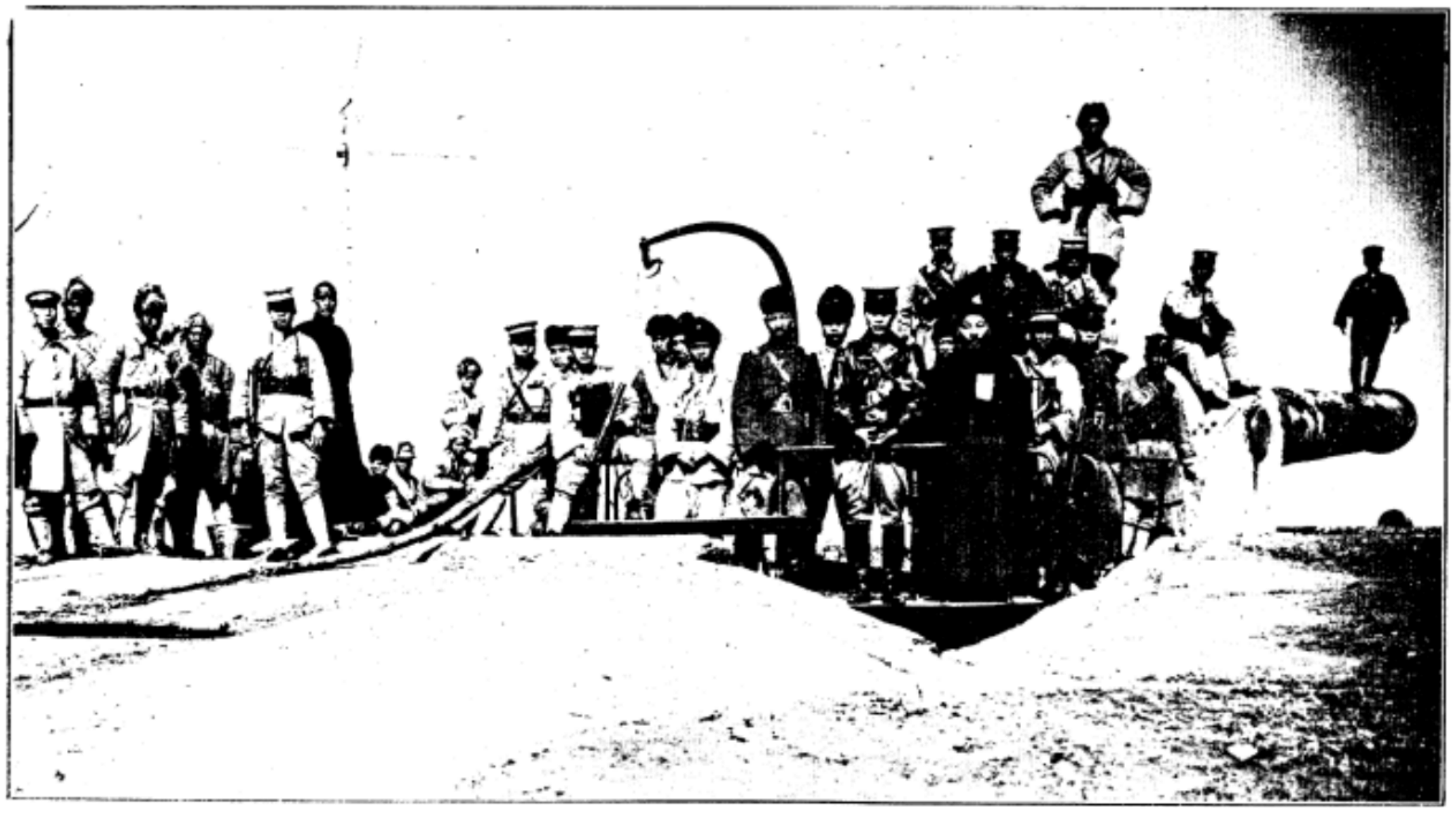
予。各保祿位。互相顧忌。所謂十省同盟。所謂五省聯防。皆成空中泡影。此時之齊燮元。儼然東南盟主。卒因各懷私見。紛紛解體。齊氏在江浙戰爭中。縱兵焚掠十餘縣。戰後非惟不知賑撫。反發行公債及兌換券。盡力刻削。不卹民艱。人民恨之刺骨。民心已喪失盡淨。其時盧氏適拜蘇皖宣撫使之命。南下宣撫。故江蘇士紳。因恨齊之故。多北上歡迎。另有一部分紳士。恐齊氏抗拒。江蘇再見干戈。請盧氏緩來。以弭兵革。齊燮元免職之後。在南京果有抵抗之想。嗣因蘇州秦洗。宣佈拒齊。蘇省紳士。盡力疏解。齊燮元方始下野離甯。盧永祥亦得輕裝到任。當盧氏在途之際。韓省長即將南京原有二六兩師駐防軍隊。調往鎮江暨我邑江陰駐紮。我江陰調來之兵。爲第二師第八團第三營一營。由團長徐傳霖爲帶領。又炮隊第二團二三兩營。隨帶過山炮十二尊。由團長冀汝桐率領。待宣撫使盧永祥到甯之後。齊燮元潛居上海。奪第十九師師長宮邦鐸之兵。與浙江孫傳芳合謀。先驅淞滬護軍使張允明。解散其軍。自稱聯軍第一路總司令。指揮二師六師十九師作戰。以鎮江以西之龍潭高資。爲第一道防線。聲勢非常浩大。此戰事之近因也。以上種種事實。早經詳載各報。此篇不過撮其大略耳。

戰時之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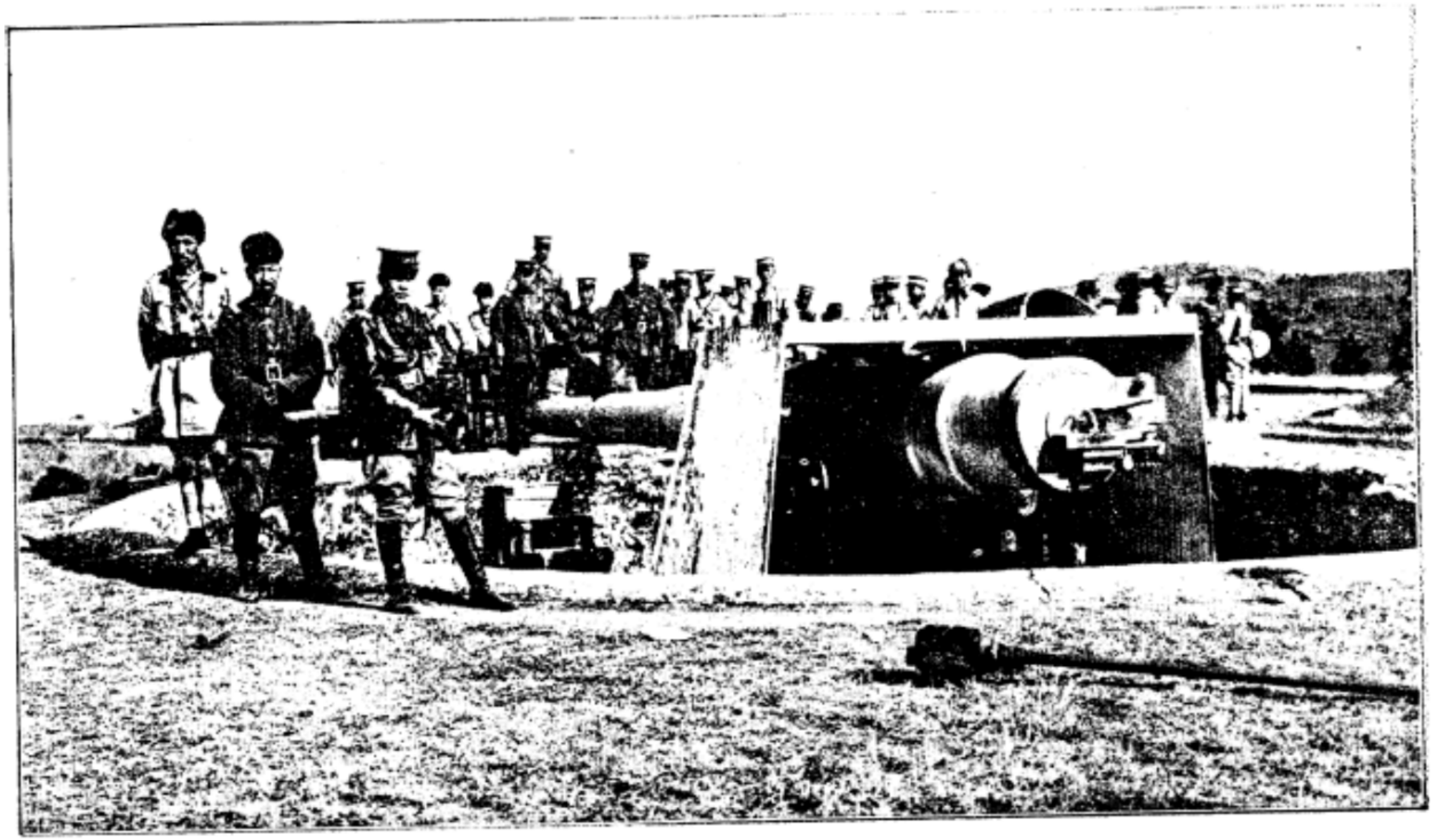
江陰係國要隘。爲長江第一重門戶。鵝山黃山大灣小灣。統稱澄路要塞。各築炮台。炮位極多。其口徑。自四寸起至十二寸四分爲止。爲我國全國最大之炮台。台長孟公。服務澄台數十年。愛護人民。無所不至。江陰駐軍。以反對袁世凱帝制。旅部參謀蕭光禮等。逼走旅長方更生。宣佈獨立。是時南京馮

國璋。調兵來攻。蕭軍先潰於無錫。省軍攻擊要塞。革命黨尤民等。佔據炮台。孟台長以死抵制。不肯開炮。貽害百姓。尤民迫之不已。除大炮之門。先期藏匿外。僅開小炮。於瞄準時。皆向空地發射。故炮擊四小時。未傷一人。未壞一物。澄民至今感德。此次孟台長仍以愛民爲宗旨。蘇軍與宣撫軍在夏港虞門之間。元旦接觸開戰後。即用電話嚴促要塞開炮。一再不已。繼以大罵。邑人多有在電話中親耳聞其中之詈者。要塞被迫不已。乃以白石山作目標。向空曠無人之處。勉發一兩炮。以掩耳目。迨後蘇軍敗退。宣撫軍攻上要塞。因懼俄隊之誤傷民命。孟公與全台員兵。將各炮炮門。擡之而退。以保闔城百姓。蓋要塞乃對外利器。今用於內爭。已非所宜。若再以無情炮火。摧殘百姓。則罪通於天矣。故孟公對宣撫軍。固不因蘇軍之嚴責而發炮助虐。宣撫軍得手之後。亦不願發炮而殃及百姓。處處以人民爲重。而又處於兩難之間。故不得不擡帶要件。出之一走。孟公走後。以爲蘇軍已無鬥志。攻一江陰城事頗易易。要塞炮件。既不應手。又無使用大炮之必要。大炮即可免開矣。不意俄隊初二佔領要塞後。即主張速攻。俄隊中又多砲兵熟手。遍覓砲上機件不得。即以砲彈納入砲中。彈後再堆以藥。用物引火。而人則奔離砲位。然後轟然砲發。五日之中。連發數百砲。皆用此法。事後檢視。已經燒壞炸壞。不能再用之砲。已有若干尊。非待修理不可矣。當俄隊在要塞開砲時。宣撫軍奉天三十二旅旅長畢庶澄。俯允地方紳士之請。停攻數小時。俾與蘇軍旅長陳孝思接洽投誠事。陳孝思屢次無誠意。要塞又再開砲。四五日來。如此者數次。俄隊軍官。憤蘇軍之遲遲不降。屢至畢庶澄旅長司令部請示。必欲不分玉石。向城內猛轟。畢旅長亦以闔城數萬

要塞砲臺東山大砲圖



要塞砲臺西山大砲圖



難民爲念。堅持不允。俄隊猶怏怏不快。此時圍城數萬生命。皆懸於畢旅長之手。生之殺之。惟其所命。至俄隊屢請猛烈轟城。畢旅長嚴詞制止。有北外陳君曾在旁目覩。畢公之德。不可忘也。至初六日蘇軍投誠妥協。大炮轟擊乃止。城內轟毀之房屋。已數百間。死傷甚衆。損失不貲矣。擊落城內之廢彈。非常之多。有已炸裂開花者。有炸去一截。或完全未炸。尙有危險者。居民慮其爆發傷人。小半投入河中。尙存之彈。由張武封君等請兵災善後會。函請要塞。派蘇副台長。監視搬運出城。由西門用船仍駛往大灣收存。以絕後患云。

戰前江陰駐兵情形

江陰在江浙戰爭之前。駐澄之兵。係第十九師七十三團。團長高葆恆。兼澄路要塞副司令。該團長駐兵八年。軍紀廢弛。開賭販土。固爲該團兵士之營業。而團長公館中之馬弁廚役。亦恃勢橫行。人民側目。若輩對於本團兵士。偵得其祕密。亦時施敲詐。毫無顧忌。至去年二月。齊燮元委其私人章世嘉充江陰稅務所長。在省令禁止稅所濫設分卡之時。勾結地方一二棍徒。特開惡例。在附郭之雲亭鄉增設分卡。高葆恆始猶謂稅所之非。後知章世嘉係齊督私人。即與本邑張前知事宗嶧。極意趨承。三人深相結納。約爲兄弟。全邑商民。以該稅所橫施敲剝。呼號奔走。罷市請求。該團長非維不知維護商民。反助紂爲虐。以兵壓迫。以一連兵力。開至雲亭。幫助稅卡。魚肉商民。凡經由雲亭之船隻。無不勒令停泊。上船搜查。遂日被兵用鎗托擊傷。刺刀刺傷者。不知其數。甚有因傷重致斃者。商民所遭該團長之荼毒。誠無門可訴。該

團長最爲陰險者。當商民罷市籲請撤消分卡時。高謂某年湖北罷市時。我曾派兵在各處街口把守。索性不許商民出門。數日之後。商家糧盡。均派代表到我處叩頭跪求。並出立永遠不敢罷市切結。方始撤兵。江陰商民胆敢罷市。我必如法辦理。言時洋洋得意。自以爲確有把握。時有邑人朱聰秋先生在旁。立諫始止。其心之狠毒殘忍。蔑視民意。已達極點。卡事發生之後。澄人除一二趨炎附勢者外。對之無不痛心。至江浙交戰時。齊燮元電調該團長至宜興佈防。高去之後。地方如釋重負。無不額手以慶。齊氏復調原駐江北秦興等處之第一百六十五團。到江塡防。由甯另委趙曉樓氏。爲澄路要塞副司令。不再由團長兼任。至一百六十五團團長趙桂成。素隸通海鎭守使張鏡湖部下。趙氏人品軒昂。老成持重。與高葆恆大不相同。到江之後。約束兵士。井井有條。一洗高團兇橫暴戾之概。江浙戰事結束。趙團長奉令以兩營駐防江北原防。僅以一營駐防江陰。兵愈少而民愈安。地方益形安謐。（係十十二兩月中事）不料趙桂成移防方見就緒。而韓督辦將二師八團調駐江陰之電又至。蓋此時即齊燮元免職甫行赴滬。盧官撫使卽令行將到甯之時也。趙桂成以兩軍素無接洽。此次促居一縣。恐滋事端。適通海鎭守使張鏡湖電令率部悉數開回原防。不留一人在澄。而泰興紳士葛孟樸等。亦竭誠歡迎趙團回泰。故當二師八團到澄之日。趙團卽悉數渡江。地方交二師八團接防。八團團長徐爲炅。字伯光。此次僅率其第三營一營到澄之後。又有二師砲兵二三兩營。由團長冀汝桐統率到澄。步兵。由長江水道開來。徐爲炅八團第三營一營相嫉視。蓋第八團團長本爲冀汝桐。徐爲炅爲其部下第三營

營長。當江浙交戰時。冀汝桐在瀏河被浙軍生擒。作數月俘虜。滬報曾載其作俘虜時。發出一函。中有浙軍優待俘虜。每日吃好酒好肉之語。澄人即以「吃好酒好肉朋友」作冀代之名詞。戰事結束後。冀自浙軍回甯。其第八團團長一職。已歸徐氏。冀汝桐乃痛恨之。蓋冀在瀏河被擒時。因徐爲炅坐視不救。以致被擒。喪失顏面。現又代彼爲團長。心尤不服。徐爲炅因冀之仇視。而八團一二兩營營長。多不服其命令。當韓督辦調防令下後。徐氏即率其舊屬第三營。先自到防。與一二兩營。分道揚鑣。冀汝桐既失八團團長。齊燮元乃委爲第二師砲團團長。其第一營原駐蘇州。營長即係秦洮。已在蘇州宣佈獨立。反抗齊氏。所存二三兩營。則隨冀汝桐來江。冀汝桐到江後。性情暴戾。需索無厭。縱兵拉夫。全邑騷然。先此齊燮元在甯之時。私購軍火。由某國商輪運送。傳聞共計三批。皆密藏江邑。冀汝桐拉夫數百。即將此項軍火抬送入城。不料市區自發生拉夫後。鄉民絕跡。時當年底。市面大受影響。市總董章崇治。前商會副會長韓治。爲維持地方秩序計。與冀汝桐磋商。願由地方僱夫應役。約明朝去晚歸。不謂一二日後。冀汝桐即將地方所僱夫役四百餘人。盡數扣留。幽閉兵房。於是各夫役家屬。驚惶萬狀。數百婦女。均闖至豐泰源莊（韓治宅）及市公所。母欲索子。妻欲見夫。啼哭吵擾。無計可施。章韓二公。復與冀汝桐交涉。請將代僱之夫釋放。俾卸仔肩。以後需用夫役。再會同縣中警吏拉用。屢經週折。舌敝脣焦。始將此項佚子。分批放回。於是隨意拉夫之事又起。地方重起恐慌。彼時蘇軍設不將地方代僱之佚子扣留。則應役之人。自無恐懼。且易於僱募。不致爲難。地方亦不致受害。該蘇軍計不出此。一味以橫暴欺侮人民。以騷擾爲得計。殊

不可解。之滋擾地方。已如此其極。復向縣公署提取鉅欵。同時復廣徵土娼姦宿。其時齊燮元已在滬急冀汝桐原任第四混成旅長吳恆瓚。潛行來澄。寓君山東嶽殿。將與冀汝桐另謀改編事宜。蓋江浙戰後急備戰。第二師之六八兩團。暨冀氏之砲團。本係吳恆瓚第四混成旅之舊部。現因蘇州五團。擁戴秦洗爲指揮。第二師拒齊獨立。故欲脫離二師。恢復第四混成旅。仍戴吳恆瓚爲混成旅長。議未就緒。吳恆瓚忽離澄赴滬。冀汝桐不知何處得來謠傳。謂與彼有仇之徐俊爲吳。不贊成恢復第四混成旅。有相攻之意。冀乃向縣署索得洋五千元。與其營連長及下級官佐三五十人。棄其軍隊。忽忽由長江而去。所棄砲隊兩營。除逃亡者外。僅有兵士五百餘人。即由徐爲吳團長收聚。正編制間。適陳孝思率五六兩團到澄。即分編冀團爲兩營。營副某甲。排長某甲爲臨時砲兵二三兩營營長。該兩營。有過山砲十二尊。陳孝思派往小茅山一帶作戰。戰敗之後。在茅山棄去六尊。在白石山棄去二尊。四尊退回城中。倚城發砲。陳孝思投誠後。亦屬宣撫軍。充作戰利品。

十二月十五日以後。江邑即有齊軍敗兵。絡繹由鎮江來江。三五爲羣。或由常州。經西鄉來。或由無錫。經南鄉來。其大隊。則由長江水道而來。駐澄徐團長。派人收集。一面到縣署索欵。以緩爲收編發餉之用。稍有遲延。即曰潰兵紛集。欵不應手。即不負維持地方之責。故悉索敝賦以應之。計被徐爲冀取去縣欵一萬二千元。皆收撫潰兵之用者也。至十二月二十四日。齊軍前敵指揮六師十一旅旅長王健飛。亦由長江

狼狽逃來。並聞且曾受傷。亦以收集潰兵爲名。索去縣款三千元。時又拉夫。將存澄軍火。運往南外。封民船六艘。轉往無錫。想係奉齊燮元命。接濟軍用。蓋江陰彼時雖消息隔絕。其實齊燮元先於二十四日。由常州敗奔無錫。已縱兵在錫大掠也。二十四日以後。風聲愈緊。南鄉月城青暘等處。均有兵經過。有係由錫來至青暘黃橋月城佈防之防兵。（聞係第六師之一部）所過驛騷。供應浩繁。搶刼頻聞。記不勝記矣。是時無錫潰兵。遭如此浩刼。江陰竟毫無消息。蓋電報爲兵把守。船隻避封遠遁。既無商賈往來。又無郵局遞信。相距雖僅數十里。如遠隔萬里重洋也。

冀汝桐走後。市區駐兵。僅八團團長徐爲炅所帶之第三營。與冀團遺棄在澄之砲兵五百餘人。二十六日。聞在縣署與地方紳士集議。爲保境安民計。遂主張迎接宣撫軍入境。決不開戰。致地方糜爛。其主張頗合民意。并令地方公團。預修城門。留備蔴袋。倘遇亂兵搶刼。可保城內安寧。不意延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師第三旅旅長陳孝思。驟率五六兩團。由吳淞開到江陰。江陰防務。移入陳孝思之手。徐爲炅原定計劃。完全破壞。於是江陰萬民。大禍臨頭矣。

陳孝思所率之五六兩團。前在蘇州。因秦洗以五團獨立。六團不服。乃擁戴舊團長陳孝思到蘇調停。兩團兵士。表雖言和。心仍懷恨。蓋陳孝思本在蘇。公然開戰。勢如水火。自秦洗逃亡後。陳孝思到江陰。係第四混成旅舊部。五團向在朱熙部下。兩團性質。本不相同。故五團兵士。自復合之後。常疑陳孝思袒護六團。欺凌五團。齊燮元初調冀汝桐徐爲炅來澄。冀徐互有仇隙。故不能合作。冀且

不安而去。現在調來之五六兩團。又係結有深讎。兩相猜忌。冀徐倘係將官不和。爲害猶輕。五六兩團。則先疑五團不可靠。乃調之赴前線。而以六團監其後。元旦下午接觸之後。戰至黎明。五團憤六團之不向前。一味在後催促。倘反顧。則自後開槍。士兵疑六團有意置彼於死地。忿不可遏。團長趙光戴。乃率隊向左右而退。不願向前。宣撫軍又猛不可當。故敗亡愈速。無抵抗餘地矣。另有一說。係六團兵士所述。則與上述情形相反。彼謂赴前線首先遇敵者。係彼第六團。自元旦下午開火起。戰至初二日黎明。相持一夜有餘。方命五團上前接替。六團退後休息。六團自火線退至休息地點。僅五六里。坐下舉炊。飯猶未畢。不意五團退却。亦跟踵而至六團休息之所。六團飯猶未飽。重復接戰。無如事出倉卒。宣撫軍銳不可當。乃節節退却。不得已入城固守。以待無錫救兵。蓋江陰防線。齊氏主甯走滬之後。盧永祥宣撫蘇皖。行將抵甯之前。韓督辦以駐甯蘇軍二六兩師之一部。約衆成一理。兩說並存。請閱者並觀之可也。

附請願情形及往來文電

齊氏主甯走滬之後。盧永祥宣撫蘇皖。行將抵甯之前。韓督辦以駐甯蘇軍二六兩師之一部。約衆萬餘。檄令離省。以待盧永祥走馬就任。其調駐在甯蘇軍地點。除鎮江常州外。即我江陰。蓋藉保護澄路要塞爲名也。當韓督辦調兵駐澄之電拍到後。而齊燮元又急急在滬備戰。本邑士紳。恐遭池

魚之殃。乃羣起呼籲。希冀拒絕。

韓督辦調兵駐澄江電

趙司令（要塞司令趙曉樓）張知事（江陰知事張宗嶂）均覽。

茲令第二師駐寧步八團及砲兵兩營。開往江陰駐紮。仰即先爲準備一切。爲要。韓國鈞江。

我邑人士。聞電驚惶。舉邑若狂。蓋二師八團與砲兵兩營。皆係第四混成旅吳恆瓚舊部。在江浙戰後改編者。吳恆瓚爲齊氏親信之將。倘盧齊再戰。駐澄之衆。將舉江陰以抗戰。韓督辦此舉。江陰受禍不淺矣。是以邑人一致主張拒絕。即在縣公署召集地方各公團士紳。緊急會議。議決分別電省阻止。並推舉省議員章崇治吳廷良。漏夜趲程。奔省請願。

江陰縣議事會參事會阻止澄江駐兵電

南京韓督辦崇鑒。趙團長鎮儁江陰。（即一百五十二團團長趙桂成）兼有七十六旅駐防。異常安謐。若再增兵駐紮。不特無容納之處。更恐主客誤會。轉礙治安。本邑人民。惶恐萬狀。伏乞憲庥。顧念地方。改駐他邑。俾戢隱患。而維安甯。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江陰縣議事會參事會同叩。歌。

江陰商會農會市議會阻止澄江駐兵電

南京韓督辦崇鑒。開二師八團及砲兵來江。人心惶駭萬分。年迫商困。地瘠民窮。萬乞矜恤免調。感戴無既。江陰商會農會市議會叩徵。

戰前江陰駐兵情形　附請願情形及往來文電

房屋供用。合再急呈。萬乞緩調。江陰商會市議董事會叩歌。

江陰各公團紛紛電阻時。而韓督辦已於拍發江電之日。即派二師砲兵二營四連連長紀魯毓。步兵上尉徐毓麟。專程來汀。與要塞趙副司令。張知事。商定駐兵地點。一月六日。韓督辦復電亦至。

韓督辦復各公團電

商會。農會。議事會。參事會。市議董事會。自治聯合會。均鑒。來電均悉。軍隊移防。係屬常事。現在省垣隊伍甚多。特飭分駐各屬。用維治安。業經配定。礙難變更。望即轉告商民。勿須驚疑。韓國鈞魚。

縣議事會接前電後再去電力爭

南京韓督辦崇鑒。魚電奉悉。移防常事。誠無所恐。惟常垣兵劫後移防。人民不能不恐。一百五十二團分駐營房。非奉張鎮守使命令不敢相讓。現崇座來令暫駐軍還讓。而二師先來。人民尤不能不恐。兩軍之誤會衝突。歷歷地方。心所爲危。不敢不言。故迭電請求改駐。仍乞俯念地方。准如歌電所請。江陰縣議事會參事會叩庚。

以上各電。係各公團之呼籲。至代表童崇治吳廷良二人。於一月六日下午七時。乘江輪赴甯。晉謁韓督辦。陳述地方困苦情形。力請俯從民意。下令改駐。詎韓督辦仍以業經派定。礙難變更相拒絕。當經代表誠懇至再。韓乃謂。步兵一團之一營。本日已由小輪拖儀民船。出發赴江。不能撤回。其倘待開拔之炮兵工兵兩營。當允暫駐鎮江。二代表以韓駐江之兵。僅開一營。允減兩營。認爲滿意。并請韓督辦預戒將領。到江後。勿得駐兵城內。韓亦允電致八團團長知照。不意韓督辦面從心違。不顧威信。蓋兩代表回澄之日。炮工兩營。由團長稟汝楠率領。依然跟蹤開到。軍隊且大半駐紮城內。

韓督辦之言。反覆至於此極。而江陰戰禍。即丕基於此矣。

一月九日下午三時許。甯軍大至。胥由大江而來。先有小輪。拖帶民船十二艘。逾時又有小輪。拖到民船二十六艘。均滿載兵士。及軍用物品。船皆停泊黃山灣。是日未及登岸。原駐江陰之七十六旅一百五十二團第一營兵士。亦於是日。由團長趙桂成率領渡江。開回泰興。至翌日。甯軍登岸。係二師砲兵工兵兩營。團長龔汝桐統率。凡城外之王府。龍墺。各營房。及文昌祠。東嶽殿。君山公園。城內之舊縣署。通惠公所。及公私觀院。無不駐兵。江陰遽成兵世界矣。全邑人士。以韓督辦不能體恤民艱。又無力挽救。爭亦徒然。禍患之來。亦祇能甘之而已。雖然。我澄人隱痛深矣。

齊軍困守孤城六日記

邢芙慶附識

齊軍西自夏港葫橋。敗退後。所有潰兵。其二師五團。大部則繞城而遁。少數則穿城出東南兩門而逃。余團官兵。散至東南各鄉搶刼。由常熟縣東走。其二師第六團全部。及砲兵兩營。則由西南北三門。退入城池。蓋在夏港葫橋作戰者。退入西北門。在南圍作戰者。退入南門。被奉軍四面圍攻。憑城抵抗者六晝夜。齊軍一面上城拒戰。一面大肆刼掠。洗刼淨盡。十室九空。（聞六團兵士。亦間有不與匪軍同流合汚。獨保清白。不擾民間一物者。但爲最少數耳。）城內居民數萬。爲齊軍閉鎖城中。不放一人出入。在密如驟雨之槍丸中。勢若天崩之砲彈下。亦經過六晝夜之久。人人胆破。個個心碎。誠刼後餘生也。彼時在城外

者。聞砲火如是猛烈。必以爲城內夷爲平地。血肉如漿矣。記者亦圍城中難民之一。敢將親歷之境。著爲是篇。以留鴻爪。但一回追溯。猶有餘驚。蓋戰時之江陰城池。已非人境也。

齊軍陳孝思所統之二師三旅五六兩團未抵江陰之前。江陰先有南京韓兼督辦調駐之二師四旅八團第三營一營。由團長徐爲炅率領。團部駐紮君山東嶽殿及君山公園。並二師砲團澄二三兩營。攜來過山砲十二尊。由團長冀汝桐率領。團部駐紮城內之通惠公所。自冀至之後。城內外縱兵拉夫。居民非常恐慌。全市騷擾。人心惶惶。不三日。冀汝桐忽率其親信。棄其部屬。倉皇由長江走回上海。原因載「戰前江陰駐兵情形」一篇中。茲不贅述。冀走之後。八團團長徐爲炅。以保境安民爲宗旨。與地方士紳。籌議保護城池計畫。連夜雇工。將四城城門修理。並預購蔴袋若干只。倘城外有警。即將城門緊閉。俟接洽就緒。再行開城。可免搶刼。其時江邑軍士。徐爲炅爲最高軍官。地方治安。由彼爲政。果能如此。則奉軍到江。可無戰禍發生。無如澄江萬民。無此厚福。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陰百姓命宮中之殺神陳孝思至矣。

陳孝思由吳淞乘輪。率五六兩團。計兵六營。出發來江。八團團長徐爲炅。聞陳孝思將至。即謂原定計畫。根本破壞。江陰戰禍迫矣。蓋陳孝思係旅長。較徐爲炅又高一級。地方軍事行動。應遵陳孝思之指揮。徐爲炅非特無權過問。且應服從陳之命令。退爲部曲屬員矣。陳孝思率兵抵澄。在黃田港登陸。凡城廂內外公共房屋。除學校外。無不駐兵。陳孝思之旅部。由張前知事規劃。即以冀汝桐假作團部之城內通惠公所。指作司令部。陳孝思抵澄後。即將冀汝桐所棄之砲兵。除逃亡者外。尚存五六百人。當即收編。補充

仍足兩營。預備作戰。至二十九日大除夕下午。電火將明時。軍中忽下緊急動員令。是日雨下如繩。軍隊之紮於城內者。紛紛冒雨出發。蓋得探報。奉軍已迫近江陰境地也。是日陳孝思將八團之一營。及五團六團計六營。砲兵兩營。共步砲兵九營。北自江邊起。南經夏港葫橋南剛而至小茅山(即秦望山)而止。再南自月城橋而青暘而泗河口。則第六師第十一旅王凱慶之防地也。當軍隊出發佈防時。驟然拉夫。如城內。如北外。如西外。如南外。軍隊往來如織。見人即拉。凡市區各商店除夕收賬夥友。倘與兵遇。無不被拉。嗣後居民皆具戒心。不敢出門。各街市不見行人。乃突至店鋪。或打門侵入住戶。雖在睡鄉。亦在被窩中拖起。單衣跣足。拉之而去。全家號哭。環跪哀求。兵亦視若無覩。倘敢支吾。略受掌頰。猶爲幸事。蓋藤鞭鎗托。正俟於吾人之後。毆傷者。指不勝屈也。一時市民如墮火坑地獄。明知戰禍即在眉睫。亦不敢出門逃避。至夜半。曾有人在役中逃回者。皮袍盡溼。履棄中途。拖泥帶水。無復人形。而指間之金戒。身上之銀元。亦悉被齊軍光復去矣。(光復乃強搶之隱語。已成軍中之專用名詞。)如此狼狽者。更不知數百餘人。其身無半文之人。或已被前途光復盡淨。在歸途中又遇齊軍二次被拉。亦無錢孝敬之人。則驅遣如牛馬。日夜工作。不准休息。迫向彈雨槍林中。往來輸送。因而中流彈殞命者。實繁有徒。傷心慘目。萬民痛心。誠無過於拉夫者矣。

元旦日。齊軍在城內外拉夫甚急。城內居民凡屬男子。皆匿居家中。非維無路可逃。即消息亦不得而知。大街之上。除齊軍外。已不見人民蹤跡。是日江陰紅十字分會。知戰機將作。即籌設婦孺收容所十餘處。

至下午三時許。城內遙聞西外發現槍聲。未幾。過山砲亦隆然大作。度其戰區。似在夏港一帶。於是城內居民。紛紛投各婦孺收容所避難。軍隊則拉夫更急。均押運軍火。向火線充輸送卒。新年景象。悉被戰雲冲破。往年稱恭道賀。今春禍迫眉睫。惶惶然。逃死無門矣。其時西外槍炮聲。密如爆竹。繼續不稍息。而天上重雲密佈。並無日色。愈覺日短。易入黃昏。誠以當時吾人心理。慮晚間軍隊發生搶刼等危險。欲天光延長。惟欲其長。故益見其短也。至日暮天黑。槍聲不止。嗣由青暘打來電話。謂該鎮亦有戰事。城人聞此消息。均不明其故。其實乃由橫林焦溪而來之二十八旅先遣第二梯隊之宣撫軍。與現在西外夏港葫橋交戰之三十二旅。同時並進者也。城內所聞之鎗砲聲。入夜在十句鐘後。漸覺遠去。約至十二句鐘。竟寂然無聲。吾人以爲奉軍必已退走。倘不驟然衝突至城。居民猶思乘隙出東門逃避。不意一小時後。鎗聲又作。自是以後。反由遠而漸聞漸近。迨及黎明。齊軍已經戰敗。元旦之夜。江陰縣知事張宗遷。微服出東門。棄城而逃。連夜奔往三官殿。雇船由東橫河。而至章卿鄉之閘上。自保性命。城內於初二日破曉。二師五團三營。八團一營。已經大潰。聞前線退回兵士云。那邊奉軍。不計其數。俄兵更爲厲害。打不過。俺們多敗下來哩。祇存六團砲團之一部分人。在城外沿城一帶作戰。至上午八九時。已有齊軍登西城。並置機關槍兩架。預備依城射擊。六團砲團。紛紛由西門北門南門。退回城中。以上三門。北門閉城最早。在上午十二句鐘左右。待砲兵暨過山砲兩隊進城後。即落鎖嚴扃。即以地方留以自衛之藏袋。實泥堵門。西門南門。則至初三四日。方始堵塞。蓋城外猶有齊軍。與奉軍依護城河作戰也。至若東門。本非軍事上

要地惟因潰兵由此門逃跑者太多。故於上午十時。陳孝思下令閉城。不准無故出入。此門因城外即教堂。並福音醫院。教會男女學校。及西教士住宅。爲遵守條約。保護外僑起見。齊軍奉軍。不便在該處作戰。本邑紅十字分會。復委託福音醫院爲臨時紅會醫院。後來城內兵民之受重傷者。又須開東門送院療治。故初二日之閉門。不過爲阻止逃兵起見。並未用泥土堵塞。但至初三日後。齊軍有兵一隊。擬由東門衝出。曾在該處發生小戰。待奉軍合圍後。教堂等亦包在火線範圍之內。東門亦頗吃緊。此係四城閉門情形。先爲敘明。以清眉目。仍回敘初二日上午事。齊軍在城內者。約百餘人。上城防守。西外城下之齊軍。至上午十一時。城上之兵。因望見奉軍。亦然開鎗。鎗聲非常洪亮。如在耳際。其時。赴各收容所避難人民。絡繹於途。軍隊仍隨地拉人。能給以銀元。亦得釋放。街上百姓人家。門皆緊閉。簷前掛軍用電話線。祇有武裝兵士往來。鎗上刺刀。寒光耀目。儼然無人之境。除清脆震耳之鎗聲外。雞犬無聲。飛鳥絕跡。景象悽慘。筆難盡述。難中人民。均面無人色。因而哭泣者。不知凡幾。但此猶爲受驚之初步。更有甚於此者在後也。西城鎗聲。更番不輟。奉軍還勢鎗聲。亦顯然可聽。至下午。齊軍讒然如雷之炮聲作矣。奉軍還擊之炮。亦飛進城牆矣。至是。鎗炮齊鳴。勢甚猛烈。難民更心驚胆破。不知死所。蓋難民皆知住居屋中可避鎗彈。炮彈則無堅不摧。落地開花。毀壞尤廣。今奉軍炮彈。嗚嗚然在空中橫飛不絕。無不驚駭欲死。兩軍戰至日落。城內已知奉軍俄隊。佔領要塞。人民均爲色喜。蓋要塞若失。逆料城內齊軍。必懼而速遁。良以城居要塞之下。由要塞俯瞰城中。如在目前。決其不敢逗遛送死也。不料旅長陳孝思。兵雖大敗。

仍希齊變元由無錫發兵相救。作復奪要塞。轉敗爲勝之夢想。故要塞雖失。仍戀孤城。不肯速走。城內數萬難民。性命危如累卵。遭難六日六夜。即基於此矣。入晚。戰鬥甚急。因北外街市及要塞。均被奉軍佔領。於是北城亦有兵登城而守。兩方僅以步鎗機關鎗匣子炮連珠射擊。炮則停止不擊。民心較爲安靜。是日城內各士紳。均在紅會。規畫救濟難民。籌議維護地方各事宜。其時縣公署第一科主任黃蘿莊。特請市總董章問零紳士祝丹卿韓雪安等入署。報告張知事昨日私逃情形。當此千鈞一髮之際。地方不可無人負責。請即設法維持。市總董章問零等。不勝驚駭。蓋齊軍踞城之後。在在須與知事相交接。知事爲守土之官。處處亦可向軍官要求。維持地方。藉免糜爛。縣知事。不意張宗嶧知事。棄城潛逃。不顧地方。守土之官。既不能爲民請命。地方之糜爛。無倖免之理矣。於是市總董等。非常惶急。急約同赴紅會。與紅會理事長吳汀鷺等。籌策補救。僉以一科主任。本有代拆代行之例。即公推黃蘿莊氏。代理江陰縣知事。黃氏以時機萬急。無徘徊餘地。亦毅然應允。肩此危局。自此縣署方有頭緒。餉銀糧草。應付各方。竭蹶經營。黃知事之備歷艱險。自茲起矣。是日之夜。齊軍即發生搶刼。城內濟美源大兩典。最爲軍隊所垂涎。故同時撞毀旁側牆垣。入內行刼。蓋以大門堅固。無法打開也。此外南街大巷毘巷等處。亦間有闖入民家。搜索銀洋飾物者。但此猶爲搶刼之初步。正未有艾也。是晚。電燈廠仍在工作。電火尚明。惟火力甚弱。均現暗紅色。一若代萬民含悲。故亦黯然消魂也。次日。線被炮彈擊斷。全城入黑暗世界矣。

初三日天明。齊軍奉軍。交戰澈夜。步鎗、機關鎗、匣子炮、迄未稍止。滿城百姓。置身鎗林彈雨中。無不胆破。又聞奉軍昨日佔得要塞。齊軍如不開城出降。即將用要塞大炮轟城。此時城內人民。更形恐慌。眞所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其心境。筆墨不能形容矣。至上午十時許。果聞霹靂交加。猛過迅雷之要塞大炮發作矣。每聞一炮。人民驚惶如喪家犬。東西亂竄。倒臥在地。哭聲四起。慘狀如斯。曠古所無。但齊軍仍以機關鎗。匣子炮。步鎗。過山炮。小鋼炮。向城外射擊。其西城樓所設機關鎗一架。齊軍正向西外掃射時。要塞炮。竟將機關鎗轟毀。死兵數名。至午後二時許。興國寺古塔中炮。在上部者之第三層傾倒。嗣要塞再發更猛之炮。聲如疾雷。腦震欲裂。房屋軋軋作響。屋上塵埃。紛如雨下。全城人民。魂膽俱失。城上齊軍。如此連開三炮、亦皆破胆。咸棄其鎗械子彈。卸去軍衣。紛紛下城。炮兵亦棄炮而走。分入民家搶劫。其在西外依護城河作戰之齊軍。爲畏砲火。全數亦於此時退入西門。城外不留一人一械。隨將西門堵塞。至此。亦加入發財運動。到民家搜洗財物。意在解體逃遁也。不意旅長陳孝思。傳令各營連長。速令軍隊繼續作戰。並給其部下曰。總司令（時齊燮元自稱聯軍第一路總司令）已由無錫。令魏師長。以一師兩旅之衆。來救江陰。再支持數小時。救兵大至。即可轉敗爲勝。功名富貴。盡在此數小時中。惟望大家努力。各下級軍官。果爲所動。仍督促所轄兵士。上城重整武裝。一面竭力抵禦。一面急盼救兵。至難民方面。聞齊軍搶劫消息。反多額手稱慶。預料齊軍搶後必走。戰事即可停止。雖損財帛。性命尚可保存也。不知則大搶特搶。走則無此容易。人民之恐怖。正方興未艾也。

是日齊軍。既滿城大掠。挨戶搜刼矣。該軍旅長陳孝思。猶欲威逼地方。担負軍餉。當曾派兵邀請城內紳士。本邑紳士。亂起之後。一人未逃。本邑紅十字分會理事長吳汀鷺先生。本在上海。因知本邑難免戰禍。且料爆發在即。故於十二月二十七日。由長江趕回家鄉。籌辦紅會事務。在陳孝思派兵相邀時。各士紳盡在紅會中作難民。羣相討論對付方法。有謂現在戰事期內。城圈以內。齊軍勢力範圍。彼陳孝思。即九里十三步（江陰城週圍數）內之皇帝也。吾儕安有抵抗之能力。惟有見機而作而已。其時衆人。以晤軍官爲畏途。遂公推市總董章問雯往司令部。見陳孝思。章總董既至。通惠公所司令部。見面之下。陳即謂現須激勵軍心。急欲發餉。言已。起手張五指一揚。謂請速籌此數。解來司令部濟用。章總董謂。旅長是否欲籌五百元。陳孝思昂然曰。五百元夠什麼。要五萬元哩。並謂在這個時候。你們如果短少誤事。乃是地方的自誤。我可不能担負維持地方的責任。此時章總董見陳態度驕悍。語言蠻橫。故將地方困苦情形詳述。遂謂當此戰線之中。富室逃亡。庫空如洗。四門緊閉。交通斷絕。何處籌此鉅欵。陳孝思初猶堅持。章總董亦表示拒絕。陳乃重行轉篷。謂若不放餉。則一次犒賞。萬不能免。亦非得六千元不辦。章總董於是進一步。要求陳孝思軍隊離城。作犒賞六千元之交換條件。磋商許久。卒以大義。陳志在得款。當亦應允。於是章總董即出多方羅掘。俾齊軍從速讓出城池。以全數萬災民之生命。嗣後。章總董即將現洋六千元。送往司令部。蓋欲其速走也。城內災民。其時皆如待死之囚。聞陳孝思允於今夜出城。如獲赦旨。至夜半。陳孝思派兵約一連。開東門突出。行僅里許。奉軍即由側面襲擊。齊軍非常狼狽。仍縮進城池。陳孝思

讓城之說。乃食言而肥矣。滿城難民。刼星高照。仍居恐怖之中。

初四日拂曉。要塞再發大炮。向城內猛轟。蓋自初二迄今。城內毀於大炮之民房。擊斃之兵民。數已不少。

昨日之炮。轟擊至夜半。方始稍息。今晨又復攻擊。齊軍旅長陳孝思。又踞城無走法。後顧茫茫。不知死所。

人民憂急益甚。繼以哭泣者。不知幾千萬人。此等慘劇。曠古所無。是時。大街虹橋禮拜堂。婦孺收容所。得

東外教堂電話。（是時惟城內電話可通。其城外。祇與東外教堂。可以通話。北外則時通時阻。）謂今日

奉軍。下總攻擊令。因探知西北城居民較少。令要塞專擊西北兩門。命禮拜堂所收容之難民。從速送出

東門。併入教堂收容所。否則。亦速至東南城避砲。此項消息傳播後。西北城之難民。扶老攜幼。紛紛冒流

彈。奔向東南城逃避。隊隊難民。無不面目憔悴。淚裹目眶。肩荷被褥。步履踉蹌。一幅流民圖。尤難盡其憂

急徬徨之意也。其時城內各士紳。得此驚耗。雖言專轟西北。難保不波及東南。數萬生靈。死生俄頃。憂心

如搗。挽救乏術。而齊軍仍在挨戶洗刼。廳有已時。其更荒謬者。且闖入婦孺收容所。強欲拉夫。難民更形

慌亂。哭聲不絕。滿城百姓。在暝目待死之際。縣立一校（原名禮延）校長張愼幾君。適得郵政局長楊伯

昭先生。由北外打來電話。（是偶然得通者。詳情載北外戰事記）特至紅會。報告各士紳。謂楊君因知

奉軍將以重炮轟城。憫城內被圍數萬難民生命。特與西人葛明教士。挺身冒險往謁俄隊長聶冶也夫。

要求停止炮攻。不得要領。復謁奉軍第三十二旅畢庶澄旅長。乞其暫緩轟擊。以留商量餘地。而全民命。

畢庶澄旅長。穩健足多。愛民心切。已有可商之表示。速請城內紳民。到齊軍主將陳孝思司令部。以請停

戰。一面出城接洽。是時各士紳聞此消息。皆認爲良好機會。惟陳孝思剛愎自用。與地方士紳。素鮮接洽。今欲令其停戰。又與其敵人交接。事體重大。易啓猜疑。必須審愼從事。時城內南菁中學教員錢墨賓氏。曾與陳孝思昔年有舊。地方士紳於見陳之時。須請其先容。後再進言。可免許多障礙。若得錢氏爲地方建言。其勢更便。當時徵得士紳同意。即由紅會職員陳翰青君。往南菁相請。錢墨賓君乃魯仲連之流亞。亦欲解澄人之難。慨然允諾。先至紅會。偕同市總董章問雪暨士紳吳汀鷺、陳美齋、錢以湘、祝丹卿、陳守丞、何佩仙、陳慕周等十餘人。赴通惠公所。可令部。求見陳孝思。蓋彼時陳孝思之氣燄。尊貴無比。往見士紳。倍極謹愼。先由錢墨賓君。說明士紳來意。即由章總董發言。謂旅長此次來江。本以保境安民爲職志。現在地方糜爛。至於此極。僅城內閉城困守。以城內言。境似保矣。民則不安。我等今日到此。專爲要求旅長格外仁慈。俯念地方數萬災民。停戰言和。以全民命。不意陳自欺欺人。立言救兵即到。態度非常強硬。章總董等十數人。相繼發言。苦苦哀告。至於泣下。陳孝思猶強言唐突。時座中有炮兵營長某甲。竟將士紳斥罵。謂軍事行動。自有計畫。無爾等講話餘地。言已。並出手鎗威嚇。各士紳以全城生命。以及自己身家。死於要塞大炮。與死於手鎗之下。等死耳。遂亦不懼。並代全城數萬生靈。向陳孝思下跪。陳亦作態答拜。泣數行下。仍作狡猾語曰。就彼個人。毫無問題。不妨聽諸位處置。無奈手下人多。不能行我之意云云。各士紳默察若輩之意。民命如何。早置度外。雖以數萬災民。同斃於若輩所謂軍事計畫之下。亦所不惜。人之無良。一至於此。殊堪浩歎。其時各士紳仍繼續哀懇。務請容戰納停議和之請。放數人出城接洽。陳

孝思猶躊躇不能決。謂須開一軍事會議。方能決定。於是各士紳。均鵠立於外。若輩遂入另一室開軍事會議。所議何事。非常祕密。良久。陳孝思始出。謂適經決定。准啓東門。祇許代表四人出城。限三小時回城。不許缺少一人。一面陳復傳東北城守兵。於代表經行城外時。不得放鎗。章總董等退出後。即推章總董、吳汀鷺、陳美齋、章寄周四人爲代表。即日出東門。至河南街耶穌堂美人領袖牧師李德理住宅。並與美教士慕維德福音醫院。院長華爾德相晤。蓋此時福音醫院。院長華爾德。既受紅十字分會委託爲臨時醫院。蘇方傷兵。已多進院醫治。俄隊重要軍官受傷後。並仍請華爾德親赴北外診治。業已往來數次。較有感情。故地方四代表。即請美教士李、慕、華三君。同往北外。相機幫助。三西教士。居江陰多年。地方凡有危險。無役不從。熱心愛衆。道德高尚。居恆自稱爲江陰百姓。此次經四代表相請。即慨然允諾。當揭紅十字旗。由朝陽關繞出石馬衖。計地方代表四人。西教士三人。執紅十字旗者一人。一行八人。皆屬步行。另有不識姓名之鄉人二名。亦跟隨在後。欲往北外。探聽消息。不意行入奉軍火線。俄隊疑爲敵軍。即開鎗轟擊。其四代表三教士。及執旗者。見前面有烟。即全數臥倒。幸皆避過。彼探信之鄉人。則飲彈立斃矣。衆見此狀。無不魂膽俱消。嗣執旗者。將紅十字旗揮示。俄隊知係誤會。即拍手歡呼。代表等方重復前進。然亦險矣。代表等既抵北外。先與郵政局長楊伯昭先生及西人葛明教士暨北外警察第一分所長宋家賢。士紳徐菊人等會晤。於是與楊伯昭先生葛明教士。先至錢士公所。見奉軍俄隊義勇隊隊長俄人尼加夫少將。詎知尼性甚急。語言又不通。蓋西教士以英語德語。欲與談話。而尼則除本國語言外。一無所

通。美人偏又不通俄文。翻譯祇能幾句酬應語。不能傳達意思。故代表之請求。尼加夫固不懂。在代表眼中。亦憤不可遏耳。究竟所憤者爲何事。仍莫明其妙也。（事後方知。係痛恨齊軍在江陰鎗斃俄商十名之故。）代表見俄將如此忿忿。又不通語言。如與啞巴對談。不得要領。遂相辭而出。再往鹽棧。求見奉軍第三十二旅旅長畢庶澄氏。奉軍由西石橋攻夏港。進圍陳孝思。畢氏全權指揮。算無遺策。節節勝利。陳孝思敗退困守。已成甕中之鼈。釜底之魚。無所逃遁。四代表見畢旅長後。備陳城內數萬難民。棲息於炮火之中。齊軍又大肆搶刼。令要塞大砲。停止向城內轟擊。並撤去一面之圍。放陳孝思率敗兵出城。蓋齊軍早去一日。百姓即早安一日也。畢庶澄旅長。至今未止。全城百姓家。已爲齊軍所破。生命則懸於旅長之手。務求保全數萬民命。令要塞大砲。停止向城內轟擊。並撤去一面之圍。放陳孝思率敗兵出城。蓋齊軍早去一日。百姓即早安一日也。畢庶澄旅長。對於停止轟城之請。即行允許。惟縱陳孝思出走一層。兵家無此辦法。蓋陳既兵敗被圍。猶復頑抗。爲城內百姓起見。容其繳械投誠。即其生路。否則。惟有聚而殲之而已。安能再縱虎出柙。但各代表之意。惟求戰事速止。欲戰事速止。必須縱陳逃遁。今以畢旅長不肯輕縱。陳孝思又抗不繳械。戰事勢必延長。人民死生。仍不可知。當由吳汀鷺先生。一再請求。並涕泣下跪。畢庶澄旅長。抱悲天憫人之志。竭力安慰各代表。一面親筆致函陳孝思。開誠布公。勸其毋苦入民。速即投誠。此函即請代表攜入城中。交與陳氏。限至下午五時答復。並傳令要塞。停止砲轟。於代表臨行時。且謂倘陳孝思。有投降誠意。爲人民計。停攻時間。不妨延長。專候代表回音。惟此意不能使陳孝思聞知。蓋慮其遷延時刻也。四代表及楊伯昭先生暨同

行西教士等。出奉軍司令部。市總董章問零。盼陳孝思答復後。欲與畢旅長。就近接洽。恐回城後。出入多週折。隨留在北外。住沙萬盛魚行。章寄周則渡江赴靖江。吳汀鷺陳美齋兩代表與西教士三人。攜畢旅長函。仍由原路回至福音醫院。其時吳代表汀鷺往返奔波幾二十里。連日因紅會救濟等事。操勞過甚。在途備受驚恐。憂能傷人。咯血舊症復發。不得已。暫居醫院調治。由陳代表美齋。與李德理、慕維德、華爾德三教士入城。逕至通惠公所。將畢旅長函。送交陳孝思。並要求從速答復。詎陳閱函後。復吹毛求疵。謂函中未有圖章。不能取信。又謂如何作復。須在軍事會議決定云云。於是陳代表美齋即回紅會。西教士亦出城。是時奉軍果已停止攻擊。要塞炮亦不發。惟齊軍仍在城上放槍如故。全城難民。則一致渴望從速解決。不意自將畢函送閱之後。杳無消息。齊軍態度如何。亦絕無表示。城內紳士。遂設法向司令部探聽。方悉仍以畢函未蓋章爲理由。不便表示任何主張。嗣即以此意。由陳孝思作函。答復畢旅長。澄清。陳函送出東外醫院時。天時已黑。奉方限下午五時答復之期已逾。市總董章問零見城內復音不至。逾限又將發砲。憂急萬狀。乃先往晤畢。請求延長期限。一面與楊伯昭宋家賢等計議。設法請人。往東外福音醫院。探取回音。時在黑夜。城上密佈齊軍。槍發如雨。欲在彈雨中通過。無人敢冒此大險。當有章合興魚行主人章葆生先生。即現在市議員章天麟君之封翁。忠肝義膽。不畏險阻。自告奮勇。願當此任。與見義勇爲之陸啓善君作伴。又向畢旅長請得某副官相偕。蓋欲經行奉軍防線也。詳情已載北外戰事記中。章葆生先生行至東城。蛇行而進。抵福音醫院。時陳孝思復函已至。即攜回北外。但一往一還。已至深夜。不及

呈送。

至翌日初五。方將陳函送往畢庶澄旅長拆閱。當料畢旅長必怒而猛攻。詎知畢公年事雖富。涵養已深。愛民心切。不忍殃及人民。故復正式作書。重致陳氏。不意第二次畢函入城。陳孝思仍無表示。奉方候至十二句鐘。不見答復。於是要塞再發巨炮。奔雷掣電。霹靂交加。城內數萬災民。重入恐怖之境。無不痛恨陳孝思矣。陳於炮火連天之中。復向地方索餉三萬元。據謂無庸與奉軍議和。但使得三萬元發餉。彼即率隊突圍而出。讓出城池。城紳迫於威力。當請南菁教員錢墨賓君。向陳孝思再三說項。終羅掘二萬元。送往旅部。陳又以現洋不便攜帶。必欲紙幣。不得已。乃分向各收容所難民兌換。時城南北兩典各執事。身藏紙幣較多。零星湊集。僅得七千餘元。此外實難設法矣。陳孝思收款後。意猶不滿。是夜。陳孝思仍踞城未走。其突出重圍等語。乃索欵之藉詞。要塞大砲。下午三時以後。轟擊甚猛。江陰紅十字分會。（吳汀鷺先生住宅）被擊五彈。南菁收容所。亦毀洋式樓房兩進。陳孝思作司令部之通惠公所。亦命中數彈。當紅會及南菁被砲轟擊時。中各有難民數千人。幾無隙地。在紅會。僅擊斃姚姓鐵匠一人。餘皆未傷人口。冥冥中自有天焉。其通惠公所。陳孝思適因事出辦公室。一彈即破窗飛來。陳氏之桌椅皆毀。而陳獨無恙。但陳孝思雖未中彈。胆因以寒。立即傳令。將司令部遷移火神廟。未幾。火神廟亦被砲擊。再移往他處。紅會南菁等處之被砲擊。要塞奉軍。蓋慮陳孝思威迫地方。匿居紅會作司令部也。炮聲至半夜。方稍甯息。而四城槍聲。則甚爲稠密。至十二句鐘後。齊軍在北城角。俘獲乘夜爬城之俄隊五名。奉軍一名。押

解司令部收押。在日間之下午。齊軍之參謀長沈某。亦幾爲奉軍所擒。蓋沈參謀長是時出東門至福音醫院。慰勞傷兵。事畢。由院長華爾德之次公子華保仁先生。送沈外出。沈本由側門來。今則由大門出。沈行不數步。即與奉軍相遇。已爲所執。沈畏怯萬分。大呼華先生。華先生。華葆仁乃走向兵士。曰。此人是我勸他走此路。倘若被難。彼反爲我所害矣。請放他回去。兵士見西人爲之講情。且不知其爲重要軍官。故亦釋手放去。華保仁并護送至東城門口方回。沈此時雖慶無事。然已魂靈兒飛上半天矣。

沈參謀之心術。頗不善良。蓋彼見地方士紳。於昨日至司令部哀告。爲民乞命。又見奉方畢庶澄旅長。處處以民爲重。不肯危及人民。彼即利用時機。對奉則以百姓作護身符。對百姓。則以種種手段。索詐金錢。故在縱兵大掠之後。猶時時以不負維持地方秩序責任相恫嚇。以讓出城池。衝鋒出圍等語作香餌。如此。百姓必畏死。勢必代爲要求。條件可望從寬。若輩反處第三者地位。從旁操縱。任意留難。此等局面。全城數萬災黎。已陷於綁票之境。嗚呼。迫於暴力。言之痛心。是晚陳孝思有函致畢庶澄。要求先以對等會議討論和議。不得以敗軍之將相待。否則不允議和。態度仍甚傑驁。此等舉動。亦恃難民爲護符。故在垂危之際。猶在文字中爭地位也。

初六日。奉軍仍以繳械投誠爲先決條件。迫齊軍承認。在晨間函促陳孝思。并限於十二句鐘答復。否則取消前次所談之和議。此函畢旅長送至福音醫院。請爲轉交。當由張芷湘先生。用電話通知陳孝思。請

速派人出城取信。奉軍一面四面猛攻。要塞巨砲。每間數分鐘一發。隆隆不息。齊軍守城已四晝夜。精力疲憊。昨夜北城外城門已被俄隊灌火焚燬。復以地雷。在沿馬路之城牆下埋置。轟毀一屑。齊軍雖在城上盡力抵禦。因炮火甚烈。俄隊猛撲。城牆已岌岌可危。齊軍又不能拒俄隊不至城腳。倘再有一次之地雷爆炸。城必破矣。陳孝思覩此險狀。業已膽破。未幾。十二句鐘將屆。城內人民。不知戰況者。維恐和議破裂。東外教堂方面。城紳張芷湘君。與西教士李得理華爾德諸公。亦懼和議之不成。蓋利全城生命毀矣。其時雖互相討論。迄無良策。不得已。祇得仍以乞憐哀告出之。冀回豺虎食人之意。於是仍由張芷湘在醫院打電話到縣公署。催促士紳速往司令部哀求和議。無論如何。不可任之決裂。以全民命。蓋此時縣公署。除代理知事黃蘿菲外。職員皆已星散。地方紳士。不得不相助應付一切。是時連在縣署探聽消息之人。合計人數甚多。聞此警耗。立即踉惶出發。羣至司令部要求和議。城內情形。則如此悲慘。而東外醫院中。局面忽又變動。蓋張芷湘打過電話後。未及半小時。奉方忽來軍官二人。一係李參謀長。一係副官。乃庭續早晨之函。謂原約十二句鐘答復之期已逾。齊軍旅長陳孝思。究竟是何態度。畢旅長急盼回音。張芷湘乃據來員之言。代表福音醫院。直接向陳孝思通話。告以奉方派人在此。討取回音。或和或戰。請速決定。此時城內士紳。適至司令部。北城又危殆欲破。昔日殘忍之態。完全改變。惶遽無計。即在電話中求人介紹。欲混入醫院養病。當經華爾德拒絕。陳孝思至此已山窮水盡。乃要求派代表與奉方軍官接洽。並謂即伸一言而死。方始甘心。張芷湘再以陳言轉致奉方軍官。徵得同意。然後請陳

從速派人。陳孝思立即派軍事代表沈參謀長趙副官出城。城內一般請願士紳。亦隨同至福音醫院。城內軍事代表沈參謀長與奉方之李參謀長。尙係昔年同學。故一見狂喜。即至福音醫院鐘樓會議。在座除雙方四軍官外。張芷湘君。亦以旁聽資格列席。其出城各士紳。則鵠候在外。雙方談判。意見融洽。結果決意停戰。並謂各回報告。明日請畢陳兩旅長。親自到此面談。解決一切。待雙方議畢。散會時。張芷湘君。即代災民。叩頭伸謝。並爲數萬人乞命。務請善爲致詞。俾達和議目的。是時齊方沈參謀長。願負完全責任。張芷湘再以會議情形。轉告各士紳。得此好消息。無不欣慰。至下午四時。各士紳仍隨軍事代表回城。全體難民聞此喜信。儼然在斷頭台奉赦。鬼門關打回。欣喜狀態。無物足以形容。是時。陳孝思即傳電話局工匠。將軍用電線。接至奉軍司令部。以便直接通話。是時。要塞大砲猶未停止。想因奉方代表。尙未行抵司令部報告。直至六時許。其最後之一彈。落於西城之暉對巷。六團三營十二連連長張聚福。中彈殞命。計纔去一手。腹部現一窟窿。延命二小時即斃。此人連日主戰。反對繳械投誠最烈。揚言即存一人。亦非戰不可。陳孝思因若輩作梗。故不敢言降。難民聞張中彈斃命。無不額手稱慶。

初七日。乃雙方旅長相約面談投誠事宜之期。上午。奉方畢庶澄旅長。帶衛隊先至東外領袖牧師李得理住宅。一面仍由張芷湘用電話知照陳孝思。請速出城。畢庶澄旅長。在陳未到之前。即出百元。犒賞齊方傷兵。並親至各傷兵病房。作慰勞之演講。甚爲週遍。待至原處。已耗時頗久。而陳孝思仍不見到。再用電話催請。千呼萬喚。陳仍遲遲乎行。畢旅長不勝焦灼。時張芷湘恐陳孝思畏畢旅長之衛隊。故不敢到。

乃請退衙兵。以釋陳疑。果然。衙隊退去。陳孝思始行出城。陳孝思與畢庶澄晤面後。先述齊變元令赴江陰。責成就地籌餉。如何如何之困難。以爲自己開脫敲詐地方鉅欵之罪。次謂此次堅守江陰。乃受本城人民囑託。陳復揑稱。「地方紳士。曾一再請求。謂地方有的是錢。非請死守不可。」以爲自己彌縫負隅抗拒之罪。殊不知自齊軍將數萬人民。閉錮城中以來。士紳奔走呼籲。叩頭哀告。無不欲陳孝思讓出城池。以免戰禍。今陳反以守城之咎。誣蔑地方。倘畢旅長據彼一言。吹毛求疵。地方受害。何堪設想。不知陳孝思與我江陰何仇。而殘忍栽害。至於此極。言之可歎。陳孝思陳說既竟。畢庶澄旅長即開誠布公。以釋其疑。嗣陳又要求入密室。畢旅長允之。即以李得理臥室爲會所。閉門密談。約二小時始出。齊軍之繳械投誠。人民之數天驚恐。皆在此二小時之祕密談話中。澈頭澈尾的解決。人民聞此好消息。無不皆大歡喜。兩旅長會議既約。畢先陳後。各回司令部。江陰戰事。至此乃告結束。人民之避匿紅會收容所者。胆壯者先歸。惟是日之晚。齊軍尙在剳掠之中。回家者大半送入虎口。詳情載齊軍搶刼情形中。

初八日。上午知奉軍將入城。士紳即預往東門迎迓。至十二句鐘畢旅長率兵一連餘。由東門而入。先馬後步。皆作射擊勢。以衝鋒式之快步。在大街奔馳。奉軍皆戴皮帽及黃色皮坎肩。盡年精力壯之輩。小說中常見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八字。正此時之情景也。是時。人民鵠立街旁觀熱鬧者甚夥。見奉軍過去。爲其殿者。即少年多智。尊重民意之畢庶澄旅長也。畢旅長入城後。遂至禮延學校。蓋預爲設備之司令部也。自此東三省陸軍三十二旅之司令部。即在禮延矣。是日畢旅長即出示安民。題爲「敬告江陰

父老書。」錄其原文如下。

敬告江陰父老書

古人云。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蓋民爲邦本。民困邦危。故漢高入關。首問民疾苦。曾國藩統兵。以不擾民爲主。先賢用兵。首重及此。而勛名事業。得垂千古。客歲戰興。遍及全國。人民凋敝。十室九空。所爲何事。不特吾人難以索解。即當局亦有不可告人之隱。最後結果。不過乘桴而去。而吾民苦矣。東三省以保民爲主。思拯民困。故爾出師。計自去秋迄今。轉戰直隸熱河。遠經萬里。而軍紀所至。裹糧以從。犯及秋毫。定即法懲。直熱父老。可爲左證。吾澄父老。諒亦有所聞。茲者軍臨蘇土。所至披靡。撲歐原由。豈盡戰功。實民助我也。此次應澄奉張軍長命。率隊來澄。原本宣撫之意。非問罪之舉。乃所收結果。適得其反。應澄雖制止無力。而維護心切。今雖戰事告終。而大軍雲集。實非一人監視所能週。茲特懇切宣言。倘有不法兵士。不肖之民。再事滋擾。害及民生者。一經舉發。定即嚴懲。深盼我父老昆弟。諸姑姊妹。時加督責。俾軍民相安。則諸事自易解決矣。披瀝以陳。伏維亮詧。宣撫第一軍第三十二旅旅長畢庶澄啓。

畢旅長安民後。同時收繳齊軍槍械。事皆漸漸有頭緒。一面傳令不准俄隊入城。祇開東門出入。人民更形感激。至十二日。俟俄隊向無錫開拔。方將四門開放。輜重團長杜鳳舉氏。（後改爲四十四團。）亦於此時入城任爲澄防司令。其時大戰甫平。人民猶有戒心。澄防司令部。即派隊在城內晝夜稽查。維持之功甚偉。此又戰後鎭定人心之重要事宜。故連類記之。

江陰戰區戰事記

此次戰事。齊軍自鎮江常州戰敗後。退守澄錫。所劃陣線。北起大江。南及太湖。綿長一百餘里。橫絕兩縣。正如一字長蛇。南段至太湖。係在無錫縣境內。北段起長江。即在江陰縣境內。江陰境內陣線所在地。自沿江之夏港起。南三里至葫橋。南六里至南閘。南十里至月城橋。西南六里至黃橋。東南又六里至青暘。又十餘里入無錫縣之北鄉。此係齊軍戰時佈防之大勢。亦即戰爭之區域。茲將江陰境內全線兩軍鏖戰情形。及人民被難苦況。分別述之。

▲一夏港

夏港在江陰縣城之西十里。係齊軍第二師第八團兵士。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即開至夏港佈防。至二十九日大除夕之晚。復有二師五六兩團兵士。約四營。突然雲集。勒令地方。給養軍隊。供應糧麥。區區一小市集。日費二百餘元。齊軍既抵夏港。即迅速佈防。掘壕排炮。預備作戰。計自江邊起。南經丁家村、於王村、潘家莊、小街上、柳家沙、至閔家橋、陣線袤延五六里、直接葫橋。凡高地均架設大炮、故高家墩、趕船墩、仙女墩、葫橋、青山、等處。皆炮隊居高防守。佈置非常嚴密。至元旦日上午十時許。奉軍三十二旅步馬隊僅一營。突至後梅鄉之西石橋。下午一時。進至虞門橋。三時許。已抵夏港。在距市里許之於王村。東園村。邱家場等處。與齊軍接觸。立即開火。西石橋市集。南與武進縣毘連。至常州城。不過三十里。奉軍由常州進兵。最爲便捷。西石橋東至夏港。中經申港虞門。計程二十里。故西石橋地處

適中。爲奉軍後方要地。開戰後。奉軍即在該處設司令部。逐日援軍經過。一切供應及伕役。皆由孟岱鎭曹鋪鏡按日承辦。並有商團三十餘人。竭力招待。是以商民僅受虛驚。未遭損失。元旦下午三時許。兩軍在夏港街西里許接觸開火後。齊軍旅長陳孝思。亦至前線督戰。激戰至晚。奉軍略退里許。以後方援至。仍行攻擊。其時齊軍五六八等團。在夏港方面者。人數在二千以上。奉軍及俄隊在前線者不過數百人。不足兩營。衆寡懸殊。兩軍激戰一夜。至初二日拂曉。齊軍五團。因與六團意見不合。又不耐戰。忽由前線潰逃。奉軍更以馬隊。俄隊。由沿江衝鋒。作包圍之勢。齊軍五團。更形慌亂。隊伍散失。各不相顧。散向夏港及各村莊。沿途且退且搶。人民大爲遭殃。陣地於是爲奉軍所得。遺棄槍械子彈甚多。砲亦半棄陣所。悉爲奉軍所得。六團時在後方。見五團已潰。非惟不圖反攻。反棄夏港分向北西兩門退走。奉軍由後亦分兩路追擊。一則沿江追襲。俄隊當先。奉軍三十二旅卓營長等。率隊繼進。至上午十時。已抵北外之普惠橋。此後戰鬥攻城詳情。載北外戰事記中。一路由大路向西門追襲。過望來亭。入杏春街。載西外戰事記中。夏港自齊軍戰敗後。全市商民。及遠近村莊。無不被刼。並奸淫婦女。慘無人道。據夏港難民謂。有所謂隨營紅十字會者。不知屬於何方。借拉夫爲名。往往毀門而入。大肆刼掠。威嚇銀錢。刼掠既飽。復拉人扛抬傷亡兵士。沿途虐待。意在敲詐。夏港所受之禍。以此輩爲甚。軍隊反較爲文明也。

▲二葫橋與蔡涇

葫橋在夏港之南。蔡涇又在葫橋之南。有夏港河。流貫其中。爲天然之戰濠。蔡涇市集。地名南圍。即夏港

河與運河合流之點。其葫蘆橋南閘之西爲觀山。南閘之西南。與月城橋成三角形者。即小茅山。（即秦望山）山之西端爲焦溪鎭。此鎭半在武進。半在江陰。爲武澄要道。蓋奉軍由常州進兵。北路循秦望山（即小茅山）之北一路也。如由焦溪分兵出秦望山之南。即至夏城黃橋。可攻月城橋矣。其南路石龔。則由橫林進兵。經李新橋以攻青暘。此奉軍戰時進兵之各路情形也。北路左翼。則經西三十二旅。暨義勇俄隊。由西石橋攻夏港詳情。已詳前篇。茲所述者。奉軍中路。由焦溪經觀山以攻葫蘆橋南閘也。葫蘆橋南閘兩地。齊軍知係重要防地。故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有二師八團兵士二排開到。住紮蔡涇鄉文立一校校舍。藉資防守。廿六廿七兩日。已有鎭江丹陽等處之齊部潰兵。發現數起。經地方助理員蔣頤豐。及士紳吳仁安蔣杲如等。極力招待。給送洋供食。送之出境。幸免搶刼。廿七日二師五團三營營長趙學浩。率兵一營。並工兵一連又到。即以二連開往小茅山。餘則駐紮南閘。立時勒逼地方。供應食物用品。並徵發伕子五百名。南閘於是全市騷然。民不聊生矣。至二十八日。五團團長趙光藏。亦率衛隊到南閘。察看作戰地勢。地方欲求安甯。在民心惶亂間。猶備盛筵十數席。殷勤款待。至二十九日大除夕。天已昏黑。工兵一連。忽匆匆向城開去。小茅山之二連。亦開往葫蘆橋。與城內開往之兵會合。並與夏港方面防軍聯絡。復有二師六團之一部。並砲兵若干。由岳團長親自率領。以南閘市集爲駐紮地。此時南閘各學校。各廟宇。無不滿駐齊兵矣。其佈防之地。北自葫蘆橋起。沿夏港河流域。挖掘戰壕。凡觀山鄉境內之閔

家村處家村孫家衙。蔡涇境內之聶家村趙家村陳家村趙家村沈家村曹家村丁家村宋家村黃家村袁陸村等。均滿駐齊軍。民房盡爲佔據。炮隊則擺炮六尊。在王莊村等處安設。並將在葫橋南一里聶家村側之北新木橋。又一里之閔家木橋。鋸斷。兩橋均架在夏港河上。斷之以絕奉軍追襲之路。齊軍在未曾開火之先。即擺奉軍之追。可見齊部已久蓄逃志。無心死戰。其不肯先逃。必至接仗之後。再行向後轉者。決意欲搶也。蓋不開仗。則秩序不亂。秩序不亂。則不能下手。待至兩軍交綏。百姓逃亡。槍聲一響。便可實行共產主義。於是大家發財矣。齊軍佈防時。在鄉大拉其夫。輸送子彈。晝夜不息。並有兵武裝監視。倫敢逃避。立即鎗斃。役之如牛馬。亦毫不顧惜。不知被拉之夫。在開火之前。固已筋疲力盡。待開火之後。出入彈雨之中。死生不可知。故一人被拉。合家號哭。更爲悲慘。至元旦日下午三時許。奉軍由焦溪鎮分兵入觀山鄉。循秦望山北首。以一隊北逾舜過山。以攻葫橋。觀山之孫家衙當其衝。首在該處接觸也。並由側面攻夏港。與西石橋之兵相呼應。其一隊經觀山鄉之四河口、裏外灣、周家村、焦山陶灣一帶。約千餘人。東趨南閘。其時夏港方面。已首先開火。未幾。葫橋亦已接觸。未幾。小茅山。亦同時交戰。蔡涇方面。亦有奉軍突至。當奉軍前哨侵入觀山鄉。將到時。齊軍三五成羣。離開夏港河邊之戰濠。至各村需索食物。隨意搶刼。或在田埂上閒眺。是日天氣陰霾。約在下午四時餘。暮色相侵。在煙霧中。彷彿見有數十人。相聚窺探。齊軍猶詢問本地被拉夫子。前村何以有人。不知奉軍已至也。時有某軍官。大呼備戰。蓋彼以望遠鏡窺見來人。皆皮帽軍服。識爲敵至。於是秩序大亂。均舍命奔回戰濠。或村莊。不問射擊力是否可達目的地。立

即開鎗快放。同時王莊村之砲隊。亦開砲轟擊。奉軍初則寂然無聲。俟齊軍快放一二小時後。方始還擊。所以撙節子彈也。兩軍交戰。終夜不息。奉軍漸逼漸近。齊軍屢戰屢退。至夜半。奉軍渡過夏港河。齊軍已退至南關市集附近矣。至初二日。齊軍之在夏港方面者。已敗退入城。南關亦岌岌可危。上午二師五團。紛紛由前線暨小茅山退却。散入村莊搶刼。飽掠潰走。不復成軍。祇存六團一部分兵士。上前接戰。延至晚上。城內消息更惡。月城亦經戰敗。將被奉軍包圍。故於日落後。忽在南關拉夫數百名。扛抬物品。仍舊逃往城中。其笨重軍械。如大炮六尊等等。皆棄之而逃。狼狽情形。不堪言狀。至初三日。奉軍佔領南關。奉軍既抵南關。猶有齊軍數十名。在市集附近各村莊搶刼。不知奉軍已至。奉軍即出隊邀截。齊軍尚思抵抗。在南關市後相拒。開鎗互擊。發生小戰。終爲奉軍俘獲。計二十餘名。南關乃無齊軍縱跡。但齊軍雖滅。而戰勝之奉軍。則如雲屯霧集。初三午刻。即有二千餘人過境。向城進發。初四日。又有輜重獨立團。五六百人。由南而北。自是而後。過境軍隊。日必數起。每次多者數百人。少則數十人。每次經過。一切供應食品。拉取夫役。急如星火。無不由地方人士辦理。蓋此時正圍攻城池。下總攻擊令。而月城青暘。已告肅清。所有大軍。無不乘勝攻城。南關爲南北孔道。故皆道出此間也。然而南關之耗費不貲矣。

▲三夏城與月城

奉軍由武進出發。至焦溪鎮。經秦望山之北。至我邑之觀山鄉。東北攻葫橋。直東攻南關。已詳前文。其由焦溪出秦望山南麓。即係夏城。由夏城南入黃橋鄉。乃奉軍攻青暘所由之路。另詳下篇。其由秦望山南

麓東趨。爲奉軍攻月城橋所由之路。蓋月城橋尤在夏城之東。此次齊軍不以重兵踞秦望山之險。在焦溪夏城作戰。而以門戶讓人。反守月城。已失地利。有識者已早知其必敗。齊軍於去年大除夕。驟由無錫開到六師二十三團一團兵士一千五百名。其指揮官。乃三營營長姜鳳文。姜自率兵到鎭後。以月城上塘鄉公所招待處爲司令部。所有兵士。則在積穀倉城隍廟黃梅巷等處駐紮。至元旦晨。營長姜鳳文。即擒軍用地圖。環行月城市集一週。再至運河西岸華塘圩等處察看。並問明焦溪秦望山黃山橋橫林洛社之距離遠近。即下令在該處掘濠備戰。時有某君。欲齊軍離境。保全地方。乃進計謂其進兵焦溪秦望山。黃山橋橫林而戰。齊軍營長姜鳳文。然之而不能行。蓋其時旅部在青暘。須待令而後進。故終不果行。齊軍其時亟亟佈防。並派便衣偵探。在附近圩堤。哨探敵軍。至下午三時。月城猶安然無恙。不見奉軍蹤跡。而青暘方面之李新橋。已經開火。而西北方之蔡涇。葫橋。亦復發見鎗聲。惟月城則安如泰山。入晚。亦無警報。居然終夜無事。殊不知奉軍之第二十八旅。已由焦溪暗襲秦望山南之石塘灣。並在玉皇殿之最高峯。設過山炮一門。以一隊連夜沿山麓斜趨燒香橋。至山塘河北之顧家村汪家村梁家村等處。匿居民家。另以一隊。係營長張寶田所帶。由張公橋經馬甲圩堤。至善村唐家村等處。亦匿居民家。初二日拂曉。馬步各軍。作拂曉攻擊。行抵華塘圩堤。先由奉軍用望遠鏡瞭望齊軍陣地。甚爲清晰。即放排槍遙擊。齊軍亦慌忙應戰。以爲奉軍由天上飛來也。兩軍在曉風嚴霜之中。猛力射擊。奉軍向前猛攻。馬隊之馬。亦通人意。蓋敵方排槍聲起。馬即伏於田溝之中。待鎗聲過去。軍號進攻號起。馬即起立。乘隙衝突。不須人

之驅策。而一起一伏。鼓勇突進。悉如人意。此爲戰地災民所目覩。無不稱奇。奉軍此時攻月城之計畫。一由白馬廟。趨花園莊。攻月城之北。一由雙橋。趨三河口角裏陳家村。渡過運河。由馮涇河入江家村。攻月城之背。一至周家橋。再分兩隊。一隊南趨東胥林村。以攻月城之南。一隊直趨莘塘圩。以攻月城之中。奉軍步馬之後。復有炮隊掩護。以猛烈之炮火。壓迫齊軍。齊軍又因子彈不繼。遂棄其陣地。隱匿鄉村。及月城市集。藉民房自蔽。或在窗隙。或踞屋頂。或伏牆隙。雖退不潰。依然拒戰。奉軍急以巨炮十餘門。移在東胥林村陳家村等處。向各村莊及月城街市猛轟。槍彈如雨。炮彈橫飛。每有所着。無不棟折攘崩。牆穿壁倒。齊軍喪胆。無地自容。自清晨六時起。至午後一時止。大戰共八小時。迨奉軍四面相迫。萬難支持。乃向東大潰。齊軍營長姜鳳文。亦由皋岸等處逃遁。狼狽至不堪言狀。是日。奉軍二十八旅。即佔領月城。將地方潰兵。完全肅清。即派隊沿運南往青暘助戰。蓋是日青暘。猶在激戰中也。

▲四青暘與黃橋

黃橋鄉乃奉軍攻取青暘之路。而青暘爲齊軍設防之區。蓋青暘爲江邑南鄉巨鎭。跨於運糧河上。爲錫澄交通之要道。此次戰事之先。齊軍徵調往返。絡繹於途。無不由青暘過徑。齊軍每次過境。索食拉夫。臨之以威。地方悉索敝賦以應之。居民恐慌。已達極點。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復有齊軍第六師十一旅。旅長王凱慶。調其部下第二十一團全團三營。由團長王登高率領。暨其他部隊約一營。由無錫馳抵青暘。凡地方之學校廟宇。無不改作兵房。沈長源住宅。亦被齊軍佔去。地方人民。惶恐無地。紛紛逃難。而兵士之

騷擾。實爲罕見。青暘警察第二分所長李光熙。因齊軍之誅求無厭。無法應付。遂於大除夕棄職潛逃。避匿鄉村。各巡警亦逃匿一空。是日。又由錫開到六師二十三團一團。在鎭略進茶點。即開赴月城橋設防。自二十七日以來。連日由旅長王凱慶。團長王登高。在青暘之西。二三里許之李新橋潘家橋等處。察看地勢。至大除夕。夜半派兵一連。至李新橋之江家村。此地四週皆河。惟李新橋可渡。據守於此。即可防奉軍由橫林西來。並由黃橋抄襲也。齊軍到時。時適大雨。即入民家烤火搶刼。至元旦日。奉軍第二十八旅之先遣第二梯隊。團長方振武。至陳彩橋。先設司令部。於上午十一時許。派隊五六十名。至李新橋哨探。隔河望見齊軍。奉軍人數雖少。非常勇敢。即行開槍。蘇軍亦立即還擊。奉軍究因人數太少。又在日間。虛實易爲齊軍窺破。故即退走陳家村。其時由焦溪鎭經秦望山南麓。出發之奉軍。一路伏於夏城各村莊。預備進攻月城橋。至初二日拂曉。方始開火。已詳前篇。一路則由夏城經馬甲堤南至雙廟。東抵黃橋市集。設司令部於東街黃橋一校。(聞係奉軍二師二十八旅第七十團之一部)甫行抵鎭。即聞李新橋槍聲。即以馬隊五十餘。步兵百餘。開赴戰地接應。將至李新橋地方。而前敵奉軍先遣隊五六十名。已退守陳家村。先遣隊見有援軍。合兵一處。重行反攻。齊軍扼守李新橋。即在李新橋之江家村。兩軍戰奉。軍劇本係勝兵。其氣甚壯。同聲叱咤。奮勇衝鋒。在彈如雨下之時。不一時。已衝過李新橋。齊軍紛紛敗走。奉軍鼓勇直進。追奔二里許。將及青暘之西街。不意齊軍別以他隊。出北新橋。至道成墩。從側面衝來。斷奉軍追兵之歸路。至此。奉軍被蘇軍前後夾擊。進退失據。一部分軍隊。向南退却者。因路徑不熟。爲河流所阻。

紛紛泅水渡河。擊斃水中。暨受傷者。三十餘人。其向北退却之一部。亦被水所阻。致被蘇軍俘獲二十人。惟其大部人馬。則仍由原路。奮力衝突。仍還至李新橋。無如齊軍追擊甚急。橋面甚窄。擁落水中。或不及過橋。泅水致遭擊斃者。又十餘人。此役。奉軍以不熟地理。深入重地。致遭小挫。其時團長方振武。在陳彩橋佈置軍務。得探報。謂部下得黃橋之援。已獲勝攻過李新橋。方振武團長。即蹬足大呼糟了。蓋方頗知該處地理。即慮蘇軍用誘敵計。倘歸路被截。即置身絕境也。果然未幾即敗。幾致覆滅。可謂料事如神矣。奉軍退出李新橋後。均向黃橋市集退走。齊軍則跟踪而至。下午五時許。即在黃橋附近交戰。齊軍並用砲轟擊。黃橋如一校等房屋。均被砲擊。損失甚鉅。該處人民。驟不及防。在槍林彈雨中奔避。慘不忍覩。因此中流彈者。亦不乏人。其時奉軍大隊。由陳彩橋大至。團長方振武。督隊猛攻。後方之橫林。亦有兵開到。至七時。齊軍紛紛退走。仍回李新橋防地。是時黃橋軍隊甚多。市集及村莊。無處不兵矣。入晚黃橋東街梢之雀巷村。忽然起火。火光熊熊。照耀全市。如在白晝。軍中槍聲。復隨火而起。人民無敢往救。一場大火。燒至夜半而止。全村三十餘家。盡付一炬。一片焦土。民皆露宿。是夜。自齊軍退走後。奉軍並未追擊。故無戰事。至初二日上午。奉軍聞月城開火。復以大隊由黃橋出發。分兵兩路。一由楊新橋攻青暘之南街。一由李新橋攻青暘之中心橋。及道成墩。至下午二時許。奉軍聞月城齊部大敗。沿運河大道。潰兵絡繹於途。均向青暘而來。冠履俱無。衣衫泥汚。狼狽無復人形。隨即兩路並舉。與齊軍決戰。酣戰一時許。適奉軍獨立輜重團。由洛社經黃山橋玉祁鎮。奉令向青暘進發。援助先遣第二梯隊。在途聞槍聲。團長杜鳳舉。

率領全團士兵。兼程而進。行抵火線。立即合兵作戰。以輜重第一營之一部。暨第三營全部。加入右翼。其餘則抄襲齊軍之左翼。奉軍先遣梯隊。得生力大隊之援助。其氣益壯。戰鬥計三小時。齊軍漸不能支。不特此也。其時奉軍既已佔領月城橋。即移其得勝之師。沿運河而下。彼時亦抵青暘。猛攻北新橋。齊軍居三面圍攻之中。士氣大爲沮喪。於是全部大潰。先在青暘街市。大肆搶劫。既滿所欲。即如鳥獸之散。已不復成軍矣。至齊軍潰走之路。一由青暘向東逃走。經璜塘鄉等處。南往無錫。所經地方。欲求免搶。無不竭力供應銀洋食品。幸得免搶。一由青暘向南逃走以入無錫北鄉。並有經泗河鄉。以致無錫堰橋之西郊山。彼處齊部尚有援軍。奉軍追至。故在泗河西郊山之間。尚有一戰。至於齊軍旅長王凱慶。團長王登高。兵敗即遁。不知下落。齊軍被俘擄者百餘名。遺失槍枝軍火無數。悉爲奉軍所得。奉軍既佔領青暘。一面派隊。向泗河鄉之塘頭橋北渚及無錫之堰橋追擊。一面掃清泗河口鄭幢埭等處之齊軍。翌日。輜重團長杜鳳舉。奉令將本部兵開拔赴城。協助三十二旅畢庶澄旅長。圍攻江陰之南門。

▲五 泗河鄉

我邑之泗河鄉。地位居青暘之南。與無錫北境之堰橋市集毘連。西郊山。即在堰橋附近。山雖不峻。但居高以瞰泗河之北渚市集。尤爲清晰。即較遠三四里之塘頭橋市集。亦歷歷不爽。元旦日下午。泗河居民。遙聞青暘開戰之槍聲。如在隔戶。無不驚慌走避。至初二日下午一時許。即有齊軍潰兵。逐逐入泗河鄉來。索銀索食。不堪其擾。不及二三小時。潰兵紛紛大至。有如潮湧。悉由塘頭橋而至北渚。進至堰橋。踞西

郊山之險。並於山上架設炮位。以圖反攻。聞其時督師無錫之齊燮元。亦派隊若干。擬至青暘增援。行至西郊山。即與潰兵相遇。知前方不利。即於西郊山收集潰兵。再行備戰。奉軍追擊之。二十八旅先遣第二梯隊。偵知齊軍有反攻之意。乃厚集兵力千餘人。至初三日上午。亦由泗河之塘頭橋北渚。進至青龍橋。齊軍即開排槍射擊。西郊山之炮。忽隆隆發作。流彈橫飛。北渚市集之房屋。盡在火線之中。擊壞無算。其時奉軍之中。有軍官呂漢琴。本係堰橋人。對於該處地勢。當然非常熟悉。乃策劃進攻之道。四路並進。將西郊山圍困。激戰一夜。齊軍以子彈告罄。齊燮元又在無錫。爲奉軍所敗。後援已絕。無心戀戰。乃突圍而出。向無錫奔潰。至是。江陰境內之齊軍。除陳孝思困守孤城外。已盡數潰散。無戰鬥能力矣。惟各戰區自經戰事以後、潰兵搆掠焚燒。十室九空。拉夫應役。慘無人道。記者。週覽戰地。痛心無那。故寫此篇以記實。

北外戰事記

北外係我邑商業繁盛之區。亦即我邑菁華薈萃之所。此次戰事發生。亂軍搶劫。搜括淨盡。繼之以火。燒一空。全市摧毀無餘。戰前君山東嶽殿。蘇軍第二師第八團團長徐爲泉。佔爲團部。至去年陰歷十二月二十六日。蘇軍又佔用市七校。設兵站司令部。校長陸君秀。力爭無效。告以紅會須設婦孺收容所。亦不理。諺云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民國之校長。亦猶前清之秀才。當然無理可講矣。由爭議而懇求。結果。該軍官僅許以後面一隅之地。准設第六收容所。念九大除夕。蘇軍下緊急動員令。紛紛冒雨由北門

大街過普惠橋。向夏港出發。此路係沿江大道。由夏港沿江東北行。過普惠橋。直達北外大街。進北門。爲一路由。夏港東行。直達望來亭。過新橋。經杏春街。進西門。爲一路。奉軍由此進兵。亦應有之防禦也。軍隊出發時。沿途拉夫。北外各商店夥友。被拉充夫役。抬軍火者。不計其數。一時人心慌亂。除夕本係通宵不寐之鬧市。頓成路少行人。慘霧瀰漫之鬼市。其時蘇軍向北外警察第一分所。索需供應。威逼勢脅。萬難伺候。第一分所長周璜。遂逃奔入城。警察大半逃匿。縣公署立委北外人宋家賢接任。繼周辦理一切。元旦日下午四時。夏港處門開戰。槍炮聲。北外歷歷可聞。居民千餘人。絡繹奔往第六婦孺收容所避難。收容所長陸君秀。有先見之明。料蘇軍必敗。北外不可久居。乃將難民分批送入城內之南薺及禮延收容所。後以城閉不得復入。再送往綺下。則已至初二日晨。蘇軍果已大敗。潰兵奔至北外。即肆行刦掠。凡略有裝璜之店。皆毀門而入。并有挖穿牆壁。學偷兒技能。作軟進硬出者。此項潰兵。有退守入城者。有搶刦飽。改換便衣。繞東城由石馬街。走東門開小差者。蘇軍刦掠約半日。奉軍第一梯團先遣俄隊。衝鋒已至普惠橋。蘇軍聞俄隊已至。將城門堵塞。不敢出城應戰矣。佔據市七校之兵站司令部。亦同時逃去。不留一人。俄隊越過普惠橋。由君山港至君山東嶽殿。搜查入團團軍裝部畢。即轉攻黃山要塞。聞上山俄隊。不過數十人。因慮山上抵抗。故伏地蛇行而進。其實要塞台官砲手。元旦開戰時。蘇軍用電話嚴催要塞開砲。要塞置之不睬。有人在電話聽筒中。偷聽若輩談話。蘇軍軍官。因要塞不肯發砲助戰。曾破口大罵。其答語謂。開砲亦無用。迫之不已。曾發一

二砲擠塞。諒亦無甚效力。現聞蘇軍敗績。要塞官兵。皇
者下鄉。故俄隊衝上要塞時。山上已闃其無人。可謂唾手而得者也。至下午三時許。奉軍大隊。均到北外。
分駐於閘西鹽棧。稅所。天后宮。及近段民房。其繼俄隊先到普惠橋者。爲卓營長。其人非常勇敢。先到稅
所。略事休息。偵得北外大街。已無蘇軍蹤跡。並問明沿城地勢。復率隊過普惠橋。得橋上某甲爲嚮道。抄
出天后宮後面。設法攻城。據某甲還云。過天后宮不遠。在田埂上行走。已爲城上蘇軍所見。槍如雨發。彼
乃匍匐而行。卓營長暨部屬。毫無懼色。仍鼓勇前進。不可及也。奉軍抵北外。戰鬥頗勇。俄隊尤不畏死。一
切軍中供應。皆由北外第一分所長宋家賢。商黃徐希陶辦理。因俄隊司令俄人尼加夫少將將至。乃與
其參謀長張崇熙商定。以錢土公所爲司令部。不久奉軍三十二旅旅長畢庶澄氏亦到。當據俄隊參謀
張崇熙言居民不用驚慌。不過二小時。戰事即可結束。故一面奉軍奮勇攻城。一面勸商家照常開市。並
派軍隊持大令。大街巡邏。嚴禁兵士不法舉動。倘江邑無城。蘇軍無所憑藉。必全部潰退。北外眞可無事
矣。無如蘇軍頑抗如故。日已西沉。猶無消息。延至次日。(初三)蘇軍仍無投誠表示。俄司令尼加夫少將。
不勝憤懣。即欲開要塞大砲轟城。郵政局長楊伯昭先生。與美人葛明教士。及奉軍崔副官。與第一分所
長宋家賢。在警察分所討論。蓋全城難民數萬。悉被蘇軍閉鎖城中。要塞若開大炮。勢必至玉石俱焚。人
民數萬。如何不救。乃相偕至司令部。謁畢庶澄旅長。畢旅長字蓽舫。山東文登縣人。年僅三十有二。翩翩
年少。儒將風流。入謁諸人。爲禮之餘。見旅長年少。恐其少年氣盛。所請不諧。不知諸人請求。畢旅長無不

容納。承謂設陳孝思能繳械投誠。事事可以商量。其時城內外電話線已斷。不能通話。無法送信入城。時有擬用古時射書傳信法。備信若干緘。附於箭頭。射入城中。嗣以鎗珠能及遠。弓箭祇能近射。箭未發而鎗已至。事太危險。議遂作罷。延至下午。要塞大炮發作矣。奉軍俄隊之一部。專在要塞開炮。其餘專力攻城。責成分所。向民間徵發梯子四十具。以紮雲梯。預備乘夜登城。一面再向爆竹店。備雙聲一千個。鞭爆十萬串。火油四千斤。火油箱四十只。以爲疑兵之計。將聲東擊西。準備攻城也。是夜。城內蘇軍。守備亦極週密。奉軍俄隊。因爬城爲蘇軍俘獲五名。又獲奉軍兩名。奉軍知城內有備。遂中止爬城。另畫攻城之計。至次日。（初四）奉軍攻城。仍在猛進。楊伯昭先生等。無法與城內通消息。憂惶萬狀。蓋要塞大炮。仍將開放也。至上午九時。北外電話。忽能與禮延學校通話。遂急由電話將北外情形。及畢庶澄旅長。因愛惜民命。容蘇軍投誠。速轉知城內紳士。與蘇軍旅長陳孝思接洽。然後再出城與奉軍畢旅長磋商。解決危局。校長張愼幾君。乃赴紅會。晤避難各紳士。轉達一切。此爲地方士紳。奔走求和之始。至十二時吳君汀鷺。賴君藍田。電話中謂已言明蘇軍停戰三小時。請奉軍亦如期停戰。楊伯昭先生乃至畢旅長處要求停戰得允。下午四時。城內四代表吳汀鷺陳美齋市總董章問雪暨章寄周及西教士華李慕三人。皆至北外。聞四代表三教士。行至東城。俄隊誤爲敵軍。當即開鎗。七人臥倒乃免。擊斃鄉人二名。危險極矣。由楊伯昭。偕同代表教士。先謁俄隊少將尼加夫。第一分所長宋家賢。商董徐希陶亦隨往。尼加夫性如烈火。言語隔閡。談論毫無結果。然後再謁畢旅長。其時陳孝思欲保全實力。帶兵退却出城。畢旅長祇容其降。

並親筆致函陳孝思。婉轉開導。限期答復。乃由吳汀鷺陳美齋。及三西人。持函而回。仍經東城繞至福音醫院。由陳美齋進東門。與陳孝思接洽。市總董章問雩。留在北外。住沙萬盛。就近與奉軍畢旅長接洽。時有人紛紛渡江往靖江逃難者。勸章問雩速走。章問雩拒絕不許。並謂大砲轟城。如此猛烈。全城生命數萬。死生俄頃。斡旋和議。豈可無人。我雖置身萬險中。當竭盡吾力而爲之。蓋城人皆死。我逃而一人獨生。生亦乏味。由是勸者乃止。章總董亦得始終冒險奔走也。不料代表去後。杳無復音。乃由章葆森君。並得陸啓善相伴。在黑夜冒鎗彈至東外探信。奉軍亦派副官護送。嗣得復信。請展限至明日十二句鐘答復。蓋陳孝思。彼時猶冀齊燮元發兵馳救。故猶猶豫圖緩也。是晚。利用紗廠三號花棧起火。不能灌救。延燒兩晝夜。焚去棉花二萬餘包約值五十萬。損失甚鉅。至次日(初五)十二時。猶無表示。奉軍認陳孝思無誠意。要塞復開大砲。城上抵抗亦力。奉軍除將要塞大砲。向城內猛轟外。復以過山砲排列君山山腰。攻擊北城城牆。惟以城牆堅厚。不能洞穿。午後閘橋下韓啓泰後面高姓房屋。忽然起火。因在白晝。當由救火員。冒險救熄。燬屋三間。幸未延燒。至夜半大街又忽起火。南首自日新恆隔壁聚豐裕綢緞號起。先燬房屋四進。連潘金波住宅。計八間。延燒方壽夫住宅。燬四間一天篷。祝夢熊房屋兩進。計燬六間。同泰森衣莊三進。計燬九間兩廂房。義和碗店三進。計燬六間。以上南首共燒燬房屋三十五間。其對面北首市房。亦由南首延燒。自寶成銀樓隔壁恆潤秤店起。先燬房屋一進。計二間。又延及鼎和裕衣莊二進。燬四間。又陳桂林住宅二進。燬四間。又卞達明住宅一進。燬兩間。又大立布線號兩進。燬兩間。又沙溥泉住宅

一進三間。係半燬。以上北首計燒燬房屋十七間。此一段南北兩面。共燬房屋五十二間。此地乃北外大街之中心點。經此一場大火。精華化爲灰燼。一片瓦礫場。見者無不痛心。當火勢猛烈時。北外救火隊。均冒險施救。並由俄隊幫忙。無如勢成燎原。立時無法撲滅。故延燒如此之巨。是夜奉軍撤夜攻城不息。俄隊一時亦不易攻入。奉軍又用砲轟擊沿馬路之北城城牆。其正對小木橋之一方。受彈最多。攻至次日（初六）俄隊奮勇擡地雷衝過木橋。埋在城下。其時城上蘇軍。作密集隊伍。更番射擊。俄隊亦以手擲炸彈。向城上拋擲。蘇軍居高臨下。其勢究便。此役俄隊陣亡六名。但前仆後繼。毫不畏縮。卒將地雷。在城下轟燬丈餘。倘再轟擊數炮。城即破矣。正擬俟天黑之後。奮勇再攻。而停攻之令下矣。蓋蘇軍旅長陳孝思。因援兵不至。鬧城將破。不得不降。畢庶澄旅長。爲澄城百姓計。故亦卒受其降。初七日。畢庶澄旅長。偕各軍官。親至東外李牧師宅。開誠布公。與陳孝思晤面。決令蘇軍繳械。絡續遴選收編。雙方一切事宜議決後。準於明日入城。畢旅長仍回北外司令部。當晚復由楊伯昭等面商旅長。請將俄隊留駐城外。一面減從入城。以安人心。旅長俯從民意。即下令禁止俄人入城。

是晚百貨術口翰墨齋裝池店忽起火。焚屋兩間。延燒博古齋裝池店屋兩間。又義成泰傘店屋兩間。

恆興雜貨店屋一間。共燬房屋七間。至次日（初八）僅開東門。畢旅長隨帶奉軍一連。慷慨進城。以縣立一校（禮延）權爲駐節。作東三省陸軍三十二旅司令部。北城門俄隊之故。尙嚴扃不開。北外軍官。入城

有所秉承。皆繞道東門。俟至十一日。俄隊奉張宗昌軍長令。開拔赴無錫後。北門及因河下大小船只。悉因戰事遠避。無從封用。乃改爲陸行。凡沿途經過地方。先由北外第一分所長宋家賢。令人先俄隊疾行。知照鄉民。速作準備。免致驚慌。北外自俄隊開拔後。人心漸趨安定。婦女亦漸次回家。市面方能入手整理。是役也。北方自初二至初六。居鎗林彈雨中者五日四夜。焚燒房屋一日四夜。焚公殊屬不可多得。

西外戰事記

西外損失。以北外爲最鉅。而蹂躪之甚。則以西外爲最慘。蓋西門乃通西鄉之大道。而奉軍攻澄之師。必經之途也。蘇軍出發佈防。須經西門。輸送伕子。即拉西外居民。此爲蹂躪之第一次。蘇軍節節敗退。且戰且搶。多數仍由西外退守城池。此爲蹂躪之第二次。奉軍得勝追擊。蘇軍憑城自固。雙方射擊之鎗炮。如霰如雨。適將市集夾在其中。奉軍時以民屋掩護。以避城上蘇軍之視線。於是西外民房。乃成蘇軍鎗炮毀壞不遺餘力矣。此爲蹂躪之第三次。茲將戰時情形。摘記如下。

距西門十里之夏港。葫橋等鄉。係蘇軍防禦地點。夏港以西之申港等處。係哨探之所。十二月二十九日。

蘇軍五六兩團。緊急動員。出西門防禦。兵皆冒雨出發。行色倉惶。不成隊伍。一路沿途拉夫。至西外尤甚。店夥士人。凡爲所見。拉之即行。欲與理論。即用鎗托痛打。徒被毆辱。人民惶懼無地。除被拉者外。餘均閉戶不敢出。蘇軍續來者。以缺乏伕子。竟擅毀民家大門。闖入強拉。多有在睡夢中拖起。僅着一短棉襖者。其子彈等物。分量甚重。人民力不勝任。亦毫不顧卹。沿途泥濘沒脛。不良於行。亦置之不理。該蘇軍則肩不負物。有時所荷之鎗。亦令伕子代背。已則步履輕快。押伕子速走。鞭扑之聲。與哀號之聲。如相唱和。以致遍體重傷。倒於路側者。相望於道。哀哉吾民。究以何辜。罹此厥凶。吾書至此。不禁涕淚沈瀾矣。拉夫之舉。大除夕至元旦夜。適足兩日夜。居民皇皇然。無死所矣。

蘇軍自出西門。內一部分開過夏港。以一連紮青山黃鶯廟內。設團部於附郭之徐家木橋。距前線約六七里。其附近村莊。如能家村。如戴家宕。如韓顧村等處。皆佔踞民房。盡驅居民於屋外。人民無論老幼。有家難歸。而室中之衣物食品。皆爲兵有矣。人民則孑然一身。在淒風苦雨中。號哭奔避。氣象陰慘。各村雞犬無聲。已如盡入鬼境。

元旦下午四時。夏港舜過山附近開戰。杏春街居民。聞鎗炮聲。驚惶萬狀。舉止失措。扶老挈幼。投市立六校紅十字分會第二婦孺收容所暫避。各村莊鄉民。除駐兵被逐者。業已四散奔逃外。餘亦棄室奔走。其不忍離家者。亦避入收容所。故收容所收容人數。日甚一日。(詳情載第二收容所情形篇)初二日蘇軍敗退。上午無數兵士。紛紛由前線退却。我西外係第一重門戶。各兵士三五成羣。先在鄉村。後在杏春街。

挨戶搶刼。往往一家搶掠五六十次。雖破衣敗絮。亦悉數被刼。搜索盡淨。

蘇軍敗至城下。即在護城河之裏。背依城牆。掘濠設炮。城上復架機關鎗兩架。與追蹤而至之奉軍。遙相射擊。西外全部。於是入於火線範圍。流彈橫飛。密如驟雨。至初三日。城外蘇軍。盡被奉軍炮火。逼退入城。奉軍於初四日進至望來亭。用猛烈之炮火轟城。並掩護前進。是以復過新橋。而入杏春街。一面挨戶搜索潰兵。一面藉民房掩蔽。向城上射擊。是日沿城黃泉根家忽然起火。焚去房屋兩間。不久杏春街華豐布廠又起火。其右鄰繆姓。亦焚去前進。共計房屋六間。其時適在大戰中。無人敢救。華豐布廠焚去布疋貨物。損失數萬元之鉅。是日西門由奉軍圍定。晝夜猛攻。城上蘇軍。以奉軍在民房窗隙中放鎗。亦專向民家屋面射擊。以致屋瓦粉碎。牆若蜂窩。損失甚大。初五日攻城竟日。奉軍至市立六校。鑿壁置炮。該校數百難民。大起恐慌。繼以號哭。是時城上鎗丸如雨。又不能遷避。不得已走入隔壁雷祖殿躲避。入夜杏春街大火又起。在藏有泉木作店起火。延燒左鄰陳培德家。各燬頭二兩進。計屋六間四側。無人敢救。祇能聽其自生自滅。初六日。仍在攻擊中。入夜方始停戰。初七日蘇軍議定投誠。戰事方慶完畢。至初九日。西門旋啓即閉。是夜文富橋堍胡汝記油行。復壘焚如。燬去房屋三間。至初十日。西城始行開放。人心漸趨平靜。惟杏春街市集本小。燬屋十數間。已一片荒涼矣。被焚者固不論。其幸得保存者。亦頹垣破壁耳。蓋以被刼罄盡。食物皆無。所謂室如懸磬。何以卒歲。殆爲我西外人民寫照也。

南外戰事記

二師八團及冀汝桐砲兵到江後。因輸運子彈往無錫。南外爲水道必經之地。拉夫滋擾。市民驚慌。迨陳孝思率五六團到江後。即着着佈防。南外之十方庵。王宮祠警察所。協濟醫局等處。盡駐兵士。至陰歷大除夕。齊軍紛紛由南外開赴葫橋蔡涇前線作戰。是日風雨交作。齊軍出發。自晨至暮。絡繹不絕。沿途拉夫。後乃闖入店家。強拉店夥。順便攫取銀錢。如沈德泰馮元興等店。均遭此厄。驟擾不堪。先是地方人士。以形勢吃緊。前方已經接觸。遂就公立一校。組織紅會婦孺收容所。以收容難民。組織甫行就緒。即有河西青山等處難民。扶老攜幼。勢如潮湧。投所求庇。至元旦日上午。來者更多。情狀極慘。當有南外王翼雲王小峯兩君。再組織白十字會。從事救濟。迨元旦日之晚。遙聞夏港葫橋。及南方蔡涇等處。鎗砲聲激夜不絕。初二日。齊軍前線大敗。紛紛退却。駐紮南外。未赴前線之齊軍。聞前軍失利消息。不戰先潰。向東鄉一帶。大肆搶刼。南外之板橋市集。先被其災。初三日。齊軍潰兵。由葫橋蔡涇等處潰退者。麕集南外。隊伍紛亂。狼狽萬狀。均進城圖守。並在沿城濠一帶佈防。狀頗惶遽。南城城牆上。架設機關鎗過山砲。至日中。奉軍迫近。即開始射擊。於是南外完全居火線中矣。此時紅會收容所。亦向虎宕裏遷移。蓋收容所職員。觀潰兵紛集奔突之狀。無不心驚。嗣後見退下之砲隊。將砲位排在河岸上。口向西南。難民即起恐慌。多有不待紅會命令。攜包向鄉間先逃者。惟皆半途遇兵。旬裹等物。皆被刼去。不移時。河岸上砲聲作矣。發砲之地。與收容所相距咫尺。乃不得不遷地爲良。遂張紅十字旗。救護難民。計男女小孩數百人。行七八里而至虎宕裏。

沿途哭聲不絕。且猶節節與潰兵相遇。幸有紅十字旗。潰兵耽耽虎視。未遭搶刼。但各難民已均戰慄無人色矣。至下午。奉軍前鋒已由河西過五雲橋。愈迫愈近。齊軍一部分依城抗拒。一部分在城外混戰。同時搶刼大起。抵抗終夜。至初四日。奉軍大隊。由蔡涇青暘開到。（輜重團亦在內。係由青暘來。團長即任澄防司令之杜鳳舉）齊軍除潰向東鄉散走者外。均已退入城中。奉軍遂直迫城下矣。南外自初三日混戰起。至初七日止。所有居民。無不慘遭洗刼。大多破門逾牆而入。重門洞開。姿意搜索。日必數十起。自南城以至板橋河南止。無一倖免。其損失最鉅者。爲磨西布廠。王仁記。廣昌元。殷恆伯。周少山兩家所藏書畫。亦俱被刼。石子街鄧姓。焚去瓦屋三間。板橋韓姓。焚去十餘間。中流彈死者數人。其餘商店居民。無不慘遭洗刼。大多破門逾牆而入。重門洞開。姿意搜索。日必數十起。自南城以至板橋河南止。無一倖免。其損失最鉅者。爲磨西布廠。王仁記。廣昌元。殷恆伯。周少山兩家所藏書畫。亦俱被刼。石子街鄧姓。焚去瓦屋三間。板橋韓姓。焚去十餘間。中流彈死者數人。其餘商店居民。無

東外戰事記

江邑城計四門。西南北三門。最爲吃緊。東門較爲次要。蓋東外非奉軍進攻之路。且有教堂在焉。兩軍爲爭重條約起見。故皆特別注意。大除夕。齊軍出發前線。四出拉夫。東外亦有齊軍在彼守候拉人。元旦日亦然。惟目的大半在搶刼金錢。非眞欲拉夫也。耶穌堂及西人住宅。教會男女學校。聖道院。福音醫院。亦暫作紅會醫院。故城內及東外各婦孺。於戰雲密佈後。紛紛逃往避難。元旦及初二上午尤多。至初二日。齊軍敗退。奉軍追擊。潰軍除散往東南鄉擄掠者外。其入城之兵。預備守城。至下午二三時間。齊軍旅長陳孝思。始派隊至東門把守。人民遂不能出

入矣。惟紅會司令部給有通行證。抬送傷兵傷民。方能開城。內外從此隔絕矣。初三日下午。東外已發現奉軍。惟人數極少。東城齊軍。時時在城上放鎗射擊。至夜半。有齊軍一隊。由河北街。希冀退出城池。因聞奉軍鎗聲。疑有埋伏。仍舊折回。不敢冒險。至初四日。奉軍在東外一帶攻擊者。人數驟增。且在教堂之南。相距甚近。田中。留陸路過山砲三尊。攻擊城牆。城上東城轉角處。南城轉角處。亦各設機關鎗一架。並砲兩尊。與之對敵。當奉軍開砲時。驟然震耳。聲浪雖無要塞砲之猛。但以太近之故。亦皆魄顫神移。所發砲彈。射至城牆上。因牆堅無甚損害。而彈則反射回擊。嗚嗚然。皆在聖道院屋頂飛過。屋上悉歷之聲。不息。蓋皆爆炸之碎鐵也。聖道院中。避難婦孺無數。憂急欲死。固矣。但因離城牆近。城上齊軍舉動。歷歷可見。日間城眼中。噴出蓬蓬白烟。蓋發鎗也。其有連續噴出白烟至數十次一輟者。機關槍也。白煙較大者。發砲也。若在夜間。則但見火星。此輟彼燃。互相唱和。至奉軍之過山砲。夜間燃放爲多。轟然彈發。火光隨之。如火龍矣。著於城牆。火光尤燦。此係被難該處之錢壽椿君親見之戰況。至初五日上午。城內忽有兵一百六十餘名。肩荷包裹。闖出東門。蓋欲離城逃遁也。陳孝思力阻無效。並與東城守兵沖突。卒開門放之出城。該兵士過樓下橋而至河南街。在聖道院圍牆外經過。至張姓門前。坐下休息。並有兩兵闖入聖道院大門。當經李師母(美人)出而阻止。勸其速走。免驚婦孺。其實婦孺已吃驚不小矣。該兵答稱。我等和啞。沒有事。現在我們動身回去。到此地來。要討杯茶喝。李師母即給茶兩大碗。兵即飲盡而去。難民聞兵言大慰。兇前二小時。本有已和之說。並見城牆上有無數包裹。拋至城外。兵則繼城而下。核與二兵

之言相符。實不知該兵爲逃奔出城也。其時錢壽椿君。在牆洞中。窺齊軍動作。不移時。聞城上呼叫。招之以手。並手指前面。似喚令回城。前面有重大危險者。無如縻下之兵。置若不聞。未幾。城上砰然發一鎗。一兵飲彈。如酒醉然。頹然而倒。於是衆兵皆起立。怒目回視城上。破口大罵。一面各揣鎗械。非維不肯回城。反向東低頭疾走。錢君俟兵走盡。方回坐原處。齊軍走至二東門。奉軍哨兵五人。猝不及防。爲衝鋒敢死隊。即出全力密集射擊。齊軍見遇大敵。抗拒敗疑。爲退至望道院原處。街道作弓形。奉軍以盒子砲等猛擊。齊軍死傷不敢退近。其時聖道院避難之錢君。因聞鎗聲密發。牆外腳聲雜沓。仍在原隙窺探。齊軍退走之狼狽。死傷之可慘。無不歷歷在目。繼見奉軍追到。有連長階級之軍官。高叫口令。飭兵快放。混如爆竹之鎗聲。僅隔一牆。聞之股慄。倒臥奉軍足下之受傷齊軍。猶在呻吟不輟。奉軍亦予善視。此日爲東外最劇烈之戰。過此。齊軍無兵再敢突圍矣。初六日。雙方軍事代表。在耶穌堂議和。初七日。舉鹿澄陳孝思兩旅長。在領袖牧師李德理住宅。商議投誠繳械事宜。戰事乃告結束。初八日奉軍入城。戰事大定。惟東外所到奉軍未准旅長開城命令。故閉而不納。因此衝突。當衝突時。中間適有亦思進城探望之百姓數十人。夾在其

初八日停戰開城之前。尚有一小小虛驚。蓋奉軍因聞開城之說。即有兵整隊至東門叫城。城上齊軍。以大都入居民房。耽擱二三日。即行遷移。讓還人民。

中。見兩軍勢甚洶洶。幾至開火。而又進退維谷。無不魂飛天外。立於小巷中約有半日。俟畢庶澄到。方始開城。然亦險矣。

齊軍在城內洗刦情形

齊軍自初二日。由西門北門敗退入城後。一部分在城上及沿城脚抵抗。其餘即開始搶刼。東大街祝翼謀之妹。由北外得隙入城。手持小包。中僅年糕幾塊。行逕大街。齊軍疑小包中有珍寶。即欲奪之。祝妹飛走求脫。齊軍即尾追之。至祝翼謀家。其妹門啓奔入藏匿。兵即將祝翼謀父子鎗斃。慘無人道。入晚。即撞毀濟美源大兩典牆垣。入內搶刼。至初三日下午。要塞大炮。轟燬興國寺古塔。並襲於霹靂之威。均棄械具逃意。故即挨戶大掠。南街中街西大街東西兩橫街。大巷毘巷青果巷以及四衖四口。各居戶。齊軍無有不至。尤以大巷毘巷爲最慘。該處富室較多也。至其搶刼情形。亦各分段落。蓋齊軍守城時。某連守某方。陳孝思臨時支配。以專責成。該齊軍即以防守區域。作搶刼範圍。故搶刼竟有多至數十次者。而搜查財物之兵。面貌大都相同。其行刼也。必三五人或十餘人爲一班。有打門而入者。有踰垣而入者。有破壁挖洞而入者。種種不一。其入室搜索。爲技之精。若有師承。然亦各有專長。有專搜臥室者。有專搜柴房及灰間者。有以水潑地。以驗有無埋窖者。有專攙地板者。有翻倒便桶。以竹竿入圊所。細加攪弄者。甚至灶堂之內。屋瓦之中。亦詳加檢閱。并有殃及東廚司命。查抄竈上神龕者。眞可謂無微不至矣。當其開始搶刦時。先注意紙幣金珠。次及銀元。次及衣物。甚者。即破衣敗絮。亦不遺留。凡民家之棉被。齊軍更所歡迎。

蓋若輩於晚間露宿作戰。需此禦寒。幾無一家不被搶去。故在刦後。災民率皆無衣無被也。齊軍又異常貪吃。民家適在過年。不論何等人民。家中皆略備酒食。以爲新年酬應之需。而齊軍於入門行刦時。若家中有人。必勒令盡出供給之。至物盡乃止。齊軍行刦。不僅金銀衣物珍寶也。即字畫碑帖。亦非常注意。我邑舊家。如適園等。積之數世之瓌寶。皆被刦去。在倉卒間。齊軍並能鑑別眞僞。眞者攜去。僞者棄之。賞鑑專家。無其精也。至所得古玩之尤精者。皆在陳孝思處。有人見司令部所積古物甚多。其細毛衣服亦甚夥。適爲城內紳士所見。陳謂。此係在兵士處查出者。如係諸位之物。可來領去。衆紳唯唯。卒無敢請領者。內有畫一帙。係祝丹卿先生府上之物。陳孝思見有丹卿二字上欵。當請丹卿先生收回。丹卿先生即順水推船。謂區區微物。自願贈與旅長。陳即納之。若以搶刦之輕重言。居於城心者較輕。而沿城之家。皆刦淨。蓋齊軍守城六日夜。除登城作戰外。即入近城人家休息。因便洗刦。故沿城人家。不啻兵房也。南城祝丹卿先生家。戰事支應所。即設在其中。所有裕澄布廠之紗也。布也。盡數刦去。不留一縷。布機也。各種器具也。大都搗毀。其銀洋衣服金銀器飾。更無遺者。古玩等項。則眞者取去。僞者毀壞。紅木家具。自桌椅至大床。皆成炊料。家藏古籍。亦撕毀遍地。如落花陷溷。尤爲可惜。盤踞至戰事終了方去。罹刦之慘。無以復加。至齊軍入門行刦時。將家中主人。或看守門戶之傭人。先則威嚇。次即行凶。致被齊軍吊打毆傷者。全城比比皆然。有抬往福音醫院醫治者。有受驚過度。竟一命嗚呼者。更不勝枚舉。

但齊軍對於火警。却非常謹愼。在夜間搶刦。每用洋燭及火油燈照物。事畢臨去。必將火熄滅。小心警備。

難民自紅會各收容所回家後。每見桌子上。地板上。所留長不滿寸之洋燭頭甚夥。足見其留意火燭矣。是以圍城六日夜。搶刼六日夜。除暉對巷某姓草屋。因他種緣因。被燒一次外。其餘房屋。皆完好無恙。人民幸不露宿。不可不感謝其強盜發善心也。或曰。齊軍之所以如此防火。乃出自陳孝思之命令。懼要塞大砲。利用城內火光。開砲轟擊也。蓋每至夜間。要塞瞄準不易。雖有探海燈澈夜照耀。無如光遠而弱。究不如火光之既近且強也。齊軍爲自己性命起見。故能如此。非眞能愛惜人民也。但齊軍有時覩人民在家煮飯。必誥誡人民。切莫使烟囪出烟。並謂要塞望見烟囪有烟。必開砲轟擊。彼以爲人民逃亡。煮飯者。必兵也。人民均受教改燒行灶。觀乎此。則齊軍又似愛惜人民者矣。此種人之心理。不易測度。類皆若此。

衣褲。章宗祠。夏宗祠等處者。眞所謂堆積如山也。齊軍至初七八日。和議告成時。皆已各滿所欲。身上所穿男女皮衣。有多至十餘件者。外層則罩以軍衣。前凸後高。個個如盤腸大戰中之王百超。腰大已不止十圍矣。殊可笑也。有因僞造傷痕。入紅會醫院。藉此躲避者。然因贓物太多。又恐有人謀財害命。（此係若輩以己度人之卑劣意念）左右周章者。有改換便衣。身懷財寶。而出城者。惟城外伏路奉軍。散佈已滿。出城齊軍。均作俘虜。身上財帛。變爲送來禮物。纍纍然爲強者享用。語云。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信然。一齊軍在城內搶刼情形

齊軍搶刼後。身懷多金。在圍城作戰之時。即大肆賭博。砲彈橫飛。不顧也。猶憶炮兵數人。以過山炮一尊。

置西城玉皇場。向北發射。嗣獲得拉夫數人。即教以裝彈發炮方法。強迫代彼放砲。拉夫雖明知危險。不敢不從。該齊軍以一人輪流監視拉夫。防其私遁。餘則以搶來棉被鋪地。踞坐被上。大推牌九。輸贏甚鉅。此外尚有狡黠之兵。豫將骨牌各做記識。專以賭博詐取搶兵金錢者。悖入悖出。言之可笑。齊軍搶刼時。鴉片烟具。尤所歡迎。故凡有芙蓉癖者。烟槍盡數遭刼。滑稽家曰。在圍城之中。一般癮君子。皆被齊軍威逼繳械。無敢抵抗者矣。但癮君子繳械僅一星期。齊軍不旋踵亦隨之繳械矣。可謂報施不爽。以上皆城內齊軍閉城洗刼事實。其城外被刼情形。另詳各門戰事記中。請閱者參觀之。總之。此次大刼掠。僅東大街與陳孝思旅司令部鄰近之店鋪。約數十家。幸免於難。其餘雖門戶堅固。不易攻擊。亦必逾垣挖洞而入。得免者。百無一焉。如青果巷衆議員沙文明君家。初以無法攻入大門。乃以過山砲轟擊之。卒達搶刼之目的。殊足駭人聽聞也。

和議後之一般輿論

陳孝思自正月初二日退守城池起。即以齊燮元一師一旅之救兵將到。爲暫穩軍心之計。延至初六日。救兵不至。而約期遷延之伎已窮。蓋陳氏口中之救兵。初謂今日上午必到。繼謂下午某時必到。又謂明日午刻必到。如此游移者已五日。實無再延之餘地。至初六。俄隊攻城益猛。已用地雷炸毀北城之牆。其勢已岌岌可危。陳乃用電話。與東外福音醫院磋商。欲入院養病。西教士當謂來院治病。原無不可。但城內齊軍。若無主將。必將立時生變。地方則大遭糜爛。故即拒絕。陳氏。於是變計派參謀長沈氏。副官趙氏。

出城與奉方李參謀及劉副官相晤。適雙方參謀副官之中。有係昔年舊友。故所議非爲投機。並約明各自歸營。請旅長親自面商。是日下午。方始停戰。至初七日故有奉方畢庶澄。齊方陳孝思兩旅長之會。畢庶澄笑而頷之。衛隊乃盡退。於是陳孝思方至。時張芷湘先生。請撤衛隊。畢庶澄即在領袖牧師李德理住宅專候。不意候久而陳不至。當經城紳張芷湘先生。及各西教士。均在旁旁聽。先聞陳孝思自述齊燮元令彼就地籌餉之困難。次謂此次守城。乃受地方紳士之囑託。城內紳士。曾向之請願。謂地方有的是錢。非請堅守不可云云。畢庶澄即反覆勸導。以釋其疑。蓋畢頗善詞令者也。歷述兵家成敗之不足論。如吳佩孚。前屢勝而一敗塗地矣。如張總司令。（作霖）前敗而今大勝矣。齊燮元前之勝者也。今亦敗矣。盧宣撫使。（永祥）前之敗者也。今亦勝矣。我輩所感。當即要求得密室磋商。牧師李德理。即以己之臥室。借爲陳氏率領部衆繳械投誠受編也。

陳孝思談話中。最有關係者。即「地方紳士。向之請願。謂地方有的是錢。非請堅守不可」幾句。陳孝思爲自己開脫負隅抗拒之罪則得矣。其實禍地方之心。無乃太狠乎。幸畢庶澄明達有智。洞知其僞。一笑置之。設爲吹求。則地方受禍不淺矣。夫陳孝思在戰時之中。勒索鉅欵。彼時業已繼兵大掠矣。猶屢以若不得欵。即不負維持地方治安之責。恫嚇士紳。不知所謂維持地方之責者。究何在也。我邑人無不爲陳羞之。迨至計窮力盡。兒畢言降之時。猶欲以守城抗拒之罪。諉諸地方。無乃大虧人格乎。故一般輿論。皆

謂陳孝思之堅守城池。在重圍中猶能奮鬥。乃爲將士之道也。吾儕小民。不能以此爲陳詬病。但陳孝思若立意在戰。即應放滿城數萬難民。脫離火線。然後激勵士卒。憑城而守。雖至失敗。姓氏猶香。無如計不出此。閉錮難民於城中。居爲奇貨。依爲護符。利用難民之生命。以博投誠條件之優厚。參謀長沈某。不肯自居降將。而欲對等會議。稽遲時日。意皆在此。蓋逆料奉軍砲火。必以民命爲重。投鼠忌器者也。故陳氏之與難民。已成綁票之局矣。心術不可問矣。迨至見畢旅長後。又以守城之罪。揑造事實。買禍地方。更非統兵者所肯言矣。故澄人之惡陳孝思。不在其守城。而在綁難民之票。誣蔑士紳之請願也。

齊軍騷擾之各鄉

齊軍在江陰境內。與奉軍交戰。所受擾害。約可分爲三期。一在戰起之前。有常州丹陽鎮江等處潰退之兵。散入江陰境內。在經過之西鄉南鄉滋擾。二在作戰佈防。齊軍縱兵拉夫。押赴火線充輸卒。人民逃死無地。市區暨西南各鄉。備受蹂躪。三在齊軍戰敗大潰之後。除城內猶在抵抗外。其餘即由陣地向後潰走。東鄉及東南鄉各市鎮。遂大遭騷擾。無乾淨土矣。茲除第二期之拉夫。已散見各地戰事記中。不復再贅外。先述齊軍敗後。東鄉及東南各鄉之情形。至齊軍散入各鄉之途徑。亦應注意。方有綱領。蓋此次戰事。齊軍北段沿夏港河。南段沿運河作戰。夏港河以西。爲西鄉。以東。越縣城起雙牌鄉。迄楊庫鄉。悉爲東鄉地。同屬沿運河之南鄉範圍中。皆係戰區。運河以東。即係東南各鄉。蔡澄之齊軍。均屬第二師。因旅長

陳孝思在城內。故北退至近城。然後東潰。月城之齊軍。均第六師。旅長王凱慶在青暘。故南遁至青暘。青暘亦敗。除一部分敗兵南經泗河鄉之北渚。至無錫之堰橋。在西郊山地方。略再接戰。即入錫境騷擾外。餘則東往璜塘鄉。即入東南鄉。沿途滋擾。此南路也。除上二路外。出縣城之東門或南門。指向東南行。經綺山足下。過雲亭鄉。至周莊鄉。分擾東南鄉。此中路也。齊軍竄擾我邑各鄉。皆由此三路而來。茲以路爲經。以鄉爲緯。詳誌如下。

■北路

元旦日。奉齊兩軍。在前線開火後。至次日初二。齊軍即大敗。上午即有二師五團潰兵。二百餘名。有張姓營長在內。由北外繞道城外石馬街。經東門外到蒲鞋橋至金童橋三官殿。沿途搶刼。在三官殿槍傷二人。下午至大橋鄉之古文橋。因無人招待。亦大肆強搶。人民一見兵至。無不紛紛逃避。該潰兵。飽掠之後。復起身東行。所過村落。凡房屋寬大者。兵即生心。入內搜查。雞犬不甯。在袁家橋之東。朱家橋地方。並鎗斃鄉民龔培祥一名。至下午十一時方抵楊庫鄉。潰兵沿途搶掠已飽。又有楊庫保衛團總出爲招待。故未暴動。並以同善社房屋。給潰兵寄宿。留營長住保衛團部之中。一面供給飲食。盡力敷衍。不料至二句鐘。第二批潰兵。一百三十餘人又至。方入市集。即鳴鎗示威。其勢洶洶。有搶刼之勢。保衛團總向之接洽。該潰兵竟不受招待。人民異常驚恐。副由保衛團總。向先到之張營長懇說。乞彼出外維持。該營長果帶數馬弁。荷鎗實彈。代地方說項。潰兵懾於威力。祇能不搶。非所願也。故伺營長走後。百姓亦以爲無事。忽

有兵四名。打開酒店大門。強欲沽飲。飲酒並不多。而四人已醉。非維不知付酒鈔。反欲向店主借洋五元。店主稍一遲疑。四兵已同時震怒。頓時潑價十倍。索五十元矣。時有人奔至保衛團。告知張營長。張即帶兵數名。武裝馳往。勒令四兵繳械。由地方各紳給川資十元了事。是夜幸慶安全。

至第二批潰兵。亦係同路來。但行過占文橋後。即向鄉人詢問往后塍路。選鄉民紿之曰。一直走。故誤至楊庫。至翌日初三。潰兵即向地方索餉一千元。經士紳一再商懇。卒以六百元了事。始向常熟之鹿苑方面而去。地方幸慶安全。然已受驚不淺矣。

以上所述。固爲全邑之北路。但於此路之北。尚有一路。乃北路中之北路。亦於初二日上午。由黃山方面。潰下齊軍四百餘名。約一營之衆。先至三官鄉之石牌市集。鳴鎗搶掠。再至南沙之黃家埭市集。亦挨戶搜洗。然後經安橋。入沙洲之張家港五節橋。到處擄搶。並得船數艘。威逼船戶。由長江東潰。該潰兵所經各地。皆有重大之損失。人民驚慌之狀。更難殫述。

■中路

▲雲亭　雲亭離城不過十里。凡入東南鄉者。必取道於此。水陸交通。頗爲便利。應天河橫貫其間。運輸亦捷。由此南達長壽鄉。東達周莊鄉。相距亦近。元旦日開戰。一般西鄉難民。扶老攜幼。大哭小喊。蜂擁而來。慘不忍視。難民過鎮後。均向東行。一日一夜。絡繹不絕。是日即全市皆閉。人心恐慌。至初二日。鎗砲聲自西來。遷徙益多。至午後。即有齊軍潰兵一大隊。或百餘人。或數十人。分羣而至。該潰兵。有荷鎗者。有負

包者。有不着軍衣者。散亂無紀。到鎭後。即鳴鎗示威。挨戶搶刼。全街無一倖免者。是日城內有鄭氏母女。亦逃難而至雲亭。已逃至親戚家矣。因聞潰兵搶刼之甚。懼而再逃。不意中途爲潰兵所阻。共搜去金珠飾物。値洋一千餘元。潰兵肆刼後。即離鎭分向南東兩方而走。南則至長壽。東則抵周莊。該兩處因亦同日遭災也。至初三日。到鎭潰兵。絡繹不絕。爲數尤多。並威逼民船三艘。泊於河下。一面入市作第二次之搶刼。各家店門。盡被撞毀。搶得之物。從容儭入船中。即民家日用傢具。亦有被兵搶去者。無如船隻量小。不能將雲亭全鎭儭去。艙中實已無法容納。方解纜東去。兩日來。市中損失。以夏德大。瑞豐仁爲最鉅。是日潰兵。復至經過之鄉村富戶行刼。如周悲頭之周子湘家。三河口之鄔鑑坤鄔鴻章家。均被搜刼一空。尚有潰兵乘船而來。幸人數不多。故未動手。然仍責地方供應。計被索去洋八元。米一石。送至船上。方始東去。共計損失不貲。至於連日人民所受驚恐。猶不足掛齒也。

▲周莊　周莊鎭在雲亭之東。相距不滿十里。元旦日。即有難民。狼狽逃來。至初二日上午。難民更多。絡繹不絕。午後。即有潰兵二百餘名。由雲亭來鎭。其首領聞係團長。亦不知其姓名。率衆到鎭後。即至中市三新茶社休息。時已全市罷業。百姓驚慌。該團長即立逼茶肆開爐煮水。地方公推歸君緒芬等。出爲招待。並供午餐。飯畢之後。忽街西又有潰兵擁到。在街上放鎗。茶肆中潰兵。亦紛紛出外。鳴鎗以應。於是即開始大掠矣。不論店鋪居家。挨戶搜刼。其被刼較巨者。計柳君劍寒。家中及店內。共一千七百餘元。徐君葆光四百八十餘元。趙璵記翠峯震遠等一千六百餘元。繆容文繆琴餘繆少卿繆祖詒共八千餘元。唐

歸兩布商。及恆泰祥醬園。共四千八百餘元。顧仰高二千二百餘元。陳萬豐玉豐一千四百餘元。趙仲仁趙克三趙少莊趙立如趙炯明趙穀善共一千九百餘元。蔣明祥八百餘元。吳念詒三百餘元。龔茂修等一千餘元。共計被刦現洋。已在二萬數千餘元以上。損失爲東南各鄉之冠。該潰兵四散分竄。祇能就地論災。隊即細載東去。自此東可達華市。南則由瓠倍橋陸家橋。分走長涇祝塘。潰兵之來路矣。周莊大隊潰兵。既滿意而去。另有潰兵四名。則有意落後。四人約共搶得現洋一兩令衆人站下。農民不理。兵即以鎗口向上。放一鎗威嚇。農民一時附和者甚衆。即不顧危險。飛馳追趕。不一回。已見四兵在前。相離不遠。詎四兵。見後有追者。早作提防。農民追益急。已能答話矣。一兵即擎鎗喝令衆人站下。農民不理。兵即以鎗口向上。放一鎗威嚇。農民見未傷人。遂認爲空鎗。仍往前進。兵大喝。亦不止。再發第二鎗。農民仍見無傷者。益信爲空鎗。再往前進。忽見該兵怒目而視。驀地屈一膝。作跪放勢。砰然一響。農民一人。已大呼啊喑。應聲而倒矣。農民數十人。於是一陣譁噪。鬨然如鳥獸散。捨命狂奔。傷者之生命。亦不顧矣。兵覩狀。報以一笑。仍荷鎗四人而東。再無敢追者矣。追兵去遠。將傷者抬回。驗之。傷在腿部。尚不致命。亦云幸矣。

是晚。潰兵由雲卓來者。續續不絕。全市店門除撞毀者外。盡行緊閉。亦不敢燃燈。蓋屋中無火。以爲人皆逃去。若火爲所見。則必闖入滋擾。周鎮是晚。實入黑暗世界矣。周莊鎮西里許之某村。初更時。有潰兵百餘到村。欲令村人導往周莊。村人不肯。該潰兵。於是即在該村借宿。滿村民家。不一刻。無不住兵矣。合村

婦女。皆逃至屋外。露宿田間。至夜半。潰兵各持民家之桅燈。（村民盡業泥水匠。家家皆備此物。）搜索銀錢衣物。迨天明。盡已打在包裹中。荷諸齊軍肩上。揚長上路矣。至此。咸悔昨日不該不送。然已無及矣。

▲長壽　元旦日。聞西北方鎗砲聲。人心惶惑。西鄉逃難人。紛紛雲集。分投各村莊求庇。情形更見吃緊。至初二日午後。有潰兵二百餘人。北自雲亭到鎮。其時店門咸閉。人民逃避。與他鎮情形如一。因無人敢與潰兵接洽。幸鎮人吳子卿君。不避危險。出爲招待。潰兵中有一軍官。吳君請其約束部屬。毋得騷擾。並將該鎮壽昌繭行房屋開放。任潰兵住宿。一面籌措欵項。供給酒食。軍官亦向吳君聲明。於天明後。即行開拔。決不逗遛滋事。是夜果獲安全。但鎮上民家。及近鎮村莊。咸棄家不顧。露宿田埂之中。以防搶刼。幾乎嚇破胆矣。至次日。潰兵果踐言開去。東向祝塘出發。本鎮居民。皆額手稱慶。以爲於供應時。雖費洋三百餘元。僥倖未搶。保全尚多。不料欣喜未完。禍患已至。東去之兵。有十數名忽然折回。荷鎗實彈。捉得極客一人。先以鎗口相向。迫令報告富家。極客魂魄俱喪。即以本街陳宅對。兵又押令嚮導。既至陳宅。因頭廳房屋。破舊不堪。以爲極客紿彼。即毆而縱之。舍陳宅而轉攻譚姓色布店。譚亦長壽殷實之家也。潰兵竭力打門。無如前後門新而且堅。久不得破。潰兵知難得手。乃改攻左近李頌清家。破門而入。李宅適將嫁女。裝奩要物。固皆被刼。店內銀洋。亦被搜去。損失頗鉅。潰兵刼李宅後。即呼嘯而去。蓋人數不多。所得已鉅。故不復他求也。是以除李頌清一家外。幸皆保全云。

▲瓠岱橋　瓠岱橋市集。在應天河邊。爲雲亭或周莊。由水道經陸家橋長涇入常熟必經之途。正月初

二日。午後。有小船一艘。載兵四名。抵市集停泊。以二兵守船。看守榜人。二名荷鎗上街。向店家勒索路費。卒由周某向兵央告。贈洋十元。始開船向陸家橋而去。未幾。又由陸路來潰兵十三名。亦均武裝完全。開口即須地方供給川資二千元。當由周定華周苑葵程柏烈等。用好言招待。享以酒食紙烟。申說地方苦況。詎該潰兵大不滿意。謂如不照數湊足。立即縱火焚燒。使全市盡成灰燼。周等一再哀求。兵即開鎗示威。計被潰兵鎗斃四人。重傷二人。爲招待員。後至潰兵。均由招待員分頭接洽。供給酒食路費。卒由周等一再說法。向各富戶商店。籌得洋一百元。送與潰兵。始行東去。地方自經此次惆嚇。居民異常恐怖。遂紛紛先向各村莊逃避。市上一般較有知識者。懲前毖後。邀集會議。預籌欵項。並派程桂芬。蔡修竹楊安生。黃仲山等十人爲招待員。後至潰兵。均由招待員分頭接洽。供給酒食路費。

▲▲陸家橋　陸家橋。亦沿應天河。居瓠岱橋東南。由此而東。則爲長涇。而南。即係祝塘。東岸。河南街道屬祝塘鄉。河北街道屬華市鄉。至正月初二日。潰兵水陸並至。水由瓠岱橋。陸由周莊鎭。人數頗衆。當找祝塘鄉助理員朱葵陽。向之勒索川資一千元。其勢洶洶。不可理喻。朱助理員因在人心惶亂之際。無法籌此巨款。商議減讓。又不肯。遂託辭籌欵。逃出虎穴。避往長涇。該潰兵因候助理員不至。即藉端起釁。大肆搶刼。並捉得本地極客陳大。押令指領富戶。一路鳴鎗示威。計被潰兵鎗斃四人。重傷二人。並窮搜朱助理員。必欲得而甘心。全市大遭糜爛。損失數千餘元。自此以後。至十一日止。猶無日不有潰兵經過。仍須竭力供應。川資食宿。不能或缺。然尙動輒被毆。祇能忍氣招待。所謂暗無天日者也。

▲華墅　華墅爲東南鄉巨鎭。初一日有潰兵二百餘。由周莊到鎭。人民驟聞兵到。如避虎狼。奔入鄉村躲避。幸地方有人出爲招待。留兵住宿。給供酒食。並搜索巨欵。送作川資。至次日初三。遂向馬嘶長涇等鄉而去。至初三日。潰兵猶逐逐而來。鄉人竭意供應。任所誅求。但求免搶而已。搶雖倖免。然已悉索敝賦。渴澤而所。魚費不資矣。人民之驚恐。猶屬餘事也。

▲長涇　戰起之前。在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許。即有自稱蘇軍。粘有江陰縣公署封條之快匣子砲之兵士四名登陸。覓地方士紳說話。當推張蓮芳朱善貽二人與兵接洽。該兵士以借餉爲名。多方恫嚇。張朱兩人。爲全鎭安甯計。即籌洋五百元相酬。該兵方下船解纜東去。至今鎭人。尙莫明底蘊也。至初二日。聞西方開火。至下午五時。有潰兵三十餘名。絡續由西而來。向地方助理員。索取船隻。並開鎗示威。強索川資千元。嗣經向兵懇說。卒爲代雇一船。送洋三百元。至深夜東去。不料此十餘人。擋洋乘船而走。尙有二十餘人。未曾分得分文。即在鎭後。聞有潰兵肆內大鬧。必欲地方另行給欵安排。地方士紳正惶遽間。適有營長姜姓。亦潰後西來。抵鎭後。胡鬧。即親至龍園。押令出鎭東去。誠地方之救星也。初三日上午。續到潰兵二十餘名。亦欲勒索川資一千元。地方以無欵拒之。該潰兵等即聲勢洶洶。並以火油灌宋懷新家。必欲縱火。給以一百六十元。方買令罷手。朋分東去。同日下午。又有趙連長。率兵一百六十餘名。抵鎭。當由商團招待。給洋五百元。並將潰兵安頓城隍廟內。宿趙連長於商團中。擬在鎭過夜。秩序尙佳。後來小輪一艘。有人上岸與趙連長接洽。

趙即連夜率隊而走。狀甚匆匆。不知所談何事。趙隊走後。至深夜二時許。復有潰兵二十餘名。由華墅而來。到鎮後。不及招待。即鳴鎗刼掠。人民於睡夢中驚醒。不知到兵多寡。無不驚惶失色。魂胆俱消。該潰兵攻打店鋪門戶。倘被攻入。即遭洗刼。商團人少械缺。究不敢與潰兵奮鬥。任彼搶至天明。始整隊呼嘯東去。是役被搶者。計萬隆泰醬油南貨號。朱恆順南貨號。恆豐泰南貨號。宋日初家。助理員張君立家。張永升家。劉焦實家。無不搜刮盡淨。自此之後。至初五日止。又有潰兵數名。在長涇經過。供應川資。尚不甚鉅。然而地方糜爛已甚。欲圖回復元氣。殊非易易也。

▲▲馬嘶（想係無錫方面戰事）當地人民。無不心驚肉跳。寢食不安。又因班船停駛。消息不通。不知何方開戰。炮聲日夜不息。至初二日下午。有紅會高君。由華墅至鎮。通知鎮人。謂有潰兵五百名。已到華墅。明日清晨七八時。須經過此地。速備茶點供應。高君言畢。即向北濶方面而去。鎮人聞此警耗。即召集士商。開緊急會議。組織臨時招待團。一面籌款預備茶點等項。一面飭人分向本鎮近鎮村莊通知。速將家中婦孺要物。遷往較遠之處。以防潰兵刼掠。家中僅留老人。看守房屋。合鎮人民。及近鎮村莊。倉卒之間。急謀遷避。其慌亂可知。待佈置就緒。天已大明。至七時許。果有潰兵七人。荷鎗由華墅來。招待員即迎前招待。茶點畢。該潰兵即向招待員啓曰。須借路費四百元。招待員聞而大駭。蓋來僅七人。即須四百元。其有五百人。則將數萬元矣。臨區百餘家之小市集。安能負此鉅費。當向該潰兵。再三哀懇。付與洋十元。詎有一潰兵云。若給我

四百元。即作我們全團兵士路費。決不有人再向你們要錢。因爲此次我們團長。沒有顏面要錢。招待員以其言閃爍。決不可信。遂與商懇。由十元漸漸增加。加至六十元。猶未應允。而後去點。並派其副官。到鎭巡視。先到之潰兵七人。果皆敲詐行爲。大隊到後。立即溜入隊伍。不敢再行需索。該團長聞即率衆。望北澗而去。各招待員。見軍隊已去。無不額手稱慶。不料笑聲未止。東街搶刼之報告至矣。蓋團長走後。尙有落隊潰兵七八人。固意不走。先至東街與姓家。大肆搶刼。後至近街之張巷上搶刼。刼跡。自此即逐村搜索。該處劉市頭村。三科主任張旭庭家。亦在被刼之列。統計損失。約有三四千元之譜云。

▲顧山　顧山自正月初二至初四日止。潰兵由長涇陳墅北澗。及無錫之八字橋張涇橋等處。紛來街上。或散入鄉村。三晝夜絡繹不絕。共有三千餘人。被潰兵需索者。達三千餘元。顧山市集。因招待週到。幸免搶刼。其餘由北澗至赤岸一路。潰兵隨地擄搶。赤岸尙被放火。燒燬房屋。西蔣巷亦搶後縱火。共計損失三千元云。

編者按。長涇顧山等鄉所到潰兵。不值中路之潰兵。經由該處。即南路潰兵。亦有經由該處者。實爲會合地點也。至於何批爲中路。何批爲南路。事出倉卒。無法調查矣。

南路

▲璜塘　璜塘在青暘之東。相距十里。爲青暘戰敗齊軍。向東潰走必經之第一市集。亦即南路各鄉之

門戶。元旦日。該處居民。遙聞西南兩方之鎗炮聲。人夜尤甚。人心咸惴惴不安。後知在青暘開戰。一夕數驚。更覺爲惶。至初二日下午。即有潰兵二十餘人。由詩暘而來。（係六師潰兵）有趙姓連長一人率領。當由璜塘鄉助理員曾慕參。及隆泰號主人沙識和。暨本鎮士紳。竭力招待。供應一切。並贈與路費。計用洋一百五十餘元。潰兵始荷鎗離鎮東去。得慶無事。至初三日。青暘潰兵。又到五十餘人。有排長陳得山率領。（係城內二師五團兵士）亦絡續到鎮。助理員等。仍招待不懈。給洋給食。備極辛勞。蓋欲保地方安寧。不能不忍辱含垢也。但該潰兵。猶思尊嚴。以圖一搶。故一切要求。忽索酒食。忽索便衣。皆須叱嗟立辦。殊不易供應也。至下午。又由詩暘續到三十餘名。其勢洶洶。均因竭力敷衍。無由開釁而走。俟後三五爲羣。續續而來。約共數百人。皆以同樣之手段對付。該鎮幸獲保全。然耗費已五百餘元矣。助理員曾慕參。當於積穀項下借支動用。未派本鎮商家出錢。是以鎮人。皆稱其能而感其德焉。

▲馬鎮　馬鎮鄉在璜塘之東南。此次兵災中。該鄉之西暘橋市集。所遭兵災。先爲無錫齊軍十九師。後爲晉暘潰兵第六師。是以損失甚鉅。蓋西暘橋市集。地鄰無錫。水陸皆便。先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齊軍退守無錫後。錫境即發生搶刼。先在城外市場。次及四鄉村舍。故西暘橋以南之錫地鄉民。皆棄家向北奔逃。由陸路者。扶老攜幼。途爲之塞。由水道者。舟多如鯽。欸乃聲聲。厥狀殊慘。錫民之一部。逃至西暘橋爲止者。亦不可數計。街頭河下。到處皆是。直至大除夕。日日如此。甚有無衣無食。在街求乞者。一幅流民圖。足以攖人心肝也。不料大除夕之前一日。（念八）忽有齊軍十九師兵士二十餘名。武裝完備。由無

錫突至市上。不論難民土著。無不驚惶萬狀。逃避一空。各店家。亦均閉門停業。當由本地人黃寶炬。出與齊軍接洽。並供以飲食。留之住宿。始慶安全。至次日。仍歸無錫。雖未有何等暴行。而大除夕之商店結束。完全因此一度虛驚而擱置矣。元旦日。遙聞西南方隆隆之炮聲。砰砰之鎗聲。不絕於耳。人民如喪魂魄。初二日。聞青暘亦開火。鎗砲聲更近而清晰。於是市中婦女。皆逃避村莊。至傍晚。青暘齊軍六師潰兵至矣。人數約五十餘。仍由黃寶炬出而招待。供食供宿。至初三日黎明。乃向無錫張涇橋而去。該兵走時。猶被拉去夫子多名。代負贓物。是日奉軍追擊敗潰之齊軍。在泗河之北渚。錫邑之堰橋間之西郊山交戰。西暘橋所聞之鎗砲聲。益見猛烈。相距益近也。東來逃難人民。塞滿道路。哭聲不絕。目不忍視。待至晚間。

▲文林　文林鄉之河塘橋。又在馬鎮之東。與青暘北渚。皆距二十里。南與無錫接壤。正月初二日晨。聞西北之青暘月橋方面。西南之無錫高橋方面。鎗炮聲互相唱和。清晰異常。日堰橋等處逃來之難民。步行者絡繹於途。舟行者船隻無算。本鄉人民。遂亦深感不安。入夜砲聲尤緊。至初三日。鎗炮之聲。猛烈如昨。但似稍向南移。而聲則更近。巨炮每發。霹靂交加。如在密邇。其聲由西南面來。蓋即堰橋北渚西郊山下交戰之砲也。嗣聞視塘等處。有齊軍潰兵發現。一路向東大拾。人民更形惶懼。當推本鄉嚴助理員等四人。爲招待員。事先殺雞爲黍。以俟其來。一面派人出發。往鄰鄉刺探消息。其時街市婦女。均已避往鄉間。以備非常。至五時許。西南兩方。鎗聲寂然。僅西北方。隱隱聞炮聲。意謂必已顯分勝負。延至晚上十時

許。果有齊部潰兵一百二十餘名。狼狽而至。遂由招待員妥爲招待。對待該潰兵。卑躬屈節。如對君父。蓋欲保地方安甯。不敢逢其怒也。此輩對待此實之極法。當即導往東平廟。令其住宿。並煮粥享之。此項潰兵。皆六師部屬。內有營長王姓暨副官連長排長各一人。由月橋青暘。一再大敗。據該營長云。自十九歲帶兵以來。未嘗遇此大敗。現又在西郊山戰北。翻過斗山到此。並謝地方招待之情。同時約束兵士。嚴守紀律。不得驚擾市民。該營長亦在東平廟率衆住宿。果無擾騷行爲。此殆彼中之皎皎者乎。至次日。地方僱肩輿三乘。爲營長王某暨副官等代步。供給早膳後。即向陳墅方面而去。地方略受虛驚。除供應外。尙無損失。亦云幸矣。

▲祝塘

祝塘鄉。在璜塘之東十里。爲東南各鄉要衝。凡潰兵之由錫由澄至常熟者。所必經。地方人士。在戰禍之前。即設臨時招待團。竭力供應。去臘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到齊軍潰兵五十七名。供餐一次。支給路費洋三百元。正月初二日。北由長壽來之二師潰兵。西由璜塘來之六師潰兵。共洋九百餘元。後又絡繹蜂集。約計一百六十餘人。供給路費洋六百元。（除陸家橋已詳中路外）地方雖幸免搶刼。而供應已悉索敝賦矣。

西鄉情形

西鄉除夏港葫橋外。其除申。丁。虞。利。前。後。觀。桃。八鄉。戰前爲齊軍潰兵經由之地。戰時爲奉軍後方進兵之路。人民之驚惶。地方之損失。較東南各鄉爲尤甚。

▲▲戰事中之申港

今春江邑戰事。申港乃由常到澄要道。爲奉軍必經之地。是以申港此次所受兵災。自洪楊作亂以後。斯爲第一。蓋民國五年。澄江兵變。不過稍受虛驚。此次戰禍。劇烈十倍。小民困苦。貧者棄耕。富者罄粟。言之慘然。申港第一次被齊軍擄掠。乃在十二月廿五日。係由常州方面而來之潰兵。是日上午九時。街上猶在照常營業。潰兵突來數十人。荷鎗實彈。擁至街上。首至西街張立成雜貨店。入櫃搶去洋二百餘元。當時街上人聲鼎沸。逃避不遑。商店閉門不及。慌亂情形。非筆墨所能形容。嗣後又到東街源潤泰糟坊。搶去銅元十餘千。其餘商店。被搶者。或多或少。挨戶搜索。總計損失約一千多元。人人胆落。申港商店。從此便將店門關閉。一切人欠欠人之款。概行停止。二十六日。本邑駐澄齊軍。開兵兩連到鎮。以保護商店爲名。駐紮西街張宗祠內。同時商店。湊集大洋數百元。以爲該兵保護費。送洋去後未及一日。該兵仍嚮折兒緊追。鄉下村莊。安穩如常。依然料理年事。而因謠言之故。亦有終夜不眠者。元旦晨七句鐘。忽有來自歲門橋之鄉民無數。多肩挑籮担。帶領妻兒。向西奔逃。申地鄉民。以爲兵至。遂亦恐慌萬狀。詢問之下。方知因蘇軍已駐紮歲門橋掘濠佈防。同時拉夫甚急。故欲逃至戚家躲避。一般人聞言稍安。初不料即在元旦戰事爆發也。下午一時許。衆以爲決無意外。且有人在茶社啜茗談心。暢論時局。忽有人奔來

報信。謂大家還不快走。奉軍已到西街。所來之兵。與我等常見者不同。頭戴皮帽。身衣黃色皮背心。面目黧黑。言語不通。市民聞此警報。心中大慌。但第一隊經過。尚無搶刼變故。惟軍中大半係百姓。扛子彈。拉大砲。沿路復不問長衣短衣。見人即拉。居民親狀。魂不附體。四散狂奔。頓時男啼女哭。覓子尋夫。秩序大亂。此時申港鄉董。於臘底到江北就醫。是以軍隊到申時。無人料理。秩序乃亂。至下午三時。共到奉軍。約兩營左右。均爲畢庶澄之三十二旅。前隊約抵處門橋東首。小在申港歇下。佔居民房。預備飽餐。再赴前線。後隊即直抵處門橋。後隊即在夏港西首二里許之地坡裏。兩軍相距約二里。齊軍探得奉軍已到。準備開火。惟村附近。齊軍均在夏港方面。擂測紛紜。有謂約定初三日開火者。有謂必須先下戰書。至初五日方能開火者。不知奉軍既抵前線。利在速戰。決不再約期開火。所謂無稽之談也。其時申港人民。紛紛遷避。大都南入武進之境。北則渡江赴靖邑。慌亂達於極點。至下午四時。忽聞鎗聲。居民驚惶更甚。擂男帶女。向西南沒命奔逃。路爲之塞。非常可憐。其時申港東街。及大村之民房。已被兵佔滿。居民無家可歸。祇可露宿曠野。而夏港方面。激戰一小時後。蘇軍大勢潰退。夏港方面。亦被奉軍攻過防線。離申港漸遠。無如申港爲軍隊後方駐紮地點。拉夫扛彈。已成恐怖世界。是日上午。隨軍紅十字後方醫院。亦抵申港。即在東街東甯寺。及大王廟。爲辦事處所。設備一切。受傷兵士。均以附近民房改作醫室。所有大村。及附近醫室鄉村。均被一般似傷未傷之兵。進門翻箱倒篋。大肆搜羅。因此家家受損。戶

戶遺殃。婦女們。亦有被其淫汚者。接連幾日。直至正月初六七。方將傷兵之一部分。移往常州。地方暫慶安穩。下午三時許。鎗炮聲暫絕。路上祇見夫役。絡繹不斷。扛運傷兵。至五時許。已有五十餘名。姚阿生。陳生大二家。因在東甯寺附近。所住傷兵亦最多。初三日上午。前鄉佐繆光宇。家住常州。聞申港兵事。乏人料理。特由常州趕回。維持一切。又邀各段董。組織輸送隊。凡有子彈軍用物品到申時。即爲輸送。自此拉夫之事略止。地方秩序。稍覺安甯。而常州世界紅卍分會。紅十字分會。亦從焦溪到申。籌設婦孺救濟會。紅卍字駐鄉公所。紅十字會駐殷宗廟。申港得此兩會維持。更覺週安。時有高級軍官王某。受傷極重。即在後方隨軍紅十字醫院內療治。不久便在申港畢命。其時兵士死者。亦有十多人。皆由紅十字。紅卍字會棺殮。下午六時。聞附近西門外。又開火射擊。申港後方奉軍。均絡續開拔東去。惟俄兵。則均由沿江一帶。進攻澄城。申港方面未見經過。申港自軍隊除開赴前線。人心稍定。祇聞炮聲鎗聲。隱約莫辨。晚上遙見西北兩門。火光燭天而已。初四日晨。有大批子彈到申。鄉民某自命胆大。到街觀看。以致被兵拉去。扛抬子彈至東街。鄉民即自隊中逃逸。兵士自後開鎗。幸未擊中。但附近居民。因聞槍聲。誤爲申港發生戰事。又復驚惶奔竄。遂爲之潰。移時始定。下午。紅會將已死兵士。雇人掩埋。軍官王某之柩。則寄季子祠內。初五日。有數小時不聞鎗砲聲。有被拉伕子。至西門逃回者。謂奉軍業已進城。有謂尚未進城。言人人殊。紛紛不一。惟傷兵在申者。又積至五十餘人。而後方隨營紅十字醫院。已進至夏港。申港方面。祇有常州世界紅卍字紅十字兩會。維持現狀。仍有假傷未傷之兵。荷鎗實彈。下鄉搜羅。威嚇居民。不堪其擾。是日。又

有子彈數十箱到申。均由輸送隊運澄。故秩序尚覺安然。惟由澄到常。時有兵士馬匹經過。居民受驚過度。心胆已碎。大有草木皆兵之概。初六日。各段董因傷兵不時下鄉。驚擾居民。到街與繆光宇及紅卐字會斟酌。須將傷兵全數佈置他去。以保地方安甯。遂由紅卍字會。專人函達常州紅卍字會。請將傷兵運常醫治。得請後。即於翌日。由輸送隊將傷兵運常。是日。有最堪記述一事。蓋鄉民某甲之妻。於元旦日逃避在外。聞申港現已安靖。乃由外返家。適經東街東甯寺旁。突來潰兵四五人。欲加無禮。某甲之妻。無處躲避。見路旁有一糞窖。即奮身躍入。兵士見其糞穢滿身。不可向邇。竟無法想。始各散去。某甲之妻幸免污辱。自污其身而保其貞。誠急中之智也。初七日。繆光宇及紅卍字會。邀集輸送隊。將傷兵全數送至三河口。或鄭陸橋下船。開赴常州醫治。從此申港方面。商民乃能安業。惟街上除東街各商店。受軍隊搶刼外。而西街未搶商店。當時亦無一家開門做市。街上祇有菜蔬買賣而已。自此以後。申港爲軍隊往來常州要道。時有兵士。三五爲羣。取道此間。商民雖吃虛驚。幸無大害。謠言雖重。亦未成事實。於是申港所受戰事恐怖。亦得漸入安謐之途。而恢復原狀矣。

王丹俄軍陸岸情形

王丹地方。爲沿江丁桃沙市集。有王丹港經流其旁。王丹港與桃花港相通。可達武進。大除夕之夜。有民船五艘。滿儎俄籍義勇隊數百人。由隊長聶冶也夫率領。自武進直趨王丹。即在該處。泊船登岸。立即拉夫。搬運物品。其時王丹各商店居民。驟不及防。驚惶萬狀。因見碧眼深目之白人。皆謂外國兵到。更形慌

亂。紛紛閉門逃避。當有渡江而北者。有棄家而南者。該俄隊以言語不通。拉夫甚急。打入店鋪。侵入民家。生雞生肉。即取而狂啖。其舉動較中國兵更甚。是晚俄隊即宿於民房。不數。再分入鄉村。所到之處。民輒先逃。婦女若爲所見。尤爲危險。至元旦日。俄隊即沿長江堤岸。向城開拔。於下午四時。夏港方面開火。俄隊亦至新溝以西。與齊軍接戰。齊軍敗退。遂首先攻至北外普惠橋。凡俄隊所經之處。人民備感痛苦。農家耕牛。被牽去數十頭。任意宰殺充食。雞鴨猪羊。亦難保其生命。誠浩刼也。

前周鄉之情形

前周鄉與武進昆連。此次兵災。亦罹損失。茲將該鄉鄉董陳彥廷投縣報災原呈。照錄如下。文曰。屬鄉西南兩境。密邇常郡。與北門車站相距尤近。以致送次潰軍。及奉軍過境。輒首當其衝。溯自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突有潰兵。由常北車站拉船。逕入內塘河而來。計舟二十餘艘。人約三百餘名。至境內胡家橋地方。河狹水淺。相率登岸。即在沿河一帶村落。多方擾攘。並刼掠銀錢食物衣被等件。呼嘯由東北一路而去。延至除夕傍晚。奉軍到境。當在南谷村及窰村街等處住宿。詢知前隊爲王軍需官率領。全隊三四百人。爲劉營長所部。越元旦黎明。由境開行。至午始畢。該軍頗屬文明。惟當時招待茶點紙烟點食等項。確已損失洋七八十元。下午一時。前軍甫過。續有輸送等隊又來。同時另有隊伍不齊之軍。從武進羊頭橋方面。折向敝鄉新橋等村。由南而北。兩隊合併。約三百餘人。到處拉夫。逢村擄掠。當被拉去民夫。計共一百五十三人。中有拉至火線者。後經絡續回鄉。尚無生命損失。澄城開火。迄平定以來。幾無日不有少數

軍隊。往來巡哨。鄉民一夕數驚。逃避惶駭。莫可名狀。越及舊歷正月二十三六等日。尙有由澄屆常赴澄輸送等隊過境。每次約一百餘人。刻並由常到境捉船。連日未止。統計調查所及。前後騷擾。共計二十餘村。二百三十餘戶。損失値銀。在三千元以上。內有足可自給各戶。均以完全生命。已屬萬幸。不願開列損失。僅較有爲難之戶。據各段董現甲開填列表。約得戶三分之一。計損失洋一千二百十六元之數。至所有迭次潰軍經過屬鄉境內。並無遺下軍用物品。合併聲明。除將調查表損失表。填送兵災善後會查核外。合將實在情形。祇請察核云云。

編者按。據上所述。各軍於大除夕。即抵江陰境內。至元旦。方由前周退至後梅西石橋。城內齊軍。始於大除夕下緊急出發令。至離城十里之夏港佈防。兵臨城下而後戰。不知是何方略。

後梅西石橋情形

後梅西石橋市集。爲西鄉各市集之冠。蓋地當衝要。故商業格外發達也。該處在江浙戰前。本有兵一連。駐紮保護。此項軍隊。即在戰時調往他處。地方賴以空虛。乃由士紳組織商團。購置鎗械。實行自衛。共計團員三十餘人。皆各店商人。分子純粹。公推徐某爲商團團長。此次戰事之前。西石橋謠言蠭起。即由商團團實力維持。地方賴以安全。潰兵迭次經過。亦未敢發生何項暴動。至元旦日。上午。因據商團探報。奉軍將由前周鄉方面到境。乃由孟俗宗。曹鏞鏡等。事前籌備。一面設法招待。一面組織辦事處。以便接洽。並歸各段出人。成立輸送隊。以代輸送軍前物品。地方秩序。復賴成商團盡力維持。未幾奉軍到境。即照預

定辦法。與畢庶澄旅長接洽。頗蒙嘉納。由是秩序井然。除初到時。商家略起恐慌。暫時閉門後。未幾仍即復業。奉軍亦于西石橋設立後方辦事處。頗見條理。故自始至終。西石橋倖免搶刼。典當鹽棧。亦獲保全云。

觀山鄉之情形

觀山鄉之地位。非常重要。西面之焦溪。爲奉軍進攻之要道。而東北兩方。與蒲橋蔡澤交界之處。則爲戰鬥區域。故所受損害。甚爲重大。茲錄該鄉助理員許某致本邑兵災善後會一函。所敘災況。甚爲詳細。函(略)等因奉此。查徹處案分上下兩節。

云。江陰兵災善後會公函內開

上節地處要衝。東通蔡澤之南圖。西迄武邑之焦溪。南達茅山藥庫。北與夏(港)蒲(橋)畏連。爲四方往來之孔道。軍隊經過。供應既繁。而二段之閔家村。虞家村。傅家村。九段之孫家衖等處。復在戰線之內。居民在鎗林彈雨之下。流離遷徙。精神之痛苦。自不待言。而人口房屋財產各項。又損失殊多。當此兵災之後。值荒春。居民十室九空。饑寒交迫。誠爲紅羊以來未有之浩刼。奉函前因。即會同各段董甲。挨戶據實調查。計被焚燬房屋七間四廂。又損壞十六間二廂。中流彈斃命者二人。其餘損失。亦確在三千元以上。理合(略)呈請貴會鑒核彙辦。云云。

旅滬同鄉救護隊遇險紀

旅滬邑人葛鳳池。於戰前因時局緊急。逆料本邑難免兵災。遂於去年年底。邀集熱心同鄉奚夢銜朱祥甫等重要人物。在上海法界孟德蘭路一號寓所。籌議組織青暘紅十字分會。遵照紅會定章。立時措繳二十五人會費。計洋七百五十元。宣告成立。因聞江陰元旦開戰。立即組織救護隊。推旅滬醫士方菊影(淡)爲救護隊總隊長。第一批救護隊員馮經達。章仲元等六人。即於元旦日。乘日清公司商輪出發。初二日抵本邑之黃田港。救護隊登岸。即被俄隊盤詰。又因言語不通。遂將馮經達章仲元等六人。押解俄司令部審訊。馮經達等立白係紅會救護隊員。執法官乃向索取紅會護照或徽章。不意馮等行色匆匆。忘未攜帶。於是奉軍疑爲齊軍間諜。幾被鎗斃。蓋其時奉軍對於上水船隻。非常注意。中國商輪。早以封江令下。不許通過。外國商輪。因不受此項命令拘束。故尚能開駛。然對於上岸人等。搜檢極嚴。馮經達章仲元等六人。係紅會救護隊員。而不攜紅會證據。危險已極。嗣經北外某君。爲之緩頰。方允暫不執行鎗斃。而驅押營倉。至初三日。第二批救護隊員三十餘人亦到。總隊長方菊影。亦同至江陰。登陸時。曾受俄隊同樣之檢查。幸有紅會證據。故得放行。嗣聞馮經達章仲元等六人遇險在押事。乃請東外福音醫院院長華爾德博士作證。六人始由營倉釋出。亦云險矣。青暘紅十字分會到澄後。即暫假義渡碼頭大通輪船公司爲辦事處。從事救護難民。一面派隊往青暘。在該鄉瑞豐潤堆棧。設立紅會臨時醫院。又在周莊雲亭等鄉。籌設婦孺收容所。用款達二萬元。職員計九十餘。合衆集事。克著成效。至馮經達等六人爲

俄隊所執。幾送性命。尤爲危險。靑暘紅十字分會結束後。即接辦旅滬同鄉兵災救會事宜。情形及文電詳後。

外報之戰事紀載

大陸報三月七日江陰通信云。此次戰事。江陰齊部。抗拒最力。江陰城處於砲火中者五日。奉軍畢旅長部五千人。奉軍將領與齊軍將領陳孝思。對於教會。均爲尼加夫少將率領之俄兵六百名。奉軍畢旅長部五千人。奉軍將領與齊軍將領陳孝思。對於教會。均力爲保護。記者等教會中人。時與兩軍士官接觸。均蒙優待。戰事發生後之第三日。縣城完全在包圍中。惟東門未受攻擊。當時雙方將領即擔任務必極力設法。不使教會及教會學校醫院等受損。教會男女教士及華教士在戰事中全體經營救護收容事業。日夜不息。江陰教會醫院由中國紅十字會駐在。關於救傷醫治等事。全體教會中人及避難院中者。均幫同料理。江陰之中國醫生三名當時亦入院幫同醫傷。第一日俄軍奪得要塞後。即以八英寸口徑及十二英寸口徑大砲轟城。惟火藥已壞。故砲彈或未達城而墮。其飛入城內者。發生重大損害。斃人民一人。古塔半燬。城隍廟屋頂轟去。公立學校有八英寸口徑砲五擊。中復維以機關鎗。砲彈落下。校舍半被炸毀。此外被砲火損害者尚多。有一婦人因彈墮入屋內。斃家中男子一人房屋被毀受驚過分。舁入醫院。雙方軍隊。互用三英寸口徑砲互擊。中復維以機關鎗。砲火之聲。晝夜不絕。西北兩三門時被轟擊。奉軍初以不能入城。乃用地雷。欲轟毀城垣。第地雷未全爆發。僅轟出兩洞。未能入

內。東門雖未被攻。但因其他三門。戰事甚烈。時有流彈。教會房屋中彈數百顆。之五日洞一百零九處。炮彈落下者三顆。其一爆發後。泥土濺至二層樓窗。一百五十八人。內平民六十人。俄軍中死八人。奉軍受傷入院者。僅八人。其後因病求治者較多。據本地人言。太平戰事而後。奉軍駐此者約五千人云。

畢庶澄在澄事略

宣撫第一軍奉天陸軍第三十二旅旅長畢庶澄。字莘舫。山東文登縣人。大除夕日。率其部屬。編爲第一先遣隊。由武進進攻江陰。在本邑之前周鄉篁村街等處住宿。至元旦日經後梅之西石橋。申港。至夏港。而與齊軍二師三旅旅長陳孝思所部之五六兩團暨砲團接觸開火。其時。齊軍衆而奉軍寡。且又藥彈缺乏。前軍有不能支持之勢。畢庶澄急調由沿江進攻之第二先遣隊。奉軍第二十八旅。亦大獲全勝。自蔡涇以南之齊軍。同日大潰。於是齊軍不能立足。至初二日。俄隊已衝至北外。奉軍亦逼近西外。皆已撲至城下。與畢旅同由武進出發。由焦溪進攻之齊軍。驟不及防。遂棄其陣地而潰。奉軍乘勢追擊。齊軍不意。奮勇衝鋒。齊軍驟不及防。遂棄其陣地而潰。奉軍乘勢追擊。齊軍不能立足。至北外。奉軍亦逼近西外。皆已撲至城下。與畢旅同由武進出發。由焦溪進攻之第二先遣隊。奉軍第二十八旅。亦大獲全勝。自蔡涇以南之齊軍。同日大潰。於是齊軍陳孝思。率其潰兵。閉城自守。以待無錫大隊齊軍之援。不知無錫方面。亦已同時全軍皆毀也。畢庶澄以陳孝思憑城自固。即揮軍四面圍攻。設臨時司令部於北外稅務所。先有北外郵政局長楊伯昭氏。晉謁旅長。請保護郵局。並請顧念圍城中數萬難民生命。勿開大炮轟城。容納磋商。畢謂此次興兵。本爲宣佈德意。不在攻城略地。地方倘有意見。無不開誠接受。至初四日。城內人民代表吳汀鸞等四人。暨李慕華三西教士。以及楊伯昭北外商董徐菊人警察分所長宋家賢等。求見畢氏。遂親筆致函陳孝思。勸其投誠。嗣後復經數次波折。至初

七日。畢氏親至東外教堂。與陳孝思晤面。於是齊軍解甲投誠之議乃定。至初八日畢氏入城。戰事乃告結束。當往來磋商之時。陳孝思態度屢變。畢氏悉心料理。絕無武人粗率之氣。一以百姓爲重。故委曲求全。卒抵於成。蓋彼時關係甚鉅。倘偶然失檢。在齊軍固釜中之魚。絕無生路。而滿城百姓。亦必血膏鋒鏑。玉石難分也。畢氏入城之後。事事尊重民意。如俄隊不准入城。戰後立即開拔。保護各機關各團體。不遺餘力。尤爲澄民感德不置。畢氏既克江城。其致上海各報館電。及齊燮元電。慨然言之。可見其胸懷磊落。茲錄其文如下。(一)各報館均鑒。此次庶澄奉張軍長命。進兵江陰。原負宣撫任務。奈蘇軍第三旅旅長陳孝思。擁萬餘之衆。據險以抗。雖經地方士紳。各國教士。泣請其棄甲投誠。以維民命。均被拒絕。庶澄既奉長官命令。復念人民困苦。事出無奈。不得已乃督率所部。從事包圍。此時庶澄百方勸導。西人往返疏通。經兩日之久。彼鑒於勢窮力絀。始於本月二十五日。率衆投誠。計收步兵一旅。砲兵一團。槍械物品無算。除呈報張軍長外。謹電奉陳。敬祈垂察。宣撫第一軍第三十二旅旅長畢庶澄豔。(二)各報館轉江浙聯軍齊撫帥鑒。貴部陳篤生旅長。固守江陰。將士一致。與城偕亡。求之今世。頗不可得。惟是此次奉軍南下。原係解民之困。並非問罪之師。該旅長認錯題目。堅持主亡臣辱之義。以重兵與庶澄肉搏七晝夜。對公則忠而小民苦矣。如該旅長者。以之對外。可光史册。輕試國內。未免可惜。庶澄不忍埋沒其志。故特據以電聞。至該旅長所部業已改編。而公二百四十萬所購義國新炮隊。威力之大。速率之充。爲覩所未覩。亦毫無損壞。由庶澄如數呈繳張效坤軍長矣。知注特聞。東三省第三十二旅旅長畢庶澄叩世。(三)(

自上海通電）（銜略）各報館鑒。此次庶澄秉承效坤軍長。於役江陰。所有經過情形。業經迭電報請鑒察。現在所有事宜。完全結束。計俘獲旅長一員。參謀長副官長步砲團長各一員。團附營長等十一員。下級軍官佐百餘員。大砲十八門。機鎗二十二架。步鎗二千餘枝。軍樂隊全部。軍需品無算。所有俘虜兵士。當經分別資遣。其各官長。由庶澄帶領到滬。謁見張軍長後。給資回籍。以彰我總司令德意。伏查江陰爲長江要塞。蘇常淞滬等處。三日以此告平。齊部陳孝思旅長懷各忠其主之心。抱城亡與亡之志。肉搏七晝夜。力窮勢蹙。始行繳械。庶澄日夜兢惕。幸不辱命。是皆仰仗我總司令威靈。我軍長調度。故得各城克復。我武維揚。除將結束情形。面呈張軍長外。謹電奉聞。伏乞垂鑒。東三省第三十二旅旅長畢庶澄叩。

畢氏約束軍隊。非常嚴緊。在戰事甫平之際。巡哨甚嚴。北城門至俄隊開拔赴錫後。方下令開放。恐其闖入滋事也。畢於去秋。隨張宗昌軍長入關時。猶係一營長。因屢戰屢捷。不三月而升任三十二旅旅長矣。其在灤縣與直軍交戰時。曾中炮受傷。彈片擊入胸部。已暈倒在地。不省人事。時有隨從馬弁。年祇十餘齡。以一手緊掩傷口。不令出血。號哭呼救。始有人將畢氏送至天津日本醫院。時已奄奄一息。勢將垂斃。幸流血不多。尚能醫治。醫生竭月餘之力。傷口竟合。雖已肺部受損。尚無妨礙。故得重生。當時曾攝影以留紀念。影上並有名人題詠。此項影片。我邑士紳得者甚多。并徵題詠焉。畢氏既驟升旅長。所部軍隊。實爲其舊部。而久經訓練者仍祇一營。故畢氏一面盡力稽查。以防滋事。一面與地方士紳接洽。謂除舊屬一營外。餘非自訓練之兵。容有不遵之處。尚希原諒。但以執法謹嚴。三十二旅兵士。尚能守法。畢氏在澄

俾四日。即應張宗昌軍長之召。往上海而去。江陰旅部。由參謀長史竹齋主持一切。所有編及遣散等事。皆妥慎辦理。並無意外發生。至正月二十一日三十二旅。奉令集中無錫。完全開拔。所有稽查處長邢兆桐。軍醫處長巨韻亭。此係屬於旅部之二長六處。及六十七團團長賀振青。率兵全部。是參謀長史竹齋。副官長栗仲肅。軍械處長張茹眞。軍法處長王錫之。書記處長張履賢。江陰防地。交澄防司令杜鳳舉接收。畢庶澄氏駐紮無錫時。備受錫人歡迎。與錫地士紳。交如水乳。畢氏猶與我邑祝塘鄉人。任無錫豫康紗廠經理之方壽頤相友善。方氏因遭同廠孫潤源之忌。賄囑潰兵。截擊於途。畢庶澄痛方之死。爲之懲兇雪恨。並毋方壽頤之母。時人義之。至四月初三日。畢氏重來江陰。蓋畢氏幼聞先人言。其高祖畢所密。曾作江陰知縣。稱畢青天且入祠名宦。將一查究竟也。當稽我邑邑乘。於前清乾隆五十四年。果有知縣畢所密。係由靖江調任江陰。清節最著。爲政嚴察。有干綱者。痛繩之。奸宄惕息。每治獄。剖決如流。民無冤滯之苦。時適大旱。畢公禱天得雨。民歌沾足。畢所密在任僅三月而去。士民感其德。遂列祠名宦。志乘竟有畢青天之稱。畢庶澄氏見考證鑿鑿。色然以喜。於舊曆三月初五日至名宦祠及邑廟拈香。是日邑中士紳。在祝氏怡園。開歡迎大會。茲錄其演說詞如下。略謂承地方諸父老歡迎。不特榮幸。抑亦感激。第歡迎之義有二。諸君以爲鄙人前次來澄。能克復名城。維持地方。而表示歡迎者。則鄙人不特不敢當。抑亦滋增慚愧。如諸君以爲鄙人年力尚壯。他日尚有效力疆場。爲國家奔走。而表示歡迎者。則鄙人自當領受。所不敢辭。茲者有數事欲與諸君一爲商榷。（一）善後問題。

大兵之後。如何綏輯流亡。如何恢復市面。如何賑濟災黎。此皆善後事宜。第善後一事。非文電所能爲力。必賴實力有以副之。如上次戰爭。無錫以富具實力。故尙不致遭若何之蹂躪。予冀貴邑亦能懲前毖後。從事實力之培養。鄙人必盡力爲諸君援助。惟鄙人不能常駐貴邑。前次戰事。張知事棄職潛逃。乃推黃知事接充。亦以黃知事於此次戰事。維持地方。不爲無功。兼亦可以代予辦理一切善後事宜也。茲者黃知事有調省消息。既非公道之平。恐亦非地方各界之意。故鄙人已電致省政府挽留矣。(二)蘇省撤兵問題。此次蘇省用兵。本非得已。且江南山水明秀。人民酷愛和平。既非用武之地。且駐兵訓練。殊非所宜。即如上次齊軍與敝軍對壘。齊軍之軍械戰略。遠出敝軍之上。而推枯拉朽。不七八日即大定者。此皆齊軍久駐蘇省。安恬成習之故。蓋亦江南不宜駐兵之明徵也。故此次撤兵一事。已經決定。總須撤退。不過鄙人私意。蘇省大患。不在奉軍齊集之時。而在奉軍既撤之後。何以言之。蓋撤兵不如裁兵。裁兵更不如使兵安。果兵撤矣。而其他軍隊仍乘虛而至。此何異前門拒虎。後門引狼乎。是以鄙人私見。今日之文電紛陳。籲請撤兵。皆不能洞悉表裏也。第撤兵一事。已成鐵案。諸公幸各安居。當有以慰諸君也。(三)廢除要塞問題。要塞一事。本關國防。惟江陰要塞。實無防止外侮之能力。而助內亂則有餘。此次鄙人晤張軍長時。已面請軍長准廢要塞。大約要塞上較大之砲。須拆卸重要機件。較小之砲均即帶去。如此不廢而自廢矣。今日所欲爲諸公言者。已盡於此。倘蒙諸公以文字。或面告者。無不領受也。攝影三幀而散。翌日。畢庶澄眷屬。亦由無錫到澄。遍遊我邑諸名勝。時因邑廟梳粧樓。於戰時中炮損壞。急待重修。廟董張

武封。請畢氏資助。畢即慨捐五百元。爲修葺之費。前此張宗昌軍長。已下令將江南所部軍隊。除酌留少數外。調往山東駐紮。畢氏所統之三十二旅。亦在徵調之中。故畢氏在江酬酢僅五六日。即回無錫。臨別之時。不勝依依。畢氏不久亦由錫率兵至南京渡江。經津浦路至山東臨城地方駐紮。現在張宗昌軍長。已由四省剿匪總司令。陞任山東督軍。畢應澄氏亦駿駿有大用之勢。所到之處。能得衆心。一洗武人習氣。殆今世之良將乎。

杜鳳舉在澄事略

宣撫軍第一軍輜重團團長杜鳳舉。字叔賢。山東掖縣人。元旦由洛社出發。協助第二十八旅所編之第二先遣梯隊。進攻青暘。齊軍第六師王凱慶部。在李新橋一戰而捷。佔領青暘。第二先遣梯隊。奉檄南往無錫。杜團則奉令會攻江陰。正月初八日。畢應澄旅長入城。初九日。杜鳳舉團長亦入城。同時奉令爲澄防司令。遂在通惠公所設澄防司令部。派隊晝夜稽查。嚴杜宵小。所有該團自洛社進兵。以迄任澄防司令。一切作戰經過情形。茲向團部調查。據稱齊逆肇亂。再禍東南。杜司令率部渡江東下。進駐洛社。時江陰區內。逆勢猖獗。杜司令於一月二十六日早一時。奉令赴橫山橋援先遣第二梯隊。是夜開拔。行抵玉祁鎮。據前方探報。該地并無敵蹤。乃轉向大青暘前進。適該梯隊正與敵人激戰。已支持一晝夜。子彈將罄。該部輜重第一營之一部。三營全部。迅速增加右翼。并一部抄敵軍左翼。不三時。將敵擊潰。獲步槍

無算。俘敵百餘名。是日宿營大青暘。與程旅先遣梯隊會合。當晚奉令赴江陰協助畢旅進發。途次復收撫潰兵二十餘名。泊二十七日至江陰。敵軍負嵎城內。因即圍攻南門。相持一晝夜。畢旅圍攻甚力。該部亦有進無退。大有滅此朝食之概。至二十八日。有敵軍敢死隊二百餘名。闖出東城。死力抵抗。該部奮勇萬分。又令一部渡河。勢取包圍。敵軍喪胆。於二十九日開城。繳械投誠。江陰軍事遂告結束。江陰既定。於二月一日奉軍長令。任澄防司令。值此兵戈甫靖。元氣未復。杜司令用本視民如傷之懷。以收平定安集之效。旬日以來。商民有復業之樂。學校聞講誦之聲。軍隊則復駐郊原。士兵則嚴爲督率。城廂之食米缺乏。因給照而招遠商。金融之周轉不靈。則下令以絕外幣。此爲杜司令視事以來之大概情形也云云。至正月二十一日。三十二旅旅長畢庶澄氏。將軍隊調往無錫。杜鳳舉完全接收澄防司令職務。後又奉令改編重團爲陸軍。編爲第四十四團。惟自此以後。忽又發生兩機關。一係稽查處。設北外錢業公所。處長鄧蘭亭。一係軍法處。設城內火神廟。處長吉慶雲。與澄防司令部。鼎足而三。若接若離。兩處長任事之後。誤用地方痞棍。以搜查鎗械爲名。分往四鄉。搜索烟土。誣陷良民。所得罰欵。動輒千數百元。小民含冤莫白。敢怒而不敢言。而鄧吉兩處長。以權利衝突。互相仇視。澄防司令杜鳳舉。及參謀長杜冠三。正擬設法干涉。而調往徐州駐紮之軍令忽來。於是杜團長專籌開拔。暫置不問。地方士紳。電請留駐。未蒙准允。至四月二十一日即開始分批出發。而稽查軍法兩處。遂亦同時裁撤。澄民稱快者。當兩處將次裁撤之時。忽由稽查處送到稽查簿錄。司令部送到軍法處軍法員其最足使澄民稱快者。當兩處將次裁撤之時。忽由稽查處送到稽查簿錄。司令部送到軍法處軍法員

唐濂。請縣懲辦。由縣訊明二人敲詐人民屬實。判處徒刑。葉十年零。唐九年零。收禁執行。查葉鐸即葉雲標。與逃官張宗嶧同縣人。充當司法警察。因慣行敲詐。受害者多。戰後經黃知事撤革管押在案。葉鐸乃央求同鄉。爲之保釋。釋出後。又投身稽查處充當稽查。過惡更甚。唐濂係兩湖人。在方更生部下曾充排長。與軍法處長吉慶雲有舊。故得充軍法處軍法員。另有南外人王煥章。亦係稽查處稽查員。行爲與葉等相似。遂亦與葉唐等同日敗露。除葉唐二人解縣外。王即在澄防司令部發落。被責軍棍馬鞭數十下。因傷重赴福音醫院醫治。本定傷愈再辦。適澄防司令率兵開拔離澄。遂得倖免。杜鳳舉率兵開拔後。將由徐州往山東。張宗昌督軍。依畀甚殷。亦將大用云。

張宗嶧棄城潛逃之前後情形

江陰縣知事張宗嶧。字愧庸。浙江黃巖縣人。自到任以迄戰起潛逃。計在任二年有餘。內恃奧援。擅作威福。罔利營私。不恤人言。藉徵丁漕遠年舊欠中飽入也。除原有駐鄉署丁外。加派法警。追呼剖克。全邑騷然。各鄉董甲。因此自盡者有之。宜開從來未有之惡例。但該知事以慘酷手段。聚斂之欵。前後套搭。隱匿不解者。常在十萬元左右。以之收買棉花。作投機事業。時適省庫空虛。以每月一分四厘之重息。分向各縣告貸。該知事又以此欵。侵漁省庫利息。罔上欺下。惟利是圖。前此全邑商民。以江陰稅務所長章世嘉。擅設雲亭分卡。羣起反對。該知事以章世嘉爲齊督私人。遂傾心結納。約爲兄弟。用高壓手段。對待商民。媚章邀寵。不恤商艱。以致激成從來未有之罷市風潮。商民罷市之後。復勾結駐澄蘇軍。以武力壓平之。商民飲

泣吞聲。怒冲霄漢。該知事反以殘暴爲能。博得記功之獎勵。是非不彰。澄民言之。猶有餘痛。不特此也。該知事激成罷市風潮之後。未及數月。又造成市校罷學風潮。地方文電交馳。揭其惡跡。張知事皆以貪緣得免。去年江浙戰起。本邑黃田港。蘇軍過境。該知事藉供應及組織臨時警備隊爲名。浮開報銷至七千餘元。貪黷無厭。實所僅見。逮及年底。韓省長電調甯軍駐澄。該知事悉索敝賦。供應軍需。趨附齊軍將可以邀功。若敗。亦可諉過。從來滑吏。無過之矣。至元旦日。兩軍在夏港等處。接觸開火。張知事即於是晚。出東門潛逃。合署無有知者。同行者有省議員吳廷良。偵緝隊長黃秉忠。及親信隨從一人耳。該知事係徒步出城。本擬入福音醫院。因在院外遇兵。遂不敢入。遂向東遁走。此時舟車絕跡。路上雨後濘泥。步履艱難。在黑夜中。蹌踉奔走。跌仆數十次。狂奔十里至雲亭。驚魂略定。始在某烟館進點膳。暫爲休息。一面飭人雇船。無如船隻因避封逃轉。急切不能得。不得已。再奔七八里。至瓠岱橋。復經轉輾設法。方僱得破船。向郁家橋開行。至初二日晨。船抵馬嘶鄉之劉墅頭村張姓家。以張曾任縣署職員。張宗嶧故往依之。張宗嶧光臨之日。齊軍潰兵。亦由華市而來。沿途放鎗刼掠。鄉民無不驚惶。潰兵將次入村。張乃急飭快船一艘。速開赤岸沈家圩逃避。船泊死河濱。曠野無人之處。匿居三日。至初四。赤岸亦有兵到。連刼六家之多。即飭人登岸探信。不知何處得來消息。謂齊軍大隊。現正挨戶搜索張宗嶧。行將及矣。倘被

擒獲。立即鎗斃。當即回船報告。張宗嶧聞此凶耗。魂不附體矣。遂不待磋商。立命船戶將船開往欄杆橋。經常熟之鹿苑。初六日乃至對江之十二圩港。雪夜乘江輪。出奔上海。投惠中旅館宿焉。張宗嶧抵上海後。聞江陰戰事。即於其逃奔出境之夜停戰。初八日開城結束。自悔惜死太甚。遂通函各地。揑造事實。希圖自文其過。然後運動復任。其分致本邑商報館一函。有人效金聖歎註法。加註斥之。錄其原函原註如下。

商報館諸先生大鑒。數月之內。兩度軍興。所處殆非人境。迭電求去。未獲如願。註。臨難求去。取巧規避。宜乎不准。然感公等之協助。忍辱負責。決心維持。註。既曰決心維持。何故棄城逃走可見言不由衷。至於最後之經過情形。雪庵耕陽。及參事會諸公。大概知之。註。見證毋乃太多。至初一之夕。前線開火。蘇軍子彈不繼。旅部副官。率隊張皇來署要索。於二小時間。供輸卒五百人。告以新年元旦。又在夜間。無從得夫。彼謂火民房以促居民之出。不患無夫。註。何嘗有此事。虧你想得出。不然縣署無夫供給。何以並未放火。否則。前敵失敗惟該知事是問。決予鎗斃。擴悍殆非人語。註。以此自文其過。用意雖巧。殆非人語一語。不啻自道。當時本欲以一死了之。註。可惜不死。決不作此狗彘不食之事。註。棄城潛逃。原來是狗彘不食之事。足見自知之明。適耕陽在署。註。幸有救星在旁。親見形狀。註。可惜只他一人看見。謂徒死無益。不如暫避鄉間。職務暫由一科代行。註。不知鄉間那一家容留逃官。理應查究。自己逃跑。叫一科替死。心亦太忍。（至於款項。國省兩稅。抵解無餘。地方公欵。除連日經各公團議決支應各軍外。約存六萬元左右。內二萬元存豐泰源。現欵存庫約三萬數千元。初未動用。蘇兵盤踞城垣之後。是否遭刼。尚不得知。倉猝之間。遽爾成行。註。逃難出城。張皇可想。仍思小住即返城中。註。小住遽成長別。去官敗節。那得不悔。繼據偵者報告。蘇軍挨村搜索。欲得嶧而甘心。

註。足下上了偵者之當。試問軍中欲得你何事。乃不得不出境矣。註。出境遠走。走則竟走。何必捏造許多說話。自損人格。至初六日始行渡江。風雪滿天。淒涼萬狀。註。比較坐困危城。礮彈滿天。性命呼吸之百姓。到底是足下安樂。問憶在澄與諸公兩年交誼。一旦分離。有始無終。臨難而免。尤爲顏汗。註。足下果然有此事。算爾夫良發現。住鄉四日。遙聞礮聲。絡繹不絕。城廂內外。更不知幾人被難。幾家遭殃。註。足下腳快。早攜之鄉。礮火雖猛。決不能損爾毫末。大可自慰。五內崩摧。隱痛無已。註。我們江陰人。却是如此情景。非分之財。遷居安樂。註。足下隔岸觀火。雖痛可救。茲晤朱祥甫先生。適代表紅會赴滬救護。爰助千圓。用襄盛舉。註。吃了鯨魚吐糠蝦。謝謝。區區之數。聊以將意。還望紅會同人。急起直追。拯此災黎。註。滬人如果盡如足下。災黎又叫誰人拯救。嶧驚悸餘生。註。足下早已逃跑。一些未受驚恐。而曰驚悸餘生。未免當面說謊。待罪在滬。註。待罪在滬。可對怕死離澄。除分電督長自劾。並請派員接替外。註。恐非本意。惟願公等。共維桑梓。各慶安全。引領遙瞻。無任尸祝。註。決不有負盛意。謹此佈悃。並頌時綏。

張宗嶧謹啟 一月三十一日

本邑人士。見張宗嶧函。以其文過飾非。必圖復任。乃電致南京韓省長及蘇守愚。並函復張宗嶧。其文云。

南京省長崇鑒。事變甫生。張知事即乘夜潛逃。到滬後。揑造事實。電陳鈞署。希圖掩飾。設令稍具胆識。戰事早平。地方糜爛。不致若此之甚。凡屬澄人。莫不痛恨。應請專案懲戒以肅官方。

上海同鄉會轉蘇守愚先生鑒。張知事平日爲政。專事圓滑。此次戰事甫發。即乘夜潛逃。主持無人。致遭糜爛。乃到滬後。揑造事實。登報通函。希圖掩飾。近聞運動復任。江蘇却餘遺命。不堪再供猾吏搜括。特此電聞。

愧庸先生大鑒。戰鼓方喧。乘輿忽駕。杳如黃鶴。捷如脫兔。時則陰霾四合。炮火蔽天。公與耕陽黑夜長行。

道途危險。極深繫念。接來書。悉已安抵海上甚慰。惟書中所云出走理由。殊非事實。此可以欺軍民兩長。而不足以欺我澄民。蓋對省不過爲諉過地。可欺則欺。雖揑造事實。長官不得而知也。至於地方後。各團體人員。日在公左右。事無弗知。案欵則責之地方。拉夫則責之警所。公之養尊處優。固自若也。戰事甫起。公即潛逃。不但外人不知。即一科羅莊亦不知。并親隨楊黃亦不知。何來旅部副官索夫之事乎夫置地方於不顧。此公之素志。平日且然。何論大難將臨乎。美齋知公之必出於逃也。曾以大義相勗。寄周知公之必出於逃也。曾兩度衝夜入署。勸公以名譽爲重。公不能自持。逃則逃耳。乃必揑造事實。覘面通函。直如當面說謊。不知羞恥。某等以副官可不做。人不可不做。今公但求做官。不求做人。公不自惜。某等不能不爲公惜也。奉軍司令畢旅長仁武不殺。尊重人道。蘇軍困守孤城。自知已無能力。經郵政局長楊伯昭先生。出身犯難。作吾邑魯仲連。竟得和平結果。設公能揩拄兩日。接洽雙方。預計可早三日解決。麾爛不若此之甚。則公被榮名於無既。而小民且戶祝無窮矣。承惠紅會千元。綈袍之情。爲能無感。公在澄所識諸人。均無恙。知注。附聞肅復。敬頌旅綏。江陰地方士民謹肅。

詎張宗嶧在滬。果密謀復任。轉輾香緣。欲求本邑蘇守愚君設法。親至蘇君寓所滄洲別墅。欲圖干謁。守愚君。爲人剛正。素知張宗嶧官聲惡劣。拒不接見。峻詞却之。張猶不悔過。進行益急。時本邑省議員吳延良。亦跡張至滬。適畢庶澄旅長。亦由澄因公赴滬。吳延良即以江陰代表名義。迭謁畢氏。畢亦以顧問相屬。張宗嶧遂以重金。託至畢氏處。爲之運動關說。故於二月十三日。有畢庶澄旅長。致本邑各公團之

電。其文曰。

江陰各公團均鑒。此次鄙人追隨張軍長而來。原以保衛商民恢復地方安甯秩序爲職志。以故對於代表。非常歡迎。冀以協力進行。匪我不遜。乃昨日有吳廷良江澍侯能自稱江陰代表。到滬相訪謁。證以吳係議員。確有代表人民資格。特聘爲本部顧問。用備諮議。不料吳等竟以江陰知事相求。並爲張知事關說。允出運動費三千元。似此卑鄙貪污。殊出意料之外。除將吳廷良顧問之職。立予撤銷外。用特電達鑒察。諒諸君子關懷桑梓。必能愛人以德。與以同情也。畢庶澄元。

地方人士。閱電大譁。分電省署各機關。將張宗嶧隱謀揭發。聞者無不鄙而棄之。張宗嶧亦憚其嚴正。故乃止。惟張在任之時。經手各項公欵。類多不可告人。江陰得此人作宰。誠江陰之大不幸也。

維持危局之黃知事

黃玉藻知事。字蘿莊。浙江蕭山縣人。本係江蘇任用知事。張宗嶧於民國十一年。署理江陰縣知事。委任爲第一任主任。兩年以來。見張宗嶧亦憚其嚴正。故凡違法舉動。皆不令與聞。背之妄行。本年江邑驟罹戰事。張宗嶧棄城潛逃之前。恐黃主任諫阻。故祕不使知。於元旦之夜。微服宵遁。黃主任不知也。至初二日。主任以案張宗嶧不得。方知其逃。於是以一科主任名義。在鎗林彈雨之中。邀請地方士紳祝丹卿。章寄周。及市總董問安。參事員周懋修等。說明張宗嶧出亡情形。當此危急

之際。千鈞一髮。維持地方事宜最爲急務。各士紳聞此警耗。無不駭然。乃請黃主任同往紅會。再請吳汀鷺等會商。僉謂時機萬急。地方知事責任最爲重大。不可無人負責。遂公推黃主任暫代知事。黃知事因力辭不獲。乃力任艱鉅。在圍城之中。與獷悍不可理喻之齊軍。週旋七日。忍辱含垢。出死入生。所處殆非人境。蓋此時之黃知事。自甘與百姓同殉。是以雖危不懼。處之坦然。迨戰事結束。奉軍入城。適當庫空如洗。公私交困之際。而軍隊雲集。供應浩繁。軍中每有所需。無不急如星火。黃知事苦心擘畫。寢食不遑。以本邑財殫力竭。不勝負擔。乃陳情省署。請鄰邑撥款補助。得請之後。即派員分赴常熟。南通。如皋等縣。守取款項。以應急需。同時省署以其有功地方。當即改代爲署。黃知事又以江陰徵收費盈餘一款。地方屢爭不得。悉爲歷任知事。囊括而去。乃以身作則。將徵收費盈餘。完全公開。以示大公。交參事會議決。永遠立案遵守。尤爲難能可貴。詎知未及三月。省署調黃知事赴省。另候任用之命。遽於四月念三日。交卸去職。澄地紳民。咸皆戚戚於危局之功。迭電挽留。省署卒悔改署之命。不准所請。竟不忍其去。遂議公贈匾額。懸諸縣署大堂。以誌去思。匾已製成。另有跋語。述張宗巒潛逃之狀。及黃知事受代顛末。置參事會中。定於四月二十七日恭懸。突於上匾之前一日。有南圍蔣紀成等持石將匾額打毀。蔣等皆未遭圍城之厄。遽敢侮辱公意。聞者無不駭然。嗣經人調停。故未深求。至其打匾之故。乃因張宗巒之題跋而發。是蔣等或係受張黨指使。故一時冒買行之也。自是厥後。爲黃知事上匾者。復有城區紳商吳增元等。贈以「患難與共」四字。東外被難人楊錫祉等。贈以「寄百里之命」五字。南外士民錢達臣等。贈以「風雨不動」四字匾額三方。各具題跋。於同日鼓吹送至縣署大堂恭懸。是見公道自在人心也。黃知事交卸後。已應畢庶澄旅長之召。赴山東去矣。

相越精讓之四代表

吳增元小傳

吳增元。字汀鷺。清副優廩貢生。試用訓導。因辦學成績。保補用知縣。不願出仕。從事實業。光緒三十一年。發起創辦利用紗廠。及華澄織布廠。凡一切章制。及立案註册等規劃。悉由吳君主之。是年。受邑侯金元烺託。創辦江陰商會。時部章未頒。而吳君手刱條例。通詳立案。揆之部例。無不吻合。旋又將保甲改爲巡警。時清廷巡警部。尚未成立。吳君擬定警律。設所教練。邑侯詳請通行。其才識之卓越如此。而現時警界諸君。亦都出自吳君所造就。凡地方事務。一經擘畫。秩次井然。如慈善。教育。行政。商務諸端。無不具有優美之成績。是皆昭昭在人耳目者。辛亥革命突起。舉邑驚惶。吳君集合邑人等。力持鎮靜。先組公團。以維秩序。旋佐邑令。改革整理。危疑震撼。艱苦備嘗。事定。不居功而引去。第一屆省議員。係前清諮議局議員所更名。吳君列席議會。任財政審查。力主省有實業。一律改爲招商承辦。惜未能見諸實行。然同儕無不韙其議論。民國元年。由江海關監督施炳燮。委辦黃田口分關。以稅收特長。爲各分關所無。呈由財政部。獎給五等金質單鶴章。二年。由江蘇民政長應德閎。檄署江陰縣知事。適二次革命起。劉冠雄雷震春。率海陸大軍南下。江陰要塞。一致抗拒。大禍將臨。舉邑惶駭。吳君率邑人士。奔走接洽。苦口勸導。屢瀕於危。卒能籌畫萬全。收繳炮閂。幸免於難。事定。民政長韓國鈞。隨傳令嘉獎。邑人以吳君有功地方。更請於省。

上將軍馮國璋呈獎七等嘉禾章。五年創辦電話局。六年創辦電燈公司。吾邑交通。因以大備。十三年秋。江浙戰起。改組紅十字分會。被舉爲理事長。即規劃救護治療諸事。十四年一月。江陰戰事發生。公推爲四代表之一。吳君與各代表奔走呼籲。躬冒彈雨。危機之觸。間不容髮。謁畢旅長。請念數萬生靈。要求停戰。至長跽以請。聲隨淚下。畢爲動容。立止攻擊。磋商辦法。卒得和平解決。危城生命。因以保全。吳君於地方危難。如澄台變兵戕台長。如郭軍刦街市。如蕭兵稱獨立。固無役不出與調解。卒皆化險爲夷。至籌劃此次兵災救護情形。則固另有專載也。

章崇治小傳

章崇治。字問雩。畢業常州府中學校。旋出洋游學。入早稻田大學第一部預科修了後。升入中央大學大學部英法科卒業。得法學工學位回國任律師。蘇省第三屆省選。君當選爲省議員。以薦任職分發任用。民國十三年。自治回復。經江陰市議會舉爲市總董。任事以來。爲市民興利除弊。多所建樹。君性忼爽。勇於負責。即如戰後辦理地方善後。君被推爲工振主任。浚治市河。僅領到縣署印借一萬五千元。其時戰後金融。異常呆滯。君本其平時之信用。及臨時之手腕。卒能措置裕如。市民蓄汲。賴以不匱。輿論多之。江蘇賑務處坐辦羅樹森氏。到澄查勘災情。廉得君戰時冒險搆和。爲人民請命狀。報告省政府。由省呈請執政府。獎給急公好義匾額。其時同得獎者。蘇省共七人。我邑居其三。君及郵政局長楊君伯昭。陳君美

齋也。

陳旨章小傳

陳旨章字美齋。本邑人。亦出城乞和代表之一。陳在前清。任陸軍部科員。民國任安徽督軍公署軍需長。長江巡閱使署軍需處處長。代理安徽財政廳長。爲人誠樸耐勞。剛正不阿。戰事驟起。陳適在家。蓋由津門返里未久也。正月初四日。至陳孝思司令部乞和。爲民請命。至長跪以請。再冒險到北外求見畢旅長庶澄。攜旅長親筆函件回城。轉交陳孝思。自是歐後。陳孝思對於和議。態度屢變。陳君以滿城難民。在炮火之下。觳觫待斃。每日泣下霑襟。初七日。蘇軍投誠之議決。初八奉軍入城。關於地方事宜。欲與軍隊磋商者。陳君無役不與。且皆獲良效。誠以地方人士。稔知陳君居軍界要職多年。資望素隆。請與軍官接洽。自鮮枘鑿。嗣後地方辦理兵災振卹事宜。組織江陰兵災善後會。被推爲副會長。迭次赴省。晉謁韓省長。請撥鉅款。從速賑卹。並至江蘇賑務處請領賑款。備極勤勞。是以江蘇賑務處。呈請執政府。獎給急公好義匾額。以褒其功。良不誣也。

章壽椿小傳

章壽椿。字寄周。亦字筱峯。年四十二歲。弱冠登賢書。與同志創辦輔延學校。後以知縣擬發廣東。民國三

年。考取甲等知事。分發安徽。歷任黟縣。南陵縣。知事。性慷爽而峭直。不肯委蛇諧俗。服官居鄉。一準乎此。此次本邑慘罹兵災。被推爲四代表之一。冒險赴北外。爲民乞命云。

協助地方之西教士傳略

元旦日本邑戰起之後。東外福音醫院院長華爾德博士。及領袖牧師李得理。牧師慕維德。應地方吳汀鶴等四代表之邀請。在路非常危險。三西士。熱心地方。尤爲難得。此後雙方軍官。均假教堂爲中立會議地點。戰事得以速了。至教堂及醫院。療治受傷兵民。收容滿難婦孺。全體男女西人。通力合作。分班巡夜。勞苦異常。茲將東外全體男女西教士歷略。分記於後。藉誌不忘。

▲華爾德博士　年五九。美國 North Carolina 省惠民墩人也。畢業於美國 Virginia 大學。與 Virginia 醫學。得醫學博士學位。於一八九八年。與其夫人來華。先至江蘇無錫。賃屋設堂。傳道施醫。越二年之久。惟以錫地人士。不甚表示歡迎。遂挈其眷屬來江。在東外河南街租賃沈姓房屋。立教堂。設醫院。傳道施醫。博士以江陰地方人士。固有少數不明份子興起表示反對。然大部份人頗甚歡迎。即擇地於沈姓房屋之東邊。大興土木。先後建築高大洋房男女病室多座。博士學閎岐黃。功侔華陀。活人無算。對於地方。尤爲熱心。如民三。澄防營附和革命。變生倉卒。博士協同士紳勸緻砲閂。民五。澄台兵變。博士一面開院收容。賴以保護者。不下四五千人。一面帶同西教士慕維德等。奔走調和。不避艱險。至去年八月。江

浙戰端又啓。江陰係要塞重地。爲雙方所必爭。博士就院。設立紅會。今正蘇奉交接。集中江陰。包圍攻城七晝夜。博士偕西教士李德理慕維德葛明等。往返蘇奉兩旅部。和議得以告成。博士之力也。

▲華夫人。North Carolina 省惠民墩人也。性甚謙和。在院協助華博士服務病人。病人莫一不歌頌之者。本次在醫院住宅。從事收容。日夜不眠。安惠照管難民。不遺餘力。

▲華保仁博士。年二九。華爾德博士之次公子也。生於我中國江蘇無錫。逾年即隨父母遷至江陰東外。先在江陰東外教會勵實學校讀書。後入上海美國學校。畢業後。即回學於美。由 Davidson College 大學畢業。再轉入 Davidson College 神道大學。至最後一年。適值歐戰。即編入軍隊。俟戰敗強德。重行回校修業。畢業得神學博士學位。重來江土。由中國美總教會最上機關。放爲澄西牧師。當奉軍圍城。蘇軍困阨城內。於和議時。博士最爲出力。蘇軍代表出入城內外。到院和議時。自院至東城沿途布滿奉軍。舉鎗欲射。博士一人担保迎送。無敢礙者。博士除保送蘇軍代表出入城內外來院和議外。其餘時間。惟在醫院門首招待來院蘇奉傷兵。凡屬軍界。無問何人。須令解除武裝。方能入院。無敢違者。博士且時乘自行車。往還東城河南北兩街。維持秩序。河南北兩街前後各戶。得以安全無恙。事士一人之力也。

▲華保仁夫人。其父美人。傳道東洋。氏生在東洋。在 Consell University 大學讀書。成親隨保仁氏來華。本次兵災。氏同乃姑。從事收容。甚爲熱心。

▲李德理博士。年五八。美國 North Carolina 省。惠民墩人也。畢業於 Virginia 大學。再畢業於

Virginia 神學。得博士學位。於一八九七年。與華爾德博士一同來江。任職傳道。甚爲熱心。謙恭和允。頗能體貼耶穌博愛心理。博士當此次奉軍兵臨城下。將蘇軍圍困於城內時。與華慕兩教士。出身調停。雖迭次往返兩軍司令部。冒重炮鎗彈。亦所不辭。和議告成。博士之力也。

▲李德理夫人。　夫人潘氏。即獨資建造江陰東外教會勵實輔實兩中學校之潘雅谷博士之姪女也美國 South Carolina 省人。畢業神科大學。一九一一年來華。在江蘇北部清江浦傳道。至一九一九年。與李德理博士合婚。即在江陰任傳道兼聖道女學校校長職。品性謙和。超乎常人。當本次戰爭時。任收容職。頗爲熱心。

▲慕維德博士。　年四十八。美國 Illinois 省人。畢業於美國大學神學。得神學博士學位。一九一四年來華。先在江蘇蘇州。傳道四年。後調江陰。司牧編冊各堂。性聰穎和雅可親。博士當民三澄防營附湘革命。民五滬台兵變。與華爾德博士。往返滬錫。不避艱險。弭患調和。本次蘇奉戰事。博士尤爲出力調和。合邑人士。始慶更生。

▲慕維德夫人。　美國 Illinois 省人。畢業大學。畢業師範。與慕博士同時來江。任傳道職。本次戰爭任職收容。

▲慕愷蘭女士。　慕維德博士之胞妹也。畢業師範神學。一九〇七年來華。任蘇州齊門教會崇道女中學教員。一九一一年。任江陰教會輔實女中教員。女士道高學博。賦性謙和。人無不樂之。本屆兵禍。女士

在校任收容職。

▲沈文蔚碩士。年四四。美國New Orleans Louisiana省人也。畢業於 Tulane University 大學得文學碩士位。一九一〇年來華。在江陰教會掌教勵實中學後。被杭州之江大學聘爲教授。逾年西差會教育部。以江陰勵實無人。仍請碩士回澄掌教勵實。碩士文淵學博。教授得法。遠近士子。無不願坐其春風焉。本次兵禍。碩士將全部校舍。改作收容。從事異常熱心。爲華人所不及。

▲沈文蔚夫人。美人。Ellisville Mississippi 畢業於 Julson College 美國大學。與文蔚碩士同時來華。充江陰勵實兩中學教員。本次兵災。任職收容。極爲熱心。

▲邵師母。美人。畢業於美國某學校後。即來華傳道。先至江蘇無錫。後至江陰。時在一八九三年。以年高步履維艱。當本次兵災。祇在收容所維持秩序。未能兼任他職。

▲朱女士。美人。畢業於美國學校。於一九〇一年。先至中華海南教會學校。長校三年。後即任江陰傳道。本次兵災。亦任職收容。

▲李醫生女士。美人。畢業於大學師範。醫學。當一八九九年來華。先至浙江嘉興。任教會醫院醫生。後長杭州宏道女中學。再長江陰輔實女中。本次兵災。熱心收容。兼任所內各職。

▲李女士。李醫生女士之胞妹也。畢業於美國師範學校。一九一七年來華。任江陰教會輔實女中教員。本次幫辦收容。

▲倪女士。美人。畢業於美國大學。業銀行。一九一四年來華。先在浙江嘉興。任教會會稽。後轉江陰教會全部會計。本次亦幫辦收容。

▲康女士。美人。Oregon 先畢業於商業。後畢業於音樂。再後畢業於神道大學。一九二〇年來華。先至上海。後任江陰教會勵實輔實兩中學教職。本次亦幫辦收容。

▲湯女士。美人。畢業於大學。再畢業於治家烹飪兩科。一九二一年來華。任江陰輔實女中教員。本次亦幫辦收容。

▲胡女士。美人。Wisconsin 大學畢業。神學畢業。一九二三年來華。任江陰輔實女中教員。後擬專門傳道。本次亦幫同收容。

▲葛明博士。年三十。美人。與華爾德博士同省同城。即 North Carolina 省惠民墩城人也。畢業於美國大學。神學。一九二三年來華。就江蘇教會勵實中學教職。本次任職收容。爲江陰蘇奉兩方調和之起首人物。很爲出力者。

祝丹卿小傳

祝廷華。字丹欽。一字艾臣。鄉賢公之玄孫也。家於城南。有園林之勝。與弟楨卿。朝夕奉母趙太夫人以居。故又號怡園主人。君少承祖硯。長而多聞。不規規於訂餖之學。而雅量淵涵。自能一瀉千里。性尤篤實。有

肝膽。出肺腑相示。從不逆億人。亦不自弄智巧。以此合乎周官六行。孔門四教。蓋得力於父祖之訓者。優且厚也。歲己丑。補學官弟子。旋食廩餼。其時甫逾冠。然已文名籍甚。從游者日衆。以學使者李侍郎奏保出應經濟特科。癸卯舉於鄉。甲寅聯捷南宮。成進士。遂得觀政吏部。君既以文章起家。凡達官貴人。爭欲羅致門下。然君自視歉然。益軌於正。不輕露頭角。未幾。派掌文選司兼驗封司事。同列歆羨之。而君以主母薛太夫人病。請假南旋。既而丁承重艱。服闋後。將復北上。適會朝事紛更。徇邑人之請。冀有造於地方而息轍焉。故君雖策名清時。其實才不獲施。僅得爲桑梓盡力。殊即君陳所稱友于兄弟。施於有政之道歟。先是君講學時。以名諸生即董理孔廟。與其他公益事。至是乃益振奮。日夕淬厲。累舉爲勸學所長。後或舉償。以冀集事。而不稍謀私利。以瘠公家。由是輿論翕然。商界亦欽仰之。被舉爲商會總理。民國以來。進任市總董職。蓋君所服習。多有用之學。於商務尤周知情僞。然主暢流。而不主節流。雅不願瘁人以肥己。故自海禁弛而經營商業者。動輒與外人齮齕。君亦屢戰屢蹶。而精氣不撓。以通商之原於惠工也。卒與吳君汀鬻等。倡辦華澄紡織公司。又與鉅商薛醴泉君。振興利用紗廠。其出品之佳。幾於海內風行。與外貨相埒。而君所設之利澄布廠。可亦容納女工數百人。不可謂非實業大家也。至如丁有事之秋。則九神識泰定。不圖苟免。江邑事變纔六七次。幾於無役不從。唯以眞誠相周旋。卒能化險爲夷。救平大局。從不先去。以搖衆志。蓋素所蘊蓄然也。其最難能者。則有若拜香之禍在眉睫間矣。以非常之變。當倉猝之

時。然君一屈膝而帖然以甯。天且因之而雨。其繳礮閃也。則曾驂靳吳蔣。同奔馳於驚濤駭浪之中。其獨立也。則更叩問尤蘭。儘予宁於西北城闉之上。而當禁軍肆掠。台官被戕。凡一切可驚可愕之端。其折衝撙俎而談笑於戈矛間者。更不可以僂指數矣。今歲戰事。猶初志也。太夫人不欲行。君與季弟。實將順之。然而七豐夜焚毀刼奪。君家溥南城。其衣服器皿。金錢貨幣。喪失殆以萬計。君處之泰然。當蘇軍旅長陳孝思。接受投誠和議之前。君豐上紳。至司令部爲地方屈膝乞和。痛哭陳詞。尤見肝膽。戰停之後。君家及廠內外。力行節儉。而加之以恭。嘗語人曰。吾賴天佑。得老母無恙。致福蔭。俾人口完聚無闕失。凡諸貨賄。皆身外物也。吾何求哉。而亦何報爲。嗚呼。是可以知君之用心矣。爲之作小史。

張芷湘小傳

張南阮。字芷湘。本邑人。民國五年。澄台兵變。張君與福音醫院院長華爾德博士。慕維德牧師。躬冒鎗彈。往來澄錫間。奔走接洽。地方賴之。去年八月。江浙戰起。兩軍相持於瀏河黃渡間者數十日。我邑距戰區不遠。諸誄繁興。地方人士。遵照省令。遂有保安會之組織。張君首先提議本邑應辦紅十字分會。以備萬一。於是邑人即委託張君與華爾德博士。仝赴上海。向中國紅十字總會接洽。張君嗣以母夫人病重。未克成行。華爾德博士持其名刺。往上海紅十字總會洽商。江陰紅十字分會。至九月。於以組織成立焉。本

年戰起時。東外福音醫院。擔任江陰紅十字分會臨時醫院。應與地方接洽事項頗多。紅會乃請張君暫駐福音醫院。就近接洽。待齊軍被圍之後。一切和議事宜。因醫院教堂。爲中立地點。故皆在彼會議。張君無役不與。幹旋之力頗偉。初六日。雙方軍事代表停戰之議成立時。張君爲地方下跪泣請。軍事代表。亦大爲感動。和議之成。與有力焉。蓋張君對於本邑屢次危難。及地方善舉。皆首自任之。若在平時。則恂恂如不問地方政事。亦我邑之君子也。

地方公團聯合會之組織

▲▲參事會組織各公團聯合會

縣參事會因軍務倥傯。風鶴頻驚之際。難保無有外兵入境。種種應付方法。不得不先事預籌。即於一月十八日下午八時。邀集縣議會市公所地方款產處商會等各機關至會。開臨時緊急會議。結果。定名爲各公團聯席會。事務所設於參事會。併推定各股幹事以專責成。(甲)經濟股。參事會全體。(乙)交際股。推定吳耕陽。韓雪安。章問雪。(丙)庶務股。由市公所推定三人。警察所全體職員。及縣署庶務。(丁)文牘股。推定陳守丞。費振之。何佩宣。(戊)關於維持地方所需經費。遇緊急事。無論何項公款。儘先撥用。(己)現時認爲必要應行預備者。如米麵粉稻草柴炭鍋子麪皮鹽菜之類。該會成立後之函電。擇要錄下。

(呈南京省長電)天禍江陰。蘇軍移駐。呼籲開拔。不蒙允許。戰禍既啓。知事潛逃。主持無人。秩序大亂。民死於炮。屋燬於火。商市被焚。居民被刼。十室九空。流離失所。公私潰竭。善後無方。誰實使之。至於如此。通計損失數達千萬。如何賠償。如何賑撫。痛哭電陳。請賜明示。江蘇縣議事會長郭丕綱。副議長何燮桂。參事員周康。商會會長韓治。教育局長錢體純。市總董章崇治。董事陳保宗叩江。

(呈南京盧宣撫使電)澄城被齊軍佔踞七日。縱兵擄掠。全城糜爛。北外紗廠商市。受炮射擊。火發延燒。達二晝夜。房屋貨物俱燼。現戰事雖告結果。而公私潰竭。萬姓流離。飢寒交迫。千瘡百孔。善後無方。最要

之圖。莫先賑撫。惟有仰懇鈞座。撥賜鉅欵。救此遺黎。實深感戴。痛哭陳詞。伏祈矜鑒。江陰縣議事會議長郭丕綱。參事員周康。市董事會章祭治。商會長韓治。市議事會謝鼎鎔。暨全體紳商叩徵。

（呈南京韓省長電）江電未奉賜覆。現在災黎遍地。槁立待斃。江陰公私。俱被刼盡。束手無法。川特電懇。訊撥賑欵二十萬元。以便辦理急賑。一線生機。盡在於此。迫切待命。江陰各公團叩廕。

（呈北京段執政國務總理電）江陰兵禍。全縣糜爛。公私財產。悉被刼盡。災黎露宿。飢寒交迫。何啻數十萬。仰懇鈞座迅發急賑洋二十萬元。拯此子遺。一線生機。盡在於此。臨電痛哭。伏乞矜鑒。江陰各公團叩廕。

江陰兵災善後會紀事

▲善後會議組織兵災善後會

二月四日。黃代知事召集地方士紳。在縣公署開善後會議。到者五六十人。由黃代知事主席。(一)擬將善後機關先行組織成立。……組織善後會應分議事幹事兩部份。善後會幹事部應分各股。如文書。庶務。會計。交際。調查。放賑。分別推舉擔任。以便分頭辦理。

議決。公推唐逸羣陳慕周章問羣何佩宣先生等。擬定組織方法。定名爲兵災善後會。茲將簡章錄後。

▲江陰兵災善後會簡章

第一條　本會定名江陰兵災善後會。以辦理此次兵災一切善後事宜爲宗旨。

第二條　本會會所借設邑城東南鄉學社。

第三條　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由會員公推之。

第四條　本會分議事幹事兩部。均隸屬於會長。

第五條　議事部以本會全體會員組織之。議事長由會長兼任。

第六條　幹事部設幹事長一人。或二人。幹事若干人。由會員公推。或會長指定之。其事務分左列各股。

(一)總務。(二)文書。(三)會計。(四)調查。(五)勸募。(六)賑濟。(七)治療。(八)交際。(九)庶務。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由左列各團體中推定之。

第八條　本會重要事宜由議事部議決行之。

第九條　本會稽核出入款項。得設置會計監。由會員公推之。

第十條　本會各員均爲名譽職。

除前項所列外。其有學識。經驗。才具。聲望。足爲本會協助者。均得爲本會會員。

第十一條　本會設（一）縣議事會。（二）縣參事會。（三）縣農會。（四）縣商會。（五）縣教育會。（六）江陰紅十字分會。（七）縣款產經理處。（八）縣道局。（九）水利研究會。（十）市議事會及市董事會。（十一）鄉議事會鄉董鄉佐助理員。

第十二條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議決隨時修訂。

第十三條　本簡章自議決日施行。

當即推定陳荔庭先生爲正會長。陳美齋祝丹卿兩先生爲副會長。

地點　在東南鄉學社。

文牘　謝幼陶。陳季鳴。童誠叔。

會計　沙懷甫。（兼監）錢葵石。陳景星。

庶務　童劍門。吳第初。李蘊璞。

交際員賴藍田。鄭仰山。楊伯昭。章問雪。會計監章誠叔。沙懷甫。韓雪安。唐軼羣。勸募錢以湘。章紱雲。吳荔青。祝丹卿。吳汀鷺。何佩宣。梅安瀾。向玉池。沙溥泉。徐菊人。王鳴岐。陳硯香。

調查由市鄉董佐或助理員。治療由紅十字會擔任之。(一)擬教誡交際員與軍界切實商量。使軍民不至混雜。然後可以招徠商販。恢復市集。議決。交際員請楊伯昭鄭仰山賴藍田擔任交際。並請吳汀鷺祝丹卿陳美瀠陳荔庭章問雪韓雪安何佩宣諸先生協助。

兵災善後會成立後。函電甚多。茲擇要錄下。

(呈北京段執政南京盧宣撫使韓省長電)

此次江陰受禍最酷。死傷枕籍。鏖市爲墟。生者亦蕩析離居。飢寒載道。慘不忍睹。自宜速籌善後。以資補救。茲經地方紳商學界。公同組織兵災善後會。推陳經爲正會長。祝廷華陳旨章爲副會長。業於本月四日成立。除分行並派員調查城鄉被災情形。另文呈請截留正款分別酌賠撫恤外。理合電呈鈞座。俯賜備案。實爲公便。江陰兵災善後會叩魚。

(呈北京段執政兼天津張雨帥南京盧宣撫使韓省長上海張軍長電)

江陰自一月念日後。齊軍盤踞邑城。負隅自固。以致雙方激戰。炮火連天。相持至七晝夜。人民死傷無算。

城廂內外。又復挨戶刼掠。十室九空。房屋被毀。更不計其數。迨世日國軍入城。潰兵四竄。各鄉又沿路刼掠。無一倖免。遍地災黎。慘不忍睹。約計城鄉損失。總在千萬元以上。公私各欵。應付一空。居民無衣無被。糧食柴草。並將斷絕。困苦達於極點。除一面組織兵災善後會。調查各市鄉詳細災情。另請撥欵賠償撫卹外。用特泣電鈞座。萬懇迅撥鉅欵來江。以便先放急賑。俾刼後災黎。不至流離失所。地方幸甚。江陰縣士紳陳經。祝廷華。陳旨章。吳增元。郭丕綱。何榮桂。唐國華。韓治。章崇治。錢體純。陳宗彝。章廷華。暨全縣六十萬人叩魚。

（致京滬同鄉函）

同鄉諸公公鑒。邇啓者。此次江邑戰禍。起於陰曆上年十二月初旬。韓兼督辦令蘇軍開拔來澄。其時本邑素無實力。勢難抵抗。各團體同人。既感應付之苦。復凜禍患之臨。已惶惶不可終日。而時屆下驚擾。本邑素無實力。勢難抵抗。各團體同人。既感應付之苦。復凜禍患之臨。已惶惶不可終日。而時屆年關。商店既難收束。居民復以拉夫之故。行動爲難。故一時無法遷避。最後於二十七日。蘇軍旅長陳孝思。帶隊由上海乘輪到江。其時奉軍已由鎮江常州東下。即向江陰西鄉進發。蘇軍五六兩團。向西南鄉兩路防禦。自除夕起。兩軍即在申港處門一帶接觸。新正元日。退至夏港葫橋。激戰甚烈。旋爲奉軍俄隊衝鋒擊敗。五團分路潰退。六團遂倉卒入城。據城抗守。東南兩門。初有蘇軍出入。既而奉軍佔得要塞。四面圍攻。遂至水泄不通者七晝夜。蘇軍妄想待援。憑城自固。軍士遂在內肆行搶掠。挨戶搜括。除大街少

數商店外。其餘各街巷居戶。幾乎無一幸免。甚者蕩洗一空。而城內外炮火連天。日夜不絕。居民財物既傾于一朝。生命復懸於旦夕。幸紅十字分會預設婦孺收容所十餘處。使人民有所退避。蘇軍對於各所。尚留餘地。未經騷擾。藉以保障者。不下萬餘人。然尤可危者。俄隊佔據要寨。連日以巨炮向城內轟擊。致城內毀屋數百處。死傷百餘人。吳君汀鷺住宅。爲紅會辦事處。後方亦被擊毀。立斃避難一人。此外南菁禮延亦係收容所所在。而房屋均被毀壞。受傷多人。幸未遭斃。而城外西北兩方。幷焚燒街布。利用紗廠貨棧。一部分。亦付之一炬。此蘇軍激戰。居民受害之大略情形也。方事之急也。各團體及士紳。爲死中求生之計。力向兩方求告疏通。兼賴美國華孚慕三教士。從中爲力。先向蘇軍屢訴苦情。稍覺活動。時奉軍司令駐在北外。而北門緊閉。電話斷絕。無法接通。賴郵政局長楊伯昭先生。向奉方各司令交接。幷設法將消息傳遞入城。乃由吳君汀鷺。陳君美齊。章君問羣寄周等。約同華孚慕三君從東門繞至北外。一路槍林彈雨。危險萬狀。繇此得見奉軍司令畢旅長之允許磋商。尤以楊君奔走之力爲多。得以漸次接通。時尚未停戰也。經累番波折。千難萬難。先由兩方軍佐會晤。至新正七日。兩軍旅長相見。商定蘇軍繳械改編。戰事乃克告終。初八日下午。奉軍乃率隊入城。居民驚魂略定。惟軍隊尚未開拔。城內外分駐殆遍。商市不能即開。人民徊徨未安集。庫款既傾於誅求。商民又盡遭刼掠。公私困苦。達於極點。此吾心挽救及刼餘困黽之大略情形也。綜計此次戰禍。爲髮逆以來所未有。現雖經地方各團體士紳。公同組織兵災善後會。而萬緒千頭。深恐無從措手。惟望我旅外各鄉長先生。俯念桑梓災重待

援情形。趕即設法拯救。俾出水火而登衽席。不勝九頓首盼禱之至。

▲地方代表赴省

各公團推舉代表晉省。經大會議決。推定代表何榮桂。孟岱鍾。費鴻聲。章崇治。章代表崇治先於二月十六日赴省。其餘各代表。繼於十七日午前乘義渡船過江。趁長江輪往甯。其任務係向省軍民兩長。陳述我邑被災情形。並具說帖條陳三項辦法。茲將說帖錄下。

敬陳者。江陰慘遭戰禍。大概情形。業經各公團暨縣知事迭電陳鑒。現在戶口流離。災民遍野。夫使生命財產以俱盡。斯亦已矣。今屋被火。衣服銀錢被刼。牲畜被殺食。數十里內人民之生計絕矣。不爲設法。勢將束手就斃。救濟之方。不外撫卹。撫卹之道。首重籌款。茲擬定辦法三條。敬祈核准。立予施行。不勝感禱。

一蘇軍移駐江陰。先後勒索餉銀。及供應一切約洋七萬數千元。請批准作正開支。由江陰縣於徵存國稅項下撥還。開具清册造報。查上款自蘇軍移駐到澄。迭次勒索。張前知事以庫款無存。飭於地方積穀水利及各種公款項下墊撥。現在地方公款。羅掘已盡。以致一籌莫展。即以用途性質而論。自應由省承認。不能歸地方擔負。

一請截留十四年丁漕洋三十萬元。以充賑撫之用。江陰災情重大。甚嘉於定瀏河南翔各處。本應籲懇豁免十四年度丁漕。以示體卹。惟念籌款極難。需款孔亟。雖經各處勸募。並蒙賑務處議賑。杯水車薪。實

▲兵災善後會大會紀事

屬無濟地方公議。僉謂與其籲請豁免丁漕。不如忍痛担負。截留三十萬元。以充賑撫。即以此項截留之欵担保。向上海行或殷實商家先行挪借。俾得趕緊辦理。江陰全市及西南十數鎮戰區災民。一線生機。盡在於此。伏乞格外恩施。即賜批准。

一請截留百貨厘金洋十萬元。維持市面。北外商市。爲江陰全邑菁華所聚。現查商店大半被燬。房屋貨物俱燼。即未被火者。亦擄掠一空。商民蕩產傾家。勢難重行開市。爲救濟計。惟有截留此項厘金。或賠或借。俾得設法營運。不致絕其生機。而市面亦得維持。

以上三條。均係再三研究。衆議僉同。奉准則生。不准即死。鈞座關懷桑梓。當不致視同秦越也。縣議會副議長何榮桂。縣參事會會員。孟岱鍾。費鴻聲。市總董章崇治。地方紳士代表陳旨章。

▲兵災善後會呈報收到賑款

兵災善後會陳副會長。上省向江蘇賑務處已領得賑欵八千元。特將收到賑欵日期。呈報賑務處。略謂敝縣前承鈞處派委羅坐辦蒞澄查勘兵災。當蒙允撥發賑欵。以備散放。即由旨章擡帶領紙。趨前具領。茲旨章業於本月二十日回澄。前奉鈞處撥發賑欵。銀八千元。業經如數擡回。彙齊散放。除俟辦理完竣。另文彙報。並仍請陸續撥濟外。理合先將收到賑欵日期數目。具文呈報鈞處。鑒核備查。謹呈江蘇賑務處督辦韓。

▲兵災善後會大會紀事

三月八日下午兵災善後會。召集會員開會。三時振鈴開會。出席二百餘人。正會長陳鯉庭君主席。首由主席報告開會宗旨。略謂今天請諸君到此。一則請諸君共商善後進行辦法。前次大會議決各事。（一）調查。（二）急賑。調查一項。當經製定調查表分發各區。現在大半已有報告到會。尚有未告報者。務望從速報會。以憑統籌計劃。急賑則經本會撥借積穀二萬元分派散發。現在可告結束。統計西南兩鄉約一萬八千餘元。所餘之款。將來再行統計報告。此後種種辦法。務望大家羣策羣力共商進行。此後事宜。第一籌款方法。對於截留丁漕稅款。經各公團代表普省請願。截留忙漕稅款十萬元。一時款難到手。須仗諸君羣起力爭。第二支配方法。本會擬辦之事。現在鄙人有一提案。分列各條。假定款數。逐將提議將來忙漕固可由縣署截留。稅款十萬元。已經省長應允。將來忙漕固可由縣署截留。稅款十萬元。一時款難到手。各項。書於黑版。計共十項。（一）賑卹五萬元。（二）維持市面（擬設借貸局辦理）五萬元。（三）工賑（擬浚治市黃田港運河並東西鄉各河道）五萬元。（四）平糶三萬元。（五）補助受災奇重。無以自存。賑卹各戶二萬元。（六）撥濟積穀借款二萬元。（七）補助學校五千元。（八）補助紅會一千元。（九）警備。（十）清鄉。書畢。並逐條加以說明。更謂現在可望之款二十萬。照此假定數目。已經超過其額。現在立一支配方案。然後分途進行。將來對於支配上可以有餘補不足。酌盈濟虛。以上各款。臼否有當。謹請公決。當經衆會員詳細討論。最後公決。日照原案通過。各項支配之數。俟將來各種事業實施時。統籌全局。酌盈濟虛辦理。次討論陳景辰提議。組織評議會案。公決遵照簡章。改爲議事部。由各團體推定議事員

組織。其簡章另行修訂。次會長請辭職。略謂當初承諸君推舉爲會長。鄙人未敢承認。祇以戰後地方秩序。紊亂不堪。暫承其乏。稍盡梓鄉義務。一月以來差幸會務略有端倪。惟此後事務正繁。鄙人力有未逮。決難勝任。況去年大病之後。本杜門謝客。此次戰時困城受驚。病未復原。目睹家鄉罹此重災。又不得不勉力爲難。任事一月來。實已精疲力盡。且鄙人尚有職務在身。即須北上。務望諸君即日共舉賢能。俾鄙人得早息仔肩。稍事休養。則毋任感激云云。經衆懇切挽留。請會長多盡幾天義務。陳君終謂請速另選繼任。散會五時半。

△兵災善後會聘請議事員

兵災善後會依據簡章。並八日大會議決案。應設議事部。特分別函聘各團體城鄉各士紳爲議事員。聘函云。敬啟者。茲敦請台端擔任本會議事部議事員。務祈發抒讜論。共策進行。是所至禱。此致某某先生。計聘請議事員五十六人如縣議會。郭粹修。何佩宣。薛士褒。金杏生。參事會。周懋修。孟毓秀。繆福延。朱雪濤。教育局。錢荏秋。吳亮卿。商會。韓燮菴。紅十字會。顧浩佳。吳汀鷺。欵產處。唐逸羣。縣道局。鄭立三。水利研究會。吳賡揚。水利工程局。孫士莪。市議事會。謝幼陶。章譜霓。市董事會。章問雩。陳守丞。市區。陳默之。錢以湘。吳荔青。吳達臣。陳慕周。王希玉。張武封。鄭粹甫。楊介章。向玉池。周雪琨。陸秉卿。東鄉。郁漱之。楊幹卿。陳湘卿。東南鄉。費振之。姜銘書。吳理吾。南鄉。莊君調。蔣頤豐。嚴燮和。顧宇清。沈步生。薛子標。徐習五。張瑞先。西鄉。繆子霖。趙汝琴。吳子剛。曹祥舫。周作屏。金君叙。朱郁齋。陳植三。沙洲。陳颷初。

▲兵災善後會續開會議紀

兵災善後會。因截留忙漕稅欵各十萬元。於八日大會取決。議定支配方法。陳會長以事務紛繁。須分處分局辦理。特定賑恤處。工賑處。平糴局。借貸局。各請董事主任五人。於三月十三日下午二時開會討論辦法。到會二十人。議決如下。（一）設局地點。賑恤處。（附設本會）工賑處。（附設本會）借貸局。（借設保嬰局）（二）截留欵項辦法。抵借欵項一事。擬由會直接籌借。一方可向縣署交涉。請將十三年十四年所收丁漕。隨時截留。供會撥用。不足。由縣署出具印收抵借。一方電請省署財廳。准由地方儘收儘用。對於內部。商量籌借。（三）籌欵辦法。（一）對省對縣交涉。以本會名義行之。（一）各局處主任。能自行担任籌借。即由各局處自行擔任。（一）各局處主任。或不能完全擔任籌借。可隨時推定數人當同担任。（一）借欵利息。暫定一分。如市價有變動。儘可變通辦理。（一）各局處辦事規則。請各主任董事訂定。（一）各局處主任董事。尚有應行添請者候再行酌定。（一）現定本月二十日午後二時。續行開會。附錄各局處主任董事名單。

賑卹及補助主任吳汀鷺。顧浩佳。何佩宣。周懋修。

董事蔣偉庭。錢以湘。薛士褒。金杏蓀。謝幼陶。陳旦華。

工賑主任章問雪。唐逸羣。陸秉卿。孫士峨。吳希敬。

董事顧浩佳。薛士褒。繆福延。梅安瀾。陳植三。

借貸主任錢以湘。陳美齋。韓燮菴。章紱雲。陳守丞。
董事章問羣。祝楨卿。章寄周。徐菊人。章劍門。
平糶主任吳荔青。陳慕周。鄭粹甫。張武封。費振之。
董事陳湘卿。周錫琨。趙汝琴。史英博。謝心畬。
會計監察錢以湘。吳達臣。郭粹修。唐軼羣。韓燮菴。孟毓秀。沙懷甫。

▲▲兵災善後會談話會紀

三月十四日下午兵災善後會。召集各局處主任董事開談話會。出席主任董事張武封陳守丞徐菊人蔣偉廷陳美齋周雪琨何佩宣周懋修陳旦華沙文明謝幼陶章誠叔謝心畬錢以湘沈步升祝楨卿沈晉卿章寄周吳希敬章劍門梅安瀾唐漪蓼陳楨三章問羣二十四人。陳正會長主席。首由主席報告開會宗旨。討論簿歛辦法。公決。須由縣署稅所將當道允撥之歛。分單出印收。分派各股。(一)各局處成立問題。賑恤股。調查諸事。早經着手進行。是該股已經成立。但該股辦事之手續。按調查撫卹補助三步進行。借貸股。由各商開單送請借貸。再由借貸局派員調查酌情借貸。工賑股。擇最緊要之河道。先行動工浚治。市河現已測量。可即日施工。工人由各災區僱用。有一部分主張借田港急須開浚。將此歛撥出一部分。作爲開浚黃田港基本經費。衆以黃田港範圍太巨。一時不易施工。且從緩。平糶股。約須三四月間開辦。尚可從緩討論。會長提議維持市面之借貸局。受災各商。盼望

甚切。請該股速定簡章。即日成立。其餘各部分。未擬定簡章者。亦請即日交會。俾得各股早日成立辦事。

五時許散會。

▲兵災善後會重要修正案

兵災善後會。於八日大會公決。擬辦賑卹。借貸。工賑。平糶。及補助各戶等項。當經大衆依照原案通過。惟款項數目。尚須酌盈劑虛。通籌辦理。後經陳鯉庭會長。察酌情形。將各款數目。重行修正。訂定如左。

一賑卹及補助六萬元。（不足。由捐款項下撥補。）

一維持市面六萬元。（擬設借貸局辦理。）

一工賑六萬元。（擬浚治市河。黃田港。運河。及東西鄉各河道。）

一平糶二萬元。（不足。由積穀項下撥用。）

一撥還積穀借款二萬元。

一撥補學校五千元。

一撥補紅會一千元。

一警備清鄉。候商同縣署酌定。

▲兵災善後會賑卹兼補助處之組織

兵災善後會賑卹兼補助處組織大綱。（一）本處定名爲江陰善後會賑卹兼補助處。（一）本處由主

任及董事若干人組織之。（一）本處設幹事及書記一人。臨時幹事書記無定額。（一）本處分賑濟撫恤補助三部。各部細則另訂之。（一）地點附設本會。（一）本處重要事宜。由主任會商董事決定辦法。

兵災善後會賑卹兼補助處辦事標準。（一）傷重者亦須列入撫卹之內。惟專指成篤疾廢疾者而言。（一）關於補助部之規定。（甲）受災奇重。未受振卹而實無以自存者。（乙）房屋被燬無力自建者。（一）以後散放普賑。決由本處覆查後核給。（一）對於補助各戶。祇造册報銷外。得不披露。以全災戶體面。（一）擬定調查標準辦事細則。各項表式。及填表須知。

撫卹傷亡災民調查表填表須知。（一）住址欄。應填明該市鄉段落及其街巷村莊。詳細住所。依次編列。不得凌亂。（一）職業欄。如遇傷亡者或係婦女。則填其家中重要人之職業。（一）家庭狀況。須詳細填明家屬之年歲職業。及其資產。（房屋田地。）（一）傷之狀況。及受傷部分。與其治療收殮情形。（一）傷亡者如有特別情形。可填於備註欄。

補助災民調查表須知。（一）調查時須合左列規定之一者。方得填列表格。（甲）受災奇重未受賑卹而實無以自存者。（乙）房屋被燬。實屬無力自建者。（一）住址。須按市鄉街巷村莊。詳細填明。依次編列。不得凌亂。（一）職業。填明災戶家主之職業。（一）被災情形。須填明刼掠狀況。損失財物至如何程度。及房屋焚毀坍塌間數。被災時日等情。（一）家庭狀況。須

詳細塡明家屬大小。人口若干。有無資產。(一)遇有特別情形可塡入備註欄。

▲兵災善後會工賑處組織綱要

(一)本處定名爲江陰兵災善後會工賑處。(二)本處由主任及董事若干人組織之。(三)本處地點附設本會。(四)本處依據大會議決案。辦理戰區災區工賑事宜。(五)本處主任。有支配欵項規劃工程之權。(六)本處董事。有建議監察。及協同辦事之權。(七)本處遇有重要事項。由主任及董事決定辦法。申請會長核定行之。(八)本處對於大會議決修正案。所撥之工賑欵項。得處理之。(九)各主任須輪推主席一員。每半月輪替一次。對於本處一切事務。負完全責任。(十)遇有重要事故。得由主席召集各主任董事。開聯席會議。(十一)欵項之發放。工程之進行。董事得隨時監察之。(十二)本綱要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集議修正之。

▲兵災善後會呈報辦理情形

兵災善後會將辦理兵災善後支配賑欵情形。呈報省署賑務處備案文云。呈爲呈報此次江邑兵災善後辦理情形。乞鑒賜備案示遵事。竊江邑此次慘遭兵燹。所經痛苦。非褚墨所能宣。迭蒙派員蒞勘。並先後撥急賑銀八千元。續准銀五萬元。旋又准以十四年丁漕釐稅各抵借銀十萬元。充賑應用。仰見我省長督辦。痌瘝在抱。嘉惠災黎之至意。仁施所被。浹隨淪飢。凡在澄民。同深感戴。當經敝會察度情形。統籌酌辦。除第一次急賑。業先籌借欵項。提前散放。以資救濟外。茲謹將現在應辦各事。酌加分撥。以便進行。

計賑卹及補助六萬元。工振六萬元。維持市面六萬元。平糴二萬元。以上共二十萬元。又撥還急賑借款二萬元。撥補學校損失五千元。撥補紅十字分會掩埋治療等費一千元。總計共二十萬六千元。尙餘三萬二千元。爲將來酌盈劑虛。並其餘應辦各項事宜之用。警備清鄉。候另商辦理。當經召集大會。公同討論。多數贊可。議決實行。是否有當。理合開具清單。先行呈請鈞長處察核示遵。並准予備案。實爲公便。再前呈各節。除撥補撥還各欵外。其賑卹補助維持市面工賑平糴等項。擬即酌分局處。並各推主任董事若干員。分任辦理。以專責成。而重公要。

▲兵災善後會呈報急賑情形

三月二十二日兵災善後會呈省長及賑務處督辦。報告辦理急賑情形。略謂竊江邑自遭兵燹。一時瘡痍滿目。閭里爲墟。種種情形。至難殫述。適其時敝會成立。當即召集大會。公決由地方欵產積穀項下先行撥借銀二萬元。就戰區及附近戰區被災較重各處。先行散放急賑以資救濟。又其時刻不容緩。深恐稍稽時日。致誤機宜。復議定大口一元。小口半元。城廂內外由市公所隨查隨放。戰區各鄉由各該鄉董佐隨查隨放。列冊具報。一面並由會訂定標準。酌分數目。隨時察核辦理。以昭公允而輯流亡。現計市鄉各區共放急賑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八元。尙餘銀二千五百三十二元。擬歸入下次春賑內一併散放。除將實發細數列表公布。以昭大信。一面並函知縣公署備案外。所有此次江邑辦理急賑緣由。理合開附清單。呈請俯賜鑒核。並准予備案示遵。實爲公便。

▲▲江陰兵災善後會散放各市鄉急賑細數清單

市區井黃山蕭山雙牌綺山各保洋七千四百一千一百五十八元五角

夏港洋二千零八十二元

葫橋洋一千零八十二元

虞門洋六百四十五元五角

申港洋二百八十三元五角

觀山洋一百九十元

後梅洋一百五十四元五角

利城洋一百元

前周洋一百元

丁桃沙洋三百二十五元五角

謝園洋三百五十元

蔡涇洋八百三十七元五角

月城洋七百零六元

夏城洋七百五十五元五角

黃橋洋八百四十六元

青暘洋八百四十九元

泗河洋六百七十二元五角

共計洋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元

死亡災民調查補遺

(註)死亡災民除紅會紀載外特將遺漏者補誌於后

姓名	年歲	籍貫住址	職業	死亡狀況	死亡月日
杜徐氏	三十四	江陰北外蔴家埭		被流彈擊中腰腿部	一月二十五日
徐壽根	三十六	同	北外大街	流彈擊斃	一月二十六日
夏施氏	九十四	同			
周徐氏	三十一	東台余家橋	江陰北外	腿部中流彈適在產後痛不可支經紅會醫治無效	二月十四日
顧林氏	七十三	江陰同	北外四段洋鐵	被兵槍刺時毆傷重致死	二月一日
陸炳康	三十六	江陰花園	西外朱家北貨	被流彈一中脅部一中胸肋指部亦被彈穿一孔	一月二十七日
呂阿大	二十	靖江	北外吊橋鞭砲業	被俄兵強索銀款追至後門前鎗彈貫腹部	一月三十日
周春書	三十二	東台橋	北外余家	撐船	一月二十五日
張桂枝	三十七	同	同	與殷九之同	一月二十五日
楊榮大	二十二	江陰	北外閘西楊家嘴	挑鑼擔	一月二十五日
唐白高	五十三	東台	北外蔴菲場	蔴菲業	一月二十五日
賈文欽	三十三	靖江	現住江陰北外七段王家埭	米布業	一月二十五日
戴陸氏	五十二	同	北外七段陸家埭	同	一月二十五日
姚漢明	三十二	江陰	北外金家埭	漆工	一月二十五日
顧楊氏	四十五	江陰	北外余家場	被俄兵強索銀不遂開鎗打死	一月二十五日
陳狄氏	二十九	同	北外五下保	被兵索銀不遂開鎗打死	一月二十五日
陸建文	三十	同	北內西橫街	法警	一月二十五日
周春書	三十二	東台橋	北外余家	撐船	一月二十五日
張桂枝	三十七	同	同	被奉軍拉去掩埋死兵腦中流彈而死	一月二十五日
楊榮大	二十二	江陰	北外閘西楊家嘴	挑鑼擔	一月二十五日
唐白高	五十三	東台	北外蔴菲場	蔴菲業	一月二十五日
賈文欽	三十三	靖江	現住江陰北外七段王家埭	米布業	一月二十五日
戴陸氏	五十二	同	北外七段陸家埭	同	一月二十五日
姚漢明	三十二	江陰	北外金家埭	漆工	一月二十五日
顧楊氏	四十五	江陰	北外余家場	被俄兵強索銀不遂開鎗打死	一月二十五日
陳狄氏	二十九	同	北外五下保	被兵索銀不遂開鎗打死	一月二十五日
陸建文	三十	同	北內西橫街	法警	一月二十五日

陳爲洪	五十五	阜甯	同	做小生意	同	同	
翟汝華	十六	江陰	北內北倉灣	縣立一校學生	被流彈中腦部立時斃命	一月二十五日	
余二大	八	同	北內老縣前		被砲彈毀屋本人炸及頭部而死	一月二十七日	
王徐氏	七十二	同	西內南街塔下		被流彈穿入小腹	一月二十九日	
高焦氏	三十七	同	西內南街		適値產後是日見砲毀屋驚悸暈絕經醫院治療無效	二月二十五日	
吳金昌岳母	未詳	江北	北內南倉灣	塔金昌在上海紗廠做工	在家中中流彈而死	未詳	
鄧宗昂女	五	江陰	北內火衖內		在公署場被流彈擊斃	一月二十八日	
祝翼謀	五十五	同	市區小塔巷	前充稅務所職員	於舊歷正月初二日被齊軍突入室內開鎗洞穿腹部經福音醫院療治無效	二月十二日	
韓玉清	四十二	江陰	市區三元坊	書坊業	與許寶卿同	一月二十七日	
曹敬承	未詳	同	西外一段		未詳	未詳	
陸小林	未詳	同	西外朱家花園		中流彈而死	未詳	
朱才元	同	同	湯家村		同	未詳	
無名氏	未詳		客籍	補鍋	軍隊至塘頭橋拉夫此人因畏避落河身死	未詳	
戴阿大	未詳	江陰	雙牌中村	豆腐店	流彈中心臟斃命	一月二十八日	
周根堂	四十九	同	雙牌鄧家村	木匠	正月初四日由北外歸家並扶瞎子同行被城上流彈斃命	一月二十七日	
陳四郎	同	同	同		流彈斃命	同	
黃晉永	四十三	同	南外六段轉河裏	工	被潰兵逼卸衣服未遂舉鎗擊斃	一月二十九日	
張陳氏	三十九	太興	西外頭段北河沿	工	流彈中腰部斃命	一月二十八日	
曹武氏	五十九	江陰	同		頭部中流彈醫治無效	二月三日	
陳三全	四十五	同	夏城河頭上	農	抱病在床被蘇軍痛打致斃	一月二十五日	
陳老成	六十二	同	青暘南街	幫工	扛彈乏力被兵擊死	同	

薛丁氏	八十一	同	青暘	農	流彈中腹斃命	同
沈渭二	六十六	同	青暘毛莊	同	流彈中肩斃命	同
李張氏	六十五	同	青暘吳家村	同	流彈斃命	十一月二十四日
馮應寶	六十一	同	青暘蒼頭村	同	扛彈被打咯血而死	十一月二十八日
王阿塔	五十八	同	青暘沿塘村	同	流彈	十一月二十五日
裘林仝	五十一	同	綺山橋下村	舖工	被兵拉充夫役毆傷致死	未詳
任錦堂	四十七	同	潤河口	農	畏拉夫奔逃被兵在後開鎗擊斃	十一月二十四日
夏文瑞	三十三	江陰	夏港本街	開茶店	扛子彈前經身亡	十一月二十四日
劉根川	五十三	同	夏港東元村	農	同	十一月二十四日
裘五郎	四十三	同	同	同	同	同
吳錫金	二十一	同	夏港柳家沙	同	同	同
曹洪生	二十二	同	夏港孟濟里	同	流彈斃命	十一月十九日
吳處氏	五十一	同	觀山處家村	同	潛兵勒索銀洋不遂開鎗擊斃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丁順山	五十七	同	利城高家頭	同	流彈中腹斃命	同
翟愛賢	四十八	同	利城璜土街	商	流彈中肩斃命	同
吳友孝母	五十六	江陰	葫橋翟家村	舖傭	該婦於城內流彈擊斃	未詳
吳川福	五十二	江陰	葫橋吳家宕	農	逃難在外中流彈斃命	未詳
徐銀南	六十一	同	葫橋徐家埭	工	被兵拉充夫役扛運子彈	未詳
單培成	六十	同	後梅六段東維場	農	被兵拉去輸送子彈至劉康里受彈斃命腸胃溢出四肢分離觸目慘不忍睹	十一月二十七日
王金榮	二十二	同	申港下一段四巷里	同	輸送俄兵到城北外被扣服役被流彈打死君山腳下	十一月二十日
王九榮	三十八	同	丁桃沙第六段西宇心圩	農	輸送俄兵到城北外被扣服役被流彈打死君山腳下	十一月二十日
徐朱氏	三十六	同	丁桃沙第六段同興圩	同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生產二十一日被俄兵偏斃致死	十一月九日

馮海禮	未詳	同上	同大兒媳兩孩共五人十二月二十九日逃難渡江船覆淹死	十一月三日	同上	同上	
魚玉義	未詳	同上	同上	十一月三日	同上	同上	
朱才元	七十二	江陰村	西外湯家	工	流彈中腹部斃命	十一月十六日	
耿汝和	四十一	同	西外黃泥墻	工	流彈中腰臀治無效斃命	十二月二日	
周錦堂	四十九	同	北內大廟	裱糊業	彈傷臀部治無效斃命	三月十六日	
陳邱氏	二十九		北外五下保倉家埭	農	流彈斃命	十一月十五日	
方余氏	八十一	同	北外五上保		燒死	同	
張趙氏	五十四	江陰	月城三段北街	商	激戰之際被鎗子穿過胸部立時斃命	十一月二十五日	
朱阿錫	二十八	同	黃橋二段朱家濟	農	元月初一流彈炸傷腹部臀治無效而卒	元月初二因未詳	
陳錫卅	三十九	同	黃橋一段西街	工	元月初二被兵士拉去扛鎗彈搬運火線被炸彈炸死手足皆飛腸亦拖出	十一月十三日	
周金貴	四十二	同	黃橋二段祥田村	農	元月初二被兵追急抱子小寶渡河不克溺死	十一月二十五日	
吳沈氏	三十	同	黃橋三段吳家壩		元月初一日因兵圍奸不從投河溺水而死	十一月二十四日	
顧庭訓	五十三	同	黃橋一段西街	工	在錫聞亂逃歸中途在大橋街被流彈斃命	十一月二十一日	
倪錦初	二十八	同	華市聚龍街		被炸彈彈死未詳		
劉仝元	十	同	蔡涇劉都埭	農	元月十六日被逃兵擊傷左腿部肉盡飛去至十七日斃命		
陳四郎	二十四	同	同	同	見兵奔逃被彈中腦立死	未詳	

江陰兵災善後會毀屋調查表

所有者姓名	正屋間數側屋間數	坐落地址
華豐布廠	正 四間 側	西北一段
繆宇屏	三間兩側廂	同
陳榮吉	四間	北外
史子鶴	七間	同
高陳氏	二間	同
章許氏	九間	同
吳寶廷	二間	同
王銀川	半間	同
徐桂泉	同	同
俞炳春	四間	同
程根郎	四間	同
楊機宗	三間	同
陳阿通	七間	同
顧炳坤	二間	同
馮金川	同	同
施富寶	同	同
徐阿六	四間	同
曹煥文	二間	同
高根林	同	同
吳瑞榮	被毀屋面	同
吳瑞雲	四間	同
孫光耀	燬十六間揖三十四間	同
高慶祺	燬三間半	同
沈坤崗	樓屋二間	同
仁泰昶	九間二側	同
禪永培	樓四間屋四間	北外四段
祝夢熊	燬屋六間天棚三間	北外三段
章裕坤	三間	同
張正鴻	二間一側	同
張車氏	四間	同
張伯康	三間	同

張仰氏	五間	同
沙溥泉	一間	市區南內
存心堂	一間	南內
陳秋田	二間	同
方受甫	三間	同
王悅興	半間	同
陸汝根	一間	同
李金林	四間三側	西內太平橋
玄天宮	五間	同
劉阿炳	殿宇一間	同
市立八校	三間	同
利用紗廠	二間	同
仰瑾生	二間	同
吳汀登	一間	同
華園公司	一間半	同
馬王廟	二間	同
裘啟祚	三間	中街

江陰兵災善後會毀屋調查表

六間兩側	同	同
三間	同	同
十五間天蓬一間	同	同
三間	同	同
四間二側	北外四段	同
天蓬一間	北外五段	同
一間	北外六段	同
二間	北外七段	同
望江樓二間前山門一間	北外君山	同
四間	北外五土段	同
三間	北外五段	同
花棧房一幢	北外	同
一間	東內東大街	同
廠屋七間	同	同
五間	東內陸家園	同
三間	東內三元坊	同
一間	東內青菓巷	同

六鏡淵	四間	同	
吳五妹	三間	同	
陳國良	同	同	
劉玉如	六間	中街電子巷	
周熊文	三間	同	
曹志鵬	二間	同	
楊錫榮	三間	同	
羅季樓	兩處屋面	同	
沈九齡	一間	同	
蔡錫寅	兩椽	西橫街	
韓福增	同	同	
劉復	三間	中街八段	
俞桂生	二間	同	
范陳氏	一間	同	
楊茂森	六間	同	
奚炳春	一間一側	中街八段	
湯氏支祠	一間	同	

江陰兵災善後會毀屋調查表

楊卿培	六間	同
邑廟	五間	同
章紱雲	六間	同
李維藩	四間	同
謝徐氏	一間	同
黃金根	三間	同
鄭惠洪	二間	同
陸月澄	二間二側	同
蔣詠裳	二間	同
章虎臣	十七間	同
許閔氏	二間	同
陸根基	二間	同
蕭南雲	一間	同
蔣增華	一間	同
王春華	一間	同
陳孜忠	二間	同
陸榮慶	三間	北內同

仰書賢	五間	同
翟鏡人	一間	同
錢毓材	一間	同
周尤氏	二間	同
劉頤康	一間	同
候啟昌	二間	同
朱祖藝	一間	同
夏悅興	一間	同
錢樹聲	六間	同
鄒誦先	三間	同
王行川	二間	同
夏金郎	一間	同
楊煦明	一間	同
尤湯氏	一間	東外南濠街
綾雲布廠	半屋六間樓屋五間	同
楊源興	半間	東外蒲鞋橋
韓全榮	四間	謝園鄉一段
韓根林	一間	同
韓協芝	三間	同
韓洪昌	三間	同
高品泉	二間	同
林阿有	二間	同
季榮芳	二間	同
森祥泰	天篷三間	同
夏宗利	一間	同
於喬云	半間	同
吳永根	二間	同
吳根瑞	一間	同
徐金桂	三間二側	同
黃阿汝	二間	同
黃汝才	二間	同
黃阿四	一間半	同
黃卯坤	二間	同
劉顯根	半間	同

黃金和	半間	同	
徐夢鵬	一間	蒲橋二段	
吳阿四	一間	同	
徐翼堂	四間	同	
許阿胖	五間	蒲橋三段	
許阿柄	三間	同	
許三大	二間	同	
許春元	三間	同	
許朝林	二間	同	
陳朝生	半間	蒲橋四段	
閔金昌	三間	觀山鄉二段	一側
閔文俊	三間	同	
呂阿初	三間	同	
曹根大	二間	同	
閔文昌	三間	同	
丁漢生	三間	同	
孫根林	七間	觀山二段	
孫汝棠	五間		

辻陰兵災善後會毀屋調查表

戰後關於賑卹之緊要公牘

關於兵災善後會者

一 開會籌辦兵災善後會

江邑兵災之後。兵災善後會組織成立。其維一之急務。即爲籌辦賑卹。除各公團業派代表赴省呼籲賑卹外。一面向外省勸募賑款。分途並進。茲擇緊要公牘稟誌本紀。

（一一）募捐興乞賑

敬啟者。天禍殺機。鵠我江陰。鎗林彈雨。鷹市鬼蜮。生者瀝析離居。慘集哀鴻於中澤。死者衣衾莫掩。暴露於北邙。憮目傷心。洵稱奇劫。敝會拯救有心。捐施無力。雖已開辦管理。發款賑濟。然杯勺之水。莫救燎原。素恙先生。胞與爲懷。宿仁不讓。施懇鼎力按助。惠此孑遺。茲送上國幣　份。請爲陰騭。海函書子。解脫陰影。之重登矣。專泐奉懇。敬請

先生善安。附上賑款　洋　元。

致京滬同鄉會電

戰後關於賑卹之緊要公牘

北京米市胡同江陰會館轉同鄉會。上海孟德園路一號。轉江陰同鄉會公鑒。此次江蘇戰事。吾邑受禍最酷。死傷枕藉。隳市爲墟。生者亦瀝析離居。飢寒載道。約計損失總在千萬元以上。現經地方紳商學界。組織兵災善後會。以資補救。惟茲事體大。斷非敝會同人所能勝任。素稔貴會諸君子熱心毅力。對於桑梓義務。尤能見義勇爲。應請竭力協助。籌款賑卹。多多益善。如有高見。並祈隨時賜教。以匡不逮。江陰兵災善後會陽。

致南京江蘇賑務處電

南京江蘇賑務處鈞鑒。此次江蘇戰事。敝邑受禍最酷。死傷枕藉。隳市爲墟。生者亦瀝析離居。飢寒載道。約計損失。總在千萬元以上。除俟調查具報外。用特電懇鈞處。迅賜撥款來江。先放急賑。俾趕後災黎。不至流離失所。地方幸甚。江陰兵災善後會庚。

致上海華洋義賑會電

上海華洋義賑會惠鑒。此次江蘇戰事。敝邑受禍最酷。死傷枕藉。隳市爲墟。生者亦瀝析離居。飢寒載道。約計損失。總在千萬元以上。素稔貴會諸君子。痌瘝在抱。見義勇爲。用特電懇貴會。迅賜撥款來江。先放急振。俾趕餘災黎。不至流離失所。地方幸甚。江陰兵

災善後會庚。

（二）對於江蘇賑務處文電

江邑發生兵災後。江蘇賑務處即派委坐辦羅樹森。來江查勘災情。因見災情重大。先允急賑五千元。並言明續撥賑款五萬元。以濟災黎。兵災善後會。當有陳副會長美齋。攜帶領紙。晉省領款。江蘇賑務處馬印。

江蘇賑務處。僅允撥急賑五千元。後又加撥三千元。羅坐辦五萬元之中（參觀關於之說。先則謂須由縣籌措。後竟納入二十萬元之中（參觀關於省撥賑卹款項問題）成爲泡影。錄其公牘如下。

賑務處允款由縣籌借之代電

江陰黃代知事覽。據該縣兵災善後會會長陳經呈稱。頃准縣公署函開。本年二月十三日。奉鈞處尤代電開。據該縣兵災善後會庚電悉。查此案已於魚日電令該知事量予設法救濟。其一切用款。准其作正開支。並由本處羅坐辦帶員前往慰問查勘各在案。仰即轉行知照等因。奉此。且見鈞處關懷民瘼之至意。欽感莫名。兵災善後會陳經視廷華陳旨章等同叩敬。

（三）力爭中央賑款之文電

澄錫兵災善後會往來函電

江陰兵災善後會因奉天張上將軍來電。中央稅助賑尚有存款。

曾致函無錫兵災善後會。並得復電。茲併錄如下。

逕啟者。頃接奉天張上將軍來電。略謂查中央稅助賑一項。尚存有四百餘萬。未聞撥歸何省。蘇省既待賑孔殷。儘可聯名陳請。本上將軍。必力爲贊助。現電飭賑務督辦。向稅務處查詢此款等語。查敝邑此次受災綦重。需用賑款。固極緊要。貴縣諒有同情。擬即聯名合電。依據張上將來電。請政府飭查。稅務處果有此款。迅即撥歸蘇省。按被災各縣。分別輕重。支配賑撫。倘荷贊同。尚希擬稿見示。即由敝處附署拍發。時機緊迫。迅賜見復爲盼。此致無錫兵災善後會。

(來電)兵災善後會鑒。眞日函示。祗悉。此款已由閣議通過。撥作賑災之用。蘇省應得數目。尚未核定。盧宣撫使已電京請將江海關附加稅項。逕交馮夢老、請分別電致江蘇賑務處。暨江蘇防災會酌量核撥爲荷。無錫兵災善後會寒。

請多撥中央稅助賑之復電

中央交通附捐。充作江蘇賑款。我邑兵災善後會、曾於禡日。電請多予指撥。茲奉復電。照錄如下。

江陰兵災善後會鑒。馬電悉。查海關附稅。外交團迄未諒解。尚未實行。常關及釐局附捐。各省區因災截留。絲毫未解中央。僅交通附捐一項。又以時局影響。截至現在止共收五十一萬三千餘元。現已由督辦賑務公署。按照各省區。災情輕重。儘數分別支配。蘇省應得賑款七萬元。業經另案照撥。至電稱中央稅助賑一項。尚有四百餘萬各節。當係誤傳。特復內務部元印。

電請優撥交通附稅

我邑兵災善後會。又接北京中國義賑會來電。原文云。

江陰兵災善後會庚電悉。交通附捐蘇分七萬。日內即匯省署。轉交夢老查放。江陰災重。夢老深知。定荷優撥。賑災緊要。郵寄五册。至希查收。愈青。

善後會奉青電後。特電致上海華洋義賑會。請從優指撥。電文云。

上海華洋義賑會馮夢老賜鑒。頃准唐慕潮先生青電。交通附捐。蘇分七萬。由公支配。查江陰受災極重。待賑孔殷。務乞我公俯念敝邑困苦情形。從優指撥。以救刼後餘生。不勝感禱。江陰兵災善後會蒸。

一關於旅滬兵災救濟會者

兵災救濟聯合會成立紀

本邑士紳朱君祥甫等爲協助賑濟起見。二月十三日上午十時。特假紅會討論。到會人數計有二十餘人。當即議決定名爲「江陰兵災救濟聯合會」。藍決事件列下。（一）推定分任調查陷兵災救濟聯合會（一）

上月豔電奉悉。蘇省戰事再起。我邑受災甚鉅。旅京同人。同深悲憤。請求賑卹一節。執政府已於三十一日特電盧督辦。屬妥爲撫卹。盧已於本日電復。擬即派賑員調查通籌賑撫。近年中央庫空如洗。歷屆賑恤案件。均屬虛文。似應就近督促本省長官。負責辦理。較有實際。家鄉罹災情形。迭以公私名義電詢。均未得復。地方秩序。未識已否恢復。京同鄉刻正擬開會討論救濟辦法。京蘇相距較遠。仍希貴會隨時協助。並乞將詳情見示云云。

當經江陰兵災救濟會復電云。

江陰旅京同鄉公鑒。支日代電敬悉。吾邑兵災善後。急待賑濟。五省各長官。業經分別電請設法賑撫。惟災情重大。需款浩繁籌募賑款。端資鼎。力諸公關懷桑梓。開會討論。具徵熱忱。倘議有救濟辦法。迅乞示知。滬上同鄉。已組織兵災救濟會。並公推朱祥甫先生等回江調查以求實在。至此次受災狀況。迭據派赴回鄉救護人員回滬報告。悉此次兩軍在江交戰。非常劇烈。砲擊七晝夜。城中及西門房屋。轟毀尚少。北外自日新恆起至仁泰昌止。沙溥泉宅起至寶成銀樓止。及利用廠棧房。均被焚燬。救火人員。亦被殺死三人。各鄉除楊舍外。城廂各鄉。均被刼一空。且有搜括至十餘次者。姦淫擄掠。形同盜匪。蘇□□軍。無分軒輊。人民被鎗殺及中流彈而死者。約二三百人。當開火前後。逃難至江邊者。約三四萬人。舟小人多。墮水而死者數百人。呼號求救。哭聲震天。所遭慘狀。實甚於洪楊。損失財產。約在千萬以上。回復原狀。非數十年不可。刼後災黎。瘡痍滿目。慘痛情形。一言難盡。茲承垂詢。用電辭陳。仍乞特陳執政府。俾資救濟爲幸云云。

旅滬同鄉上軍民最高級長官電

盧宣撫使韓省長張軍長冷警備隊長鈞鑒。齊軍再擾江蘇。各地重罹兵禍。該軍所至。人民備受蹂躪。敝縣江陰。屢遭兵難。此次尤甚。初則勒索巨款。繼之敗兵四出搶刼。自陰歷元旦日開戰。砲擊焚燒。三四晝夜。人民驚駭。遷避不遑。以致露宿江邊。呼號求救。全邑菁華。焚掠殆盡。旅滬同鄉聞斯慘耗。即行設法救護。頃聞鈞使已派兵收復江陰。想軍旅所至。定能妥爲安撫。以慰災黎。惟刼後災民。驚魂未定。軍隊初臨。必多惶恐。伏乞鈞座嚴令該處統率軍官。對於地方秩序。急事敉平。避難災民。速爲撫卹。特電上聞。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江陰旅滬同鄉會江陰公所江陰旅滬公學江陰旅滬米業公會江陰青暘紅十字分會駐滬辦事處奚光華等全

縣同鄉等叩豔。

旅滬同鄉會請免就地籌餉

旅滬同鄉會。以梓里兵災奇重。曾組織兵災救濟會。呈請張宗昌軍長。請予免去就地籌餉事。文曰。

呈爲下邑慘遭焚刼。災情重大。懇免就地籌餉事。竊敝會頃接江陰各公團聯合會廡日（陰歷）來電。請轉呈軍長云。江陰被齊軍佔據七日。縱兵肆刼。糜爛全縣。公私財產。摧殘淨盡。現在災黎遍地。善後無方。正在呈省請撥巨款賑撫。大軍雲集。供應糧米柴草。力已不支。若再就地籌款。實屬無法應付。爰特仰懇鈞座迅飭駐澄各旅團。應需餉需軍費。專向完善縣分提撥。稍蘇既困之民。藉卹被兵之苦。實深感戴云云。用特叩懇鈞座俯念敝邑受災之重。免予就地籌餉。除電呈盧宣撫使轉省長外。敬祈令飭駐澄各旅團。另向完善縣分籌餉。爲勝迫切待命之至。又發快郵代電致盧宣撫使韓省長。大致相同。不再錄。

軍長駐軍自籌給養之來電

兵災善後會鑒。皓電悉。貴縣迭遭兵燹。困苦流離。深爲憫惻。所有駐軍。飭兵站酌籌給養。將來軍事逐步收束。決不能使地方商民多受影響也。希即知照。張宗昌禮印。

旅京同鄉會開會籌賑情形

吾邑旅京同鄉。共計不過五六十人。比之無錫常州。不及遠甚。陰歷去年年底。聞齊盧有再戰之說。莫不驚惶失措。公私函電。日夜紛馳。而交通阻滯。均不得覆。及正月初七。始得旅滬同鄉來電。方略知被災情形。極爲重大。十三日又得商會電。眞相漸明。爰於十六日開緊急大會。到有半數。共商救濟辦法。議論紛紜。莫衷一是。且牽涉上年本邑紅會曾請求撥給售賣同仁堂舊存義材木料四百元一款。幾有橫決之勢。章錫禾起而言曰。今日何日。非家鄉數萬生靈。嗷嗷待哺。性命將絕之日乎。切望諸君。認定緊急二字。速籌的款。以拯危亡。籌款之法。約有二端。（一）私人捐助。務各盡其力之所能。及毫無損失者。尤當激發天良。特別出力。（一）會館財政。自公開以來。於此三年中。積存有二千餘元。應儘數撥給。旋有人謂館中亦當稍有存儲。以備不虞。經議決先撥千元。嗣後酌量情形。再行續寄。陳伊炯云。會館之款。本屬無多。即使全撥。亦屬杯水車薪。於事無濟。應呈請執政省長等。發給鉅款。俾資普遍。其以現在國庫雖屬空虛。而此層係應有之事。全體舉手贊成。陳君

又云。此事在在與外界有接洽之關係。不可不定一名稱。且須有切實負責之人。方可進行。當即議決。設立一江陰兵災善後會北京分會。並投票公舉夏孫桐。沙誦宣。章。陳。李。史。仰。陳。等八人爲代表。聞該代表等。現擬聯合江蘇被災各縣。組織一大規模之團體。合力進行云。

江陰兵災善後會接北京分會來函

逕復者。兩奉台函。敬悉一是。敝會擬匯撥之急賑款洋一千元。因銀行直接匯江。頗爲困難。現已託新亨銀行交款。如數匯由上海永亨銀行交款。一面由該行開具匯票。即乘同鄉陳君初白於上月十八日回南之便。託其帶交我邑商會長。韓雪菴先生。收後轉交貴會。屆時即請派妥員赴滬取款後。覈實發放爲荷。旅京同鄉。業於本月十五日在邑館成立江陰兵災善後會北京分會。並於十九日分別遞呈段執政。及賑務督辦。請求撥款賑撫。一面復分投接洽。被災各縣。擬組織聯合會。合力請求。茲事體大。仍請貴會就近協助。並隨時督促本省長官負責辦理。（盧督辦處。敝會於上月已有庚電請籌辦急賑。）於實際較易分效。再我邑城鄉捐失。總數究有若干。想正在派員調查之中。擬請貴會於查竣後見示。以憑辦理。尤所盼禱。耑此奉復。即頒公綏。江陰兵災善後會北京分會啟。

附抄呈執政稿一件

呈爲江陰慘被兵災。闔邑糜爛。籲懇撥款急賑事。竊□□等旅居京師。籍隸江蘇省之江陰縣。江邑向係地瘠民貧。自洪楊亂後。元氣尚未盡復。此次蘇省戰事發生。江邑以砲臺所在。受災獨重。疊接各公團及私人函電報告。均稱自本年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三十日止。慘遭兵刼。經七晝夜之久。砲火所擊。城鄉俱燬。潰兵復四出搶掠。行同盜匪。全城無一家幸免。四鄉亦十室九空。損失財產。約在千萬元以上。死亡盈野。餓莩塞途。孤兒寡婦之哭聲。義士烈女之慘狀。耳不忍聞。目不忍睹。現在流離失所。呼號無告者。尚有數萬人。倘不急籌的款。陸續放賑。深恐老弱者。坐以待斃。強壯者。鋌而走險。既非地方之福。抑亦邦家之憂。我執政痌瘝在抱。凡屬國民。當蒙體卹矜全。□□等誼關桑梓。利害切身。爲此籲懇飭下主管各部。及蘇省軍民長官。迅予切實設法。或指撥交通附捐等專款。或暫准截留本邑漕糧。及菸酒印花等稅捐各款。以資撫卹。而集流亡。一面嚴申軍紀。並酌撤邑城現駐軍隊。俾免驚擾。不勝

迫切待命之至。讓呈臨時執政。

一關於江蘇防災會者

江蘇防災會來江籌辦急賑

江蘇防災會。自接我邑兵災善後會電告災情後。該會即派陳義紳惠臣來江勘察。十七號黃代知事接奉盧宣撫使韓省長來電如下。

江蘇防災會。自接我邑兵災善後會電告災情後。該會即派陳義紳惠臣來江勘察。十七號黃代知事接奉盧宣撫使韓省長來電如下。

縣知事覽。接馮紳夢華銑電開。即延陳義紳惠臣偕賑友十餘人茲往江陰籌辦急賑等語。除電張軍長轉飭澄防杜司令婁塞張司令一體保護。並給予通行證外。俟陳義紳等到境。應即妥爲招待接洽。並飭警隨時保衛以資周妥。仰即遵照辦理。宣撫使盧。省長韓篠。

二日後江蘇防災會調查員陳惠臣。又偕同旅滬同鄉朱文瑞字祥甫係駐滬江陰兵災救濟會主任。及賑員陶惠峯邵小榮陳仲傑陳小軒盧憲章陶鶴同秦武卿七人。來江辦理義賑。

義賑局放賑之經驗談

江蘇防災會。特派專員陳惠臣先生。於辦賑一事。經驗宏富。上年浙戰後。瀏河等處。均親臨查散。故關於散賑建議。皆從閱歷中得來。據陳先生主張。謂發賑事宜。當本救濟之仁心。不僅敷衍其暫時之生活。且當維持其永久之生機。蓋祇顧目前。不慮日後。賑款既竭。仍不免流離失所也。故陳君先從調查入手。果係受災最重。即當賑以鉅款。使謀生計。蓋陳君在瀏河時。曾有一戶賑洋一千七百元者。該戶受災狀況。爲瀏河之冠。店中貨物房屋。盡燬於火。父母均歿於流彈。子然一身。並挈兩孩子。露宿於外。倘不賑以鉅款。終必轉於溝壑。救人救徹。非此不可。陳君現分災情爲六等。親赴災地調查。邑人對於此項主張。皆極欽佩云。

防災會規定發賑地點

江蘇防災會調查竣事後。規定散放地點。爲城內東大街德鄰里紅十字會內。散放城廂內外。南閘。謝園。綺山。雙牌。黃山。蕭山。夏港。葫蘆。觀山等處。在南鄉青暘第一小學校內。散放青暘。泗河。（北渚在內）夏城。月橋。鮪坟。黃橋等處。惟申港則在惜字學會內散放。魔門。丁桃沙（橫舟在內）等處。統於月四二十五日散發。

一關於請賑之公電

青暘請賑之公電

青暘鄉士紳爲兵災事曾於四月佳日上電本省軍民最高級長官。茲錄來去各電如下。

（青暘公電）南京盧宣撫使韓省長張吳兩軍長司令鈞鑒。青暘此次慘遭兵災。人民受供應軍隊。死傷。刼掠。流離等苦狀。哀鴻遍野。慘不忍睹。縣鄉私立各校駐兵。損失浩繁。竊念鈞座撫綏地方。胞與爲懷。環請派員調查。賑卹災區。不勝屏營待命之至。青暘鄉保衛團團總沈彬。助理員沈彤陛。葛鳳岐。商董邢本墉。學董謝以謙。鄉農會會長祝肇桐叩佳。

（張軍長復電）青暘保衛團團總沈彬助理員沈彤陛葛鳳岐商董邢本墉。學董謝以謙農會祝肇桐諸先生鑒。來電具悉。該處迭遭兵燹。困苦流離。遍地哀鴻。深堪憫惻。已經商請宣撫使查勘賑濟矣。特復。張宗昌元叩。

顧孟養請賑電

鎮威軍賑務處江蘇兵災調查委員顧浩佳君。返澄查勘後。鑒於家鄉災情奇重。特電天津鎮威軍賑務處。茲已得該處覆電。今將二電原文。錄下。

（去電）天津河北鎮威軍賑務處閻督辦鑒。勘得江陰逼近砲台。災酷情慘。砲火連續八日夜。城鄉市鎮。焚掠不遺。屋塌牆穿。十室九空。災情實較榆關尤重。工廠商鋪。乏力開市。士紳集款急賑。杯水難濟。務懇我公慈悲協助。以救災黎。至懇乞電復。江陰兵災善後會顧孟養叩敬。

（復電）上海江陰兵災善後會轉顧浩佳先生鑒。敬電悉。弟不日赴奉。所事候台端來奉面洽可也。

呈南京省長電

南京韓省長崇鑒。天禍江陰。蘇軍移駐。呼籲開拔。不蒙允許。戰端既啟。知事潛逃。主持無人。秩序大亂。民死於砲。屋燬於火。商市被焚。居民被刦。十室九空。流離失所。公私匱竭。善後無方。誰實使之。至於如此。通計損失。數達千萬。如何賠償。如何賑撫。痛哭電陳。請賜明示。江陰縣議事會長郭丕綱。副議長何榮桂。參事員周康。商會會長韓治。教育局長錢體純。市總董章崇治。董事陳保宗叩。江。

呈南京盧宣撫使電

南京盧宣撫使鈞鑒。澄路被齊軍佔據七日。縱兵擄掠。全城糜爛。北外紗廠商市。受砲射擊。火發延燒。達三晝夜。房屋貨物俱盡。現

戰後關於賑卹緊要公牘

戰事雖告結束。而公私匱竭。萬姓流離。飢寒交迫。千瘡百孔。善後無方。最要之圖。莫先賑撫。惟有仰懇鈞座。撥賜鉅款。救此遺黎。實深感戴。痛哭陳詞。伏祈矜鑒。江陰縣議事會長郭丕綱。參事員周康。市董事會章崇治。商會長韓治。市議事會長謝鼎鎔。暨全體紳商叩徹。

一關於省撥二十萬元振卹款項問題

江邑戰後。地方各公團及兵災善後會。分電乞賑。情辭懇切。對於省署。企望尤殷。要求撥款二十萬元。以資賑卹。業於二月江日。由地方各公團。電請賑卹。(江電詳乞賑公電中)以未奉電復。又於麻日。電呈段執政。韓省長。文曰。

南京韓省長崇鑒。江電未奉賜復。現在災黎遍地。槁立待斃。江陰公私俱被刼盡。束手無法。用特電懇。迅撥賑款二十萬元。以便辦理急賑。一線生機。盡在於此。迫切待命。江陰各公團叩麻。

北京段執政國務總理鈞鑒。江陰兵禍。全縣糜爛。公私財產。悉被刼盡。災黎露宿。饑寒交迫。何啻數十萬。仰懇鈞座。迅撥急賑洋二十萬元。拯此刼遺。一線生機。盡在於此。臨電痛哭。伏乞矜鑒。江陰各公團叩麻。

麻電拍發後。省署方面。仍無表示。亦不得覆。地方士民。不勝惶惑。故於蒸日各公團暨兵災善後會。聯電再請。其文曰。

南京盧宣撫使韓省長崇鑒。此次江陰兵燹。爲數十年來所未有。魚麻日曾上兩電。並由各公團聯合會電請。先撥款二十萬元。以資急賑。計蒙詧及。而日內尚未奉復。現在瘡痍遍地。閭里爲墟。賑卹無方。饑寒載道。公私交困。羅掘俱窮。除一切軍務事宜。請從早結束。俾商民得以安業外。前請先撥二十萬元一款。實屬萬難再緩。務乞從速指撥。拯此孑遺。迫切上陳。莫名叩禱。應如何迅予指撥。或指定鉅款。准予截留應用之處。並祈鑒核飭遵。江陰兵災善後會。暨各公團聯合會叩蒸。

蒸電發後。仍未得復。地方各公團乃推舉代表。晉省請願。除銑日電省文曰。

南京韓省長崇鑒。江陰慘遭戰禍。損失甚鉅。茲推定代表何榮桂。孟岱鍾。費鴻聲。章崇治。陳旨章。晉謁崇署。面陳詳情。先此電聞。江陰縣各公團叩銑。

各代表於二月十七十八兩日。先後由長江轉赴南京。並攜說帖

條陳三項辦法。其文曰。

敬陳者。江陰慘遭戰禍。大概情形。業經各公團暨縣知事迭電陳鑒。現在戶口流離。災民逼野。夫使生命隨財產以俱盡。斯亦已矣。今房屋被火。衣服銀錢被刼。牲畜被殺食。數十里內人民之生計。喪畢所聚。現存商店大半被燬。房屋貨物俱燼。即未被火者。亦擄掠一空。商民萬產傾家。勢難重行開市。爲救濟計。惟有截留此項厘金。或賠或借。俾得設法營運。不致絕其生機。而市面亦得維持。以上三條。均係再三研究。衆議僉同。奉准則生。不准即死。鈞座關懷桑梓。當不致視同秦越也。縣議會副議長何榮桂。縣參事會會員孟岱鍾。暨鴻章。崇治。地方紳士代表陳旨章。

各代表於二月二十日回里。韓省長已允在本邑十四年丁漕撥稅項下。各撥十萬元。以資賑卹。由兵災善後會電請先由縣署稅所照奉撥之額。出具印收。由會設法抵借現款。辦理賑卹各項。縣署之丁漕項下十萬元。當即照辦。稅所印收。並未出具。至於此項二十萬元之賑款。經兵災善後會召集大會。支配用途。（大會議案詳兵災善後會會議記中。）工賑一項。實行最先。即如開浚市河。於三月十四日善後會議決先行動工。浚治。但設法籌款以工代賑。開挑竣工。其餘亦已次第實施。進行不懈。此外尚有江蘇賑

務處准撥之五萬元。亦正在支配間。不意江陰縣公署忽奉蘇省賑務處代電。

令於省准賑款二十萬內。撥出澄錫馬路以工代賑費六萬元。所有賑務處前允之五萬元亦納入二十萬之中。並欲再求減節等語。縣署奉令之後。即公函各團體。各士紳。兵災善後會。在四月廿一日下午二時。在兵災善後會會議。籌商一切。原函云。

逕啟者。本月十六日奉江蘇賑務處寒代電內開。查該縣兵災賑款。前經本處電復。准以丁漕抵借五萬元。又由省署令准。以十四年丁漕厘稅。各抵借十萬元。充作賑款。此事既經省署令准。指撥的項。則本處所准之五萬元。當然即在省署允撥之內。惟江蘇財政空虛。國計所關。能省仍須再省。是以飭由本處羅坐辦函致善後會務求量減。以維財政在案。續據該會函復。請仍維持原案。並據無錫江陰兩縣士紳。請撥款舉辦澄錫馬路以工代賑前來。查馬路工程。誠爲交通要務。且係以工代賑。於兵災裨益良多。自應照准。即經擬定江陰於准撥二十萬款內撥出六萬元。無錫因所撥賑款不足江陰之數。於原撥賑款之外。加撥六萬元。以爲兩邑工賑之用。惟須分期撥付。電令該兩縣知事轉致各縣士紳知照。各在案。茲查江陰前報支配賑款數目。本有工賑六萬元一款。應即撥出。此外各款。務再邀集士紳。切實另行支配。據實具復。以憑核轉。務於十四萬之中。再求節減。尤爲企盼等因。奉此。相應轉致云云。

是日簽到者有章寄周。章黻雲。陳守丞。周懋修。章崇治。陳美齋。繆子霖。錢翰五。祝楨卿。章劍門。唐逸羣。何佩仙。謝幼陶。吳希敬。高夢求。梅安瀾。張武封。韓雪菴。陳植三。沙文明。黃迪謨。殷子荃。二十二人。黃知事主席。主席宣告開會宗旨。報告省款更動情形。請衆討論。僉謂上峯不顧威信。朝令暮改。此事實無法辦理。倘省署不允維持原案。則請省派員來江接辦。當經一致議決。(一)省准賑款力爭維持原案。萬一不邀允准。請省派員接收辦理。(一)賑務處前允五萬元。在二十萬之外。有處函可稽。(一)工賑六萬元。已經分配動用。工程且已實施。(一)澄錫馬路。衆所贊同。請援錫例加撥六萬元。以資舉辦。以上四條。全體起立通過。議畢散會。縣署根據議決案代電呈復[illegible]處。一面由兵災善後會去電力爭。文曰。

南京賑務處督辦韓崇鑒。江陰賑款。前奉省署准撥丁漕十萬元。

又奉鈞處准撥五萬元。業由縣署遵令出具印借。送會核收。先行勻撥抵借動放。至奉准以厘稅抵借一款。已將礙難核減情形。詳復盧坐辦轉詳在案。忽於巧日由縣函轉鈞處寒代電奉悉。不勝惶駭。同人明知省庫空虛。果能核減。何敢嘵瀆。惟案奉省准。事屬前既指定災區河路。分別興工。市河竣工。已奉進行。況工賑一項。前報工賑項下六萬元。早經動用。茲竟因舉辦澄錫馬路。牽掣原案。以致無法辦理。敝會實萬難承認。除遵令由縣召集士紳妥議辦法具復外。容再會同各公團代表。赴日赴省籲全信用。而濟災黎。江陰兵災善後會陳經吳棫何榮桂同叩。

戰時拾零

守常

拉夫的報應

本邑城內居民。此次在圍城中遭難。未能逃出城去。完全受蘇軍拉夫之害。迨至奉軍圍城。砲火不息。流彈如雨之時。猶在拉夫。並到各收容所滋擾。禮延收容所。初三日被一兵闖入。硬欲拉夫。有某甲往後奔逃。該兵即在人叢中開鎗。幸中牆上未傷人。卒被拉去九人。九人不得已。隨之而行。行至半途。該兵即中流彈倒地。拉去伕子。反抬該兵至紅會療治。被拉九人。乃謂該兵曰。這會你可不能兇了。事畢。均雀躍而回。多謂天有眼睛云。

砲子有眼睛

南街蔣家巷某甲。聞地方將亂。即撫掌大笑。謂貧富互相扯平之日至矣。因此夫婦相慶。視爲發財機會。初三日鎗砲猛烈之際。某甲即先兵搶刼。凡鄰家之物。皆被攫去。至第六趟。要塞轟然一砲。由屋後穿入。適擊中某甲。碎尸三段。其妻亦被炸傷頭部。抬往醫院療治。事後鄰家多往某甲家認取贓物甚多。說者謂砲子確有眼睛云。

避鄉取禍

東外某君家。其住宅四週。皆有教堂環繞。彼則嵌居其中。亂甫起時。即有人謂爲小租界。可保安全。戰起後。因有親友。攜帶眷屬。到某君家避難。共有四五十人。某君乃攜帶細軟。棄衆走避。並謂各親友曰。此地恐亦危險。我必離此而去。不料某君行至東鄉某鎮。適逢潰兵。所帶之物。完全被刼。後又逃至某地。再遇潰兵。幷身上狐皮袍子亦被剝去。損失甚鉅。說者謂不如安居小租界之爲愈也。

長壽陳宅之幸免

蘇軍潰兵。由雲亭經過長壽。即威逼本鄉極客。報告富戶。極客無奈。即以本街陳宅最富對。潰兵又押令作嚮導。極客即導之而往。推開第一進。見屋宇低狹。又係皮匠店。潰兵即回身拳擊極客。謂其誑已。蓋屋內如此不堪。那裏配做富戶。潰兵遂覓大屋肆刼。該鄉李仲清家。正新換牌門。氣象萬千。潰兵即行光顧。而陳宅乃免。

蘇軍搶後之打扮

初四日。紅會醫室。來一蘇軍。僅左手大拇指上。有一微傷。該兵自用毛巾紮縛。以帶夸在頸上托之。強欲紅會醫員。護送彼往東外福音醫院醫治。見其來勢淘淘。無理可喻。允其就紅會醫治。亦不

願。紅會無可如何。遂卽令出城。既到醫院。例須繳除鎗械。入室後。外國醫士。除看手外。尙須檢查身上傷痕。該兵不願。後因外國人命令。終拗不過。不料將外面老虎皮（軍衣）脫去。內容五花八門。十分好看。今由內而外。一一記下。貼身穿花緞馬褂一件。外面華絲葛女皮襖一件。又狐嵌袍子一件。（下面劈開。穿入袴內）又灰鼠女袋子一件。又掛朝珠一串。又狐皮馬褂一件。見者無不掩口而笑。以爲人妖出現。檢視之下。身上旣無纖屑之傷。僅掛指上分許長之創口。略有血痕。輕微之至。但該兵堅欲往院養病。醫士以重傷待醫之兵甚多。實無隙地容留。當卽揮之出外云。

死於砲彈之蘇軍連長

該連長聞係張姓。在西城一帶守城。據其向人言曰。彼之兵士。如何如何好法。卽死存一個。仍要守城。我等困在城內之老百姓。聞之已聲聲咒罵。後聞該連長在陳孝思面前。乃一力主戰之人。曾將旅長大罵。當死不和。我等百姓。更恨之入骨。至初六日下午。該連長在某處抽大烟出。設一逕上城。彼或不死。奈彼註定要死。故在暉對巷中往來四番。大踱其方步。踱至賀姓江北人草屋後面。轟然一聲。大砲至矣。先將草屋打去。屋上蓋草。飛上半天。次再打中連長。此時有人見彼身披大衣。向前逃遁。惜已不及。當時礮去一手。腹部一大窟窿。立卽昇往紅會。次再出城到福音醫院。延命兩小時卽斃。當昇彼動身時。猶能開口說話。有人聞其言曰媽吓。兒子不能見您了。時有接言者曰。爾原來尙知有媽。然則城內數萬百姓。那一個沒有媽呢。爾何以想不到。該連長打去之手。飛出五六丈地。墜在小橋堍下。先有人以草繩繫其大指。拖至善政橋北。因其血肉狼籍。筋骨顯露。狀極可怖。卽埋於橋下。嗣至收殮時。仍爲蘇軍挖去。歸在棺中。

流彈之多

我家逼近西城牆。適居西北兩門之中。後面空地甚多。並有江北人草房三四簇。前日下雨。屋中忽漏。料係流彈將屋瓦擊碎。待天晴於前日上屋築漏。是屋瓦擊碎多處。每一壞處。必有一流彈。後面牆上。鎗洞亦多。再觀地上。不禁駭然。蓋我家菜地中。聳江北人家大門前。彈孔密如蜂房。入土約深三四寸。足爲係流彈擊成。謂之彈雨。信不誣矣。

父親於初四日鎗聲最緊時。猶在彼處往來數次。探聽消息。當時雖屢無恙。由今思之。不禁慄慄自懼。

蘇軍搶刼之學識

蘇軍踞城搶刼六晝夜之久。記者彙集各方面之被搶情形。覺蘇軍搶刼學問之高明。雖江洋大盜。亦當拜他爲師。不可小覷了他。

蘇軍搶刼時。在大巷毘巷一帶。因各家門戶堅固。打不開。即打開。亦耗費手續和光陰。故立變其計。但進一家。即由牆上越門而入。或仿桃源弟兄。開窖白而進。搶刼南北兩典。南典則由間壁祝家。撞毀牆垣而進。北典則捉牢極客領路。由後面毀牆而入。搶時最配胃的是鈔票金珠。次現洋。次皮衣。次綢緞。其最能令人佩服。即係收索之精細。灶堂灰堆。柴堆。水缸。便桶。凡破磚醒靨處所。尤爲蘇軍所注意。甚有將水缸移去。翻其底下之泥。地板撬去。到處潑之以水。搶至古董。居然能辨別眞僞。一切書畫碑帖。皆取精去麤。法眼甚高。足見該蘇軍中之人才濟濟。非比尋常矣。至搶時。尤不可及者。爲其鎭靜心。凡在夜間。每燃燈點燭以照。搶完之後。仍將燈燭吹息。以防火燭。故六夜之中絕未有火警發生。

大砲嚇死多人

要塞大砲。向城轟擊時。巨聲震天。雖霹靂交加之巨雷。無此威猛。一般抱病而膽小之人。每有生生嚇死者。可得而計者。有大巷章公館。被擊一彈。死三人。南街沙霞士夫人。暉對巷口北草屋內一老婦。其餘不知姓名者尚多云。

搜索累及灶君

蘇軍踞城搶刼。其搜索之精。前已言之。茲聞頗有多數人家。凡灶上之赤君神龕。亦被搜遍。往往將灶君神位。取出棄之灶下。此亦灶君之不幸也。

蘇軍拆城

蘇軍憑城自固。在城上作戰。惟西南面城牆。適背當要塞。大砲激夜轟擊不止。該蘇軍爲掩護身體計。各將城磚拆下。另作倭牆。以蔽要塞目標。然後蟄伏其中。在城眼中。因鉚向外射擊。初六日因下雪。蘇軍又向民家搜攏可以遮蓋之物。我家篤製涼棚及雨傘數具。均被攫去。惟涼棚戰後仍棄城上。幸得收回。

陳孝思叫人領物

蘇軍在城肆刼後。其古玩狐皮衣服等項。多有孝敬旅長者。祝怡園被刼古畫一幅。亦在陳處。聞該旅長晤怡園主人丹卿先生時。曾面許奉還。但丹卿先生順水推船。願意將畫送給旅長。其餘狐皮衣服多件。亦揚言准人到旅部認領。亦無人敢去。蓋恐不懷好

意。不如奉送之爲愈也。

破城在即故蘇軍軟化投誠

蘇軍憑藉我邑城池。負嵎自固。奉軍四面包圍。有如鐵桶。並用大砲向城猛轟。城內士紳。欲救滿城百姓。故冒險向雙方軍事長官要求。蘇軍旅長陳孝思。始而態度強硬。至初六日。忽然軟化。並欲將城內外國人醫院逃命。後來亦事事就範。接受奉軍條件。甘爲俘虜。吾華保仁先生之仁勇兼備

華保仁先生之仁勇兼備

東外美國教士。僑居我邑傳教已數十年。往往自稱爲江陰百姓。我邑幾次兵禍。皆感其力。照西教士規則。倘居留地發生危險。祇須電致領事官。即有艦到來迎接。惟艦到之後。權自彼操。一聲令下。即當全體上船。不得羈留。此次本邑又罹兵災。當開戰之前。各西教士。曾有一度之會議。福音醫院院長華爾德博士之公子華保仁先生。（邑人當稱爲小華先生。）竭力主張毋容電告領事。應本耶蘇博施濟衆之意。從事救護。倘拍電之後。反不得自由。有志莫達矣。在坐男女教士。皆道德高尚。具有學問之人。得以全體贊成。故當奉軍圍城。蘇軍頑抗之際。男女教士。各認職務。竭力從事。收容療治。處處顧到。和平事宜。亦冒險進行。男女西教士之熱心毅力。固宜感激。小華先生在鎗林彈雨中。亦奔波不倦。以青年

挪炸彈。向城上擲去。城上蘇軍。閃散避彈。而其餘俄隊。乃得乘隙冲過吊橋。但既至城門口。見城門堅固。且裹鐵甲。無以爲計。乃再向城上擲炸彈。有一部分人。復過吊橋。攜取火油。乃得舉火。惟燒去一門。裏面尚有一門。城上蘇軍。復快放步鎗抵禦。即不易冲過。傳聞此役。俄隊受傷數人云。

俄隊燒毀北城門

俄隊先在百菓街後縱火。以亂城上蘇軍耳目。蘇軍見火起。果以密集隊向火光處排鎗亂擊。俄隊有轉至永定壩。有至啟泰棧門首。時有俄隊五六人。在暗處渡過護城河。至北門城脚下。其時城上鎗彈。有如雨發。惟已至城脚下之俄隊。皆以背緊靠城牆而立。適在鎗丸死角中。如欲探首下視。則城下先發鎗抵禦。惟其餘隊伍。爲城上鎗彈所迫。不能衝過吊橋。於是至城下之俄隊。即以手

之人。能仁勇如此。尤足欽佩。小華先生曾參與歐戰。華爾德先生有二子。均爲歐戰中之健兒。其一且係航空隊中要人云。

砲彈猛力破壞之可驚

要塞巨砲。向城內猛轟。其聲浪之巨。雖迅雷所不如。至其破壞力。亦殊可驚。蓋紅會（卽吳汀鷺先生住宅。）後面着砲時。牆垣固如抽枯拉朽。卽屋後堵石。皆極巨之花崗石。悉被炸爲粉碎。雖鮮糖亦無其脆。文廟西學橋。橋面着砲。亦碎爲數斷。其房屋中之樑柱。更碎爲掃帚。西大街文亨橋錢姓住宅。一彈洞穿房屋三進。並擊毀對街李宅一間。威猛實無其匹。

俄隊大搶冥洋

俄隊衝至北外。有入南貨店。自由取物者。見樣樣中冥洋。大喜過望。卽盡數納入懷中。以爲從此發財矣。後被老百姓所見。作手勢示不可用。俄兵初猶不信。乃提百姓。以冥洋與之。百姓乘之。俄兵似猶未深信。再以冥洋置路上。隱身以窺有無拾取者。見人皆掉頭不顧。於是方信爲廢物。乃將身藏大宗冥洋。且笑且擲。盡乘於地。本皆腰大如牛。滿貯冥洋。一轉瞬間。仍爲窶人矣。此亦一齣新羅夢也。

俄兵大飲花露水

俄人喜酒。爲世界所著名。俄兵到北外後。在京廣雜貨店。見花露水。以爲白蘭地也。卽各攫數瓶。有發酒癮者。卽立去瓶塞狂飲。不意一滴沾脣。辛辣無比。急急狂吐。已經不及。另有俄兵見化粧品中之掠頭膏。誤以爲牛油。亦送入口中大嚼。未幾。又復大肆嘔吐。誠笑談也。

可憐之嬰孩

住北城脚之杜姓婦。因近隣繆某。欠洋五十元。約至接路頭後。卽行償還。循例接路頭。不出正月初五六日。至正月初三。杜姓婦恐繆某延宕。乃抱一生僅十餘月之小孩。親至繆姓家中。詢其何日接路頭。其實繆某早已因亂逃避。杜姓婦甫入繆某大門。城牆上鎗發擊斃。倒於繆某家中。血流遍地。但懷內小孩。猶未知母死。飢則大哭。力竭思睡。如是者三日。始有人將小孩設法救出。殊可憫也。

齊軍放囚

齊軍於戰起之後。因乏伕子。遂於初二日。將本邑監獄及看守所囚犯數百人。開門釋放。先此。獄囚聞鎗砲聲。知有戰事。卽在獄中

鼓噪。再有軍隊到來釋放。當然一鬨而出。但監獄衆囚之中。聞尚有一人不願走。亦奇人也。

俄兵賣牛

俄兵於初二日攻至江陰。係由王丹沿江進發。沿路經過鄉村。鄉民耕牛。多爲牽去。俄隊宰殺大嚼。猶不能盡。至十二日。奉令開拔。奇觀也。又聞俄隊牽得之牛。在南鄉沿路求售。其價十元一頭。二頭不等。一般貪圖小利之鄉民。多有付款而牛不得者。

拉夫血淚

夏城六段黃家濱黃宇清之子名三大者。於正月初二日。被奉軍第二十八旅兵士拉作夫役。自此即被監視。不得回家。戰時則出入火線。戰後則隨隊出發。充任苦力。由錫而蘇而滬。不得休息。其父黃宇清僅此一子。失子之後。不知存歿。痛不欲生。遂懇請本鄉姜錦坤。代爲找尋。姜亦義俠一流。銳身任之。時以交通斷絕。乃徒步至無錫。轉車往滬。遍訪至湖州會館。方知黃三大者落。當即面謁其營長。再三交涉。始將黃三大及其餘伕役十九人。一併釋放。距夏城不遠矣。不意突與江邑開往無錫之畢遇。黃三大又被拉去。姜錦坤當爲再三緩頰。並說明原委。而兵不理。黃三大痛哭失聲。亦不得免。姜乃安慰三大。使之代兵負物。仍回經塘頭橋至堰橋。待兵拉得替人。方得回家。黃宇清見三大入門。喜極而哭。深感姜錦坤再造之德。姜之備歷艱難。俾人父子重圓。亦當人所難能也。

未放子彈燃燒肇禍

北外蕩場附近有某姓江北人。向以收拾垃圾爲業。昨在北城廓一帶。集得垃圾一擔。因有亂柴作爲燃料。不料內有未放子彈甚多。迨入灶門。一經燃燒。霎時爆裂。腿部當受重傷。即抬至城內紅十字分會療治云。

分贓妒殺

三官鄉倉廒橋附近之瞿家巷。初五日有蘇軍敗兵六人。在西面一帶。拾得洋二箱至該處分拆。有二兵因分贓不勻。乃大起爭論。始僅謾罵。後乃開鎗擊斃一兵。其一兵見事不妙。持刀自戕而死。所餘四兵。均向東面去。

所彈釀成慘劇

占文橋西三里七房寮地方。有開設糖坊之胡某。家共七口。前日午前有二賣糖者。擔破架至。內有二尺餘長。一寸餘圓徑之鐵彈三枚。欲作廢鐵賣與胡某。胡以彈中結實。恐生危險。謂賣糖者云。須將彈打空。方可接收。賣糖者卽用斫刀將彈猛斫。胡某父子夫婦等五人圍聚觀看。詎斫刀斫去。彈藥頓時炸裂。連賣糖者共七人。五人當場炸死。二人炸傷。且傷勢奇重。炸死者。以胡某爲最慘。下半體完全炸去。五臟俱裂。頭部腦漿併出。其餘四人。亦無全屍者。後經人將其餘二彈。拋棄河中。聞胡某係數代單傳。此役十餘歲之子。亦被炸死。家中僅存老媪二人。撲地號哭。亦云慘矣。

戰事聲中之沙洲所聞

君山頂玄天宮砲燬情形

北外君山頂玄天宮。(卽無樑殿)素爲我邑名勝之一。殿後望江樓。尤爲勝地。不料此次戰事。沙地本不受害。然小民腦海中。多印着洪楊時亂毀。幾無一完全之處。最可奇者。殿旁側屋內。有一南無阿彌陀佛塑像。全被轟燬。僅剩一光禿頭顱。映紅照相館特往攝影。以留紀念云。

齊燮元狼狽情形

齊燮元上次親到無錫指揮。蘇軍到城池。希圖入城搶劫。城紳商團司令楊翰西氏。堅守城門。不令放入。齊氏到錫後。指揮蘇軍。踴躍拒戰。一面縱兵在無錫城外搶劫。人相擁奔避。譙呼拉人奸女。該婦聞至家中。氣息奄奄。頓絕而死。

鎗林彈雨中之烈婦

黃橋鄉亦戰區之一。受災甚烈。該鄉戰時。有兵士欲圖強姦之。王妻抵死不從。爲兵痛擊。且逼之愈甚。王妻無法。自忖欲保全生命。勢必被其姦汚。不如一死。以留清白之名。遂竄投門前河中。沒頂而亡。聞者莫不酸鼻而痛恨。噫。志誠可嘉。事亦慘矣。

無力整頓軍紀。支持一日餘。人民恐慌已極。嗣聞奉軍。出奇兵由小路抄襲蘇軍後路。蘇軍一聞奉軍由後而至。即各棄防地。紛紛大潰。此次蘇軍。已皆搶得鉅款。軍無鬥志。更一敗如灰。無法維持。時齊燮元見全軍盡潰。乃與所親上火車圖逃。不料於慌亂間。機車未與後面車輛接牢。即開機疾駛而東。仍將齊燮元棄於車站。齊氏至此手足無所措。重復下車。封得小氣油船一艘。用武力勒迫船上人駕駛開行。不意駛致蕩口。（或曰張涇橋）汽船忽損機件。不能再進。齊氏猶用手鎗強迫速走。船上人瞑目待死。實無法想。齊氏見實不能開。乃捨舟登陸。因鴉片烟癮大發。不能舉步。當有本地人。導往燕子窠。一搨橫陳。將烟癮過足。但身上未帶分文。鴉片代價。無以照付。齊氏狼狽至此。眞堪發噱。齊氏尋思無計。乃出一名片給烟館主人。囑其若有兵來。即以此當之。方出烟館。徒步往蘇州。沿途泥濘載道。跌卧數十次。迨到蘇州。已泥污滿身。無復人形。故蘇紳有往見者。齊氏無面目見人。一律擋駕。回憶齊氏爲江蘇督軍時。淫威自逞。養尊處優。竭我蘇人膏血。供彼一人揮霍。兩次稱兵。荼毒全省。我江陰此次受害尤慘。齊氏無錫一敗。是其末日。其敗北狼狽狀況。殊足稱快人心。錫友所述如此。錄之以餉邑人。

刼物有數

東外尤某。家道小康。其孀婦某氏。戰前即將金銀首飾及箱中細軟之物。一切攜藏小河頭母家。以爲可逃刼運。不料未數日而母家失愼。各物概付一炬。估價值洋五六百元。某孀聞信之下。搥胸頓足。自悲命途多舛。半身積蓄。焚於片時。抑刼運有數歟。

兵災見聞

卓琴

友人徐君。往蒲鞋橋下楊牌庵求卜。得籤甚驗。句曰。「木彫一虎在山林。勢猛猙獰乍可驚。縱說無妨終可畏。此身如涉大江心。」詩末復註凡事守舊。遷守。彼依其說。事後果未遭殃。

二十七日晨十時許。村人忽有由蒲鞋橋回里者。面色倉皇。叩其故。答曰。「今晨兵至蒲鞋橋拉夫。街上行人。紛紛向街稍退。一時不及避退。以至秩序大亂。老者幼者。皆跌倒於地。任人踐蹈。商家則齊上排門。店夥多逾後窗跳出。有某糟坊者。天井俱堆酒罈。其時該店主客。有藉此上屋者。偶一重蹈。酒罈滾下。破者數十。一時酒流溶溶。人則陷於其間。茶社則抬凳顚倒。壺杯碎裂。其正在買賣者。有已付錢棄物而走者。有未付錢而攜物走者。亦有遺物街

頭者。狼籍滿途。老少呼聲。尤不忍聞。斯時余適在東街梢購買南貨。聞訊即逝。一氣至此。幸免拉去。

俄頃吾父歸。且行且笑。今日之蒲鞋橋事。乃係一二遊民造謠耳。除夕。遷徙者倍增往日。途有兒女失散而。有急行踣跌者。婦女頗多。眼眶淚出。城內某姓婦。途過吾家。乞余代雇小車一輛。至后塍願出大洋八元。余憐伊小足伶仃。不堪行旅。乃赴該村代雇農夫。借車輿往。

元旦晨起。微聞西南跑聲數起。途中東往之人尤夥。是日警士拉夫確至蒲鞋橋附近伺候。被拉者立送城中。良久不能多得。蓋已知風而繞道南行矣。有某甲者。年將逾花甲。身抱一小兒。某警即上前拉住。某甲哀求乞赦。警士毫不之顧。即拉之去。（此係堂兄。由門隙窺見告我。）晚間燈火載道。一如白晝。要塞電光。復時時照射。益足增懼。夜午砲聲較近。鄰民尤恐。故通夜不眠。坐以達旦。

初二日余亦避難東鄉。途近陳莊壩。忽有一少年婦女。在坟場前痛哭。旁坐一老嫗問之。答曰。臨產也。路人衆多。無有一稍留暫觀者。晚住小河岸。（村名）親戚家。忽有當地土棍。空造謠言。謂潰兵已至前村。爾家居人。盍速圖逃。余等即起探視之。並無其事。乃復踞狀而坐。與諸長者談說雜事。東白乃止。

遷徙無處者。輒高據深山。隨帶米糧。食住於斯。晨起。見山巔炊烟四起。惟當地貧戶衆多。日間假赴山上觀戰。實則心懷不良。途上遇有婦女。即上前巧言我家可宿。盍往吾家暫留。婦女信之。若輩即負衣包而去。山廣人稀。尋找無從。終則放聲大哭。亦徒然耳。斯乃初三日所聞。

老翁某。負物擬至其戚家。時已傍晚。土棍即謂之曰。君盍往山巔暫留。明日再往。老翁聞其言。信山中必有他人共宿。因即隨之同往。一路並荷此人恩澤。此人亦客氣非凡。及至小徑人稀之處。此人復謂老翁曰。汝力疲。余代汝負。紆迴路轉。疾足奔走。頃刻而杳如黃鶴矣。

去歲冬季。忽有蘇軍兵士五名。自稱兵中連長營長。至金童橋。會該鄉鄉佐李維琪君。謂余等兵士。將來斯土防駐。希即擇定相當地點。李君瞭其手段。即贈以銀洋十元。取之而去。

年初二晚。蟠龍山南。遇有兵士三名。肩擔一銀箱。且行且止。行未幾。忽背後又從西來兵士八名。將三人鎗斃。負箱而去。翌日鄉人趨往觀之。則三人橫倒於地。當地人即代掩葬。當日東約一里許

之池塘邊。遺有蔴線油紙包皮等物。鄉民理測。想係八兵士之膳積。

均分之膳積。

黃山港前本多住軍人眷屬。某甲充蘇軍排長。當去歲戰事之前。某甲卽調防青暘。今歲初三。其妻夜夢。面晤已夫。談話二人忽覺淚如雨下。夫曰。吾已死矣。尸在青暘某處桑樹堜上。受傷甚重。未得醫救。故面斃命。妻開此言。一夢驚醒。卽披執燈往尋。行至晌午。果得夫尸於桑堜。受傷等情。一如夢語。後。裝尸北歸。該婦以此語人。聞者莫不詫以爲奇云。

友人鄭君。住西鄉夏港。語余曰。吾家昔飾金銀。分藏於灶灰及醬罎之中。災後歸視。已盡歸烏有。余笑謂鄭君曰。蘇軍之程度。抑何高深若此。

年初三晨。雲亭過有蘇軍敗兵數千。至街卽盡力搶刼。約至五時。始各抱負物件東往。去後各家檢點物件。雖一箸一碗。亦旁皆晚。

盡被刼去。哀號之聲。慘不忍聞。是日三官殿。亦遭大刼。

羅樹森澄錫勘災記

九日早間。楊錢諸公來。先出新開北門。至兩當鋪。一焚一搶。焚者樓舍俱無。搶亦十去其九。此外沿路店鋪。除被焚而外。無家不搶。至其室則貨架已空。門窗俱破。據云自舊歷臘月二十四日起。六七日內。無日不在搶掠之中。甚有一家被搶數次至數十次。最後因無物可得。乃火焚其居者。各鋪主人。無不哭泣而道曰。一生積蓄。悉付刦灰。數世經營。棄於一旦。吾民何罪。乃應受此禍耶。聞者傷心。試一處其境地。悲可知也。由北門馬路而至惠山麓。其地爲惠山鎮。乃錫山名勝之區。入山。街市十焚六七。皆爲業泥人及開茶社之諸小戶。且焚錢武肅祠房屋數十間。寄暢園樓一座。此地爲出市泥人之所。排比而列者數十家。一朝焚滅。其貨絕而小民之生計盡矣。沿麓西行而南。所過村舍。無家不被刦。無戶不窮搜。哭聲遍野。慘不忍聞。鄉人指點某山爲齊軍設砲之地。某地爲奉軍包圍之場。伐木折竹之痕。宛然可睹。十餘里而至錢橋鎮。鎮距山麓最近。烟戶數百家。被焚者。僅數戶。而砲穿屋頂。彈擊簷牆。則比比皆是。居民爲砲斃及驚駭而死者有數人。據其鎮人云。開火後。居民逃避一空。留者十數人。死已及半。按戶搜刦。則同於沿麓村舍。迨亂後歸來。屋既漏而物已亡。妻無夫而父無子。所居不蔽風雨。日食已無存粮。慘痛之狀。更倍於城市。沿鎮閱畢。已至午後三時。乃返城而至商會。錫地兵災善後會附設於此。諸紳士商酌救濟辦法。予以省座德意告之。諸紳士出示調查表式。調查章程。並被災圖幅。無錫全境。計十七市鄉。而被兵覓達十五市鄉之多。亦云慘矣。城外廠屋林立。乃紗廠麵粉廠會集之地。被損者僅九豐一家。所損亦不鉅。惟廠屋因奉軍布滿街市。不敢開工。因而失業者數萬人。此外店鋪閉市。生機亦絕。長久相持。殊虞他變。此錫邑之急務也。至夜。乃請同來之呂王二君。分赴四鄉查勘。予乃籌計明日去江陰之事。城鄉水陸拉夫。舟行已絕。不得已改由陸行。而陸行乃田坡小路。士車不通。遂僱輪而行。且必須請司令部護照。要符號方敢就道。道路之梗塞。有如此也。據縣署及地方紳士云。現在大軍駐錫。因餉項不繼。由本地每日供給洋約三千元一日。力何能及。加之水道不通。帆船不至。錫邑素爲聚米之區。今將告匱。其危險有不可思議者矣。

十日早七時。夫役已備。八時乘輿行。並帶縣署衛卒二人。五里至

梨花莊。該莊及附近村落。悉被搶刼。二十里至堰橋。鎮之東有西郊小山。山曾架砲。亦爲戰場。其鎮亦全被搶掠。二十里至青暘鎮。江陰地也。鎮西不三里。亦爲兩軍大戰之所。齊軍住於鎮者。六七日。戰後又潰敗入鎮。沿河兩岸。街市精華。悉於此次搶掠已盡。予視至居民三四家。並赴各學校。狼籍之狀。無異他鎮。居民見予有衛兵二人。亦乘一肩輿。驚皇失色之狀。情極可憫。蓋畏兵如虎。亦至於此也。未幾有鄉董來。予告以來意。人民始安。堅留予飯。予市餅食之乃行。又二十里至南閘鎮。該鎮未被兵災。又十里至江陰縣城。已六時。兵士多。不減無錫。至縣署。晤縣長黃玉藻先生。張前知事離境後。黃君本第一科長代任縣事。困於圍城中七日。備極險勞。已由省座委爲代理矣。縣署飯罷。宿於署西東南鄉學社。兵災善後會陳鯉庭。陳美齋。市總董章問雩商會韓燮菴諸君見訪。江陰爲長江要地。居喉月寒。城外即黃山砲台。是以環攻最久。受禍最烈。齊軍先於陰歷年前佈防。以西石橋至青暘爲第一線。申港至月橋爲第二線。夏港至南閘爲第三線。一月二十三日。（即大除夕）前線開火。齊軍節節潰敗。節節搶掠。是以申夏葫橋。上下數十里村鎮。無一家幸免。二十五日。奉軍已追攻城池。旋得砲台。齊軍旅長陳孝思。除所部潰失外。僅餘二營。退守城垣。負隅固拒。因之相持六七日。跑台晝夜開砲。猛力攻城。全城生民。危在旦夕。齊軍每日上城數小時。開砲還擊。至二十六日。砲聲益猛。城市更危。二十七八日。城紳章問雩等。於鎗林彈雨中。冒險出城。泣求停戰。郵政局局長楊伯昭。厥功尤偉。至三十一日。陳旅始允繳械。而戰事方停。全城砲火燬屋。及城外焚燬民房。舉目皆是。兵災之害。爲數百年以來所僅有也。約定明日赴城內外履勘。

十一日早八時。縣長黃君會長陳美齋君來寓。約同履勘。先城隍廟。而師範學校。而南菁學校均砲擊屋燬。至南所巷當鋪。搶掠一空。由南所巷而西門街。睹茅簷小屋中一人擊死。寶塔亦砲燬少半。再由西門街至西門外。見吊橋之西街市。焚去商鋪七八家。沿城至北門外。利用紗廠。晤其經理錢以湘君。廠之前進。現仍滿駐兵士。廠屋最高之所。可以瞭遠。爲奉軍設砲擊城最好地位。廠棧兩所。滿儲棉花。一棧已焚盡。一棧獨存。焚盡者據謂值價五十萬元。而廠中陳設器具衣被等物。被搶無餘。今亦不能再開市矣。由廠再至北門大街。無鋪不閉。無戶不搶。搜刮至極。且焚燒數十家。精華之區一洗而盡。言之殊可悲也。再由北街而至西大街。挨次

查勘。大都無家不刼。至紳士吳汀鷺家後屋。連中七大砲。因陳旅在其附近之地也。吳宅於戰事爲收容所。收集難民甚衆。一砲由屋頂而下。擊斃難民一人。至今血跡仍在。予自吳宅後。又至南北街市。一一親勘。或當商。或鋪戶。無不被搶。而牆屋被砲洞穿者。不知凡幾。受禍若此。誠浩刼也。返寓已上燈火。紳士來談。江陰各鄉被兵。西路以夏港葫橋虞門申港觀山爲重。南路以靑暘月橋夏城蔡涇黃橋爲重。其餘尙輕。又云現住軍隊。大致日需供給洋一千數百元。民窮財匱。其力何能及也。又謂江陰紗廠。可容女工一千餘人。此外織布廠。則比戶皆是。大兵雲集。婦女且不敢出門。浩刼之後。謀生且無路。小民誠何罪致此耶。

十二日。分派委員赴四鄉查勘。予仍乘輿返錫。至靑暘鎭時。適値正午。輿中見兩岸兵士。復絡繹不絕。予至警察區。訊兵士過鎭之由。鄉董來云。有兵船十六艘。從常州而江陰停泊。午餐須鎭供應。且備夫四十名。以爲曳船之用。今日供張之費。須三四十元。十日之中。必經數次。一鄉鎭之力。且値閉市。民苦極矣。言之聲淚俱下。予以好言安慰之。然無法以解其悲也。六時仍抵錫署。紳士縣長來告。因兵士開赴惠山。居民亦非常驚恐。惠山南北沿麓十數里村市。又紛紛遷徙也。

十三日。與錫山紳士籌商賑撫事。午後乘車至常州。寓大成旅館。縣長姚紹枝。知予至。延予晚餐。常州兵禍。城內僅當鋪銀樓居民數家。城外則北門街全市被搶。若鄉鎭則與無錫江陰相等。惟兵興後。大兵集此。供應浩繁。近日亦日需三千元上下。舟行未復。柴米皆將告匱。城內商店。雖照常開市。而人民遷避者。近又紛起。其危狀蓋與無錫等也。

十四日早起。訪馮曉靑。並商會諸紳士。是日適値商會開兵災善後會。予亦列席報告沿途經過所勘受災情形。並省座籌劃救濟之方策。散後回寓。宜興人來所言。宜邑因兵士雲集。供應之繁。不減常錫。交通之阻。無異窮鄉。加之柴米告絕。其勢垂危。言之亦將淚下。江蘇財富之區。一危至此。而不痛心。午後屬省委勘災委員唐紹堯君。親赴常州城鄉逐細查勘。編列報告。以備檢查。予因事不得不返省。五時至車站。九時車來。十一時方開駛。至下關已鐘響六下矣。

嗟乎。江蘇人民。自上年開戰以來。無日不在水深火熱之中。民命倒懸。救援乏策。開春以來。將近養蠶布種之時。人民且不能

安居。逸
日急務
籌賑放
四日。

論生計。必至大兵之後。繼以凶年。民命將盡於此也。
以收束兵事。籌定帕源。安集流亡。使民復業爲第一。
賑。尙係最急中之第二事也。記見。時十四年二月二
十 若 今

圍城避難記

再思

原駐蘇州的第二師五六兩團。小除夕開到江陰。我這天晚上。到三新澡堂洗澡。許多隸屬二師的蘇軍。紛紛到來。座爲之滿。我的隔座。即是兩個蘇軍。我想探一探他們的來歷。便和他們開始談判。據他們講。在蘇州五團和六團。拚命打了一仗。後來有人調和。仍舊合而爲一。開到吳江。再由吳江開回蘇州。由蘇州開往吳淞。然後方由吳淞走長江開來江陰。已經十五六天沒有睡覺休息。辛苦異常。這兩個蘇軍是司令部的衛隊。據他說。司令部設在城內通惠公所。（是廠布公所）他們的司令卽是旅長陳孝思。唉！我彼時聽了陳孝思三字。也並不覺得可怕。誰知後來的滔天大禍。卽由他造成。幾乎把全城十多萬性命送掉。這是後話。我依舊回過身來。講彼時的事情。這兩位兵士。聽他對於陳孝思。竭力擁護。說他愛惜兵士。勇敢善戰。談到在蘇州獨立的秦洗。便破口大罵。道他沒二十萬鉅款。捲之而逃。這話是否靠得住。我也無從證實。後來我見他們會鈔。互相客氣。兩人身上。各有一個很新的銀表。各有一個很新的皮夾。他另有一個小的包裹。見他非常小心。恐怕遺失。先交賬檯保管。後叫茶房拿還。打開包來取錢。我從旁估量。約有大洋十餘元。鈔票一小捲。數日若干。我可沒有知道。

這時對座上來了一位李君。他很鄭重的。悄悄地。附了我的耳朵告訴我道。你知道嗎。小廟巷陳姓。已有兵進門恫嚇要錢了。我問他的情形。李君道。陳家正在晚膳。大門並沒有關。有四個丘八。掩入門去。向陳某招手。索借十元。陳某受驚支吾。一兵卽出手錶示威。陳初給兩元不去。再出兩元仍不去。陳某乃向丘八懇求。請他搬東西抵償。這才悶然的出門。我聽了這番話。也很驚慌。因爲小廟巷偏僻。我的家格外偏僻。但二師五六兩團。剛才開到。脚還沒有站穩。必定無暇及此。祇有第八團和砲團開來多日。當時旁座的人。臉上帶着驚慌色彩。悄悄地紛紛議論。結果終沒有人能夠斷定究竟是那裏的兵幹的。我出了澡堂。一逕到家。第一要義。先把前後門緊緊關起。以防意外。這天關了大門唱太平曲。總算安然過了一晚。

大除夕的白天。城內外還很安靜。仍有要賬的到我家來要錢。我所欠的賬。本來很少。然而年下的收入。名給謠言謠得乾乾淨淨。

沒有錢到我手。於是也沒法償還。只得對不起店家。付之一矢。店家也很知道主顧的苦衷。並不十分緊逼。因爲各店家的賬。實在收不下。不還的雖不是全體。的確是多數。更有困難的。便是交通已斷。到江收客賬的上游客人。有了錢不敢帶了走。來到的。也不敢再到江陰冒險。錢莊上也並不催迫。有繳去的照收。不繳也不追。商業完全已入恐怖時期。

大除夕一天裏。軍隊四處拉夫。我因爲是穿長衣的。以爲不致於被拉。所以自覺鎮定。天又下大雨。地上泥濘得很。不一會。天晚了。在大街楊君家。有曹幹卿先生向我惶急道。軍中已下緊急儲隊令。馬上出發。西鄉石莊已有奉方俄隊冲到。速即回去打主意。我這時因爲江陰靠不住的謠言太多。聽了這樣警報。仍在將信將疑。還在楊君家裏。客談論了一番。有主張逃的。有主張守在家裏的。有說前日奉軍已退回鎮江。常州來失。那有奉軍到江之理。仍認曹君之言是謠言的。我聽了這許多不一致的言論。心中空無主張。仍走至大街。又聽人傳說。軍隊已有許多出西門而去。大街北外一帶。正在拉夫。凡店家收賬的夥友。穿皮袍的紳士。多被拉去。我聽了又起驚慌。蓋天正下雨。倘被拉去。我這力難縛鷄的人。必死無疑。於是我不敢亂走了。一再探聽西大街拉夫消息。久而久之。方見某君從北門進城。他說現在已不在拉夫。我方冒險回家。到舊縣前。猶見蘇軍要買草鞋出發。我到家後。仍緊閉前後門。在家作享祀祖。料理年事。因爲禁放爆竹。一切接灶等事。都從悄悄中過去。平時照例須圍爐守歲。今年無心作此無謂事。事情完畢。合家開了一個家庭會議。仍無結果。和衣就寢。這時思潮甚湧。如果想逃。雨下如繩。天黑如漆。家中婦女小孩。如此黑夜。斷不能走。到了無可如何的時候。只得聽然入夢。

元旦。天是晴了。但是一早卽有屋後苦力。逃進門來。他說外面拉夫很急。無論何人。一經蘇軍瞧見。沒有不被拉去。我怕拉。裹足不敢出門。外面消息。也一些不知。其實事機已迫至眉睫。西鄉夏港以西。兩軍已經接觸。我確完全不知。後聞隔壁舍親李姓云。有巷口翟四寶大除夕被蘇軍拉去。在雨中抬物。到小茅山。身上大洋廿五元。金戒一只。被蘇軍搜去。方始放回到家。皮袍皆已浸水。釘鞋不知去向。赤足而回。我聽了。更懼拉夫。不敢出門。然困消息斷絕。所以不知危險。心中頗定。至下午三點餘鐘。躲在我家的苦力江北人。慌慌張張。由外入門。告我曰。先生。城外已有動靜。我奔至

天井中。側耳靜聽。西外鎗聲。果然已如沸水翻騰。砲聲隆隆不絕。我陡聞此聲。渾身顫動。心跳如飛。兩足麻木如泥塑。家人觀我驚恐太甚。以天命等詞慰我。這時的我。眞所謂坐立不甯。如果帶領家小逃避。路上拉夫先不能免。不逃。又無處安身。婦女更沒法擺佈。幸我母親一再寬我。一面收拾應用東西。家中什物太多。也無法藏匿。我身上尙存大洋數元。作爲逃難川資。視同性命。先提三元交給我的內人。叫他藏好。我所存的幾元。無處可藏。先用手巾包好。藏在天井中亂石下面。後來恐怕逃出在外。反遺在家裏無用。故又取出藏在貼身。這時我慌極了。由屋裏到天井中聽鎗聲。立久覺乏。回屋少坐。坐未定。又向天井靜聽。奔忙數十次。心亂如麻。最怕的是婦女。無法安置。後來聽見前鄰李愛棠君妻小。將入南菁婦孺收容所。我一聞收容所三字。心較定。因婦女有地安放。不致遭險。這時鎗聲砲聲。時遠時近。到半夜。絕然無聲。我因不聞鎗聲。以爲江城可保無事。不覺心胸頓寬。仍宿在家裏。

初二日一早。後鄰苦力。打門避至我家。據云外面仍在拉夫。往火線上輸送。並謂蘇軍已大敗。東南北三門緊閉。只留西門讓蘇軍退入城來。奉軍從後追擊。將次近城。我疾忙起身。到屋後向城牆上探望。正見蘇軍紛紛登城。大有憑城而守的樣子。西外的鎗聲。仍如連珠一般的響着。聲浪比前天更大。我乃信蘇軍敗退。奉軍撲城之說爲確。我又聞苦力云。南菁婦孺收容已滿。禮延還有空地。現在暫時不在拉夫。要走速走。我方知收容所除南菁外。尙有禮延。遂馬上催促父母妻子動身。我的父親母親。因爲拋不下這一個家。定不肯走。還催促我和妻兒速走。

我們江陰本是要塞。這是人人知道的。要塞築在沿江的黃山上。民國五年。本邑駐軍。反對袁世凱做皇帝。曾經放過一次要塞大砲。不過放了四個鐘頭。便沒有事了。這回雖不能比往年。但據我的推測。要塞居高。城池在下。如過要塞被奉軍佔去。蘇軍決不敢據守城池。因爲立在要塞上望城池。如在眼前。如果用大砲轟擊。城內的軍隊。休想活命。所以要塞不失。城還有用。要塞若失。城池便成了絕地。根據這一層地勢。我便自信蘇軍決不守城送死。卽守城也不過幾個小時。決不會持久。我因有這一層理想。我帶了妻子出門到禮延收容所的時候。便不主張多帶東西。以及攜帶極累贅的被褥行李。如果帶。這時路上。只我一個男人。也拿不動被褥行李。所以竟空身出門。

我出門之前。本打了一個鋪蓋。想請人拿的。無奈請不到人。又自信戰事不久。反正一天半天的事。不帶亦無妨。想起吃的問題。隨手用手巾包了五條年糕。齊巧我的兒子士傑在旁。手巾包好給他提了。我的堂妹玉才。和我弟守當的岳母朱太太也要同走。等了一回。我和內人先出後門。先行幾步。我的兒子定要跟了堂妹玉才走。他們女人的事情。耽耽擱擱。不見出門。我和內人。且行且等。西外鎗聲益緊。不覺心驚肉跳。後想他們本來認得禮延的。我們先走一步罷。走到將近小橋劉三房屋山之旁。見一戶江北人。與兩個蘇軍談話。我聽那戶人說道。你們老百姓不用驚慌。不要緊。城外鎗子。有城牆擋住。打不到我們。我們當兵的還不怕。你們慌什麼。兩兵見了我們。亦然照樣安慰我們。我問他這時拉夫不拉夫。兩兵道。這時不拉夫。儘放膽走。我聽了此兵之言。心放下了一半。謹知再走下去。即發生危險。我幾乎被蘇軍拉去。

我和妻子。走出了陣對巷。便是西橫街。向南轉灣。要由中街到禮延。出北巷便遇見三五個婦人。多是要到收容所去的。一條西橫街。一望到底。兩面人家。緊閉雙扉。寂靜無聲。人家簷下。多掛蒼耳用竹籃。跟路疾走。再後相距不滿二十家門面。有一武裝蘇軍。緩步而來。老者奔至我面前。已氣喘如牛。告我曰。後面兵來。快不要走。我自忖方才已聞兩兵之言。決不拉夫。雖有兵來。料亦無妨。故老者雖諒我肩奔過。我仍泰然同內子。及三五婦人。迎兵面而進。走至與兵接近。心中慄慄不安。幸此兵向我們週身打量一番。仍昂然走過。善政橋而去。我這時心益放定。以爲果眞不拉夫了。當轉入中街。內子步履遲緩。我亦緩緩而走。至玉帶河龍眼前。方過一道冠古今」坊。陡見由旁面桐梓巷躍出短衣男子三人。向對面的後面。又多翟君佳壽。暨婦女三四人。該兩兵八。見逃走三人。却不追。即厲聲喝我和翟佳壽不許走。翟君非常機變。與之指東話西。腳下帶速。亦往沿河小路走脫。

惟我個人。被二兵圍繞。內子亦木立我旁。代我求告。謂係新病未愈。無力抬物。拉去無用。我此時驚恐失色。亦以病身無有氣力求免。一兵果即掉頭東去。一兵却逼我不捨。我且告且走。也想由河沿面走至該處屋角旁。該兵即拔出刺刀。舉刀作勢猛擊。我覩益

惡狀。雖明知其決不真殺。但若被拉去。亦多凶少吉。既爲暴力所迫。無力抵抗。只得爲之下跪。殊知跪亦不興。非去不可。一面驅我內子獨走。其時除一兵外。祇存我夫婦二人。正在危險萬狀。無計可施之際。內子急將身藏之大洋三元取出。奉送兵士。此兵一手取洋之後。仍將一手伸出。口聲忽然放低曰。還有。還有。拿來。拿來。我又再三哀求。除此以外。實情沒有。該兵方始藏洋。收刀。掉頭而走。此時的我。和華容道遇關羽的落敗曹操一樣。見該兵一走。內子又促我疾行。我即由小路飛跑。先到禮延。進禮延大門。與我同走之三五婦女。多到明倫堂上去了。不禁自己想道。我與嚇昏了。怎樣連這裏多嚇糊塗。不認識了。我們一進門。果然有人關門落鎖。既到明倫堂上。見先我而到的。已有三四十人。楊曾華君亦在一起。其餘大半多西城一帶舊鄰。我心裏很記罣我的兒子和堂妹。以爲他們必定也來了。與我的內子在一處呢。當我曾華談時局。來參加的也不少。多痛恨齊燮元害人。大家又預料蘇軍不久必逃。守城或不致長久。我們談不滿幾句話。城牆上蘇軍向外射擊的鎗聲發作了。同在難中的人。聽了這種近在耳邊的鎗聲。無不蹙眉嗔嘴。我更坐立不安。一種驚惶無計的情狀。難以形容。

這時外面又有人躲來了。據他們說。李愛棠君。亦被兵拉去。親眼見的。我聽了這不祥的消息。回想到我被兵拉的險狀。萬分憂慮。更想到李君的夫人。正在前面宿舍中。帶了四個孩子。聞聽丈夫被拉。不知如何哭泣。愛棠能安然而回。固屬萬幸。倘有不禁。如何是好。我胸中思潮。不住的湧現。外面鎗聲亦愈益稠密。

後來遺失了。佔最我的兒子和堂妹玉才。和朱家伯母不到之故。如果我的兒子。被兵拉去。那末兩個女人。總得要來的。現在他們三個。一個不到。必定還在一起。或許走錯了路。或路上遇了熟人。不到禮延而投南菁。也在意中。我兒子既跟堂妹等同走。無論如何。總該有人照料。決沒有什麼危險的。我轉輾不輟的這樣想。自己寬慰好多。我又走出去找了內人。把這理想告訴了她。叫她休得着急。果然她也寬心不少。

我仍回到鐘下坐了。城上的鎗聲很緊。城外好像也同有鎗聲。大家坐在地上。無非憂心如搗。談論戰事。這時北外沙溥泉先生。也來了。大家打聽他北外情形。他說北外已經蘇軍大搶。他的府上。亦已罄盡。所以帶領全家。逃進城來。其時北門已閉。沙君和眷屬。到城門口時。適蘇軍砲隊。運過山砲進城。因得乘機進城。家中蘇軍攻前門不開。係由隔壁。掘壁而入。一洞適掘在灶門之前。其時正舉晨炊。灶下老媼。見洞內發見兵頭。狂呼而逃。家中慌亂萬狀。兵既由洞進屋。一一搜洗身畔。全家僅以身免。到禮延收容所。婦孺除的身之外，無有一物。我聞沙君言。知北外已糜爛。我所坐大鐘之下。見者無不稱爲好地方。且有漢奸之者。至下午。後來遺失了。佔最我的兒子和堂妹玉才。和朱家伯母不到之故。如果我的兒子。被兵拉去。那末兩個女人。總得要來的。現在他們三個。一個不到。必定還在一起。或許走錯了路。或路上遇了熟人。不到禮延而投南菁。也在意中。我兒子既跟堂妹等同走。無論如何。總該有人照料。決沒有什麼危險的。我轉輾不輟的這樣想。自己寬慰好多。我又走出去找了內人。把這理想告訴了她。叫她休得着急。果然她也寬心不少。

我仍回到鐘下坐了。城上的鎗聲很緊。城外好像也同有鎗聲。大家坐在地上。無非憂心如搗。談論戰事。這時北外沙溥泉先生。也來了。大家打聽他北外情形。他說北外已經蘇軍大搶。他的府上。亦已罄盡。所以帶領全家。逃進城來。其時北門已閉。沙君和眷屬。到城門口時。適蘇軍砲隊。運過山砲進城。因得乘機進城。家中蘇軍攻前門不開。係由隔壁。掘壁而入。一洞適掘在灶門之前。其時正舉晨炊。灶下老媼。見洞內發見兵頭。狂呼而逃。家中慌亂萬狀。兵既由洞進屋。一一搜洗身畔。全家僅以身免。到禮延收容所。婦孺除的身之外，無有一物。我聞沙君言。知北外已糜爛。我所坐大鐘之下。見者無不稱爲好地方。且有漢奸之者。至下午。吃不下了。將碗放了下來。這碗是李愛棠君家的。從此也沒有收。

除稠密之鎗聲外。又聞砲聲。有似城內外擊者。城內過山砲聲。不甚猛烈。城外射來之砲。則聲浪較洪。逼時我憂煎更甚。蓋家中房屋。適沿城脚。逆料奉軍砲火。必轟城上守兵。難保不遭波及。則家中二老。太危險矣。然以外面仍在急急拉夫。我不敢出。又無人肯來通消息。眞令人急煞。

開李愛棠君安然而回矣。我代爲欣喜不置。據李君自述被拉之始末。得一可笑之趣事。蓋李君送其夫人到禮延後。欲回家取物。李君小孩既多。故所帶吃物被褥什物亦多。尤有未盡者。李君特欲再往攜取。李君由學堂至王家街。將近善政橋。卽遇一兵。拉之命走。李君詢以拉彼之故。兵曰。抬東西。李君答以有肩以來。從未抬過。抬不動。兵曰不行。跟我走。李君卽隨之行。至中街頭圓通堂門首。該兵乃去。此亦圍城中之趣事也。

我們在明倫堂坐聽鎗聲。只希望早早停戰。然而那能如願。大家愁眉苦眼。你瞧着我。我瞧着你。一籌莫展。時候已經下午。城外的砲聲。很爲猛烈。傳聞西橫街後面。楊龍海家的大門。已被城外砲彈擊毀。我心中記罣着家裏的父母。不知安否。因爲楊家的宅子。和我家相離不遠。又在一條線上。怎不擔驚。

看看天色晚了。我的內人。由外面跑來看我。我叫他也在鐘裏坐了一回。她叫我外面去想法弄東西吃。於是我和內人同出明倫堂。到李愛棠君夫人所登的寄宿舍中坐下。愛棠夫人帶了四個

答以市公所專管一市公事。卽如你們軍隊到境。辦理各項供應。李君言至此。忽認稱昨兒你們旅長要五萬軍餉。當天給了三萬。還差二萬。今兒我正四處想法。你瞧。今兒開火。店家關門。這許多錢。請到那裏找去。你拉了我來。我反正沒有法。不得了。跟了你走。便省了我的事。那兵聽了此言。頓足道。嘈嘈。誤了你的事了。於是反促李君走。李君固意不行曰。我不能走啊。你能拉我。我若路上遇兵。仍要被拉。依舊走不掉。兵曰。那末我再送你。李曰。是然。兵乃復邀李君同回舊縣署。炒蛋炒飯一碗與食。並用茶一杯畢。再送至禮延收容所門首。該兵乃去。此亦圍城中之趣事也。

兒子逃難。眞非容易。他帶到兩副被褥。及洋磁爐子。和年下糕糰餽首。還有小菜。可惜洋磁爐子裏沒有油。雖有東西也吃。內子便向愛棠夫人討了兩條年糕。到楊曾元夫人那裏也帶爐子。其時這間寄宿舍裏。擠得滿滿的人。因爲他那裏最多。當時的聲浪。簡直如翻江倒海一樣。有許多做的女孩子。恐怕蘇軍聽見人聲。進內搜搶。所以提高了嗓子。叫人要關。無奈不生效力。依舊各講各的。我從旁分晰他們聲。這些種種不一的聲音。怎不沸反盈天。那裏禁止得住。

這間屋裏。人頭大都是熟的。我約略望一望。見我家貼鄰吳君和全家眷屬。西大街劉顧康君和全家眷屬。愈蘊輝君眷都皆西橫街。西大街的居戶。不多一回。內子端了一碗水燒來了。我勉強吃了少許。便給他吃了。其時李愛棠君告訴我們何不到外面探聽消息。因爲禮延校長張演幾。和梅安瀾外面。打電話通信。我當然贊成。和愛棠同到禮延的辦事處。這時天黑了。幸而還有電燈。一進門。果然有許多人在那裏七張八嘴的議論。這時的電話。還可以通到北外第一警察分所。由電話中得到的消息。奉軍已到北外。出示安民。秩序很好。許多人聽了這種好消息。巴不得奉軍立刻進城。並且有人說。奉軍的軍紀。向來好得很。經過鎮江丹陽。眞是秋毫無犯。和土匪色的蘇軍。是大不相同的。因爲奉軍初到。爲收拾江南人心起見。所以格外整頓。此人的議論眞好。滔滔如水。說得活龍活現。像煞有介事。

自奉軍已到北外。業經出示安民的消息。由電話中傳來之後。說也奇怪。這時萬衆一心。只巴望奉軍早早進城。雖然蘇軍前幾天敗兵的搶。不過一過卽已。勝軍的搶。須三天三晚不收隊。我們百姓。也不信蘇軍的話。依舊巴望奉軍早來。我到了禮延辦事處。聽大衆的議論。無非容談。乃催他們打電話到紅十字分會。探問消息。得到的回音。也一些沒有把握。城上的槍聲。照常連連發作。城外的砲。却已停止轟擊。大家在辦事處。又議論到吃的問題。有人說。今日難民還有粥吃。明天便沒有米了。快快想法。正在講話的時候。忽然有人氣急慌忙的奔進門來道。不好了。後面失火了。大家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我也吃嚇不小。連忙奔出辦事處。要找

我的內人。不料才出門。已見逃出來的婦女們。丟了東西。擁擠在走廊之下。和潮水一般。裏面的哭聲。眞是震天作響。我慌極了。不知內人。擠到那裏去了。望望天上。又沒有火光。不知火在那裏。我向潮湧一般的人叢裏。擠到裏邊。走不到半條走廊。見內子嚇得面白如紙。站在走廊曲處。她也是聽見有火。逃出來找我的。我見她嚇極了。連忙引她到南面的教室裏。我們兩個。在暗中坐下。如果有火。且莫慌亂。再作計較。如果這時逃出禮延。外面的流彈甚多。又有蘇軍。也太危險。不一回。禮延的教員。對大家說。並沒有火。不要慌。大家遂又復歸甯靜。我待衆人走歸寄宿舍去後。我和內人才走出教室。內人主張同到楊曾華君眷屬所登之處去。既到那裏。楊君弟婦曾元夫人。慇懃照拂。因帶爐子。並喝茶一杯。我已竟日未飲茶。渴甚。一杯解渴。眞勝瓊漿。又吃湯泡飯一碗。內子因受驚太甚。腹中麻木。不知飢飽。當時也吃了半碗。

此處人尚不多。故喧擾之聲較靜。沙溥泉眷屬。亦在此間。逃走時。僅走一空身。被褥未帶一條。與我夫婦境況如一。但沙君家被蘇軍刼掠一空。尤爲痛心。是夜楊曾元夫人假我一被。朦朧而睡。內人則坐等天明。熬凍澈夜。此夜熬凍者甚多。內人時念兒子。往往墮淚。幸有曾元夫人勸解乃止。此宵總算胡亂過去。

初三天才亮。我已經起身了。意思想讓一夜未曾合眼的內人。略睡片刻。但是城上鎗聲。依舊畢畢拍拍的響。走到外面。又見大門外新來許多難民。多揹着被褥。一早投收容所來。我走進禮延辦事處。人頭很不少。多是一夜未睡的隔夜人。均面現憔悴之色。十分可憐。我請教他們登在電話旁邊過夜的難友。一夜以來。有沒有好消息。大家多對我搖頭。其時李愛棠君也來討消息了。請他們打電話到紅會裏探信。也沒有人肯打。還有人說。一夜已經打了無數通電話。也沒有討到一個確實的信。這回打去。人家包要厭煩。另一個朋友。就請提議人李愛棠打。愛棠眞爽快。也不和他們多話。走過去便打電話。搖了又搖。好容易接上線。所問答的話。依舊含糊影響。一些好消息沒有。也只索罷了。

禮延校長張愼幾君。他本和我是輔延的同學。他見校裏上千的難民。供應兩頓粥。已經沒有柴米。所以急急和大家商議。結果先將現存的米。開鍋煮粥。然後再想方法。

我在辦事處站了一會。除聽人們的長吁短嘆之外。依然是一籌莫展。所以我退出去。仍舊回到昨兒睡眠的地方。見內人仍沒有

睡。她也實在睡不着。我再勸她睡片刻。她才勉強睡下。

其時太陽出來了。我記畢着昨日蘇軍要闖入拉夫的話。又聽見新逃來的難民說。禮延門口。又發現兩兵。大凡拿了東西的人。蘇軍便喝令把東西放下。有好幾個難民。受過這種驚嚇。把衣包等物。恭恭敬敬放在兵士面前。然後空身進門。大家總說有兵。多怕事。便蜂擁似的逃進明倫堂去。我喝咐內人睡了。也奔向明倫堂。其時人多急遽。幾乎把大門擠毀。進了大門。因要走過一條很長的走廊。恐怕有流彈。多低頭疾馳。

天我視大鐘底下。我昨兒因爲坐避所搬的柴。還依然在着。昨鐘下爲樂士。今天我却不敢再坐了。因爲大鐘在大門口。容流彈很多。鐘下反覺危險。所以我便另找可坐之處。想在縣署當司法警察的陸建文。也同在明倫堂。他帶一條棉被。招呼我坐。我很感激。也不客氣。竟在他的棉被上坐了。陸建很和氣。我見他面色不佳。問他時。他說身上有痛。本不想坐。這時天已熬了一天。現在見陸建文的父親。吸水烟。一股清香。不文爲人逃。實在睡不着。我再勸她睡片刻。她才勉強睡下。

天卽死。（係受驚太甚之故。）可惜得很。我從昨天上午起。因爲水烟斷糧。覺餓欲斃。待他吸完了。遞給我吸。我一連狂吸好幾口。覺得異樣有味。這時我的內人。睡不着。也來了。正要叫我出去吃東西。齊巧陸建文家。送來一小提桶的泡飯。陸建文父子。邀我同吃。因爲沒有碗。祇能慢慢的輪吃。吃殘的碗。也沒有水洗。只得隨便些兒。以能飽肚子爲幸了。我捧了大碗。足足吃了兩大碗。才把已空的肚子填飽。因爲昨天一天。雖吃了三次。併起來還不滿一中碗。肚中遽遽預預。雖覺不得怎樣餓。現在把東西吃下去。精神究然提起不少。我的內人。我也勸他吃一碗。他說委實吃不下。不要吃。卽使要吃。外面楊家有爐子。隨時可燒。我也不勉強。吃完了。依舊坐在那裏。靜聽城上城外的鎗砲射擊。

有人說。奉軍昨兒已經佔領君山和要塞。快要開大砲轟城了。有人分辯道。那有這樣容易。君山或者會失。要塞決不會失。這時適有砲聲發作。有人道。黃山大砲開了。有人道。這是奉軍的過山砲。黃山大砲。正要比他厲害十倍。決不止這一點聲浪。其實這多是空論。黃山大砲的確快要發作。吾人的大難大恐。也快要開始了。忽然有許多人。逃進明倫堂來。多說外面有兵。定要進門搜索伏子。無理可喻。於是許多人盡皆吃驚。卽有多人開西面走廊中間

的門。避入貧民習藝所。所中有一麻面漢。開係老裁縫的兒子。此人非常可惡。彼見多人避入所中。即大不耐煩。並出言不遜。雖經其父責罵。仍不改悔。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畜生。我們逃到貧民習藝所中。已受了裁縫兒子的怠慢。心裏雖氣。也只做無事。再到他最後一進屋中。在小凳上和內人坐了一會。因爲靠後是一堵絕薄的單牆。想離開此地。走到外面。有人叫我不要走。我也毫無主張。依舊回到後面。其時習藝所裏燒飯吃了。內人怕我肚子餓。他一個人出去。向李愛棠夫人討了一大塊年糕進來。就在習藝所灶上。蒸熱了給我吃。她也吃了一塊。並弄來一碗湯罐水。兩人喝着。正在吃。聽見前面廚房裏有人發話。追問誰在這裏蒸糕。推失了鍋裏的熱氣。又聽得有人罵道。有一個不認識的女人。委實討厭。又有人道。這些逃難的眞可惡。怎麼逃到我們這裏來了。以後沒有交情。不認識的。不准進來。也不准到我們灶上來蒸東西。我和內人。這時只能老着面皮。一聲不響。恭候他們精場。但是心裏却暗暗自忖。現在砲彈嗚嗚的在頭上飛過。挨一刻。活一刻。同在難中。何必如此。難道這習藝公所裏的灶下朋友。多是吃人的畜生。我正這樣的想着。李晨伯李福厚昆仲。家裏拿了飯來。他約我們晚上吃飯。我當時很感激。後來也沒有去吃。當時我向福厚商借棉被。他立刻答應我。後來走散了。也沒有實行。

久而久之。明倫堂上。終不見兵。我等漸由習藝所。仍回明倫堂。圖聞蘇軍所以不來滋擾。皆係李愛棠君及俞蘊輝君並某君之力。蓋蘇軍第一次入內。因男子見兵奔逃。兵即從後開鎗。幾斃大禍。急由人招待。終被拉去九人。後因無法可想。隨由張愼幾校長。請李愛棠俞蘊輝並某君(忘其姓名)佩紅十字徽章。站在門口。用言詞擋駕。李愛棠君在民國初年。曾任營長。操北方言語極純熟。與兵談判。不憂誤會。一面先將校內男子。盡避入明倫堂。外面悉存婦孺。但蘇軍意欲闖入者甚多。李愛棠君均婉言相告。謂此地並無伕子。裏面盡是婦孺。你們武裝入內。婦女必起驚慌。我們是紅會職員。在這裏照料的。蘇軍講理的。即行他去。還有不講理的。定要進內查看。李君即引兵在婦女所住的寄宿舍玻璃窗外。任他一一觀看。蘇軍見果眞沒有男人。也便無話而去。這樣一天到晚。送往迎來。李君的勞苦。實在可敬。保全的人數。約有數百。殊可感也。上午的十一句鐘。要寒大砲發作了。句然一聲。房屋震動。隆隆餘響。約摸半分鐘方止。所有明倫堂許多難友。多面面相覷。砲

聲過去。大家聚攏來討論。多說我們昨天和今天上半天所聽的砲聲。盡是行軍所用的過山砲。現在的砲聲。迥然不同。威猛異常。一定是要塞大砲無疑。這時我也斷定此砲發自要塞。言下大家又紛紛議論。有知道要塞情形的。說要塞大砲。適才所放的。還是小砲。最大的有十二寸四分及十二寸口徑的。俗名一千二百磅。和八百磅。昔年張之洞石操。十二寸口徑大砲。向江心打靶。開過一砲。所有北外店家牌門。皆被震倒。猛烈不可言狀。倘然此次也要向城開放。城內百姓。無一人得生矣。後來又有人說。要塞台官孟牧之。他最愛護百姓。最大巨砲之砲門。早已攜去。不在山上。民國五年之役。我們多受其惠。此次他必有辦法。議論未終。要塞第二砲又發。大家吃了驚嚇。遂把空論打斷。互相坐下。

民國五年要塞開砲。我也在城內。大吃驚嚇。覺得現在所放的兩砲。雖然威猛。還沒有那年的厲害。我彼時雖如此想。不料以後的砲。愈放愈大。正比往年猛烈得多呢。自要塞開砲後。人心益形驚惶。同時城外奉軍的行軍砲。也猛向城內轟擊。明倫堂屋面之上。所經過的砲彈。有嗤嗤然的。有嗚嗚然的。有拍拍之聲的。其要塞大砲之砲彈。除以上三種外。另有霹靂行空的。山崩海嘯的。種種不同。無不令人失魂喪胆。至於空中所經和雨點的一般鎗珠。吁吁作鬼叫。更是勾魂之票。攝魄之符。我等身坐明倫堂。面對大成殿。時見大成殿上。連着流彈。拍拍不絕。這時砲彈橫飛天空。一點鐘大小十數發。未幾。又發一巨砲。砲彈經過明倫堂。屋上如降冰雹。簌簌作響。一砲過後躲在大成殿裏的難民。紛紛逃來。謂殿前月台上。落下一鐵片。重約斤餘。此地實覺危險。

我等與大衆。即討論危險問題。有人說。明倫堂後面。即係學堞。砲彈雖猛。須穿不過學堞。此地可保安全。大家主張。皆相彷彿。時已下午了。我見西首走廊。與明倫堂接連轉角處。有稻柴一大堆。先在那裏的人。已很多。我和內人。也到柴堆裏坐下。其時舊縣前匡阿二麵店。已被蘇軍打門而入。搶刼一空。匡阿二夫妻。和我坐在一處。匡阿二的妻子。流淚不止。謂有銅元一百餘千。藏在甕中。埋於灰堆之下。上蓋垃圾。亦被蘇軍挖去。其餘飩餛糕點。一切吃物。暨衣服等類。完全被刼。故哀哭不止。我見狀不忍。好言勸解。謂但求逃得性命。便不難恢復。此時哭亦無益。這時蘇軍已漸漸在西大街。西橫街。南街等處。撞門肆刼。下午三時許。要塞大砲又發矣。霹靂一聲。耳震欲聾。內子急伏稻柴中。屋上塵埃。受震紛然降落。

我適仰面睡在柴上。頓時落塵滿面。如惡鬼狀。此砲甚猛。實較民國五年爲烈。聞者無不失色。一砲過後。驚魂未完。而第二砲又至。遙聞寄宿內婦孺。哭聲大起。內子則納首柴中。緊掩兩耳。不敢稍動。未幾第三砲又發。我等此時皆魂不附體矣。三砲之後。以爲尚有砲來。不敢走動。嗣聞興國寺古塔。爲第二砲毀去兩層。不一時。匡阿二麵店有夥友名黑子者逃回。彼係上午在文亭橋畔。被蘇軍拉去當伕子者。黑子謂。要塞適才所發驚心動魄三大砲。城上蘇軍。盡行喪胆。將槍械子彈。盡棄城上而逃。砲隊亦將砲棄諸路旁。紛紛而走。當給黑子工資四百文。揮彼速去。多說我們走啦。不打啦。這樣大砲。我們自當兵以來。沒有見過。黑子拿了錢。特到禮延收容所。來找他的老板。並報告不打的喜信。黑子還說。我走的時候。城上有好幾件大衣。多是蘇軍心急慌忙的時候。丟在城上不要的。懊悔沒有帶他回來。大家聽了黑子的話。非常歡喜。幾乎把一顆心。喜得炸了開來。有一半人。已經預備回去。其實我們的苦。還沒有吃盡。那能這樣容易。

你道蘇軍吃了三砲。棄械亂逃。逃到什麼地方。說也可笑。這些兵。多到百姓家裏去放搶。從此一搶。須六天六夜。方才歇手。這是後話。至於我們當時。希望蘇軍不打。誰知要塞大砲。依舊向城裏猛轟。不過是放的小的。聲浪沒有方才的三砲猛烈。大家亂跑。要想回家的。也被紅會職員進來阻擋。教大家不要慌。即使停戰無事。也要慢慢的探聽明白了再說。大家方才靜靜地照舊坐下。一亂之後。我和內人。又換了地方。離了柴堆。坐在明倫堂下去了。聽聽砲聲。仍舊不止。城牆上自三砲打過之後。居然好久不聞槍聲。現在城上槍聲又發作了。機關鎗聲。更覺緊密。好像即在牆外學堂上發射。大家恐怕要塞大砲打機關鎗。多站起來逃走。後來有人說。機關鎗並不在後面。離得很遠呢。於是復反坐在原處。時候快夜了。我們多愁着怎樣過夜。眼見蘇軍不會即走。

其時我內人坐在我的右邊。前後左右避難的人。約有二百多人。我手裏拿一枝水菸袋。和人商議討了一根紙吹。把烟袋裏所存不滿三四筒的水烟末子。燃火吸完。正在互相談論。陡覺一聲霹靂。滿目皆煙。我心知不好。一定砲彈來了。急忙之際。無奈立不起身體。只能就地向前亂爬。已顧不得別人。在爬的時候。回頭向屋頂一望。見斗大一簇火球。其餘烟塵迷目。瞧不清楚。自忖此時的我。或者已經擊死。我即不死。那裏面烟塵深處。必已打死多人。心

裏一面想。一面儘力的爬。爬了兩三丈路。方才立起身來。再向外奔。奔了幾步。想起我的內人。見他也站立起來。跟我來了。這時二百多人的吃驚大亂。眞是形容不盡。在百忙中。我因失掉水烟袋。重到亂柴中。找出烟袋。順便瞧到裏面有無死人。幸而一個俱無。也沒見砲彈落下。原來這一顆砲彈。打穿了房屋。鑽到天井中落地。實爲萬幸。

我和內子。再不敢登在明倫堂了。天色也漸漸黑了。當卽仍到李愛棠君住處。告訴他吃驚情形。愛棠夫妻。多代我等歡喜念佛。今天聽說電燈線已被砲彈打斷。電燈不能亮了。我坐了片刻。內人向愛棠夫人商借棉被。蒙他慨借一條。我和內人。拿了棉被。仍到楊曾元夫人處。因該處人少。可以開鋪也。我們兩人只有一被。又見沙溥泉君家眷。坐於稻柴之上。遂商議到明倫堂去搬柴。我們倆。在黑暗中摸到明倫堂裏。我悄悄地向內人道。如果搬柴碰到干涉的人。不可說搬到外面。只能說就在這裏打鋪。因爲白天我親見有人沒有搬得出去。內人點頭領會。我們跑到堆柴的地方。已有許多人。在黑暗中睡在柴堆裏。我搬了兩綑。內人也搬兩綑。剛要轉身走。果然有人照了火。來查問我們了。我騙他就在這裏

開鋪。他便沒話說。拿火去了。我們各人拿了兩綑柴。在黑頭裏找原路摸了出來。走到走廊下。又怕有流彈。脚下走得很快。到了預備圈的地方。在靠牆的一面。內人把四綑柴鋪平了。卽作爲褥子。愛棠夫人借給我們的一條棉被。兩人合蓋。這張着地鋪。和沙溥泉君家眷的稻草鋪。正相連界。難中景況。言之酸心。

我這時口渴極了。幸得楊曾華君弟婦曾元夫人。生風爐燉茶。我滿滿的喝了兩杯。內人也喝了一杯。方才解渴。有人在風爐上烘糕吃的。我也頗想吃。曾元夫人給了我一塊。內人接了糕。也在爐子上烘。我吃了還覺不殼。其時睡在北首地上有一位朋友。也是老縣前人。不過叫不出名字。他却認得我。送給我兩塊圓形的年糕。我十分感激。再交給內人去烘。同時這位朋友。還送給旁人幾塊。人極和氣。他還說。我帶的糕很多。有一車袋呢。諸位如果要吃。不論何時。儘可來取。我們大家遭難。萬萬不可客氣。橫豎我帶得多。一個人吃不了許多。我聽了。這朋友的話。更見得此人人格可敬。不禁暗暗欽佩。

這時屋上的砲彈。依然嗚嗚的飛過。要塞的大砲。照舊隆隆的作響。每一砲發。在黑夜中先見火光。次聞砲聲。和電光雷震。一樣光

景。在屋婦女。多喃喃誦佛號。祈禱停戰。又歷半小時。砲聲忽止。城上的鎗聲。仍在霹拍作響。人心較定。我等坐在地鋪上談話。這時沙溥泉君由外來。謂方才得紅會電話。可以無事矣。此信一傳。如獲大赦。大喜事。滿屋之人。無不眉飛色舞。環問其故。沙君續謂蘇軍旅長陳孝思。今日向地方紳士要錢。已經講明。送洋六千元。陳孝思即帶兵出城。讓出城池。奉方亦然通過。現在六千元數送去。陳孝思與蘇軍。今夜十二時左右。一定全數出城。蘇軍已經在城內大搶。個個大發其財。當然想走。安肯在城裏送死。了沙君之言。實情實理。也以爲蘇軍必走無疑。頓時愁煩大減。心胸大寬。屋中婦女。聞信無不笑逐顏開。有性急的。竟欲立刻回家。我向大家道。城內果眞無事。今晚斷不能出此收容所。因爲我聽未止。大家回去。正是送來禮物。自討苦吃。快不可動。大家料越抬舉未止。彼時收容所全體難民。心中皆欲蘇軍速走。以脫苦厄。不時不久。要塞大砲。隆然又發。一連十餘砲。我等已經放寬的心。重又緊張起來。多謂砲聲這樣緊急。恐怕事情有變。沙君亦十分疑惑。又到禮延辦事處打電話問故。我自沙君去後。聽砲聲甚緊。登速向東城暫避。現有紅會救護隊在此領路。快快到輔延學校。

威砲。促蘇軍速走。並無變故。於是大衆又寬一寬。其時夜已深了。我乏了。要睏了。又恐房屋被砲擊壞。砲彈飛來。固無活理。如果屋上磚瓦下墜。若有物遮掩。究較穩妥。我見屋裏有窗長窗一扇。即把長窗兩頭用凳墊起掩在鋪上。我和內人。睡在窗下面睡。屋內本有長窗兩扇。其餘一扇。已有人靠作掩護。此一扇。則暫歸我有。我睡未片刻。忽見玻璃窗外。發現燭光。有人推進門來。乃李福厚君。謂欲找尋穩婆。蓋其兒媳伯夫人。忽然生產。其時砲聲隆隆。盤旋頂上。滿屋之人。無不爲之耽慮可憐。臨產婦欲覓湯水不得。幸楊曾元夫人。風爐未熄。代燉茶湯熱水應用。誠功德無量事也。後開產後甚安。衆婦女均爲念佛慶幸。

初四日黎明。我蜷屈在長窗之下。有如豬仔。困體乏。猶在熟睡。內人已先我醒。急推我曰。快起快起。大家已經要走了。我走出長窗。開日一看。正見男女老幼。肩負被褥。手抱孩子。呼男喚女。嘈雜不堪。多現走狀。我急問要走之故。有謂此地張校長。有電話關照。要塞即刻將開大砲。轟擊西北城。砲延適在砲線之下。難民決不能登。速向東城暫避。現有紅會救護隊在此領路。快快到輔延學校。

鴻命。其時情形之惶急紊亂。大呼小叫。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我與

內人。沒有帶東西。一身而外。別無長物。要走絲毫不難。但我父母在家。而家在西北城。怎能給一消息。救之出險。我惶急無計。當把愛棠借我的棉被摺起。內人送至愛棠夫人處。我到外面聽信設法。然竟無人敢去我家通信。嗣得愛棠家傭人。我即央其回家。得其應允。心乃略定。愛棠夫人。攜帶四個孩子。尚有許多東西。也在匆匆整理。我當與內人言明。代替愛棠夫婦。拿取輕便之物。以分其勞。我走到禮延辦事處。見性急出去的人。已經先走。追晤愛棠。愛棠向我搖手曰。何處可以安身。何處不是死路。我實不得而知。此地要死。難道到了東城就活嗎？我主張由他們走。我的一家不想走。我也不便勸誰走。也不便勸誰不走。各行其是。各安天命。我聽了愛棠之言。覺得很有理。滿城裏那一處不是活路。那一處不是死路。逃來逃去。有什麼用呢。我便主張與愛棠取一致行動。不走了。愛棠這一番話。聽了站下來不走的。除我們夫婦兩個外。還有一百多人。大家不想走了。但是這一百多人中。有因爲紅會救護隊先走。趕不上而留下來的。也居一半。

（人走後。東西即被人盜去。）大家拿了東西。狼狽不堪。跟了紅十字旗。出禮延學校。出門之時。大家決定到德隆里吳訂豐先生住宅江陰紅十字分會避難。大家過龍頭橋。恐有流彈。均低首疾馳。再過司馬橋。沿城河魚貫而進。走虹橋境。經睢陽廟巷入大街。沿途行走時。如果有人照一影片。災民之慘。一覽無餘矣。自出禮延以至虹橋巷口。沿途未見一兵。甲師屋山邊。見二人靜立在彼。餘皆緊閉其門。鴉鵲無聲。淒涼景象。思之墮淚。城河中蓄水。已經乾涸。想已決壩放去。我等進入大街。又見軍用電話線。掛在居家簷下。左右各有一條。到縣公署場。迄招商旅館。則蘇軍三三五五。站在階上。並不見一個百姓。蓋招商旅館。亦被軍官佔用也。我手

攜包裹。見兵。心殊惴惴。內人在後促我在人隊中速行。弗落人後。但我舉步甚重。欲速不能。經過安息會。見有人站在門口。執紅十字旗。未幾。我等皆到紅會。我等走進了德鄰里的門。直往裏面擁。將到汀先生家的大門階簷下。卽有人出來止住我們道。裏面人滿了。實在擠不下了。不要進來了。又有人接言道。引領他們到前面茶樓底下。和第二進的書場裏去罷。當下卽有人招呼我們道。快到這裏來。快到這裏來。於是我們跟了他。重復退出來。回到德鄰里門裏。在第二個街裏。轉灣進去。經過紅十字會的臨時醫室。門前。在第三個門裏走進。這裏。卽是峴春茶社的說書場。若在太平之年。在新正的初四。正是人們娛樂的好日子。書場裏。一定聘請說書先生。登台講說故事。大書則經邦治國。咭呀呀大起爆頭。小書則弦索丁東。情切切旖旎情深。一般聽客。多到這書場裏來。今年可大不同了。滿書場擠滿了難民。無不驚恐失色。陶情作樂。全書場依舊。而情景不同。我彼時暗暗自忖。倘在平時。這書場裏若是後來打聽出來的。我這時只向裏面跑。在鐵門裏面。劈面碰着鄰舍老叔周性魯。他問我父母的消息。我着急道。家嚴家慈。多在家裏。現在要塞大砲。要搬西北城了。你我的住宅。適居險地。料想舍間沒有人送信。家裏一定得不到這危險消息。務請老叔設一個方法。救他們出來。感激不盡。周君道。我本有事要到暉對巷去。一定叫他們避到這裏來。我聽了這義俠滿懷的話。非常放心。一面已不得周君立刻便去。一面到汀先生屋裏來。見鄭承甫等許多已到臨街的靚春茶樓底下。這時。樓底下兩間屋。只有十幾個人。果然空着。我便到東首一間。將近樓梯的北首牆下地板上。放下手裏的包。內人把包打開。把愛棠昨夜借給我們的一條棉被展開。另有皮的小抱裙一方。預備夜來遮體。內人卽坐在被上。其時來的人忽然多了。我命內人坐着休動。恐怕這地盤被旁人佔去。推扳不起。

我放心不下現居險地的父母。我們坐的地方。既然有了着落。連忙再從書場裏跑出來。這書場。乃是必經之路。來往必要在那裏假道。書場隔壁。卽是紅會的臨時醫室。我前已說過。醫室的對門。乃是商團。朱春霆劉寶春兩君。現做正副隊長。我當時不知道。還是後來打聽出來的。我這時只向裏面跑。在鐵門裏面。劈面碰着鄰舍老叔周性魯。他問我父母的消息。我着急道。家嚴家慈。多在家裏。現在要塞大砲。要搬西北城了。你我的住宅。適居險地。料想舍間沒有人送信。家裏一定得不到這危險消息。務請老叔設一個方法。救他們出來。感激不盡。周君道。我本有事要到暉對巷去。一定叫他們避到這裏來。我聽了這義俠滿懷的話。非常放心。一面已不得周君立刻便去。一面到汀先生屋裏來。見鄭承甫等許多

多熟人。多在裏邊。聚在廊下議論。我走到屋裏。見無數婦孺。均擠的。坐在方磚地上。只空一尺來寬的一條路可走。這裏的人。有的已在方磚地上過了兩夜。前後門打進來的冷風。眞虧他們熬着。唉！這本是逃命而來的。喝兩天冷風。能夠保得不死。已經萬幸。然而性命是否活得成。或竟一秒鐘裏便打死。絲毫沒有把握啊。我在屋裏。見許多人愁眉苦眼。轉了一轉。站不住了。又得鄭承甫君。談了幾句話。他說在家本躲在假山石下。已乾的金魚池裏。上面用木板和棉被掩蓋。本來很安逸。無奈砲聲實在利害。聽不過。後來又聽見機關鎗在屋角邊肆放。不得已才逃走出來。已在此地過了一晚。我見他面色憔悴。也無心多談。再回出來。見周性魯君還沒有走。我非常之急。遂又託他救護我的父母。他仍一口應允。教我放心。但我的本心。恨不得請他馬上快走。走到書場裏。見起初不覺得。現在覺不能支持了。心裏很想要吃。因聽人說。後面厨房裏正在燒粥。專是救濟難民的。我這時所處的地位。的確是實缺的難民。我這難民資格。比曹錕的指班總統。硬旺得多。現在厨下所燒的施粥。我當然有吃的資格。便知照了內人。再走出去。走到裏面。又碰見周性魯君。見他還沒有出發。把危險消息通知我的父母。眞令人急煞。我又上前懇託。周君拍胸擔任。叫我休急。剛從家裏逃出來。還帶了半車袋年糕。他還有好幾個同伴。似乎是他的兒子。他很慷慨。他說大家多在難中。要互相照應。我帶的糕很多。你們如果要吃。不方來取。不必客氣。因爲到此地步。性命不知如何。還分什麼你我。說時。他忙取了兩條年糕。送給我們。接着另有一個年事較輕的女人。烘了兩條糕來。他又送給我們一條。我與內人。分而食之。他家的糕。糖量很重。還有許多桂花。我這時。已覺得餓了。飢渴之餘。分外香甜有味。一個人吃了大半條還嫌不足。恨不得再吃一條才好。然而知道烘糕費事。也便不開口多事了。不一回。親戚朱貽蓀兄。領了他的母親。也來了。又送我不少黑棗。和煨熟之芋頭。我因爲餓了。脚底下虛飄飄的乏力。你想我自初二一早到禮延。兩天之中。吃的東西。併起來不滿一頓多。起初不覺得。現在覺不能支持了。心裏很想要吃。因聽人說。後面厨房裏正在燒粥。專是救濟難民的。我這時所處的地位。的確是實缺的難民。我這難民資格。比曹錕的指班總統。硬旺得多。現在厨下所燒的施粥。我當然有吃的資格。便知照了內人。再走出去。走到裏面。又碰見周性魯君。見他還沒有出發。把危險消息通知我的父母。眞令人急煞。我又上前懇託。周君拍胸擔任。叫我休急。

我萬分感激。進入屋中。因爲不認得吳宅的厨房。幸得沈君指引。便由夾衖中走去。在井邊走廊中。遇陳俊臣君。得悉他的眷屬。也逃在此間。他遞菸袋給我吸煙。因爲煙袋裏沒有水煙。便取一個洋鐵罐子裏的水煙。想起自己雖也帶着煙袋。無奈絕糧已有吸了。今見有煙請我吸。自然萬分歡迎。忙接過來連吸了好幾管。把煙灰磕過足。最好笑的。在我吸水煙的時候。旁邊有一位仁兄。想必也和我一般。已經熬了多時的癮。他見我一管一管的吸。似乎迫不及待。手中執了一個已經燃着的紙吹。頻頻用目看我手裏的煙袋。顯出一種急在候補吸煙的樣子。恨不能到我手裏來把煙袋拍去。這位仁兄眞不幸。他剛巧遇見熬癮多時的我。不吸夠。不肯放手。不原諒他的苦衷。後來我因爲手裏紙吹吸完。這仁兄。以爲我一定把煙袋送給他了。他和我作虛僞的客氣。將他手裏已燃的紙吹。送給我道。再吸一筒。照往日的規矩。我便應該把煙袋遞給他。回耐這時我的煙癮。還欠缺兩筒。沒有過足。又在兵荒撩亂。不講情理的時代。我覺不和他客氣。非但不把煙袋遞給他。反接了他的紙吹。吹着了再吸。一連又是兩筒。方才停止。這時是不得已而爲之。我一面這樣想。一面終究把煙袋和他的紙吹送給他。他到這時候。才有水煙到嘴。我實在非常抱歉。我見陳俊臣君洋鐵罐子裏的水煙。想起自己雖也帶着煙袋。無奈絕糧已久。又嘗着沒有煙吸。熬癮的苦處。不覺見煙起意。心想向他討一些吸吸。彼時因爲要到厨房裏去弄粥吃。沒有手拿。便暫不向討。即往厨房裏去。見鍋內滿滿的已經燒好兩鍋粥。辭了一厨房的人。有許多人。手裏拿定一只碗。動手去舀。我要覓一只碗。據厨房裏的人說。碗已成了寶貝。厨房裏上千只碗。幾千雙筷。已經化爲烏有。被難民藏了起來。你要舀粥。非先想法碗不可。我呆了一呆。暗忖。這眞難了。請教到那裏去找碗呢。然而沒有碗。眼見鍋內滿滿的粥。一碗一碗的見人家舀去。我除看吃以外。一些沒有法想。我徘徊了一回。依舊帶了我的既空且餓的肚子。退出厨房。到陳俊臣君處。向他討了些水煙。正欲出外。又見了一樁可記之事。

你道是什麼事。原來陳俊臣君家。這時蒸出來十念個饅首。我估量他們是藉他果腹的。饅首又不多。人數却不少。俊臣讓我吃。我彼時腹內空空。十個也吃得了。然而我決定不吃。正在推讓時候。他家裏的人。已你一個。我一個。動手到蒸籠裏去拿。趁這紛亂之

際。忽然在人縫中鑽出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自由自主。兩隻手伸到蒸籠裏。一拿便去了四個饅首到手。回頭一溜煙。已去得無影無縱。後臣忙問這是那家的人。說時遲。彼時快。已經來不及了。大家見了這般光景。不覺好笑。多贊這孩子手脚敏捷。放搶的工夫到家。大家還未笑完。又來一個髒兮兮的老太婆。嘴裏嚷道。你們這裏發饅首嗎。給兩個我吃。大家聽了又發笑。後臣和他說明道。這是家裏帶來的。不要弄錯。那老嫗才不開口。我拿了討來的水烟。依舊回到外面來。暗忖廚房裏有粥沒有碗。叫我到那裏找碗呢。不多片刻。走到書場裏了。見桌子上堆着許多磁的茶壺。我想碗是難找的了。且先取一把茶壺。權且當碗去舀粥罷。心裏這樣想。果然被我拿了一把。帶到我們坐的地方。水烟在烟袋中放好。又因沒有紙吹。依舊吸不成。齊巧那邊有人在那裏搓紙吹。被我討了兩個。方能吸了兩管水烟。說起預備用茶壺舀粥的話。大家也覺好笑。想起狼狽到這般地步。又不覺可悲。

我恐怕廚房裏的粥。被人舀完。又要忍餓等燒第二鍋。所以拿了茶壺。再到後面廚房裏去。走到廚房裏。見拿茶壺當碗盛粥的。不止我一個。並且還有人用罐頭當碗的。鍋裏的粥。又燒好了一鍋。我見手裏的茶壺。好久未用。非常之髒。想用水洗一下。無奈這時的水。寶貴得比金子還貴。沒有覓處。又想這時正在逃難。講究不得許多。雖然髒。須吃不死人。便媽虎些罷。我隨把髒的茶壺舀了一壺。我因爲口渴非常。即把面上的粥湯。很命的牛飲了幾口。才覺得好些。其實燒粥的米。並沒有淘過。粥飲湯現着褐黃色。膩得和藥一樣。彼時我已到「渴者易爲飲。飢者易爲食。」的地位。所以在喝的時候。比上等茶葉泡的好茶。味兒頓勝萬倍。我捧了一茶壺的粥。走出廚房。在廊下遇見錢四表姨母。（楊夫明的夫人。楊繩甫的弟婦。）詢聞我家難中狀況。並述他府上的危險。因爲他家住在南街寶塔下。和市十梭相近。第一是蘇軍往來不絕的滋擾。第二是砲彈打了寶塔。實在危險極了。所以逃在這裏來避難。即在走廊裏的屋裏安身。我和他談了幾句。走將出來。我一行走。一面脚裏發重。走不上。這多是忍餓太久的緣故。現已奔波兩次。至於用茶壺盛粥。家裏的父母。又不知如何。不知幾時方能停戰。這種大難。不知遭到幾時得了。我的思潮。前前後後的湧將上來。心裏一酸。幾乎掉下淚來。我這時一股怨氣。至少要直透靈霄寶殿。玉皇大帝。也要拍案代抱不平咧。

我捧粥出來。到照牆邊。又碰見周性魯君。見他還沒有去。眞叫我着急。我回到坐的地方。就茶壺吃粥。既沒有筷子。又沒有下粥的鹹菜。只得用五爪金龍代筷。就此淡食。這粥的米粒。與平時家裏燒的粥不同。因爲人數多。又要燒得快。在囘裏舂出米來。直接倒向鍋裏。只把水燒沸。勉強可吃。便大家搶着吃了。雖有泥屑光粉。也毫不在意。頃直了喉嚨大吃。我把茶壺裏的粥。吃了三分之一。委實淡吃得難受。不容易下嚥。但是肚子裏沾了些米氣。也覺舒服了好多。便放下了。我知道內人兩日以來。還要比我吃得少。存下來的粥。我勸他吃一點。他仍舊不要吃。因爲餓過了火的人。往往只覺萎頓。不覺飢餓的。

坐下。

早上從禮延搬到輔延去的人。有許多。也逃到紅會裏來了。如楊曾華君的眷屬等。多擠在書場裏。曾華夫人。和他的弟婦曾元夫人。因爲地下實在擠不下了。妯娌兩個。多坐在一張桌子上。一動多不能動。我本想請他們也到茶樓底下去。因爲樓底下也已擠滿。又沒有門蔽風。晚上反要受凍。反不如書場裏暖和。我便不多話了。這時。東半城幾處收容所裏的人。多併到紅會來了。所以人數格外增多。我們樓底下。又來了映紅照相館一家人口。擁擠不

氏和姪女姪兒。也多到了。我這時心裏很快活。果見我的父親。帶領了一班人進來。我連忙引他們同到茶樓底下。預備登在一處。還兩天。我因爲晚上凍極了。以爲父親出來。必帶棉被。那知也走得匆促。一點東西沒有帶。又見我的母親沒有來。我的父親道。他那背把家拋棄。所以無論如何。你母親是不願走的。況且家裏很安靜。並沒有兵來。砲彈多從屋上飛過。沒有損壞。我本知道母親是決不肯走的。然而終覺不安。我父親又道。家裏有江北人看家。大概總不要緊。所謂強自寬懷。沒有法想。這時李錦蓮的嫂子。也帶了兒女來了。他却帶了三條棉被。卽在地板上展了開來。大家

堪。人聲嘈雜。喧鬧不止。和禮延的情形一樣。雖然有人警告大衆。說這裏是沿街的。這時的聲浪。比茶館還熱鬧十倍。倘被街上蘇軍聽見。那便禍事不淺。大家靜靜地坐着休鬧。然而毫無效力。我的坐位。和情形。既如此不良。幸得父親來了。心裏比較的定了一定。然而急急希望戰事停止。大家活命。所以又忙着要去打聽消息。走到紅會的辦事處。便見無數的人。東一堆。西一堆的正在議論。原來這時。城裏的紳士。因爲得了北外郵政局長楊伯昭的電話。已由吳汀鷺章問雩陳美齋陳守丞陳慕周等數十人。到通惠公所司令部。見了旅長陳孝思。對他叩頭哭求。請他停戰議和。旅長滿口夢話。他說齊燮元已派一師大兵。由姓魏的師長。到來救他。只待救兵一到。便要轉敗爲勝。斷無和理。他的手下營長。更可笑。還說這是軍事計劃。不配你們與聞。後經許多紳士。下跪叩頭。方以軍事會議決定。允放地方代表四人。出城接洽。開東門放四人出城。限三小時回城。現在四位代表吳汀鷺章問雩陳美齋章寄周。已經出城去了。大家已經知道四代表先到福音醫院。由領袖牧師李德理牧師慕維德與華爾德院長。同往北外。見奉軍司令。奉軍司令是誰。這時我們還沒有知道。代表已否和奉方接洽。我們也沒有知道。這時大家所議論的。無非要想打聽各代表接洽的情形。倘然接洽順利。我們衆百姓便有命。否則。便是個死。關係何等重大。然而代表接洽情形。簡直沒有法子可以探聽。非等代表進城之後。不會知道。一個個和熱石上的螞蟻一樣。在方磚地上。學無錫人的缸尖子上團團轉。沒法可想。耳邊的鎗聲。仍舊稀稀落落的聽見。幸而大砲聲停止。人心還不十分驚慌。我和大家。空談論了一回。又不知道代表幾時可回。只得回到茶樓底下靜坐。其時。有穿警察制服的人。身上有紙煙賣。我喜極了。問係品海牌。賣一角小洋一匣。我身上只有大洋元。沒有小角子。他又沒錢找。我拿了一塊錢。眞是無法可想。這時如果敲碎了可以使。我便要將他敲了。幸而我的堂妹。他身上還有一枚兩角小洋。便給了我。才買了兩匣紙煙。大家方有煙吸。因爲早晨向陳俊臣君討來的水煙。吸到此時。早已瓶之罄矣。連屑粒多已吸完的了。若不有紙烟救急。又要熬癮了。唉！逃難不帶碗。若無茶壺代替。便要挨餓。逃難不帶零碎錢。雖有金銀。也不能使用。可見碗和零碎錢。乃是逃難中必需之物。大家切記。

到了下半天。聽說出城的代表。進城了。限陳孝思於下午五句鐘

答復。否則。山上仍要開大砲轟城。我們聽了這種消息。大家覓心不少。只巴望蘇軍旅長陳孝思。快快答復。立刻出城。滾他們的臭蛋。看看天快黑了。城上的鎗聲。仍像炒豆似的響着。忽然有賣蘿餅的人。到收容所裏來做生意。買的人。果然不少。定價兩角小洋一包。約有十多個餅。生意眞好。一霎包的餅。頃刻卽完。我苦於沒有零錢。心理想買。可惜買不成。幸而我的父親。他已買了一包。後來我又請父親。添買了一包。有人再要想買。已沒有了。我們因爲天已黑久。想吃粥了。幸而內弟李錦蓮。他向映紅照相館難友。借了一個洋鉛的桶子。到厨房裏先留來一桶。照相館裏人很多。連我們一家。共有二十多人。一桶粥不彀。吃完了再留一桶。

在吃粥之前。內弟錦蓮。給了我一小塊鹹鴨。我吃粥的時候。因爲沒有筷。便用五爪金龍。送入口中。卽把鹹鴨下粥。唉！我已淡食了三天。今日第一次吃到鹹的東西。眞是其味無窮。這一小塊鹹鴨。我家一共六人。大家個個吃到。還留下一半。預備明天下粥時。只向照相館借到一個碗。祇能一個一個輪着吃。吃了好一回。方才了事。隔了一點多鐘。裏面厨房裏。幷且挑粥送到我們那裏來了。這是紅會恐防難民搶不到粥。因而挨餓。所以特地一處一處的送。和我們在一塊的難民。要粥吃的仍多。又嘈雜一回。粥才吃遍。

這時因聽見大街上蘇軍的皮鞋聲。有人發起把所點的洋燈火吹熄。恐怕蘇軍在門縫中偷看。進來搶劫。大家多表同情。居然立時吹熄。滿屋裏頓時黑漆無光。然而火雖吹熄。婦女小孩。喧鬧不休。又有人想禁止。不要吵鬧。大家也非常贊成。所以有人先向大家演說。他道我們多因逃難而來。倘然打進來搶劫。我們便我們只隔開一層木板。聽見這裏人聲。危險了。請諸位太太奶奶。有話。等回府再講。不要在這裏害人。這人的話講完。當時果覺靜些。然而不滿一分鐘。又切切促促。支支者者的鬧起來了。大家又告誡了幾次。多不生效力。後來大家也恨極了。有一位先生。高聲叫道。不要鬧。不料一語方完。忽然有一人也提高了嗓子。高叫道。偏要鬧。鬧了話。無不詫異。又聽那人道。此地是紅十字會。軍隊不敢來的。鬧了也不要緊的。怎麼硬叫人家不講話。我聽了此人的荒謬話。不覺冒起火來。立卽大聲斥問他道。紅十字會。軍隊不敢進來。是誰和你說的。軍隊到紅十字會來拉夫。拾劫。大家多表同情。居你聽見嗎。人家叫他們不要鬧。

你說偏要鬧。你能保險嗎。我這幾句話甫經講完。滿屋的人。不約而同。多大聲將他痛罵。這人已成衆矢之的。罵得狗血噴頭。此人我也佩服他。他見犯了衆怒。苗頭不好。居然會落蓬轉變。連忙認過道。我不好。我不好。一準請大家不要鬧。把我的屁話取消。大家見他知趣。便也不言語了。我打聽這是什麼人。有認識他的道。此人從前發過癡。本是一個瘋漢。所以說這些瘋話。至於他的貴姓大名。我可記憶不清了。自從這場吵鬧之後。居然大家靜悄悄的。比在前太平多了。我們預備要睏。但是人數非常之多。坐的地方。已經局促。身體那裏橫得下。這時內人和堂妹。坐在靠牆的一面。祇有一條棉被。坐在身下。沒有東西可蓋。我和父親和兒子士傑。和內弟錦達。也只一條棉被。擠得又緊。只能坐。不能睏。於是決計坐一夜罷。無奈冷風很大。專向我們身上打來。大家冷得發抖。忽然從書場裏奔進來好幾個人。點了桅燈。口裏嚷着西頭有火。一面上樓瞭望。這一個消息。眞把人嚇呆了。登時又嘈雜起來。有把冷風擋住。暖和得多。這條陳乃是我的內人上的。大家比較好些。幾百人這樣擠在一塊。慢慢的夜深了。街上只有兵的皮鞋聲。往來不絕。聽見樓下有人。當來敲門。大家吃了嚇。靜了好一回。耳邊的鎗聲。依舊此唱彼和。在城上施放。這一夜。眞長極了。好容易

形景。也奔上樓去觀看。不一回。我的父親下來了。許多人也下來了。旁人的話。我沒有心思聽。只想聽我父親由觀測所得的話。據說有火光的地方。決不在暉對巷。或者是在縣灣裏。離家很遠。諒總不訪。這時。聽見有救火員出去打聽。設法救火。隨又聽得德鄰里甬道中的脚步聲。雜沓而起。約有十多人的快步走。約摸二十分鐘。救火員回來了。到我們樓底下安慰大家道。火在北外。不在城裏。大家放心罷。這時大約除家在北外的難民之外。無不寬心了。

這一晚。所受的罪。眞是難以形容。人既擠緊了睡不下。脚也伸不直。比班船裏的情形。還要厲害。我的背後。是一個老太婆。常嚷着壓煞了！壓煞了！這時風又來得很大。因爲這裏是沒有門的。冷風一經打進來。絲毫沒有遮攔。我把李愛棠家裏的一小方皮抱裙。給父親兜在頭上。我和兒子士傑。也脫下馬褂。把頭頸罩住。果然把冷風擋住。暖和得多。這條陳乃是我的內人上的。大家比較好些。幾百人這樣擠在一塊。慢慢的夜深了。街上只有兵的皮鞋聲。往來不絕。聽見樓下有人。當來敲門。大家吃了嚇。靜了好一回。耳邊的鎗聲。依舊此唱彼和。在城上施放。這一夜。眞長極了。好容易

巴得天明。

初五日天明之後。忽然謠言。蘇軍不打了。大家可以回家了。於是一般難民。吃了一夜的苦。驟聞無事。十分之八。多忙着收拾被褥。回家。樓底下頓然一空。我乘此機會。便把坐位移到好地方去。重新鋪好。彼時我的意思。抱定不可輕動的宗旨。須有實在消息。證驗。不是無的發矢的空談。我因有了鹹蘿蔔乾。了一碗粥。

粥罷之後。大家商議。因爲連日淡食得要命。想裹拿些小菜。和糕糰等物。還要搬一個洋磁爐。至於我所說的好地方。乃在樓梯底下。一間小板房的。照常鎮靜。外面。在擁擠太甚的時候。即以樓梯做界限。不至再受隔夜同樣的惡累。那間小板房。是依了樓梯的斜勢。用薄板隔成的。倘能登在板房裏。大可避風。無奈其中堆着紅會應用的東西。不容我們。登。容成此想罷了。（後來我們終究登在其中。請看下文自知。）

移鋪的事情辦完。還在清早。至於早上洗面的事。已經好幾天不做了。今天也只能不洗。其時內弟李錦蓮。想上街買東西。我便請他帶買糖食香烟火紙水烟小菜。他去不多時。買回來幾樣糖食。和水烟火紙。小菜只買到青色的鹹蘿蔔乾。香烟。市上已經缺貨。停一回。錦蓮拿了白鉛罐子。到廚房裏弄粥。我買的鹹蘿蔔乾。大家拿他過粥。輪到我吃。那蘿蔔乾的味兒。卽有山珍海味。也還不如他呢。我且吃且想。古人物力艱難的一句話。倘在平日。我非維不高興吃他。並且還要鄙視。乾的價值。便無物可比了。古人想必也是在逃難之中得來的經驗。不是無的發矢的空談。我因有了鹹蘿蔔乾了一碗粥。

粥罷之後。大家商議。因爲連日淡食得要命。想裹拿些小菜。和糕糰等物。還要搬一個洋磁爐。至於我所說的好地方。乃在樓梯底下。一間小板房的。因爲家裏隔年弄好的菜。和一切吃物。一些未吃掉。難免不被蘇軍吃去。錦蓮果然昔去。他立刻走了。這時的天氣。大有下雨的樣兒。我便走出去。到紅會辦事的地方。打聽到底能否停戰的確信。因爲一夜以來。耳邊雖沒有砲聲。鎗聲却照常不息。不意所得的消息。依舊毫無佳兆。剛纔外面一衆難民所說。可以無事的話。完全不可靠。所以紅會裏面的難民。一個未動。多坐在方磚地上。呆呆無主。還是和昨天一樣。非但如此。并且更有可驚的報告。卽刻要塞又要開砲了。我見大家滿面愁容。無從商量。只得再回出來。這時天已下雨。地上已經很濕。忽見陳樹人君。也由裏邊出來。附耳向我道。了不得了。要塞大砲。今天要打通惠

公所。這裏非常危險。我們快向西北城逃命罷。說罷。催我快走。速到老縣前躲避。說着。他且走且催。非常熱心。彼時的我。一共還有五個人在裏邊。試問怎能走呢。心裏雖感激他的誠意。然而沒有法想。只能目送陳君。匆匆出總隆里西去。我見陳君去後。心中亦不甚懼。蓋早已委命於天的了。我當即回至樓下。悄悄地把事情報告父親。坐在地上靜等。這時早晨回去的難民。又奔回來了。人數漸漸的又增加了好許多。幸而我們已找到了好地方。不怕受擠。

到十句多鐘。要塞大砲果又發作。房屋軋軋作響。大家連忙坐下。這時來的難民。更多了。想必又被砲擊嚇出來的。不多一回。內弟是一掛籃菜。掛籃蓋上。帶着一具洋磁爐子。洋油潑得一塌湖塗。有一大盆雞。一大盆肉圓子。一大碗挪菜。一大碗魚。還有許多米粉糰子。這東西。多是我家去年的過年菜。那一桶飯。據錦蓮說。乃是他家和我家合燒的。當時錦蓮冒雨挑來。他本是寫意人。從來挑過擔。現在眞是自出母胎第一遭。挑得滿頭是汗。和沾着的雨滴混在一處。弄得狼狽不堪。身上衣服。也溼了半件。當時因爲挑來的飯。還熱氣騰騰。乘熱還可吃一飽。我們已好幾天沒有飯吃了。現在把桶蓋揭開。一股飯香。鼻子聞着。覺得異樣香甜。頓時滿口生津。往喉嚨裏嚥得咯咯作響。一副饞相。眞是形容不出。我第一個先吃。我的兒子士傑。也嚷着要吃。也便盛了一碗給他。又有肉有菜下飯。這飯的味兒。天下無論什麼山珍海錯。多及不來他。我一口氣。站着吃了兩碗。又半方才放碗。後來一個一個。我家的人。已輪流吃過。映紅的人。也吃了數碗。錦蓮的嫂子姪兒。也多吃過。才算吃完。桶中只吃去小半。這是避難之中。吃得最爲舒服的一次。飯罷之後。我又到外邊打聽消息去了。這時頭上的砲彈。呼呼作響。我因已聽慣。也並不怕他。仍舊行所無事的。自由走動。

我再走到裏邊。見難民多在交頭接耳。說蘇軍旅長陳孝思。又在找人要錢。要求外國教士和城內難民。護送他們出城。這時地方士紳。公請南菁教員錢墨賓先生。往旅部接洽。因爲錢氏與陳。昔年認識。請他勸陳孝思率隊出城。並陳說江陰苦況。此時大家正等錢氏的回復。我這時。以爲有了些希望了。再回到外邊。在商團裏坐了一半。和隊長朱春霆。副隊長劉寶春。談了一回。仍回樓下。

樓下的難民。益發多了。我們所佔的鋪。是曲尺式的。一處在樓梯之下。一處在桌子底下。後來的人。所以多擠不着我們。我坐下之後。父親向我悄悄地說道。方才紅會裏的陸君。在板房裏搬取東西。他關照說。晚上不妨睡到板房裏去。因爲東西已經搬出的了。我聽了大爲歡喜。彼時守了祕密。預備晚上睡進去。不料坐不多時。外邊有許多男人。逃到樓下來。因爲有兵闖進門來拉夫。我和父親。便用被蒙了全身。毦下躲避。內人和堂妹等。並肩坐下。擋住蘇軍視線。過了一句多鐘。見躲來的人。漸漸走了。我們也坐了起來。不料不久。第二個拉夫警報又來。內人忙把板房門開了。叫父親和我躲進去。我便帶了一條被棉。兩個人便躲起來了。門外由內人和妹子。坐着攔住。好久好久。不見兵來。知道不要緊了。再說頭上的砲彈。今天打得很近。有人說這砲是專打通惠公所的。已經着了幾砲。公所打燬大半。宜乎聲音格外可怕了。看看天色黑了。砲聲還不止。我們便用爐子。預備燒晚飯吃。燒的是飯泡泡粥。中間放子許多糰子。我一頓仍吃得不少。我們吃晚飯的時候。有人來關照我們。說事情不要緊了。陳孝思要三萬塊錢。儘今夜出城。已經和奉軍講明。解開重圍。放他逃命。大家安心。在這裏再過了一夜。明天可以各處爲散了。我聽了這一個好消息。好像來了一道赦旨。非常開心。所以砲聲雖猛。我們並不在意。好一回功夫。大家吃完晚飯。我們在板房裏略爲佈置了一陣。把一條棉被鋪在地板上。大家坐着。上面也不預備蓋了。我們坐得不久。又聞轟轟的幾砲。忽然遠遠聽得人聲鼎沸。不片刻。哭聲盈耳。有無數脚步聲。飛快的在德隣里奔。我們大家吃驚道。這樣可怕的號哭擁擠之聲。不知又出了什麼亂子。有人說。莫非蘇軍又在拉夫嗎。所以如此囉嗦。我們在板房裏聽了詫異。房外滿屋的人。也一個個覺得奇怪。互相談論。話猶未畢。外邊忽有人奔進來。氣喘吁吁的說道。不好了。這裏登不得了。黃山大砲。正對着我們紅會打呢。裏邊已着了幾砲。人也打死了一個。裏邊的人。通通多逃出來了。我們快些兒走罷。大家聽了。這一個警告。幾乎把魂多嚇逃走了。於是紛紛擾擾。大家又亂將起來。脚快的。已爭先逃了出去。其時我家的人。連李錦蓮等。也有十多個。天色已晚。試問往那裏逃呢。當即和父親商議。我以爲要塞的砲。紅十字會尚然要打。旁的地方。勢必更要打了。那裏是我們的活路。要死也逃不了。不死總不要緊。況且家裏的人。零零落落的死。徒然傷心。不如死在一處。覺得

乾淨。父親也很贊成。我便叫大家聚在一塊。預備大砲來時。可以一擊而盡。登在板房裏。眼睜睜等死。

其時。逃走的人很不少。也有和我一般見解的。仍舊沒有走。樓下的地位。却空了不少。我們滿心是預備死的了。不想等了又等。非維砲彈不來。連砲聲也不響了。於是又把心放寬。我又想出去打聽打聽。究竟陳孝思今晚走不走。剛走出板房。便聽見一人在門口對一個女人。指手畫脚的大罵。女人伏在凳子上抽抽乙乙的哭。我不覺詫異。因爲大家落難到如此光景。已經死在臨頭。還有什麼講不清的事。再聽他所罵的。是因爲女的逃難。沒有帶了男的走。罵他不顧惜男的。當着大家。還說出許多不入耳的話。我這時才明白。他們是一對夫妻。但是女的是否有帶了丈夫逃難的責任。到是一個新問題呢。然而男的氣燄很高。越罵越有勁。在到大家聽不過了。羣起而攻。此人才把扯起的二十四葉蓬。收了回去。我因爲看他罵得起勁。也在旁插了兩句嘴。其時父親叫我不要出去。我便回進板房。不高興走了。

不好。又有幾個女人。和他抬嘴。當差的老大。土裏土氣。又不會伏侍主人。仰憲武非常之恨。因爲和我家相識。便到我的板房裏來談談。憲武談鋒很健。談的時候也很久。在亂離中得此。未爲不可。待憲武走後。時已夜深。

這時外面的鎗聲。忽然停止了。大家以爲陳孝思快要出城。又聽說紅會德隆里門口。已有蘇軍在那裏守衛。事情一定大好的了。我們忙把被鋪整理一下。一共七人。和趁班船排擋似的。一個頭東。一個頭西。依次躺緊排定。身上雖沒有棉被可蓋。幸有板房擋住冷風。外面雖十分寒冷。我們居然毫不覺得。我們排擋坐定之後。定了性。把火吹熄。專聽蘇軍街上的動靜。一會兒。板房外面的人也寂然無聲。連小孩子也不哭了。在這寂寞夜深面又不燃燈燭。黑暗沉沉的空氣中。只有老年人。和逃難受涼的人的咳嗽聲。此唱彼和的發作。有一位老者。他是咳的蕞嗽。一咳便是幾十聲。在這靜穆之中。嗽聲分外洪大。這邊克克。那邊接着又是一個克克。老者跟上來一連幾十個克克。正和開仗的鎗聲一般。老者的咳法。尤其像機關鎗聲。大家勸他忍住些。些老者忍得連氣多回不過來。又看他可憐。這是病。也沒有法想。只能聽之而已。

我們一心一意。多希望陳孝思滾蛋。所以接耳聽聲。要知道街上蘇軍的舉動。忽然聽見街上皮鞋聲。三個五個的走向東去。我們以爲這些兵。一定是出門去的。後來又聽見黃包車聲。以爲是把所搶的東西。車出城去。後來又聽見大砲經過的車輪之聲。以爲昨夜的火。雖在北外。今天蘇軍要走。也許撒撒爛汚。在城裏放一把火。藉以示威。所以大家格外吃驚。過了一回。樓上的玻璃窗。拍的一響。着了一顆流彈。大家吃了驚嚇。紛紛逃下樓來。父親也回進板房。他說。火光果然不小。然而決定不在我們睡對巷。也不在西橫街。或許仍在北外呢。此時沈寂的空氣。攪得紛紛大亂。惟有我們板房裏。依然回入靜態。我已幾天沒有好好的睡了。身體也乏了。蘇軍如何。火警如何。我多不管了。把身體歪下去。竟入了睡鄉。做我的南柯大夢了。

一覺醒來。便是初六。時候已經不早。內弟錦蓮。以爲事已大定。他的嫂子。曬着要回家。雖有人勸他。他很堅決。以爲在紅十字會裏做難民太苦。受不了。當可死在家裏。所以一天亮。便帶了被鋪。帶了兒女。離紅十字。回家去了。錦蓮也把我的洋磁盪子。和飯桶小榮。仍舊挑了出去。在他恐怕我們拿不盡。所以代我挑去。又沒有挑到家。把東西寄在虹橋映紅照相館。這是後來我才知道的。待我醒來。一聽見東西挑去。非常懊悔。因爲我的宗旨。卽使蘇軍走

後。在奉軍沒有進城。事情沒有大定的時候。我還是不
走的。這爐子吃物。正還要用。然而已經挑去。也後悔無
後。我的父親向我道。你聽見砲聲嗎。方才要寒又開了
浪的猛烈。眞是非常可怕。我却一些沒有聽見。這驚嚇。
吃到。我走出板房。見隔夜躺得滿地的人。多已跑光。疏
過膝下一二十人。回頭向窗外一望。見屋上堆滿了雪。
所以昨天晚上。有許多人喊冷。原來正在下雪。在雪裏
眞不幸極了。再聞蘇軍的情形。照舊還是半個未走。今
寒已開了一砲。料想今天依然是打。眞把滿城數萬生
蘇軍的欺騙地方。怎能叫人不恨。這時我們想吃東西
給錫蓮挑去。不得已。想到厨房裏找去。走到後面。所有
昨晚後樓看砲的時候逃走。祇存許多紅會辦事人。和
的人。在那裏交頭接耳。我到厨房裏去一望。覺得氷清
生火。我祇得回了出來。順便打聽消息。有人很驚慌的
你還不知道呢。昨兒陳孝思的不敢出城。因爲奉軍包
城便是送死。外國人也不便送他。今天要寒。定要開砲
分鐘發大砲一門。顧不得百姓的了。正談話間。要寒果
作。但我暗暗自忖。奉軍這次是專打齊燮元而來。與老百姓並無
仇隙。何致於打百姓呢。所以我依舊以爲謠言。回到外面。經過商
團門口。走進去坐了。當和隊長朱春鑾楊義臣諸君。談論些蘇軍
搶掠本領。不一會。商團裏煮粥。燒早膳了。我因後面找不到吃。便
要求他多煮些。承商團諸君。十分要好。立時應允。我見吃的東
西。有了着落。不致合家挨餓了。心裏非常感激和安慰。
其時紅會裏。因見前後難民。通通回家。所留的寥寥無幾。所以裏
邊厨房裏。不再煮粥。我們幸得商團裏的粥救命。我回到樓下。耽
擱了一小時。便又到商團裏去。打聽煮的粥。是否可吃。這時。皆爲
腹中的胃兄。連連發出命令。催着要吃。我到商團。粥已煮好。各團
員。剛剛吃過。鍋中還有餘粥。便承團員。盛了一鉢乾粥。叫厨房司
務。連碗帶筷。以及下粥的鹹菜。送到我們樓下。我們一家。於是才
吃了朝膳。待至吃完。一鉢的粥。已十去其八。碗盞等物。後來仍由
司務到來收拾。不用我奔波。更爲寫意。這時。頭上的砲。果然十分
鐘響一下。四城的鎗聲。照舊不息。待至吃中飯時候。早上逃回家
的難民。又頂了棉被。紛紛而來。人數漸漸兒多了。砲聲格外緊
了。人心益覺驚慌了。紅會的醫室裏。每天受傷的兵。和百姓。爲數

也不少。商團的隔壁。也是傷兵的養病所。傷重的。在那裏痛極喊娘。血淋淋的。非常可怕。到中飯時候。有人又起了「暴頭。」大家喜形於色的講道。好了。不妨事了。現在蘇軍旅長陳孝思。已經派了沈參謀長。和姓趙的副官。做他的代表。出東門。到福音醫院。和奉軍的軍官。兩下覿面講和。城裏各位紳士。本到司令部去哀求停戰。這回也跟出城了。只須一席之談。便可完全解決。我聽了此言。自然放心。但是陳孝思的代表。和奉方軍官的談判。究竟結果是凶是吉。仍然還是問題。大家一片至誠的祈禱和平。希望福音醫院裏會議席上。大沛福音。但是會議的雖在會議。霹靂一般的大砲。仍在頭頂上飛過。發出種種可怕的怪聲。到下午四時。地方代表回城了。我聽見某代表喜形於色的大聲說道。事情好了。他們兩方軍官。在福音醫院的會議。感情比新婚的夫妻還濃厚。本來又有同學關係。在齊軍一方面。到底也怕死。與奉方軍官會面時候。見是同學。好比遇見了救星。所以促膝談心。密傾衷曲。並決定各是回去。請兩方旅長。親自面商。一面先把軍用電話。由城內接至奉方司令部。可以直接談話。今夜在電話中。儘可唧唧噥噥。互通情愫。現在已飭電話局工匠。動手架線。大家快安心罷。我聽了這一番話。眞喜得心花怒炸。連忙奔回樓下。報告我的父親。使他寬心。再過一回。約在六句鐘光景。砲聲停止了。城內的鎗聲。也不響了。不料大家寬心未久。忽然又有許多男女難民。擁了被褥。抱了小孩。哭喪着臉。紛紛擾擾。逃到紅會裏來了。據難民說。軍隊口裏雖說着不打。他們日前。又把機關鎗。和子彈。抬上城去。兵士仍叫百姓避開。所以我們又逃了來了。這時。來的人更多了。多是一樣的說法。紅會裏外面的書場裏。樓底下。頓時擠滿。後來紅會有人出去打聽。原來在和議將定未定之前。恐防敵軍有詐。照軍中的規矩。今夜不能不防。所以仍要上城。並沒有旁的意思。然而老百姓又被他嚇昏了。

這天晚上。我的板房之外。難民和昨天一式。躺得滿地。其時紅會臨時醫室。抬來一個身帶重傷的連長。這連長聽說是六團三營第十二連。名叫張聚福。他在暉對巷裏。被要塞來了一砲。轟去一只手。肚腹上。也開了一個窟窿。當即抬往福音醫院裏去。不到兩小時。便嗚呼哀哉了。這連長。吃砲之後。百姓個個歡喜。因爲此人。是主戰最厲害的一人。大家恨極了。多說天有眼睛。其時。我們的水烟。洋燭。多沒有了。要想法去找。承商團裏的朱春霆。把商團裏

的洋燭。送我一枝。後來又打聽得茶樓底下。和我們隔壁。有一家雜貨店。由後門悄悄的買了水烟旱烟。以及小洋燭。火紙等等。諸色皆備。在板房裏很安逸的吸水烟。

我因爲天黑了。要吃晚飯了。走出板房。西橫街姓楊的四先生。見我板房裏地位好。便向我發出奇怪論調。你這板房。花幾個錢買來的。我呆了一呆。道。沒有花錢啊。他又道。既不花錢。我們也是難民。何以住不到。我聽了。才明白他是妒意。我又答他道。這是我們的優先權。四先生才不作聲了。今晚吃了一頓晚飯。仍舊在板房裏睡覺過夜。

初七日一早。昨夜所來的難民。又紛紛回府去了。今天的消息更好了。因爲今天陳孝思。決定要和巢庶澄旅長。親自晤談。自昨天下午六時起。已經停戰。昨晚安安穩穩的過了一夜。今天也沒有鎗砲聲發現。大家心裏。覺得鎮定不少。專望陳孝思。快快出城。我這天早上。仍舊向商團。討了一頓早膳。大家吃了。其時茶樓底下。僅存我家一家。其餘多走完了。我走出去。瞧瞧外面狀況。見紅會人員。非常之忙。多打了旗。到四城下搜索傷兵。其時老友陳翰青。來了。榮也很不壞。記得有肉一碗。鷄一碗。索粉一碗。青菜一碗。還從德鄰里來。我見他手裏執了一方紅十字小旗。很神氣的走來。

我這時很詫異。因爲我知道他是在綏遠鐵路上做事。在三千里之外。怎麼也會跑進這一個圈子裏來遭難呢。我便把此意。請教他了。陳君答我道。我知道要打仗。所以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趕進城來。領略難民滋味的。我當時以爲他是說笑話。後來他把理由說出來。果是眞情。原來他在綏遠。在報上瞧見盧永祥南下。齊燮元自稱聯軍第一路總司令。他決定江陰非打不可了。於是他便由海道。走上海。由長江。到江陰。他到家的一天。卽是陳孝思光降的一天。陳君又問我。來了幾天了。並問這幾天裏。吃到飯沒有。我也老實告訴他。自初二以來。只吃到一頓飯。其餘盡是稀粥。陳君見我沒吃飯。他便留我到他家吃去。我當時。自然不必客氣。跟了便走。陳君府上。離紅會很近。沒有十幾家門面便走到了。我自到紅會之後。因怕拉失。一逕躲在裏邊。沒有出過大門一步。現在我跟了陳君。在大街上走。雖然他手裏有一方紅十字旗。可以保險。但是見了往來的兵。心裏依然有些害怕。既到陳君府上。他家並沒有逃。也沒有丘八光降。所以家裏還很有條理。我在他中間一間客座裏坐下。便有花生拿出來敬客。不一回。飯也擺出來了。菜也很不壞。記得有肉一碗。鷄一碗。索粉一碗。青菜一碗。還

有一樣肚子。味兒很美。我一吃便是三碗。這一頓飯。吃得舒服極了。莫說菜的味兒好。便是飯的味兒也異樣香甜。吃進口。嚥下喉。正如鐵丸走峻坂。大有一瀉千里之勢。這種景象。自我吃飯以來所未有的。我自初二避難出門。六天之內。只吃了兩頓飯。平時一日三飧。我却翻了一個身。變成三日一飧了。

我飯畢之後。和陳君談起來了。因爲吃了飽飯。分外覺得有精神。我便首先發問。請教他這兩天的情形。陳君道。說來很險。他本是帶了家眷。住在紅會後面的洋房裏。因爲樓上中了要塞大砲。才搬回家來的。紅會裏本打死一個姚鐵匠。那一分鐘之前。姚鐵匠送命的所在。卽是陳君所站的地方。陳君給人拉出去打電話。姚鐵匠便上前候補。砲彈便鑽進他的腦殼裏去了。眞是間不容髮的事情。我又道。可見死生有命這句話。是有來歷的。我們在這危險之中。最好要作達人觀。然而達人觀這一語。我却能說不能行。因爲嘴裏雖說可作達人觀。祇要大砲轟轟交加的一震。便魂不附體了。陳君笑道。你又何必怕到如此形景。我却不然。我並不是不怕。不敢作矯情之語。但是我們落在其中。怕也不中用。卽使怕死了也沒人瞅你。進了這種「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危險境界裏。只有自己鎭定。自己安慰的一個方法。我在這種險境裏。也領教過幾次了。從前的青年團。和澄台兵變。我多是用了這法兒。應付一切。在旁觀不知道的人。多以爲我膽子大。不怕死。其實我也是同樣的生命。並未效法孫行者。到太上老君的八卦爐裏去煅煉過。也不是亡命之徒。把性命輕視。無非鎭定而已。我聽了他這番議論。深以爲是。怪道頭上的砲。呼呼的響。他仍行所無事。所以大家多贊他有胆量呢。我心裏這般想。口裏也便如此說了。陳君却現出不耐煩的樣子道。唉！「膽子大」三個字。我從今以後。永不願聽見有人恭維我了。陳君說到這裏。忽轉入怪論道。你知道這回江陰爲什麼要遭這樣大刼嗎。我呆了半響。覺不能答復。只得仍舊請教陳君。陳君微笑了一笑。接續說道。我有兩句話。卽可包括一切。因爲江陰的紳士。「平時傲慢凌人。所以急難無人出力。」不論別人。卽以我個人而論。在危險之中。也曾替地方盡力奔走。甚至不避危險。拚着性命。結果。只博得紳士們喝我一聲「胆子大。」便完了事了。弄到現在。我依舊不合時宜。向數千里外去討飯吃！論我的地位。和紳士們。還算比較的接近些。尙然如此。比我更疏更遠的。恐怕出盡死力。賣盡俏眼。紳士

們還沒有瞧見呢。連要人喝彩的分兒。多發不上呢。照怎能叫人不解體。不寒心呢。

我們正談得有勁。忽見一位老者。走了進來。聽他告訴在有兵到隔壁祝家去了。少不得要動手了。請你不要出去。陳君道。不管他。我們只把大門關好了。便聽其自然。兵如果要來光顧。也沒有法想啊。祇能請他挑中意了搶。老者微笑頷首。匆匆的去了。

這時我聽陳君隔壁有兵到了。心裏卽十分不安。因爲看見兵。比看見鬼還怕。兵從初二晚上。搶開了手。直到休息過。眼前。正還做着搶的工作呢。我置身陳君府上。險。如果有兵撞了進來。我被他一把攫住。勢必要用鎗向我要銀子。卽使兵以慈悲爲本。不打死我。我的胸膛。且聽說這些兵。多是「剝衣亭」上的畢業生。嚇了。況的冲胎皮的皮袍子。難保不被他剝去。我身上總面子的皮。還要乃是獨一無二的極行頭。倘然被剝。簡直比剝我自己苦痛。所以我便起身告辭。這也是「是故知命者。不立意思。然而我又怕在街上碰見兵。所以要請陳君。執紅十字的小旗護送。

我走出陳家大門。心裏覺得一寬。照舊回到紅會。在商團裏坐了一回。這時城內的倒霉旅長陳孝思。已經出城。到耶穌堂。和奉軍畢鷹澄旅長會面去了。因爲我已經知道父親及內人等。由李愛棠兄的照顧。仍舊吃過中飯粥。所以我吃飽了肚子。放心坐在那裏。隨意閑談。大家多抱着無窮希望。多說陳孝思出城之後。一定肯和。決不致再生變端。我的意思。亦然相同。如果講和沒有誠意。他也不出城了。

我又向裏邊紅會辦事處去了。見鷹務室的裏間。有一個操北音的人。和王紫章君。在那裏講話。我也走進去。和另外幾個人。一同旁聽。那北音朋友。戴着尋常的小帽子。白結子。想必是在親喪期中。後來方知道是陳孝思那裏的史副官。王紫章君和他講的話。頗有一記的必要。王紫章先說道。你們這蘇軍。軍紀怎麼壞到如此田地啊。這副官。把手撐着下頦。唯唯否否的敷衍。然而眉目之間。帶着羞慚的神氣。

王君又繼續前言道。我和副官。總算是知己的朋友。所以不妨談談。如果在別一位軍官跟前。我是不便講。不敢講的。副官又是了

幾聲。王君又道。軍隊搶到這個樣兒。做軍官的。想必無法攔阻。副官忙道。這時候。那裏容我們講話。多是兵作主的了。在戰時。實在沒有力量維持。王君道。兵士的搶。我眞佩服極了。舍間已經光降好多次。衣服固然搶光。先父所藏的古玩。也一件不留。最古怪的。凡是眞的。多拿去。假的一件不動。簡直是一等的賞鑑家。即如舍間有四盤朝珠。兩眞兩假。式樣是一般的。兩盤眞的。居然搶去。兩盤假的。動多沒有動。餘外還有一箱銀桌面。一箱錫桌面。他把銀的拿去。錫的留下。連箱子似乎也沒有開。豈不奇怪。王君這句話講完。副官聽出岔子來了。當卽說道。吾們的兵。平時本還不壞。到了戰時。秩序亂了。未免靠不住。但是若沒有本地土匪。夾在裏面。兵也不知道如此詳細。卽如先生講的。兩個桌面箱子。把一個銀的拿去。一個錫的。連箱子多沒有開。我們兵士。那裏知道錫的銀的呢。以理而論。兵士先見了一箱銀的。必定疑惑那一箱也是銀子。必得打開來看看。現在錫的箱子。連看多沒有看。那末這搶的人。早已知道箱子裏是錫的。才會如此。可見這搶的人。一定是本地土匪了。不是我們的軍隊了。卽使有軍隊在內。也一定是本地土匪領去的了。王君聽了這話。我料他心裏一定動氣。因爲我們旁聽人。心裏也鬼火直冒。到了這個地位。還敢替兵士迴護。這副官的臉皮。大約是澆治萍鐵廠裏定鑄的料。他長到一百歲。他的鬍鬚。也鑽不透那副厚皮。王紫章君。聽副官談出這些話來。知道他在營裏當差使的資格很老。大略再講了幾句。作一結束。便不講了。副官不久也去了。我也走出庶務處。回到茶樓底下去了。

再過一回。聽說陳孝思回城了。幷且有許多人。跟着回進城來。最要緊的。是打聽會議結果。據說。已經完全解決。沒有事了。再問兩旅長會議情形。大家多說陳孝思不是好人。因爲他見了畢庶澄。把守城的事。推在地方士紳身上。他說。地方紳士要他拚命守城。他算俯從民意。所以這樣抗拒的。以後畢庶澄對陳孝思說的話。很漂亮。內中有幾句警語。軍云。成敗兩字。沒有什麼道理。譬如從前張總司令。不是被吳佩孚打敗的嗎。這次吳佩孚。又被張打敗了。盧宦撫使。不是給馮玉祥打敗的嗎。這回盧又打倒了褘。照此看來。敗也不算恥。勝也不算榮。我們兩人。更夠不上談成敗了。請你放心云云。當時旁聽的人。無不贊成。後來陳孝思又找畢庶澄到密室裏去談心。一切難題。多在這密談中解決了。並言明明天開城迎接奉軍。

我們聽了這好消息。大家異常舒服。不意到了天黑的時候。老百姓又多逃來了。據說因爲君見齊軍。仍把機關鎗抬上城去。所以弄來紅會避難。晚上的人。仍不算少。我又買了些洋燭水烟。到板房裏過夜。晚上因爲沒有粥吃。我到紅會辦事處吃了一頓。留着一桶餘粥。由陳翰青君的招呼。把粥留下。我便到板房裏。替換我的父親內子等五個人。也到紅會辦事處吃去。至其餘的難民。多已在家吃飽了來的。所以不用再吃。一夜過得很快。睡的也很安逸。紅會門前。齊軍還在那裏守衛。天亮已是初八。我們一早起來。到外面一望。見許多職員。頸上多圍上一條白圍巾。我君了不懂。上去打聽。方知這是預備出城迎接奉軍進城的。先說九句鐘進城。後改爲十二句鐘進城。我仍到商團裏。弄了一頓早膳粥下肚。君他們去歡迎奉軍。將到十二句鐘。紳士們多出發了。我便到茶樓底下。站在桌子上。在門上花窗裏往街上瞧。先見街上來來往往的兵。身上穿了許多搶來的衣服。軍衣罩在外面。一個個和牯牛一樣。外面多穿上很講究的大衣。多是光復來的。等了好久。只聽見街上老百姓。多說來了來了。然而仍不見到。我站得脚酸。便跳下桌子。往裏邊紅會中走了。不想我剛到裏邊。奉軍便在這時進城了。所以我白站了二小時。一些沒有瞧見。

後來打聽親眼瞧過的人。據說奉軍進城。打頭的是馬隊。第二是步兵。押隊的是畢旅澄旅長。當時。多把鎗平端在手裏。作射擊勢。脚下多快步走。畢旅長騎的黑馬。全副武裝。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畢旅長進城之後。一逕到禮延學校。因爲那裏是暫定的司令部。地方士紳。這天多已進城。到禮延去歡迎去了。

我今兒方才知道家裏被搶了。心裏並不驚慌。因爲這時。家裏的被搶。多認爲當然應得的幸福。只求活着性命。便算萬幸了。況且家裏的房子。沒有被大砲打毀。便是我所占的大便宜。不過家裏還有一位老母。不知被搶之時。是否被打或威嚇。心裏未免懸懸。後來經我打聽得。齊軍在初五日。便光顧我家。從此便盤踞不去。在家的母親。是逃到後面鄰舍家裏躲避去了。沒有吃到苦。我又放心不少。從初八日起。到初十。我的父親。才回家。到十二。我和內人們等。大家全部歸家。李愛棠君家。也在這一天同走的。初八日以後。留在紅會。不敢回家的。祇有我家。李愛棠君家。及商團隊長朱春霆家等。不滿三五家而已。至於不敢回去的原因。也很複雜。第一。奉軍進城後。我們怕俄國兵。後來知道俄兵不進城。又怕新

到的奉軍。有什麼危險。其實多是過慮。但是驚弓之鳥。也不能不作此想。後來我又在紅會當了兩天書記。吳漱英先生。因做了職員。給我一個紅十字袖章。從初八日起。東門開了。便有丹陽紅十字分會。常州紅十字分會。南京紅十字分會。常熟同鄉紅十字分會。青暘紅十字分會。多穿了黃色的制服。神氣得很。江陰紅十字分會。也立刻僱裁縫。做制服。居然也改觀不少。我在紅會裏避難情形。至此總算草草結局。但另有一種不能不說。卽是我家裏的齊軍劫掠情形。

我十二日上午。帶領內子及妹子等。和李愛棠家眷。兩家併作一隊。前後弄了兩方紅十字小旗。經大街西行。其時街上。店門皆閉。馬糞堆積。氣象依然蕭索。戴皮帽子的奉軍。一路遇到不少。走到文亭橋。見餞家李家的屋。被砲轟壞。到倉橋。見俞家的屋。亦然轟壞。我走到我家後門跟首。見一扇門。打爲兩半。睡在地上。第二重門。門門也被撞斷。一進房。房裏箱翻桌倒。連老鼠窩。多被齊軍查抄在外。眞所謂一場糊塗。到母親房裏。似乎有些頭緒。因我母親。已經收拾了兩天。所以有此成績。原來初五日一早。齊軍用數百斤重的大黃石。把後砍開。進門搶劫。我母親乘間逃出。未爲所見。否則難免受驚。但齊軍因爲找不到家主。還把我家一個女傭人。用鎗口對着。嚇他說出存放銀子的地方。哈哈。我家和銀子。實在素無感情。向不枉顧寒舍。試問女傭人那裏說得出呢。齊軍見他委實說不出。也只得罷了。

前前後後。大大的搜索了一番。又在我家住了三天。才不別而行。我家所有幾件小袖子。不入時的衣服。由外至內。連小褂袴等等。多被太爺們光復去了。

乙丑海虞警烽記

何濟祥

此次齊氏稱兵。戰禍重開。蹂躪江南。吾澄不幸。受災尤重。兩軍相持至七晝夜。砲火連天。加以焚掠。地方之糜爛。遂至不堪設想。當烽烟高舉之時。余適羈旅琴川。供職錢裕和布行。萍蹤他鄉。懸念桑梓。兵戈遍地。父老流離。萬種憂愁。如潮而湧。感想所至。援筆疾書。所紀事自元旦迄元宵止。凡十五日。私裹所感。聞見所及。隨意漫載。煩瑣所不辭焉。而當時虞中風鶴之驚。於此略見一斑矣。既成。藏之行篋。漫噪燕石自珍。他年話劫。固亦足爲風雨雪爪之證也。會再思先生有乙丑兵災記之輯。爰不揣

恐昧。錄以郵奉。雖異鄉零閒。不列本書範圍之內。然亦警烽遺事。聊足以備一格。特沙礫頑金。忝側珠璣良玉。所爲愧耳。

濟祥識。

客歲冬莫。盧濟既復以戰事聞。閱歲底滬報。約略知兩軍相持於鎮江。既而濟軍敗北。又有某師佔領江陰黃山砲臺訊。餘勿得詳。自後滬報休刊。雖訊途無。而風聲日惡。同事徐君。亦澄人。曾發一函。迄未得復。因是頗信澄江已發生戰事。然以實訊無得。終疑之。元旦之晨。蘇軍一二兩道防線已相接觸於申港。城中秩序尚安。元旦之晚。蘇軍一二兩道防線已相接觸於申港。城中秩序尚安。元旦之晚。蘇軍一二兩道防線已相接觸於申港。城中秩序尚

駐琴澄間各大鎮市。探聽澄事。互遞消息。以爲報告。一方再從容辦理救濟事宜。余以家中有父主持。趨吉避凶。當無措失。是以心爲稍安。　初四日下午。有客自澄至。坐乃一一述其蹤跡。余等久不得確訊。當此如久旱之見雲霓。於是環立相向。注目而聆之。客。蔡其姓。澄之西橫街人。客之言曰。奉蘇兩軍之備戰也。蘇軍以申港夏港爲第一二道防線。而以普惠橋爲第三道防線。客臘大除夕。兩軍相接觸於申港。城中秩序尚安。元旦之晚。蘇軍一二兩道防線已相接觸於申港。城中秩序尚

余尚羈店中。聞砲聲鎗聲。愈邇愈密。亦不能復留。乃偕店友道同行者九人。繞城而東。時已日薄西崦。余猶憶及行時電燈已明矣。聞東城彈過屋上。瓦爲之揭。斯時余啟一窗夜。以便民避。余至東城。見避難出城者。途爲之塞。扶老攜幼。絜童提孩。有仆於地者。有被擠而墮於河者。因而呼叫聲。號哭聲。震於四野。一幅流民圖。慘狀殆不忍覩聞者也。余家雖在城中。時余亦不復能顧。惟遲前而行。是夜抵梅厙。得小憩焉。登小邱而北望。陡見北城火光冲天。利用紗廠之高樓。爲火光所映。蟲然在望。北外菁華所萃。當半爲焦土矣。是夜宿於是。自後余等日向東南行。沿途兵士不絕。或三或

兩。兼以莠民騷擾。村市居民。惶惶不可終日。大有偏地葅荷之概。余以善爲先兵而避。得不爲其所困。乃於今晨安抵於此。語已。喘息有聲。余等聞言。靈台突突。爲之跳盪不已。念桑梓之糜爛。不知何如。父老兄弟顛連之苦。不知又將何如。搔首仰天。默然相向。恨不能立往而一覩其究竟。是夜消息傳來。謂奉軍已佔領黃山砲台。（齊軍敗績。潰軍一部份已至邑之西門。南門。（按卽蘇軍第五團。六團則仍退守孤城。負隅頑抗。）當有兵因拉夫而斃一鄉民。一時市面爲之頓寂。南門殷繁所萃。各商家岌岌自危。咸具戕心。幸卽向各方退去。是夜經東門而往蘇昆去者。約二千餘。騷擾終夜始已。余店適在東門。閎店同事。一夜未得安睡。惟私語相謀。設潰軍來刼。何以遁逸。驚駭之狀。令人可笑。余以足疾故。酣睡自如。曾未稍動於衷。衆僉服余大膽焉。　初六日。市面愈寂。潰軍猶絡繹於途。或三或兩。入夜各店電燈俱熄。蓋恐潰軍之擾也。道上闃無一人。不啻鬼域。是後消息不一。有謂潰軍又至。則又大恐。或謂潰軍來刼。掠戶刼掠。無一幸免。又謂南城已破。與國寺古塔亦爲轟坍。消息之惡劣。較前尤甚。入夜。朔風甚厲。天氣驟寒。念家鄉父老。流離道路。顛沛之困苦。爲之愴然。　初八日。是日江陰旅琴同鄉會赴澄救濟隊第二隊。（未定隊員名單。）擬於午後出發。後以汽船無得。未及成行。而是日所得消息稍佳。差堪自慰者。謂城中齊軍已盡退。居民安謐如常。至是心爲稍釋。是日初六、初七、初四、滬報至。余心神不靖。亦未多閱。而初四日所載。澄北大焚未見。關於澄

門者。或懸國旗以示歡迎。西門尙搆一綵牌樓。而自晨至晚。尙未聞有奉軍至。晚七時許。江陰旅琴同鄉諸公。陳渭生。高景如等。復集議於余店中。討論約二小時。結果決以江陰旅琴同鄉會名義。（按、同鄉會曾於前年倡議組立。卒以份子複雜。釀釀兩年。終未成立。蓋虛有其名也。）派隊附常熟紅十字會汽船前往。以察勘被災情形。救護難民爲職。第一隊隊員。徐開之。高景庭。錢紀霖。徐靜芝四君。卽於是夜出發。整裝首途。氣概愷勇。諸公慈善爲懷。關懷桑梓。殊可嘉也。綜數日所得消息。大致要塞砲台已下。而蘇軍一部份（按、卽第六團。）潰竄城內。閉門死守。不允議和。山上奉軍。則勒令繳械。嚴限答復。不然。將以重砲轟城。城中齊軍。騷擾特甚。挨戶刼掠。無一幸免。又謂南城已破。與國寺古塔亦爲轟坍。消息之惡劣。較前尤甚。入夜。朔風甚厲。天氣驟寒。念家鄉父老。流離道路。顛沛之困苦。爲之愴然。　初八日。是日江陰旅琴同鄉會赴澄救濟隊第二隊。（未定隊員名單。）擬於午後出發。後以汽船無得。未及成行。而是日所得消息稍佳。差堪自慰者。謂城中齊軍已盡退。居民安謐如常。至是心爲稍釋。是日初六、初七、初四、滬報至。余心神不靖。亦未多閱。而初四日所載。澄北大焚未見。關於澄

江戰事。亦頗略。豈通訊之不便歟。抑傳聞之不確歟。　初九日。原定昨日出發之同鄉救濟隊。定於今日午后啟行。忽得澄紳錢以湘來電。請募棉被二千條。速運澄施賑。諸君遂停泊稍待。一面更派員四出購買並捐募棉被。約得百條。將啟碇矣。孰知汽船又爲潰軍扣留作他用。諸君亦無如之何。於是南日坐待赴澄者。仍歸失望。而是日附舟往澄者獨多。半係懸念家中而往。初無辦事之能也。諸君念家心切。概可知矣。是日同鄉諸公。得澄已靖消息。乃謀夜宿頑謀善後。派員四出募賑。諸公熱心慈善。爲桑梓謀事。不遺餘力。洵屬難得。第二隊既不果行。又鑒於是日乘客之擁擠。乃謀夜宿舟中。詰旦黎明啟碇。祕不宣泰。莫得而知也。是夜張君夢潮。楊君星梧。均宿舟次。徐君守之。及其弟翁春生伯。皆宿余店中。　初十日晨。鷄方初唱。天猶未曙。徐君已興。時余忽亦醒。恍忽中聞其弟翁。暨靜溪伯均隨之而起。整裝盥漱已。小坐移時。即登舟解纜去。而余心神亦隨之俱往矣。嗟乎。天不厭亂。禍我江陰。念我父母兄弟之象。拉夫封船。迄未稍已。徐開之君等。雖以常熟紅十字會暨江陰旅琴同鄉會之名義。而以不着紅十字會之制服。亦弗敢往來通衢。是以街市益形寂寞。但覺滿目荒涼而已。奉軍攻城。焚燬北門。西城與國寺古塔。爲砲彈擊去最高之東南半角。幸未傷足。北

窩折。遍地而是。北外之一片焦土。刼後慘狀。宛然目前。而今諸君去矣。驚恐之餘。而得一敍天倫之樂。猶有可喜。我則累於足疾。欲行不可。翹首雲鄉。惟有咨白想望。於是焦廬愁思。交攻余心。余心如的。衆矢集之。焉得不碎。前者潰軍騷擾。衆皆惶恐終日。獨余談笑自若。不動於中。不現於色。爲今以徐君之行。乃惹動余萬斛愁思耶。斯誠不可解矣。　十一日。是日同鄉會赴澄之第一隊隊員高君。已返常。得其電話。大致謂澄城北被焚約五十餘家。而以利用紗廠損失爲最巨。其三號堆棧。有棉花約值二十餘萬元。盡付一炬。城廂焉矣寨道。店戶未被刼者。百不得一。人民斃於斯役者。有五。門罹肢破。兵燹后之慘狀。傷心慽目。不忍覩聞。誠浩刼也。

十二日。附第一隊往澄之某君返常。攜徐開之君函至。函中略謂各戶均被刼。輕重不一。幸人避收容所。或遁鄉間。尚安。餘與高君所言。大致相同。某君之言曰。今蘇軍既退。而市面尚未呈安謐之象。拉夫封船。迄未稍已。徐開之君等。雖以常熟紅十字會暨江陰旅琴同鄉會之名義。而以不着紅十字會之制服。亦弗敢往來通衢。是以街市益形寂寞。但覺滿目荒涼而已。奉軍攻城。焚燬北門。西城與國寺古塔。爲砲彈擊去最高之東南半角。幸未傷足。北

外焚去仁泰昌一段。所幸當經某消防會冒險往救。始未遭燎原之慘。該會諸君。於砲火連天之中。而能奮不顧身。赴險救災。見義勇爲。有足多也。城中人民爲流彈所斃者。約二十餘人。西外新橋附近。蹂躪尤甚。申港夏港一帶之軍士死於斯役者。約百餘人。今上海紅十字會掩埋隊。方從事埋葬焉。餘言余弗能詳。要皆使人聞之。焦慮傷痛而已。復何言哉。閱初十、十一、滬報。江陰軍事經過。略見紀載。則謂此次江陰受災之重。乃在常鎮蘇錫之上。而以地僻之故。遂不爲社會所注意。今者兵燹餘生。衣食無繼。待賑孔亟。我又憶及徐開之君函稱。曾謁祝廷華吳汀鷺兩君。亦以桑梓糜爛。哀鴻遍野。急待旅外同鄉諸公之賑濟爲言。懇摯相告。君等在虞。望急派員募振。以濟眉急云云。由是觀之。急賑之舉。豈可須臾緩哉。尚望旅琴同鄉諸公。竭力勸募。虞中好善之士正多。所希慨解仁囊。惠我刼後災黎。則諸公造福無涯矣。則是私心所禱祀求者也。　十三日。是日未有何種消息。赴澄第二隊先返一舟。載零星雜物。靜溪伯有書附致乃兄暨陳渭生。所言約略報告道中情形。無何重要消息。書自十一日發於舟次。蓋猶未抵城也。　十四日。某君攜江陰紅十字會致江陰旅琴同鄉會函來。函中略謂本邑不幸。遭此重災。貴會關懷桑梓。不辭遠道來澄。並蒙轉懇常熟紅十字會同蒞本邑。救濟災民。熱心公益。殊堪欽佩。現軍事雖告結束。而哀鴻遍野。待賑頗亟。本邑菁華。摧殘殆盡。現值兵燹之餘。公私交困。自身更無能爲力。尚希貴會在琴。竭力募賑。以惠災黎。一切請向本邑兵災善後會接洽可也。　十五日。斯時戰事已完全結束。各方潰軍。或改編。或遣資回籍。亦多着手辦理。無復騷擾之患矣。然而觀報紙所載。各方災情正重。蘇常鎮錫。同罹浩刼。吾澄尤甚。江南人士。不知將何以善其後也。嗟乎。軍閥擁兵跋扈。暴戾恣睢。於今爲甚。逞一己之私忿。不惜舉巨萬之生命財產。爲孤注之一擲。一夫之欲。毒流千里。傷哉。吾聞之。軍之行也。有所事。役諸民。民不勝其繁苛也。鞭撻隨之。不得。責諸里正。於是村嫗鄉婦。牽其子而推其夫。扃門而匿之。勿使出。或叩其扉。則曰子也有疾。夫也有病。恐里正之責役也。軍有所需。吏民奔走焉。或不得。怒目加之。必得而后已。是以無敢方命。民之畏兵。如畏虎也。及其勝也。刼而歸。其敗也。掠而颺。無分勝負。刼掠一也。烽烟所警。十室九空。軍隊所過。廬舍坵墟。吾又見之。報紙之圖。瓦礫載道。黔垣殘壁。一炬之災。赤地千里。嗟乎。聞於言而見於圖者。已不忍覩聞。設身處

其境。則悲感涕泣。又將何如也。至於骨肉流離。輾轉溝壑。故園殘破。廬舍蕩然。刼後慘狀。又豈忍盡言哉。烈矣。軍閥之禍。曩者。軍閥交鬨。多在河域僻地。江南人士。惟作壁上觀耳。或者稍盡賑濟之職。初無根本之解決也。而今鎗林彈雨。自身嘗之矣。亦思所以善其後乎。願亟起而圖之。

濟祥按、右記係當時虞中情形。有所傳聞。皆隨筆記載。是以與澄事實情。略有出入。予以其無傷大體。雅不欲竄易之。故存其眞可耳。祈閱者諒之。

江陰圍城七日記

王璿叟

自段執政免齊令下。齊又爲環境所迫。知甯不能久據。遂下台聯合浙孫攻滬。時張允明爲上海護軍使。於是松江一帶。浙軍捲土重來。而蘇常鎭之軍。亦同時擁齊。盧宣撫使聞變後。相率奉軍南下。未抵甯前。韓兼督辦將第二師之一部。調駐澄江。命下之日。澄人一再電阻。皆不得請。舊歷臘月望後。遂有第二師第八團一部分。團長徐爲炅。砲兵若干。團長冀汝桐。率領至澄。連日拉夫封船。秩序大亂。嗣後冀汝桐忽棄所部乘輪他往。澄地僅留徐團一營。並將冀氏遺棄之兵。設法安置。可望無事矣。詎料於二十八日下午。有輪三艘。滿載吳淞第二師五六團兵士登陸。旅長陳孝思亦至。當由知事張宗嶧。介紹旅部設於通惠公所。至是。我澄人始知戰事卽在旦夕矣。徒以年關已屆。狃於習慣。不肯遽遷。且鑒於民五三月之往事。卽有戰事。攻取砲台。不過數小時耳。抑知不然。先是二十六日午前。風聞奉軍。已入我西鄉。有抵西石橋之說者。惟當晚寂然。故自寬者流。方以爲得過且過。少安毋躁。蓋當時城鄉道阻。陸行無車。水行無舟。雖欲爲遷徙之謀。已無及矣。所存一線生機。城外僅教堂及福音醫院。城內僅紅十字會。差可容身耳。未幾。除夕至矣。是日晨雨。藻兒來言。南菁以及縣市各校。皆設收容所。而吾校澄翰。亦列爲第十一所。蓋此時生路幾絕。萬不獲已。祇可入此。以圖倖免耳。

乙丑正月初一日。諸兒在外。未有一至。下午。忽聞鎗聲隱約。自西南來。傳聞奉蘇兩軍。在申港虞門間開火。將晚。有人來言。夏港街火起。正在探聽時。諸兒從後門入。亟扶余至澄校。席地坐臥。以避流彈。自此始矣。夜半。鎗聲復作。聞奉軍向東北來。蘇軍駐青山開砲。奉軍猝不及防。遽退七里。

初二日。天曙。奉軍分三路進攻。一從沿江。一從葫橋。一從青暘。三面包圍。先用俄軍衝鋒。蘇軍先於閘西掘壕以待之。繼復架機關鎗於永定橋以擊之。西外則駐新橋。以與望蘭亭奉軍酣戰。南外則聚於塘前。以與石子街奉軍抵敵。空中子彈紛飛。吁吁作響。其時蘇軍。在砲台將大砲連發數彈。呼呼然皆向西南穿城而過。其彈幸未開花。僅帶去民房偏屋一間。其一則落於徐家埭後。蘇軍卒不能支。狂退入城。在城上架機關鎗。過山砲。並用快鎗盒子砲。與奉軍互擊。奉軍雖猛。亦不敢越雷池一步。當兩方未開戰前。市公所曾向四門預備砂袋等物。堵塞城門。以防潰軍入城。不知適爲蘇軍利用。是日上午。蘇軍閉城自守。而內外消息隔絕矣。然當此時間。奉軍雖不逼近城埠。而俄軍已衝過浮橋。先占領君山。且聞北外大街。已由奉軍畢庶澄旅長。出示安民。頗有秩序。下午三句鐘。遂占澄台。或謂蘇軍畏奉軍如虎。不戰而潰。沿路拋棄軍衣旅幟等物。奉軍取而易之。故得蜂擁上山。乘勢占領要塞。吾聞澄所索款五十元。舉皆驚愕。後經濟兒一再央說。始給十五元而去。繼聞又來一兵。婦孺皆擁至大門。將拔閂而出。後聞兵去乃止。奉軍自得澄台後。聲言蘇軍若不開城。將以澄台最大之砲轟城。故所發之彈。較昨日尤猛。蘇軍則以鎗砲還擊。連續不已。至台上每厚。即蘇軍逼其開砲。僅發三數彈。至多以四百鎊爲止。後見俄軍來勢甚猛。護台兵復紛紛四散。乃將最大砲閂藏過。始下山向東而逸。聞其瞄準極佳。故所發之彈。多在曠地。否則受害更不堪設想也。本日第一科主任黃蘿莊氏。報告張知事於昨夜逃亡情形。開會結果。當推黃蘿莊氏代理知事。

初三日晨。有沈頤等紛紛來所避難。均從後門入。陳荔亭君昆季。亦扶梯踰垣而過。陳宅與所僅隔一餅業公所兩牆間之。則曰南街西橫街。自昨夜起。均被搶刼。中街亦然。街上密布兵士。斷絕行人。不得已而來避此耳。陳君爲法律專家。自民三以來。歷任閩贛高審廳長。服官十年。政聲卓著。禁烟是其專職。蘿因贛省蔡督開禁。力爭不得。解職還鄉。正在養痾。天禍澄民。適遭此變。君謂爲救急計。非雙方停戰不可。遂打電話於南菁紅會等處。探聽消息。後知有人正磋商調停辦法。復進言以促其行。語次。忽聞後門突來一兵。荷鎗實彈。向所索款五十元。舉皆驚愕。後經濟兒一再央說。始給十五元而去。繼聞又來一兵。婦孺皆擁至大門。將拔閂而出。後聞兵去乃止。奉軍自得澄台後。聲言蘇軍若不開城。將以澄台最大之砲轟城。故所發之彈。較昨日尤猛。蘇軍則以鎗砲還擊。連續不已。至台上每

發一彈。避難者無不心驚膽裂。俯匐於地。長者面無人色。幼者啼不成聲。此等慘狀。實曠古所未有。午後、遂聞碑亭以避之。然猶震蕩如故。當館砲最烈之時。聞蘇軍旅長陳孝思邀請士紳。乃推章問夢君往。既至。陳謂現須發餉。當籌五萬元待用。後經商懇再三。始減讓至六千元。衆知其將逃也。即如數給之。將晚、擊去興國寺古塔數節。文廟羅破明倫堂頂。連帶禮延飯廳。幷傷及避難小孩手。該所受此驚恐。明晨是以有移往紅會之舉也。晚膳後。砲聲稍停。陳君因眷屬先二日避居南菁。至是急欲往省。濟兒等乃伴送過校。開均安好。遂回。夜半、西外華墅布廠。北外利用紗廠均火起。延燒工場房屋。火光燭天。

初四日破曉、聞有西橫街某姓女。從所後門突入。云有兵來追。既而其母亦至。女目直視。狀甚恐怖。急扶至女所睡。用金器煎湯。灌下乃定。未幾南街王姓亦有數人來避。云、昨夜匿在田間。聞東西大街。及毘巷等處。搶刼不止。余等以爲蘇軍既得餉。又得贓。從此可如願而僱矣。詎知砲掠而不得出城。蓋奉軍已將南門圍住。而蘇軍一部分。將奪圍而出。均被砲彈擊回。於是有向東門逃去者。有被奉軍俘虜者。其數已踰大半。餘則仍逗留城中。是日蘇軍幾部。既不能出城。終日惟搶刼爲事。而以少數之兵。至城上放鎗。與城外奉軍相應和。多數則下城搶刼。甚有一而再。再而三者。追軍去匪來。又從而搜括之。吾民殆無噍類矣。當時士紳感困守之狀。乃向陳旅部要求先停戰。次向奉軍接洽。哀懇至再。始允開東門。由代表吳汀鷺陳美齋章問夢章寄周諸君出城。均集於醫院。復邀醫士華爾德君等。繞出東城。冒險赴北外向畢旅長求和。畢始拒絕。繼允與陳通函。迫一再函去。陳置之不答。代表往返候信。訖未得有要領。以致牧師李德理君。聞和議將絕。遂通電話於虹橋禮拜堂。囑曹某將收容所婦孺。一律送東外輔實安插。隨後有人持紅會旗至。至則領婦孺向東門出發。詎料城閉。均不得出。

初五日晨、傳聞代表於昨周旋兩方面。奔走終日夜。不得圓滿結果。以致華爾德君。有不願再代表議和之宣言。同時畢旅長。開示條件。使代表攜交陳旅長。陳則仍無表示。復向城紳索餉銀三萬元。城紳逼於武力。當延南菁秦識陳之錢數員墨賓。懇說再三。始讓至二萬元。幷要取鈔票方收。既而如數羅掘。幷兌數千元鈔票交陳。然陳意猶未滿也。當代表要求雙方停戰時。奉方曾要挾蘇方繳械改編等件。否則仍以巨砲轟城。而蘇方尚以對等自居。但

顧改編。不允繳械。且妄想各官長照舊供職。而尤不畏轟城之恫嚇。以爲城內數萬災民。決不能同歸於盡也。其居心險詐有如是者。旁午。奉軍在台轟擊甚烈。對紅會亦發一砲。毀去後廳一座。至會中避難者狂奔而出。死一人。擊去頭腦半個。傷二人。是日濟兒家另住虹橋禮拜堂東婢來所報告。其家自夜及晝。連劫數次。一切細軟等物。席捲而去。是夜濟兒回家復遣婢至吾家余住西大街年餘街東首探聽。及來所詢知同日自樓及余房翻箱倒篋。狼籍滿地。衣物搜索一空。罪失不貲。幷樓廂去三椽。擊碎大床與櫥。

初六日大雪。奉方巢旅長派人來向縣院討陳回音。限十二時止。如無辦法。定卽洗城。陳猶遲疑不決。未幾。奉方又來麥謀長、及副官各一。再催陳覆。陳知事頭。方要求派人與奉方接洽。奉方首肯。陳旋派一趙副官至。與奉方麥謀長相晤。始知乃昔年同學也。雙方談判。允負和平全責。歸報於各旅長。俟各旅長正式開會。再妥定條約。城民聞之。心乃稍慰。下午鎗砲聲仍不止。時有暉對巷蘇軍張連長。在某宅抽烟。聞之。乃曰已議和矣。尚爲尙有砲聲。遂偕二排長出視。未幾彈去一臂。醫治無效。至夜竟斃。又有北外孫某者。其前亦軍界中人。俄軍過其居。撞門而入。見廳事前拍照一。係圍長服式。謂是相團圍。必富有者。乃入內覓之。見一人在樓。與相適肖。立向其人索銀。孫辭無之。舉鎗直擊。彈中其壁。壁破。金銀溢出。俄軍爭搶之。而孫自此逸去。追搶畢。索孫。而已杳無蹤跡。復向後門追尋。僅見馬路一婦前奔。更舉鎗擊之。其彈由腦後穿眼下而出。血流如注。遂仆。俄軍卽扶婦起。就近送紅會治之。旋愈。或謂卽孫婦也。他若一鎗連斃二命者。東則祝姓父子。西則江北人老少是也。又若被彈而裂屍三段者。蔣家巷計姓是也。聞砲而嚇死者。舊縣署前老婦是也。此事未詳何日。姑連類及之。其餘類此者正多。茲不贅。當滋台未停砲前。聞有四砲已實彈矣。謂須發出。始已。乃首先一發。其彈適中文亭橋東之李姓屋。又擊破徐姓大床而落於橋南。其三彈、則連射於李姓之對門錢宅。每層均穿去西偏之一間。共計三間。是可異矣。是夜鎗砲聲停。紗廠之火仍燒。

初七日晨、各難民扶老攜幼。相率還家。一路子彈密布。大者長尺二寸。小者七八寸。均散見於街巷市肆間。其他鎗子之狀如銅管者。堆積滿地。尤不可勝計。而各所婦孺。至是仍有未盡回家者。蓋蘇軍庇失信用。恐屆時仍不開城。故未可遽以爲樂觀也。已而果然。且不整和平旗。及晚、復有繼續站城之說。以至難民又紛然入

收容所。均如驚弓之鳥。孰知未解圍前。兵士荷鎗巡城。亦軍中例行之故事也。自初一及初七。更番搶刼。城內人家。幾無一倖免。房屋亦無一不洞穿。事後聞知。在城損失。以濟美源大二典。與祝氏怡園爲最鉅。

初八日上午、兩旅長均蒞東外福音堂。雙方條件。完全妥協。蘇軍之願聽改編者。或解散者。均受奉軍約束。惟刼物不准攜出。奉軍卽於下午由東門進城。一路護衛森嚴。大有得勝軍之氣概。總計此次圍城。共七晝夜。初二日上午閉初八日下午開始得邀倖出險。余等誠砲火餘生矣。余年七十有二幼遭粵匪之亂至此已二次矣然禍首罪魁。不得不歸齊氏。蓋齊氏稍有人心。當免職令下時。苟能覺悟前非。翩然下台。尚不失爲磊落之丈夫。乃竟戀棧不去。致成此孤注之一擲。而使我偏僻小邑。同遭浩刼。且糜爛地方。至於此極。齊氏之肉。其足食乎。若韓省長者。同官爲僚。知將順不知匡救。而唯唯諾諾。竟釀此驕惰之性質。以致一敗墮地。無可收拾。韓雖賢。亦難辭其咎矣。至如吾邑人民。平日各行其是。各顧其私。正如一盤散沙。無團結之能力。故一聞兵至。張皇失色。無策應付。宜其束手而待斃也。自今以往。願大衆深自猛省。惟事事求其有備。有備無患。其庶幾乎。余日望之。

避難日記

祝塘樹德

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卽陰歷乙丑元旦日。陰。傍晚。得青暘開火消息。鎗聲及過山砲聲。在景陽岡歷歷可聞。人心遽亂。急籌避難之計。侍庭主避夾垛裏。岳母主避李家閣。李家閣去街甚近。余不贊成。夾垛裏無退步。亦不妥。蓋敗兵之來。必先自璜塘。璜塘與巢湖幫有宿嫌。去青暘又近。均主速走爲是。其時陸景唐等。主往劉墅上。將行矣。挹芳勸余家同去。余亦不贊成。蓋東路富庶。且無退步也。再三集議。至夜半。酉叔來告。舟已雇得。始決明日避往華墅。是時無錫尚在蘇軍之手。齊燮元且在錫督師。江陰若敗。敗兵必退無錫。青暘爲往錫要道。華墅去青暘窵遠。諒必無妨。況華墅可以退楊厙。楊厙可以退沙洲。沙洲又可退江北。去城又較祝塘爲遠。錢曉朕表兄家。僻在華墅市梢。矮屋低簷。若往依之。當無人注意也。余家計議既定。是夜仍宿家中。二時出探消息。知祝塘居民。紛紛遷徙。難民之過祝塘者。亦不少。消息不佳。大有風聲鶴淚。草木皆兵之勞。挹芳因壽松妹丈之柩未葬。不肯行。老母戀家亦然。某君云。兵入同善社。頭必暈。齊東野人之言也。

初二日晴。黎明即起。消息更惡劣。即鎮靜如方家姑丈。亦有必要時。往鄉村暫避之預備。余即實行昨日決定之計畫。將小孩子應用之必需品。及包裹等物下船。鑒嬸亦有同舟之約。惟船小人多。乃另雇二車載之。鑒嬸臨行忽不去。時侍庭夫人及外甥等。舟已先開。余等於十時亦啟艇。所帶包裹甚多。余以爲贅。同舟者大小十七人。河中向華墅開行之舟。首尾相接。在路聞砲聲不絕。殊足駭汗。余欲早至華墅接洽。故十二時即在郁家橋登岸。岸上有人問我。是汽油船上上岸者。否余漫應之。飢腸轆轆。覓食品不得。乃吃荳腐花充飢。後由一不識姓名之澄南學生。引余上道。行五里。至華墅。河中船隻擁擠。兩岸人山人海。秩序殊不佳。余先至內姑丈黃家。晤寅章。悉寅嫂等現在貢家。再至貢家。寅嫂以隔壁是典當。恐殃及池魚。將下鄉矣。復至逖姑丈家。門口遇玉階表弟。談數語。伊玉至碼頭候汽油船。而壽頤叔等。自街內出。余乃追告玉階。再往錢曉朕表兄家。述寄居意。隨同瑞姪往沿河覓舟。至青龍橋猶未得。半時餘。舟至徐府對門停泊。榮姑母邀入內小坐。理不可却。並賜酒食。避難人。權做座上客矣。余以舟中行李甚多。設爲時過晚。將不及整理。即命舟子將行李運起。甫及半。徐府忽得急足報。謂周莊已被刼掠。速將已經搬起之行李。快快下舟。作速開回。余不從。蓋街上不能居人。河中豈可行舟。在陸有失。尚可躲避。河中將如何。於是一面責舟子照常速起。一面逐件送往錢家。蕙芳等酒食亦畢。將往錢家矣。忽然兵來之謠言頓起。街市秩序大亂。詢之。乃鄉人捉野鷄之誤。未幾即安。寅章欲借余舟泛顧山。余不贊成。後挽綽號單放輪船者來。與余辨。又爲余屈。結果。該舟暫留青龍橋附近之浜內。以待後命。幸如是。不則宙嫂等必爲凌網之魚。甕中之鱉。其險不可言狀。五時餘余家全眷至錢宅。甫入門。兵已上街。因失小婢。余至街上尋找不獲。此時市上已闃無行人。丘八三五成羣。遊行市上。計二百餘人。類皆服裝齊整。鎗械糧袋亦全。似未臨陣者。余以不敢躊躇街上。致招丘八之拉。不得已。即在徐府後門側首茅廁上詐作出恭狀以伺之。門忽豁然闢。審之。則姑母等將避往李家巷也。余家小婢亦在內。大喜。余遂仍往錢家。其時人心惶惶。遷移莫定。余等關緊大門。不問一切。亦無辦法之辦法也。夜助曉朕收拾器物。拆被面。換檯凳。除陳設。頓時成一破舊家庭。以備萬一。伊家大小。亦盡易破壞衣履。惟我則甚感困難。因蕙芳等之衣服。雖不華美。比百結鶉衣。究還漂亮。萬一有變。丘

八勒索金銀財物。何以對付。一時又無破衣。乃犧牲幾件較舊衣服。暫爲敷衍。此時情形。與舞台上化粧無異。不禁狂笑。華市有紅十字分會。設招待部。組織完備。若者司探聽。若者司迎送。若者司膳食。若者司財政。同心協力。有條不紊。丘八至。則惟命是聽。招待叔夏麟祺。爲最出力者。以視塘比之。有愧色焉。故惟恐不周。補齋叔夏麟祺。爲最出力者。以視塘比之。有愧色焉。故丘八至夜間。雖有剝皮袍。掠財物。騷擾十餘家。尚未大拮也。據軍官徐某云。者番失敗。由華墅楊厙退常熟爲正路。有長官統率。雖多無害。其非由正路之十名廿名。則靠不住矣。

初三日晴。消息如昨。砲聲終日不息。兵陸續至。計五次。途無行人。周莊葆光貝慎卿貝家。柳劍寒表叔家等。俱被劫。受創較他處爲甚。長壽因劫證家未成。故入李頭清家。四妹十九出嫁。裝奩盡毀。損失千餘金。長澄亦被劫。沿途較整齊之村莊。俱不能免。有二兵攜一提包。乘車往長澄。過某處木橋。橋長而狹。車夫推車。在橋中遽停。二兵在車上。下臨百尺之澗。相顧失色。不敢稍動。車夫從容解下提包。揚長而去。二兵追急呼救。鄉人不敢上。丘八允予番佛三聲。始由鄉人推車過橋。二兵回追車夫不獲。始步行向長澄而去。亦笑談也。車夫亦黠矣。祝塘今日到兵四次。耗千餘金。尚無劫奪情事。六家橋因談判決裂。鎗斃二人。傷一人。華家避難船。在新堂橋。爲兵所擾。華母失金受辱。人皆稱快。蓋華爲守財虜也。今日消息。仍不見鬆動。宵嫂等。先至姜家住基。夜半。又移邵家住基。夜半。又移邵家住基。拂曉。再移夾弄裏。鄉人善諭。婦女尤易信諭。信然。傍晚街上人多擔老負幼。露宿山中。衣單露重。遙望之。如垂目彌陀。狀絕可憐。余此時非不恐懼。第搬動爲難。且曉朕家比較尚屬安穩。故勉爲鎮定。無再遷意。街上店門緊閉。醬油亦不可得。祇能淡食。下午。至李家巷。宿李家巷者。爲西叔全家。蓮姑丈全家。菁淮叔全家。宗嬸。南山夫人。及不相識之無錫女客三四名。草鋪重重。幾難涉足。其情景與吃大戶之江北人無異。夜間又過兵三百。飽餐即去。長官乘舟。兵由長澄行。長澄之劫。即係此輩手造者也。

初四日晴。砲聲稍稀。黎明來五兵。云有大隊千五百人。隨後至。速即備餐。執事者。立即裹來十石以待。良久而兵不至。下午始探悉已由楊厙行。黃山砲台。聞已爲奉軍所得。遇夏港筆店主人某。據云此次作戰。蘇軍在虞門夏港佈防。校中盡宿丘八。元旦日下午四時。奉軍衝來。雙方遂開火。夏港難民之無處逃避者。甚爲苦惱。伊被拉搬運子彈。由火線中逃出者。言之有聲有色。觀者如堵。今

日出外。遇熟人甚多。祝塘事情。是孔伯高告我者。余散步至家祠。見難民甚多。寢苦枕塊。如喪考妣。今日消息緩和。由鄉下搬回者甚多。訪蔡子和。則在鄉尚未回也。胡念生因喪妻。由楊厙回祝塘。過此。途託伊帶口信致侍庭。遇逖姑丈。知祝塘有兵二十。尚未去也。晚又過兵十名。同時得蘇軍繳械消息。人心更安。遇顧湘瑤先生於北街。悉忻安兄家移於雲亭附近之張家巷。三河口鄔家。大二房俱被刼。三房不與焉。余爲仲明內姑丈額手慶。秀文由荷祥華。壽松明日舉殯。有望余回家主持之意。余有意見。可留條告知。我想明日既有人來。凌晨起身。至祝當不晚。遂決明日拂曉回祝。曉兄處。即於夜內道謝。恐明日告別。反多驚動也。日記債。總算截至今夜。完全了卻。

初六日五時半起。屋上一片白色。疑爲濃霜。啟戶視之。雪也。路既不熟。雪又霏霏不止。回祝之念。遂無形打消。午餐餛飩甫畢。徐府傭人來告。祝舟已至。遂整理上舟。舟中奇冷。至祝塘約八時。雪尚未止也。

初七日晴。天氣寒。滴水即冰。調查祝塘過兵情形。計初二日到四次。初三日前後二次。初四日由六家橋來十人。共費二千三百元。上午砲聲又緊。江城仍無確實消息。心中納覺惴惴也。

力已疲。反不及小孩。忽諭傳孫傳芳後援已至黃山附近。探諸情理。不合。然空谷來風。必非無因。總之大局安危。尚未可卜。小民何辜。受此荼毒。豈水旱頻存。尚不足懺其罪過耶。夜膳。飲餞家家釀。味同鷄肋。盡一盞。尚未知味。蓋此釀爲甜酒化成者。雖多不能過癮。然避難賊家。受此優遇。還要嫌酒之好醜。太無人心矣。是夜專人已回。攜有西叔及祝弟二函。詳述祝塘近狀。幷云。明日雇舟來華。壽松明日舉殯。有望余回家主持之意。余有意見。可留條告知。我想明日既有人來。凌晨起身。至祝當不晚。遂決明日拂曉回祝。曉兄處。即於夜內道謝。恐明日告別。反多驚動也。日記債。總算截至今夜。完全了卻。

初六日五時半起。屋上一片白色。疑爲濃霜。啟戶視之。雪也。路既不熟。雪又霏霏不止。回祝之念。遂無形打消。午餐餛飩甫畢。徐府傭人來告。祝舟已至。遂整理上舟。舟中奇冷。至祝塘約八時。雪尚未止也。

初七日晴。天氣寒。滴水即冰。調查祝塘過兵情形。計初二日到四次。初三日前後二次。初四日由六家橋來十人。共費二千三百元。上午砲聲又緊。江城仍無確實消息。心中納覺惴惴也。

江陰之喉舌

商報

如蒙定閱無任歡迎委登廣告效力尤宏

宗旨正大　注重實業　消息靈捷　紀載翔實　指導社會　不遺餘力

館址江陰城內縣署照壁後

電話二百六十八號

紀事敘言

中國紅十字會江陰分會。自甲子秋間。因江浙戰事。組織成立。當時幸而無事。至甲乙之交。災。因應奔走備極繁劇。例有紀事。以爲稽考。適有江陰戰事記之編輯。徵材於本會。爰將存先供衆覽。分列如下。

目錄

成立緣起
會員人數表
職員表
文牘
救護情形彙誌
傷亡表
各婦孺收容所情形彙誌
醫院治療統計表
茶話會報告

成立緣起

天道不能有陰而無陽。有舒而無慘。有生而無殺。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運行晦盲。殘虐慘酷。含生蒼莽。蟻聚釜燖。所向焦爛。然而運以天行。而世以道濟。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道爲之濟也。大道則濟大運。小道則濟小運。時則甲子元會。肅殺之氣。煽全生之倫。而後於陰陽慘舒生殺之會。得以道消息斡旋於其間。否則魑魅喜人。以死爲利。陰愁黯賊。彌塞天地。幾希末光。亦且澌滅。故曰兵莫憯於志。而鎮鋼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之際交。慘舒生殺之迹泯。則又安用此不祥之物爲也。乙丗四月中國紅十字會江陰分會謹識

會員人數表

特別會員二名

正會員九十一名

普通會員一百十五名
學生會員一百三十七名
獎贈正會員九名
獎贈普通會員二十六名
獎贈紀念會員十八名
共計三百九十八名

職員表

會長

顧孟養浩佳

副會長

何榮桂佩宣　吳廷良賡揚

顧問

華爾德　陳旨章美齋

法律顧問

吳增甲達臣　陳　經荔廷　謝鼎鎔幼濤　陳　綱植三

諮議

祝廷華丹卿　錢維鏑以湘

議長

金文翰杏蓀

副議長

陸　均秉卿

議事員

朱襄唐雪濤　俞筱齋　邢省三　徐習五　薛榮袞士褒　黃亮邦迪謨

朱葵陽穉初　周　康懋修　繆兆璋培基　謝鼎鎔幼濤

理事長

吳增元汀鷺

副理事長

郭丕綱粹修　章崇治問雩

理事

邢本鎔式金　梅　禹安瀾　章德鴻劍門　孟岱鐘毓修　繆兆璋培基　高懋賢夢求

祝籛壽彭賢　林肇祥　陳名珂季鳴　周維翰雪琨　王楚書希玉　吳葆瑛惠甫

沙誌銜懷甫　吳新芳漱英　薛德炯曉升　陳宗彝慕周　張南沅芷湘

文書股

賀鴻聲振之　陳保宗守丞　陳宗彝慕周　吳葆瑛惠甫　王楚書希玉　沙誌銜懷甫

吳新芳漱英　陳名珂季鳴　薛德炯曉升　陳景辰夢星　章作霖孫宜　徐希陶菊人

曹仿周　錢葵石

交際股

吳寶廉荔青　章廷華紱雲　譚延鴻湘舲　祝籛壽彭賢　陳名珂季鳴　高懋賢夢求

韓　治燮菴　梅　禹安瀾　徐希陶菊人　潘鏡波　黃葆森　龔銘國蔭庭

蔣敦華蔚文　王　涵滋章

救濟股

周維翰雪琨　周熾貽曦臣　譚延鴻湘舲　林肇祥　周性魯　唐亦封

史駕山　邢本鎔式金　徐振之　張秉鈞　鄧卓夫　顧耕山

陸君鉞育才　鄭建西　禪少雲　龐翰芳　王武奎　高懋賢夢求

劉第卿　王植三　陸　廱維清　蔣永錩　徐季良　沙繼崑溥泉

莊耀堂　黃寶生葆森　向　鑾玉池　沙少荃　唐沛生　蔣敦華蔚文

潘鏡波　張南沅芷湘　張覃霖君澤　董錫麒伯豪　謝繼曾守先　張慎幾

邢哲安　錢志奇女士　陸君秀　徐一聲　王念航　薛德炘夢遠

李維章國華　盧殿樑　張由興詩晨

醫藥股

華爾德　倪掄元　陳玉麟　沙純嘉　王賡筠　李薇馜

張惠理

會計股

韓　治燮菴　王　鎬鳴岐　徐舜年紹虞　蔣仲華

資產委員

章錫名誠叔　李元鼎伯和　唐國華協羣

庶務股

章德鴻劍門　陸君鉞育才　張宗雋蘭卿　方思補虎臣　許嘉樹竹岩　趙子義祖望

胡永增昌齡　楊文濬哲明　李緒龢蘊璞　吳鴻傳第初　張志鴻

各處往來函牘輯要

函各鄉捐募通啟

逕啓者。本會應時事之需要。同人等合議組織中國紅十字會江陰分會。業經報告總辦事處審查確定。認爲成立。查紅十字會條例。依陸海軍部之指定。輔助陸海軍戰時衛生勤務。並依內務部之指定。分任振災施療。及其他救護事宜。純爲慈善之舉。既不限於一事。亦不限於一地。并不限於一時。一經成立。便爲永久慈善事業。値此前方戰事尙未解決。軍士則死傷相繼。人民則載道流離。亟應組織救濟隊。派往前方救護。並在本地設備收容所多處。事務既殷。用欵尤亟。我桑梓同仁。夙具博愛之懷。應盡任卹之誼。凡有善舉。向不後人。故此次入會人員。非常踴躍。惟念各鄉紳商學界諸君。其已在城區聯絡入會者。固屬不少。在各鄉聞風興起者。必更居多數。用特專函奉達。並附上紅十字會條例規則〇份。即希諸公廣爲敦勸入會。用成義舉。此不獨一時之利賴。即將來遇有癘疫水旱偏災。并在本會救濟範圍之內。本會既與總會及各縣分會聯絡一體。則登高一呼。衆山皆應。其於救濟諸端。實易於集事。裨益地方。殊非淺鮮。以諸公熱忱毅力。想必樂於贊助。倘集有多數人員。即祈來會接洽一切。不勝盼禱。

十三年九月

函吳理事長租借房屋爲辦事處

汀鷺先生大鑒。敬啓者。本會事務所。前經大會公決。暫設縣商會。現以應辦之事。至爲繁賾。該處地點。實屬不敷分配。茲由職員會議討論結果。擬借尊處德鄰里新第房屋五間。爲本會辦事處。事關慈善要舉。先生熱心桑梓。定邀俯允也。

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吳理事長復函

會長先生鑒。諸公大鑒。接誦來　書。囑將舍間房屋五間。借爲辦事處所。事關慈善要舉。而又係暫時機關。謹當遵命。舍間所有檯凳物件。不便移置他處者。請即留用可也。此復即頌

吳增元啓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無錫分會函商分任治療

逕啓者。敝會救護傷病。雖已籌設臨時醫院三處。倘恐不敷治療。欣聞貴會及時成立。所有醫院。亦聞已在組織。如果敝會醫院額滿時。可否懇請貴會轉致傷病若干。俾資協助。又此間輸送輪船。已不敷分布。會別有所需。不妨隨時來電知照。放澄應用。統祈示復爲荷。此致

十三年九月十七日

函送無錫分會捐募棉衣

逕啓者。本分會以戰區災民流離在外。一時不能回復。值此秋風漸厲。必有禦寒無計之苦。默念情狀。可爲痛心。節經本分會會員分頭勸募。募得大小棉夾衣褲數百件。除預備發給敝處收容所難民外。約計尚可敷餘。諗知貴處留養難民較敝處爲多。茲特檢出大小棉夾衣褲四百件。交利澄快船送上。即希檢收發放。並祈見復爲荷。此致

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無錫分會復函

逕復者。接奉惠函。並發給留養難民大小棉夾衣褲四百件。足徵博愛爲懷。不分畛域。無任欽佩。即當代爲發放。以惠災黎。代爲鳴謝。附上收條一紙。希候簽存。此致

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函請林肇祥王鳴岐兩君照料北外義渡局收容所

逕啓者。近日上海蘇錫各處避亂人民。紛紛來江。城內外旅館已有人滿之患。而後來尚源源不絕。本會自應設法收容。免致流離失所。前在港口義渡局設立寄宿所。極爲妥善。茲仍請陸維清鄧卓夫兩先生妥爲辦理。所有應用各物。及供餐等費。仍照前屆開支。用特函請兩公前往接洽。該款即在本會存項下支付。再避難旅客過多。並須派人調查。其中願去願留者。應分別安插。前經本會函請救濟股諸先生。並希代爲知照同往照料。一面詳細調查。以便分別辦理。歲務忙迫。人少暇暑。然事關慈善。務希撥冗一辦。

至爲紉禱。此致

十四年一月

函請陸維清鄧卓夫兩君主任義渡局收容所長通函

逕啓者。近日上海蘇錫各路避亂人民紛紛來江。城內外旅館已有人滿之患。而後來者尙源源不絕。本會自應設法收容。免致流離失所。前承台端在港口辦理寄宿所。極爲妥善。茲擬繼續照辦。仍請兩公偏勞。妥爲料理。所有應用各物。及供餐等費。可仍照前屆辦理。已另函林君肇祥王君鳴岐。即希台端接洽一切。不勝企禱。茲送上會幟一面。木牌一扇。以爲避難旅客寄宿標幟。並望察收爲荷。此致

十四年一月

附會旂一面木牌一扇

借設各收容所並敦請所長通函

逕啓者。刻因時事未平。恐地方或有不靖。擬設婦孺收容所。以備不虞。現值貴校年假期內。當可暫爲借用。並擬即請貴校長主持所務。茲先將旗幟一面。木牌一扇。木戳一個。記事簿一本送上。即希察存。俟需用時。再行懸掛。臨時敝會當派人前來幫同照料。惟希查照爲幸。此致

縣立師範學校校長徐

縣立女子小學校校長錢

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校長張

十四年一月

南菁學校校長董
輔延學校校長謝
市立六校校長周
市立十校校長何
市立七校校長陸
澄南學校校長邢
澄翰學校校長王
協濟醫局邢

函旅滬同鄉會請籌款救濟兵災善後

旅滬同鄉會諸公鑒。逕啓者。此次江邑戰禍發生。敝分會正在積極籌備時。齊軍驟潰。倉卒入城。人民不及遷避。被圍危城。歷有七日。城內外砲火連天。兼以齊軍在內挨戶搶掠。無一幸免。甚者蕩洗一空。尤可危者。要塞巨砲連日轟擊。城內外毀屋至數十處。傷人至二百餘名。幸敝分會預設婦孺收容所二十餘處。使人民有所退避。所全極多。迨新正七日。戰事告終。而城內外救護掩埋。更須次第辦理。承貴會派遣救護。並慨助用款。熱忱毅力。感激良深。惟此次兵災之鉅。爲向來所未有。此後地方善後。需款固極浩

繁。即徹分會所辦收容所救護掩埋各項。所在動須鉅欵。徹分會基本極薄弱。實難遣大投艱。現擬次第結束。而需用各欵。不敷甚鉅。擬請諸公於尤助二千元之外。再能酌籌若干。一併迅送來江。以濟眉急。至爲感盼。專此敬頌公綏

十四年二月四日

南京分會到江救護來函

汀鷺理事長先生惠鑒。日昨晋謁台端。暢聆教益。私衷感佩。匪言可宣。承允遇有重傷病人。須送醫院治療者。即送入福音醫院留診。其入院一切費用。概由貴會擔任。仰見熟心慈善。尤足紓感。並蒙送下入院符號六紙。謹已收領。專此佈達。即頌公祺

駐澄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啓　十四年二月二日

函畢庶澄旅長保護收容所

逕啓者。徹分會因戰事發生。深恐齊軍騷擾。在城內設立婦孺收容所共有十餘處。以資護衛。茲幸貴司令蒞臨。將齊軍收束。地方人民。如大旱之得甘霖。非常慶幸。並諗貴部紀律嚴明。所在安堵。無容過事張皇。惟徹分會所設婦孺收容所。皆係婦女幼弱。惟恐聞信驚惶。敬請飭令貴部於各收容所派遣守衛。以安人心。相應專函奉懇。並附清單一紙。開列收容所所在。即乞察照施行。實爲德便。此致

十四年二月

函畢旅長安置治愈傷兵

逕啓者。頃據徹會醫院長美教士華爾德君稱。在院輕傷兵士。有已經痊癒者。可以無庸留院。該兵出院。

或受編。或遣散。應函請貴司令部主持。迅速辦理等語。敝會用特據實轉請。即祈貴司令查照審查。逕與華院長接洽辦理爲荷。此致

畢旅長復函

逕復者。頃准台函。略開居住貴院傷兵。已陸續痊愈。囑爲領出等情。准此。茲派敝旅副官接洽爲荷。此致

十四年二月十一日

函畢旅長查看出院傷兵

逕啓者。頃承貴部孫副官來敝會醫院收容傷兵。當經醫生陳玉麟君接洽。查各兵士雖有傷有輕重。惟大部就愈。可以陸續出院。用特將該兵等姓名傷狀開陳台鑒。或編或遣。即希迅賜辦理。飭令分別出院。以完敝會責任。無任禱切。此致

十四年二月十一日

函畢旅長收容醫愈傷兵

逕啓者。敝會醫院所有治療傷兵。業經分別輕重開單。於昨日函請台譽。茲據敝醫院電話云。有醫愈傷兵十餘人。急欲於今日離院。即請貴司令部迅予派員前往收容爲盼。此致

十四年二月十二日

逕啓者。頃據敝會醫院駐辦員張芷湘君面稱。敝會醫院醫愈傷兵多名。自願回籍安業等語。敝會依照萬國聯盟日來弗條約。特給予醫愈傷病憑證。併由醫院加章。以資證明而便通行。業已由張君親與貴部接洽。茲奉上憑證式樣一紙存查。即希察照爲荷。此致

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函福音醫院附送醫愈傷兵遣散憑證

逕啓者。所有先後送請貴院醫治之傷兵。將次痊愈出院。茲特備送遣散憑證五十張。遣散冊一本。如有出院回籍之兵需用者。請即填給。並請於遣散冊詳註。以便存查。至澄防司令處。敝會已函請備案矣。醫愈傷兵。併望從速遣令出院。勿令逗遛。尤盼。此致

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函謝奚粵衡君捐款

夢衡先生台鑒。逕啓者。昨由周君曦臣交到台端捐入敝分會會款大洋一千元。遵已謹領。此次吾邑戰事劇烈。敝分會所辦救濟各事宜。較爲繁難。支用款項。亦非常竭蹶。得我公慨惠鉅貲。俾敝分會藉資挹注。熟忱毅力。欣感良深。除將捐條填奉。並登各報。藉揚仁風外。謹此函謝。祗頌善安不既。

二月二十八日

函謝福利公司捐款

福利公司台鑒。承貴公司捐入敝分會會款大洋一千元。遵已謹領。此次江邑戰事劇烈。敝分會所辦救濟各事宜。較爲繁難。支用款項。亦非常竭蹶。得貴公司慨惠鉅貲。俾敝分會藉資挹注。熟忱義舉。欣感良

深。除擎奉捐條。並登各報。藉揚仁風外。謹此函謝。祇頌善安

十四年四月四日

函謝各分會及同鄉會來江救護並請助振

敬啓者。敝處不幸。遭遇兵災。蒙貴分會熱心救濟。派隊遠臨。毅力熱忱。實深感佩。茲幸戰事告終。大局漸定。敝分會所辦救濟各項。可望次第結束。惟此次兵災之鉅。爲向來所未有。此後籌振籌卹。頭緒繁多。日內敝處士紳。正擬籌備善後一切事宜。但遭此鉅災。敝處公私經濟。業已羅掘一空。深望各方協同賑濟。如蒙貴縣大善士慨賜援助。祈選與敝處善後會接洽辦理。即希轉致爲荷。貴分會救護隊此次來江。敝會務棼如。招待不周。實深慚悚。謹修寸箋。用達謝忱。此致

十四年二月三日

中國紅十字會常熟分會
中國紅十字會常州分會
中國紅十字會丹陽分會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
江陰旅蓉同鄉會

函謝各分會並請寄示救護統計

敬啓者。敝處慘遭兵燹。渥蒙貴分會派遣救護隊來江。救死扶傷。掩骼埋胔。熱忱毅力。感佩良深。現在大

局略定。敝分會亟須調查兵民究竟死傷各若干。除敝分會所派救護隊業經備格填報外。未識貴分會救護隊共救得傷人姓名若干。掩埋死尸若干。地點何處。當時諒有登記。擬請貴分會開明見示。俾敝分會藉以彙報。不勝感盼。荷蒙大惠。並此申謝。此致

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

十四年二月九日

中國紅十字會丹陽分會

中國紅十字會常州分會

中國紅十字會常熟分會

中國紅卍字會常州分會

中國紅十字會青暘分會

南京分會復函

逕復者。接誦大函。敬聆一是。敝會此次出發所辦救護各事。不過自盡天職。本無勞績之可言。乃蒙不惜齒芬。謬加獎借。益增慚悚。貴邑遭此鉅災。現雖大局弭平。而善後事宜。萬端待理。敝會迫於急需返里結束一切。未能稍効助力。至以爲憾。承詢敝救護隊前在貴處共救得傷人若干。掩埋死尸若干。姓名爲誰。地點何處。敝會人地生疎。當時雖有登記。惟略而不詳。現已總彙大數。陳報總辦事處矣。尊囑詳細開明。藉以彙報。敝會實無從應命。統乞原宥是幸。肅復申謝。即希查照爲荷。此致

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常州分會復函

敬啓者。昨奉台函。敬悉一是。前者敝會救護至澄。倉卒出發。未臻完備。並承指示。至深感紉。乃荷藻飾。愧何克當。至救傷兵民。以及掩埋尸骸等詳細數目。該隊回常。復至無錫宜興調查災況。草具報告。略而不詳。容俟該隊詳細列表送會。再行抄送台察。茲有懇者。敝會因貴處兵燹以後。災情奇重。特請劉君樹翰孫君志雲兩先生親詣查勘。即祈貴會派員嚮導。俾有遵循。一俟劉孫兩君查畢回常。敝會當竭盡棉薄。聊盡其心。惟是災重欵絀。誠恐杯水車薪。無補於萬一耳。此致

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到

常州紅卍字分會復函

敬復者。頃接大札。聆悉一切。敝會救濟隊所埋死屍及療治之人姓名地點。業已先後分別登報宣佈。並呈報總會備查在卷。茲准前因。爲合函達。祈勿彙報是荷。此復。

十四年二月十三日

青暘分會復函

敬復者。接准台函。藉悉一是。貴會熱心救護。成績懋昭。曷勝欽感。敝會倉猝組織。派員返鄉。效力桑梓。惟力薄能鮮。深用愧恧。業已將扶傷掩骼各情選行報告總會矣。即祈台洽爲荷。此致

十四年二月十二日

總辦事處往來函牘輯要

（此項函牘應前列以前板製就姑仍之）

電報改選

上海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鑒。江陰分會諫日選舉顧孟養爲正會長。吳廷良何榮桂爲副會長。吳增元爲理事長。郭丕綱章崇治爲副理事長。除專函報告外。謹電。江陰分會印霰　十三年九月十七日

總處復函

逕復者。據報江陰分會諫日選舉顧孟養爲正會長。吳廷良何榮桂爲副會長。吳增元爲理事長。郭丕綱章崇治爲副理事長。等情。到會。查江陰爲長江要塞第一門戶。當此國家多事之秋。保障同胞。造福地方。惟此紅會事業爲要舉。江陰分會成立有年。而照章一切應辦事項。迄未舉行。現在應時勢之需要。重新改組。誠爲當務之急。據報當選顧君孟養等。業經本會依法交常議會審查確定。應請即日就職任事。其餘各職員由分會聘任後。陳報本會總辦事處備案。至資產委員一職。關係重要。現在分會雖無資產可言。然辦事非財不舉。應一面積極就地籌畫。一面照章補選。藉資監督。是爲至要。再通知書前年大會時格式未經規定。本會無依據。暫以函代行之。合併知照。此復

函報各員就職

逕啓者。接准本月十九日大函開。據報江陰分會諫日選舉顧君孟養等。業經本分會依法交常議會審查確定。應請即日就職任事。其餘各職員。由分會聘任後。陳報本會總辦事處備案。至資產委員一職。關

係重要。現在分會雖無資產可言。然辦事非財不舉。應一面積極就地籌畫。一面照章補選。請資監督等因。自當遵照辦理。一面即日任事。一面慎選職員。另行陳報。日內並擬另派代表。前赴大會請示一切。以便遵行。屆時希俯賜接洽是禱。再本分會辦事處。暫租借江陰城內德鄰里吳宅。理合報明。此致

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函報履歷

運啓者。江陰分會。本月諫日改選會長副會長及理事長副理事長各員。業經霰日代電報告在案。查分會通則第五條載。分會應擇定地點爲會所。訂期開會。公舉會長副會長理事長。隨將履歷報告本會總辦事處。報明外交內務陸軍海軍各部。暨該省軍民長官立案。依據日來弗條約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各條。諭予尊重保護。其餘各職員。由各該分會長聘任後。陳報本會總辦事處備案等文。自應遵照辦理。茲將分會會長副會長理事長履歷先行陳報。其餘各職員姓名。及所任事務。再當分別開具清摺。陸續具報外。敬乞鑒核。迅予轉報備案。至爲公便。此致

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函請發應用圖記及各物品

再查分會通則第六條。載有分會應用圖記印旗免費電報執照。及救護時需要各物品。均由本會總辦事處發給等語。本分會成立伊始。除圖記已奉頒發外。各項均尚缺乏。應請大會按照以上應用各件。及

需要物品。發給本分會。再本分會理事長印章。先前已舉頒發。所有會長印章。應請一併頒給。以資應用。

此致

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函請通行證

巡啓者。本分會經大會審查確定。業經組織成立。應請轉報督軍省長備案。並通令各處軍隊司令。及本縣知事。一體保護。至本分會發遣救護隊。與輸送應用藥品等物。經過地方。或恐留難。應并請大會轉請督署頒發通行證若干紙。以資應用而免阻礙。實爲公便。此致

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總處復函

巡復者。據本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十七號公函閱悉。查聲請督省兩長保護。本會業經轉報在案。所需救護藥品。照發一份。希即查收。至督署通行證。非輸送物品所應用。如恐中途稽查。應由本會給予護照。以憑各分會自行置備。貴分會事同一律。倘祈查照。再會長小印。亦應由分會刊製。此復

巡復者。查分會需用各件。應由本會發給者。業經照辦在案。至救護時需要各物品。現因經費支絀。大都歸各分會自行籌備。

函報商訂醫院推贈院長及獎勵救護學生

逕啓者。查紅會之組織。重在治療。現本分會已商明本邑福音醫院。及江陰醫院。作爲本分會臨時之需用。該兩院已先時在大會自行聲請。歸入紅會範圍在案。除由該兩院醫士組織醫團。遇有病傷軍民。隨時由本分會送交治療外。並由福音醫院院長。美教士華爾德君李薇馥君。教練臨時救護學生四十名。歸本分會隨時遣發。應請大會查核備案。再華院長組織醫團。完全爲本會服務。並教練學生。具有熱忱。深堪感佩。擬請將該醫士等作爲本會正會員。贈與徽章。該項救護學生擬請作爲本會學生會員。均一律准予免繳會費。以酬勞績而資鼓勵。可否之處。理合聲請大會函示遵行爲荷。此致

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總處復函

逕復者。接第二十四號公函。備悉一切。所請推贈華爾德君爲正會員。事屬可行。應俟救護學生畢業時辦理。至救護學生。大都年皆弱冠。並非初高小學生可比。未便認爲學生會員。應聽畢業後照章交費入會。或盡義務著有勞績。再行酌辦可也。此復

十三年十月三日

函請推贈醫院及獎勵學生

逕啓者。本月三日。准貴處函開。接第二十四號公函。備悉一切。所請推贈華爾德君爲正會員。事屬可行。應俟救護學生畢業時辦理。至救護學生。大都年皆弱冠。並非初高小學生可比。未便認爲學生會員。應聽畢業後照章交費入會。或盡義務著有勞績。再行酌辦可也。等因。准此。自應依照辦理。惟查此項救護

學生。現已教練期滿。且均到院服務。著有微勞。似應予以獎勵。俾酬勞績。仍請准其免費。作爲學生會員。至醫生六人。除華爾德已由貴會推贈正會員外。其餘五人。現皆擔任義務。應請一律推贈。以酬勞績而昭激勸。理合具函聲請。即祈大會允予照辦施行。此致

十三年十月八日

函報會員名册

選啓者。徽會此次改組後。一切籌備情形。業已分別報告。茲查本屆新近入會會員。計特別會員一人。正會員二十五人。普通會員十三人。學生會員四人。分年納捐現繳第一次款者九人。除將會費查照定章辦理外。理合開具會員姓名清册。送請查核。此致

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總會復函

選復者。來函並會員名册介紹書。入會年費洋四百七十九元五角。均照收悉。茲推贈吳增元君爲特別會員。唐祖繩君等十三人爲普通會員。陳保宗君等四人爲學生會員。發去收據佩章憑照。希即查收分轉爲荷。至周康君等九人。各繳會費洋五元。請照章程第十七條第三項辦理。查此項規定。係指平時而言。不適用於戰時。除收存洋二十二元五角外。應再補交洋九十元。即請貴分會知照各該員。照章一併繳納。以憑核發收據章照。是所盼切。此復

續報入會會員

逕啟者。前准十月一日復函。以周康君等九人。各繳會費洋五元。不適用於戰時。未能作爲分年會員。應再補交等情。查周康君會費早經補交。業於前次名册內註明。並承尊處發給收據徵章在案。其陳樸良高懋功二君。現各補交會費洋五元。擬請作爲普通會員。其餘顧視高君、嚴平君、沙澤榮君、王武奎君、陳景辰君、沈葆初君六人。現值戰時告終。擬仍請照章程第十七條第三項辦理。作爲分年會員。統希查照辦理。又最近入會之正會員沙繼琨等六人。普通會員鄭建西一人。學生會員章孫宜等七人。已遵章繳納會費。茲與補交會費之陳高二君分別册報外。附上會費及補費半數。共洋八十八元五角。併祈分別詧核辦理。並望填給收據憑照。暨發與佩章寄交本分會。以便分別發給爲荷。此致

總處復函

逕復者。來函備悉。介紹正會員沙繼琨等六名。普通會員鄭建西等二名。學生會員章孫宜等七名。既經照章繳納費洋八十八元五角。本會自應照准。茲推贈章照並給收據。希即查收分轉爲荷。再前請獎贈西醫及學生等。候交常議會審核。再行知照。此復

函送捐募棉衣

逕啓者。本分會以戰區災民。流離在外。值此秋風漸厲。大有禦寒無計之苦。默念情狀。可爲痛心。節經本分會會員分頭勸募。先募得大小棉夾衣褲數百件。即檢寄四百件交無錫分會。就近散發。茲復有陸續

募到者。特點檢六百四十件。暨鞋襪帽等。送請貴處分別散發。即希察收見復爲荷。此致

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總處復函

逕復者。來函並承募到大小棉夾衣褲六百四十件。均收悉。茲掣奉收據一紙。即希查收。除登報外。專此鳴謝。即致

函送續募棉衣

逕啟者。敝會前寄大小棉衣六百四十件。業承大會檢收代發。茲又寄上大小棉夾衣褲鞋帽襪等統計五百六十件。即請貴處轉交災區。代爲散發。併希見復爲荷。此致

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總處復函

逕復者。接展來函。並承捐助大小舊棉衣褲鞋帽等計五百六十件。均已照收。除擇尤彙運災區散放外。此復

電總處報告戰後情形

十四年二月

上海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鑒。澄地自元日開戰。齊方潰退佔城。省軍包圍六日。佔踞要塞。巨砲轟城。毀屋無數。傷人百餘。居民被刼如洗。當戰事劇烈之際。敝分會組織婦孺收容所二十餘處。收容五萬餘

名口。現戰事告終。敝分會對於救護掩埋事宜。分頭辦理。略有頭緒。惟經費奇絀。急請援助。再敝分會房屋被砲擊四次。損毀甚鉅。合併報聞。江陰分會。東

總處來函

逕啓者。茲有美教會畢來思先生。熱心救濟。以難民救濟會名義。由本會認可。發給印旗袖章。前往鎮江丹陽江陰無錫常州蘇州等處。實行救護難民出險。至希接洽協助辦理。尤爲至盼。此致

函報本辦事處及收容所被砲燬壞請轉省賠償

逕啓者。本分會於上年秋組織成立。租借吳紳增元住宅爲分會辦事處。業經報明在案。此次蘇軍二師奉韓兼督辦命開拔來澄。地方士民。早知大禍所鍾。再四忠懇止調。督辦堅執不允。卒成空前絕後之戰禍。敝會星夜趕辦救濟收容事宜。而蘇軍潰敗。入城閉守。本會急切不能遷讓。而時勢急迫。即將本會會所開設收容。集居婦孺難民四千餘人。而借設各處學校及民房者。統計二十餘處。集容五萬餘人口。均有人滿之患。本分會以爲高揭紅十字旂幟。當然不至發生危險。不意俄軍隊占得要塞後。六日夜繼續以一百八十磅之巨砲轟擊。各收容所大半被擊。毀物傷人。本會辦事處連受六砲。後方房屋。毀壞不堪。亟將婦孺難民放出。而最後一彈。穿堂入戶。不及避讓者。立斃一人。傷者無算。避難人民號哭奔逃。莫知所向。辦事處人員亦錯愕不知所謂。除未被毀者十餘處外。如南菁學校。禮延學校。市立第十小學校。均

高樹旗幟。爲本分會婦孺收容所。均被轟擊毀壞。死傷人口。損失最巨。查紅十字會分會通則第二十三條。載凡分會辦理會務場所。所有租借之房屋。如受損害。得由分會報告總辦事處。函知地方官廳負保護賠償之責。等語。此次敝分會辦事處及各收容所。均係租借房屋。而大遭損害。敝會實慚悚萬分。無以自解。理合將損失實數。開具清單。函請貴處函電軍民長官宣撫使。照數賠償。並請將死傷者從優撫卹。以維會務而重約章。再此次用巨砲轟擊。人民慘不忍言。破壞紅會。俱係俄軍所爲。務請亟電張雨帥賠修救濟。至要至禱。除函縣會同省委詣勘備案轉報外。即希迅予查照施行。幷先見復爲盼。再各收容所尚未結束。容有調查遺漏之處。俟後續報。合併聲明。此致

十四年二月六日

總處復函

逕復者。來函並摺均悉。江陰此次被兵滋擾。貴分會會所竟爲砲火所傷。自應由公家賠償損失。除照摺開數目函報省長暨宣撫使外。此復

總處復函

逕啓者。准江蘇賑務處復函。以江陰分會被兵損失賠修一案。已由本處羅坐辦逐一履勘。證即妥籌賑撫。再行奉達。等因。相應抄錄原函。希即查照辦理爲荷。此致

函請獎勵出力人員

運啓者。此次江陰被兵。創痛最深。當齊軍大隊來江。時值年關。居民不及遷避。而齊軍倉卒敗退入城。盤踞抗拒七晝夜。戰事之劇烈。既異尋常。居民被困危城。亡魂喪魄。亦非尋常兵禍可比。而本分會辦理救濟各事之艱難。遂什倍於他處。時齊軍在城肆行騷擾。幸經本分會預備收容所二十餘處。使人民有所奔避。藉以保全者數萬人。出發救護及掩埋隊。共甲乙丙丁四組。往來於鎗林彈雨中。皆勇往從事。不避艱險。醫院治療兵民。多至二百數十名。各收容所救護隊人員及醫員等。既晝夜服務。而本分會辦事各職員。因應各方之需求。制止軍事之肆擾。昔忍飢耐寒。日夜奔走。以上各人員。自戰事起迄。歷有旬餘。憔悴困疲。均失常度。寔屬勞苦萬狀。查中國紅十字會分會通則第二十一條。內載。或對於會務有異常勞績者。得由分會詳報本會總辦事處。照章推贈會員。或分別情形。陳請政府。昱明大總統從優獎勵。各等語。茲本分會各職員。際此次劇重戰爭。於萬分危險之中。竭力救濟。置身命於度外。地方居民。衆口交頌。且多係義務職員。理合陳請貴總處從優給獎。以資鼓勵。茲特擇其尤著者。分別開具清單。附陳鑒核。務祈察照施行。至爲紉切。此致

附清單一件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續請獎勵出力人員

運啓者。敝分會擬請獎勵在事出力人員。業於本月十一日開單函請鑒核在案。惟查當時職員中尚有三人。委係異常出力。漏未列入。亟應補行陳請併案核獎。以彰勞勩而免向隅。即希察核施行。至紉公誼。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續請獎勵出力人員

逕啓者。敝分會疊次函請獎勵在事異常出力人員。當蒙鑒核在案。惟查尚有美國教士兩人。對於本會事務。非常出力。前次陳請之時。該兩教士力辭獎勵。是以未經聲叙。茲經本分會會員會議。僉謂該教士一視同仁。熱心救濟。其勞績實不可沒。亟應優加推贈。以示褒揚。用特將事實開具清單。陳請貴總處併案核辦。用彰勞勩。至爲紉切。清單一件附陳。此致

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總處復函

逕復者。接准兩函。並附清摺二件。均經收悉。查此次戰事。經貴分會辦理救護事宜。所有在事出力人員。擬請分別給獎。以示鼓勵等情。前來。茲經常議會議決。准予照辦。查有黃葆森等九員。既係正會員。應加獎紀念會員。又張南沅張覃霖梅禹董錫麒謝繼曾王涵周熾貽錢子奇華爾德等九員。應獎給爲正會員。又徐紹虞許嘉樹方思補張宗雋楊文濬李緒龢陸倉鉞薛德炘李維章盧殿樑趙子義胡永增張惠理瞿心求陸冠章錢少鶴陸彥文朱春霆沈雲鶴張樹垣等二十名。應獎給爲普通會員。又沈祝華等十名。應獎給爲紀念會員。所有正會員每員應繳章照費二元。共計洋十八元。普通會員須繳章照費一元。共計二十元。一俟該費交到。應發給各會員之章照。即希刻日派人來領。以便照給可也。此致

總處復函

逕復者。接准來函。並附件均照收悉。查此次戰事。經貴分會辦理救護事宜。所有在事出力人員。業經分

別獎敘。以示鼓勵在案。茲經常議會議決。查有續報之沈文蔚一員。應推贈爲正會員。又葛明一員。應推贈爲普通會員。惟正會員照章每員繳章照費洋二元。普通會員照章每員繳章照費一元。俟該章照費交來。即將前項章照。一併寄上可也。希即查照辦理爲荷。此致

函繳得獎人員章證費

逕復者。接承本月一日大函。具悉。前請獎勵徽分會在事出力人員。均蒙准予照辦。具見貴總處鼓舞人才之盛意。至爲紉佩。茲照議准正會員九名。奉繳章照費洋十八元。普通會員二十名。奉繳章照費洋二十元。即希查收。將上項會員徽章憑證二十九份。連同紀念會員徽章憑證十九份。一併交下。以便分別轉給。再前開請獎名單內。有本係正會員。請優加獎勵。而此次仍獎給爲正會員者。應否改獎之處。並希詳加查核辦理爲荷。此致

十四年四月八日

函請補助

逕啓者。此次江陰被兵。受禍最烈。事前敝分會即趕辦救濟各事宜。如收容所設至二十餘處。保全婦孺難民數萬人。救護及掩埋隊。共甲乙丙丁四組。醫院治癒兵民多至二百餘人。淹留一月有餘。尙有數十名未能出院者。本分會所在。復設有臨時醫院。亦至今未能撤除。以上各項。及本分會置辦開支。所費殊覺不貲。敝分會力小任重。擔負爲難。現在各項虧累。一時難於結束。查修正章程第六十五條。分會所在地。如有軍事時。得受總會及官廳之補助費。查江陰自經兵燹。公私蕩洗一空。官廳已無力援助。惟有仰

懇賞總處俯念敝分會基本薄弱。遭此鉅災。經濟竭蹶實在情形。優予撥款補助。實爲萬幸。倘一時無款可撥。擬請先將此次應繳會員入會費半數銀一千二百八十五元五角。即留撥敝分會作爲補助之費。以應急需。茲譜具領證一紙。即希察核辦理。至爲紉感。此致

十四年三月四日

函謝補助

逕啓者。接三月十一日台函具悉。前繳會員半費。業蒙照收。承貴總處俯念敝分會辦理賑濟情形。優予補助。實爲萬幸。倘一時無款可撥。擬請先將此次應繳會員入會費半數銀一千二百八十五元五角。即留撥敝分會作爲補助之費。以應急需。茲譜具領證一紙。即希察核辦理。至爲紉感。此致

十四年三月四日

函請催省賠償損壞

逕啓者。接二月二十五日大函開。准江陰分會被兵損失賠修一案。已由本處羅坐辦逐一履勘。遵即妥籌振撫。再行奉達。等因。相應抄錄原函。希即查照辦理。等因。並抄件均悉。查敝分會場所及各收容所毀損一萬七千餘元。既經羅坐辦逐一履勘。自應依照紅會章則。迅予照數賠償。乃省署遽歸入賑撫辦理。是對於紅會章則。似乎未盡符合。況時經兩月。尚未得有確實辦法。殊令敝會爲難。惟有仍請貴總處據情轉達省長。准即照數撥給。此係負責賠償性質。幸勿視同賑撫。致類藐視會章。此事於本會前途關係至鉅。務希查照辦理。至爲紉切。此致

十四年四月八日

十四年四月一日

救護情形彙誌

救護隊員表

甲隊

周曦臣　錢少鶴　張惠理　沙庸之　楊哲明
吳　謙　徐永祥　沙景如　陸念震　陳永慶
汪賡廷　譚一樂　吳國香　沈紹華　沈懷康

乙隊

瞿心求　陸冠章　陳耀清　章幼君　陸文華
徐永清　姚　傑　劉佑康　劉菊生　祁再奚
林世良　顧文昇　范秉楨　朱定山　劉寶坤

丙隊

陸鴻漸　陸星垣　沈祝華　沈楚望　黃安福
陳運元　王孝任　汪泰瑞　邱慶祥　張光福
何夢雷　劉佑康　沙鼎武　李芝庭

丁隊

沈雲鶴　張菊生　奚國華　章壽生　徐慶生
沈金生　於明華　王坤瑞　王漢洪　陳杏生
范迪林　錢正表　李愛棠

救護隊甲隊救護日記

錢少鶴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因時勢緊迫。謠傳奉軍先鋒隊已抵璜丹。雙方勢將接觸。本會急待組織救護隊出發。前線服務。由理事長吳君汀鷺。將救護隊一切事宜。責成旅滬同鄉代表周君曦臣處理之。先組織一隊出發。救護難民。惟是日適值除夕。原有一班救護員。未免稍有俗務羈身。不克全行來會。至下午五詩許。又據西外青山鄉農報告。謂該處有難民四五百人。扶老攜幼。羣集該山附近一帶。號泣之聲。不絕於耳。周君得訊。當即召集在會諸同志組織第一隊。向該地出發。一般願犧牲精神熱心義務者。紛紛報告加入。隊員爲周君曦臣。楊君哲明。錢君少鶴。張君惠理。徐君永祥。吳君謙。徐君仰績。陳君永卿等十人。不一時。一隊成立。奈天不

做美。微雨濛濛。各隊員多未攜有雨具。會中委陸君育才購辦。分發各會員。晚餐後。整隊出發。即公推周君爲救護隊第一隊隊長。張惠理醫生爲副隊長。詎知甫至西城。適遇蘇軍第五團三營及機關鎗隊伍前往葫蘆青山一帶。佈置備戰。其時已九時矣。周隊長見此情形。即謂該軍日間已有第二營開往駐紮。今又有第三營前進。該地難民。早已逃避一空。此行亦徒勞往返。衆以爲然。遂折回。

陰曆乙丑元旦。時局愈趨愈緊。本會原有之救護員。均紛紛來會服務。於是編成甲乙丙丁四隊。每隊十人。第一隊改編爲甲隊。理事長吳君汀鑒特委周君隨臣爲救濟股股長。凡各隊救濟事宜。悉由股長指揮之。周君即將第一救護隊事宜。卸與陳永卿醫生主持。張副隊長則由吳理事長委任在後方醫院（即本會臨時醫院）服務。是日午後四時許。適聞砲聲隆隆。知雙方業已接觸。各隊整理行裝。預備分途出發。奈事出倉卒。本會對於救護器械。一時不克採辦齊備。甲隊不得已。勉由陳醫生率隊由南門出發。上向西至五節橋一路救護。祇聞砲聲由稀而密。時齊軍已向後潰退。田廬之間。軍民死傷者甚衆。至本隊人員。幸有本會爲之保護。遂中途延至午正。方整隊折回。登西外新橋。還見夏港附近某村。火光燭天。延燒至兩小時之久。據云。起火原因。係齊軍潰兵放火。未識何村遭此浩劫。被災各戶亦無從探悉。旋進城回會。因念本日手續上困難情形。而懇庶務長竇君。將器械夫役早爲齊備云。

初二日晨。本會得南外第一收容所電告。謂有傷兵在所求醫。當由周股長派甲隊前往。時適本隊醫生陳永卿赴鄉未回。即由錢少鶴率隊前往察看。該傷兵等均受彈傷。當即舁赴齊軍野戰病院醫治。豈知未滿一時。齊軍砲三營十二連。已由南閘退至南外。該連長假所中電話長告急。謂奉軍已至西門。形勢甚爲危急。時砲聲漸近。且有巨彈落於該處。錢君見勢不佳。遂電告會內。並謂目下南外已在火線之內。所設之第七收容所。已寧於虛設。應得總會許可。方能遷移。而一般難民已驚惶萬分。紛紛逃避。途爲之塞。是時齊軍潰兵。觸目皆是。到處刼掠。難民肩負行囊。均遷潛兵搜刮一空。無一倖免。至一時許。黃君寶森寧原議亦決定以第一收容所遷移。而第一收容所因有一部份職員仍願照常服務。故而中止。遂邀同錢君少鶴等決將第七收容所遷移。移時率領三百餘人。避至綺山鄉虎宕裏。一般難民。幸有本會爲之保護。遂中

雖遇潰兵數次。均未遭刼。至綺山附近。尙有潰兵從後面放槍三次。均未命中。亦云幸矣。該村離城僅七華里。三面有山爲障。足可避砲彈。途在該村設立臨時收容所。所內一切事宜。公推黃君寶森担任。每日施粥兩餐。各職員均臨時推舉。如巡夜等輪流承值。頗有秩序。至各職員所食亦與難民同一待遇。

初三日。是日難民來所者。絡繹不絕。惟本所所駐地點。係臨時酌定。事前既未通知村主。故村主亦毫無預備。該村僻在山麓。途徑頗費曲折。統計居戶。不滿三十。既乏廟宇。又乏公共場所。本會率領難民。到時見無安插難民棲宿之所。遂向村主商妥。按戶分灘。靚房屋之大小爲標準。該村各戶。見此情形。情殊可憫。無不樂善好施。慷慨輔助。卽牛棚豬欄之旁。亦莫不設法移容。俾難民得以安身。至晚間共有四百八十二人。本所特委隊員數人。專司檢查。免遭意外危險。而保全村生命財產。並令早熄燈光。蓋恐被潰兵窺見。來加騷擾。而生驚惶。如是者。每夜必巡邏三四次。在巡邏時。骨聞難民語人云。吾輩此牛尿豬屎之味。皆蒙齊燮元之賜。若非齊之福。恐今生間不到此種美味。言後。仰天長嘆。

初四日清晨。蔡村白十字濟生會。推代表祝君兆鏞。來所面商。擬聯絡本收容所合併移駐長壽。旋本所開職員會議。僉謂地頗安適。無遷移之必要。午後忽有南外鄉長陶某。持宣撫第一軍轄重梯團團附徐樹茂名刺到所。形色甚爲慌張。據稱徐團附須招紅白十字會人員。上城療治傷兵。並欲接濟糧食。因城南第一收容所祇見旗幟。高飄空中。而不見一夫一卒。故特囑余來鄉接洽。本所得訊之下。疑信參半。信者。救護傷兵。乃本隊應盡之天職。疑者。所云接濟糧食。奉軍官長。決無此舉。定係言語誤會。內中恐有別情。所中擬推代表上城。一詢究竟。是時適炮火猛烈。巨砲如雷擊之聲。時有所聞。胆怯者。聞之莫不咋舌。內有隊員錢君靖泉。膽最雄壯。且服務最具熱心。得此消息。願率隊冒險上城。面晤徐團附。藉悉實在情形。各職員以戰事正在劇烈。沿途恐生危險。勸彼弊緩進行。錢不從。並云生死各有天命。於是同往八人。以陶某爲嚮導。至五雲橋附近。巨砲開花彈之鐵片。如雪花之飄落。鎗彈密如雨點。見之毛骨悚然。有五人已個個向河干面遁。陶某一轉移間。亦潛逃無蹤。錢等至此。已置身於度外。遂奮不顧身。向前進行。至橋堍。遇奉軍步哨。託其引導。沿途遇見傷兵數名。因未帶藥品。聊用急治法療治之。奉軍極誠和。既晤徐團附。適團附在臨時休息

所。（南外利澄南局門口）作戰後之休息。錢君即告明來意。並表明現在總會內組織醫藥完備之乙丙丁三隊。被蘇軍圍困城內。不能出城至戰區服務。致有遺誤貴軍受傷兵士。殊抱歉忱。現本隊專係救護難民。今日由鄉而來。故醫藥均未齊備。祇以聊表寒責。徐團附聞後。深爲駭異。謂予並未令陶某來鄉。接濟糧食一語。更爲荒謬。旋經多方調查。方悉陶某系被奉軍拉去之夫役。在團部充當伙夫。團部因須再招夫役兩名。囑陶往鄉招募。陶即向徐團附索名刺一張。並云鄉人不信。可以此爲證。陶既得名刺。即爲脫逃計。致本所亦受其愚。嗣徐團附察悉此情。再三向錢道歉。並堅留在團部住宿。免遭危險。錢以職務在身。未允。至鄉時已子夜。並聞徐團附已深夜矣。蔡情乃大愚。

初五日拂曉。遙見城內火光燭天。本隊在綺山高嶺。並與被災地點。均莫能指定。據云已延燒一晝夜。難民心理。又多發現一種驚氣象。本所一班職員。分頭百方撫慰。至近午。有難民數人自北台確被俄兵佔領。起火地點係在北外。難是日南外附近鄉村之間。均有奉軍蹤跡。一般留守在家之男子。見此情形。大爲驚恐。紛紛來所請求收容。此例。旋經苦苦哀求。祇能認爲時機上之必要。暫爲通融辦理。惟男女界限劃清。以免混亂。調查該村容納難男女共有一千一百餘人。內由本所供應者達半數。其餘均係親戚供應或自備伙食。日所需用之鹹菜等。村上已皆告罄。苦無覓處。即由黃隊長發起往雲亭墓集。孰知本隊到該鎮。適遭潰兵搶劫三次以後。店內存貨。悉被搜刮一空。間有倖免者。所售之物。莫不奇貨可居。煤油每斤須售四角。鹹菜承該鄉人士踴躍捐助。不一時已滿一缸。而巨砲之聲。仍絡繹不絕。聞之膽戰心驚。並擬在該鄉設立收容所一處。後因難民無多。遂認爲無設立之必要。

初六日上午。砲聲仍烈。難民扶老攜幼而來。仍然擁擠異常。所中無不竭力設法接插。是日糧食。當向他村採辦接濟。否則大有斷炊之虞。下午聞城內有和議消息。但未得確實報告。本所所派探險隊。祇能至埠路橋爲止。城內消息。完全隔閡。有一難婦。往告家中糕。均係親戚饋贈。上年手中適稍寬裕。遂行自辦。不料避難

時未及帶出。故爾時刻不忘。耿耿於心。後不知何時隻身回取。不料行至中途。飲流彈死。亦云慘矣。

初七日晨。難民仍蜂擁而來。狀極狼狽。且據述塘前一帶。奉軍又掘戰壕。戒備極嚴。本隊當即派員前往探聽。全屬子虛。該處奉軍步哨。係防齊軍潰兵騷擾地方。塘前距離本所僅三華里。難民心理又頓起恐慌。本所因花山沈助理員曾來請求駐紮沈家冲。彼願擔任供應糧食。於是有將率領難民移駐沈家冲之意。此上午之情形也。至下午。砲聲漸稀。且聞和議已有告成之說。故前議遂作罷論。是日黃隊長葆森並派員分別赴花山嘴峭岐南外一帶探聽消息。

初八日。本所得雲亭由總會轉來電話。謂奉軍率隊由東門進城。齊軍繳械投降。奉軍畢旅長已出示安民。聞之人心大定。難民紛紛撤回者。一日之中。達三百餘人。是日本擬往峭岐鄉設立收容所。安插利用紗廠工人一百餘人因前一日。本所特委錢少鶴。徐仰績。蔣浩元三君。承該鄉商董吳君子述。陳君雲卿許可。擬定地點於猛將廟內。後得城內大局安靖消息。事遂中止。

初九日。本所命得總隊囑。原有甲隊隊員吳君謙。錢君少鶴等。趕速來會。襄理善後事宜。本所維持秩序。除黃君葆森外。特委王君聿章協助之。是日難民在所者祇一百五十餘人。

初十日所中難民。聞大局已定。紛紛回家。祇剩八十餘人。本會吳理事長。因西鄉申港夏港一帶。慘遭兵災以後。未有掩埋隊前往。並擬在夏港設立臨時醫院。療治受傷兵民。囑本隊組織出發。本隊奉命後。立時籌備進行。旋據常州分會報告。該會出發來澄時。逕申港西橋旱道而來。該處死傷兵民。已由該會沿途療治一百餘人。掩埋二十餘人。(因該會祇帶棺木廿四具)餘均由該鄉設法自行殮葬。並囑本隊可無庸前往。事遂中止。

十一日。本會委錢少鶴引導南京分會掩埋隊出發西北南門一帶。掩埋死屍十餘人。(調查表另行報告)

十二日。是日常熟分會運來麵包等及華市捐助本會之賑米。因運送船隻。祇能至雲亭爲止。均由所中王聿章派夫役送往城內總會云。

十三日。本所辦理結束。該處第七收容所。於是解散。

乙隊救護隊救護日記

瞿心求

一月二十三日。(舊歷大除夕)本日兩軍前哨卽在北七房瑞丹一帶開始接觸。砲聲隱約可聞。周義臣君組織之第一救護隊。卽於是晚出發西鄉夏港葫橋一帶。時該處尙未交鋒。並無死傷。須臾卽回。是日旁晚。紅會召集組織救護隊。因大半不在家中消息不知。未能到會。

一月二十四日。(正月初一日)是日上午。紅會諸同志集合會議重組救護隊事。並請示於吳理事長。得其許可。當就各同志依法組織兩隊。公推羅心求爲總隊長。陸冠章爲乙隊隊長。陸彥文爲丙隊隊長。因本日奉蘇兩軍已在第三戰線交戰。本隊於晚間六時出發。行過浮橋。至沿江一帶。遇蘇軍前線退下兵士數十人。詢以戰場情形。謂路上幷無受傷兵士。我軍方在夏港接戰。尙不分勝負。惟聞砲聲甚緊密。沿途略有難民。卽分別導入就近收容所。由二幷埭等處至荷家谷。遇駐軍。謂前面可不必去。於是卽循原道面歸。本隊於本日起。當川駐會。並設辦事處及臨時病院。是日收集受傷兵民十名。內死兵士一名。

一月廿五日。(正月初二日)蘇軍退至近城。本隊於晨九時出發。至南外五雲橋下。二里許。見前面竹園內落大砲彈一顆。距離本隊約四五丈。其時要塞砲台尙未下。又連發兩砲。落彈較遠。聞砲聲卽全體臥下避險。旋遇蘇軍數人。謂台上見爾等密集。疑爲敵人。故爾射擊。不宜再事前進。速出險界爲是。於是徐徐折回原道。途中皁得傷兵戴維均一名。因受傷過重。至會卽斃。又有兵士郭寶玉一名。亦傷重斃命。下午四時許。俄隊佔領要塞。砲火更烈。是日收集受傷兵民二十四名內死兵士三名。

一月廿六日。(正月初三日)是日蘇軍全部退守城垣。四門緊閉。不准人民出入。要塞砲猛向城內轟擊。所有救護隊。除本隊外。大半驚散。本隊卽出發至城隍廟金剛腿等處。皁得傷兵一名。當時蘇軍已進城關。四門緊閉。雙方正在劇戰。流彈如雨。要塞砲向西北城轟擊。城隍廟梳妝樓屋面打去。幷有該廟道在士大殿中彈。由本隊皁至救護室石護午後三時許。又連發大砲。擊去城西殘塔三層。成尖銳形。塔前踹布坊屋震倒。壓傷婦孺三人。受傷尙不重。機發三砲。傷西城郭兵士二十餘人。四時許。轟擊稍疏。卽前往救護。皁得傷兵數人。本日計大砲擊壞之屋。尙有孔廟明倫堂屋頂。縣一校倆廳。皁未傷人。又旁晚駛過飛機一架。由北面南。晚間十時許。兩方戰鬥最烈。天明始懈。是日收集受傷兵民二十二人。

內死兵士二名。

一月二十七日。(正月初四日)本日由隊長率隊員等冒險赴西橫街中街龍頭橋等處。因該處收容所被擊。難民不能容身。即次第導至紅十字會。幷舁流彈中傷難民及產婦等至會。本隊遊行各街收集時。見各家大都被搶一空。門戶洞開。無一人跡。尤以大巷昆巷爲最。而兵士三五成羣。遊行不絕。各至內室搜索。豈特十室九空。竟至無一幸免。如斯浩刼。誠不亞洪楊矣。夜間十二時。見北方火光燭天。蔡疑西大街被兵縱火。於是卽由陸冠章等出發探視。始知係北外利用紗廠棉花棧房着火。受傷兵民。以是日爲最多。收集兵民二十二人。內死一人。

一月二十八日。(正月初五日)是日晨。要塞大砲射擊通惠公所。因蘇軍旅部設此。又南街某宅。有營長駐內。亦被彈穿破屋脊。各街衖大被刼掠搜索。將軍用電話拆去。十一時由本隊陸隊長等至縣一校收容所巡視。因被砲彈轟去膳廳。婦孺盡行遷出。下午二時半。由隊員沈祝華率夫役往北城舁傷兵。行至該處。飭彈如雨。彈火灼傷頭髮。下午三時許。要塞砲向本會射擊。連發數砲。擊穿本會第三進樓屋。彈洞大小共數十個。有如蜂窩。死難民大街

鐵匠子一人。傷吳宅園丁二人。又女廁所傷婦女一人。本會拾得開花彈十數枚。大如胡桃。於是會內所有難民哭泣呼號。驚恐萬狀。扶老攜幼。欲一擁而出。時紅會重要職員。大都在城內外接洽和議。經本隊善言安慰。竭力維敍秩序。不致十分紊亂。發生擠軋踐踏情事。然紛紛外出。竟徒去二分之一。本日收集受傷兵民二十九人。兵士趙玉珊大腿中彈未出。由本隊醫員沈祝華。陸文華朱定山等用手術將子彈取出。北外火光燭天。至本日已延燒兩日夜。晚間降雪。

一月二十九日。(正月初六日)是日大雪紛飛。雙方和議尚未妥洽。仍繼續開火。鎗聲不絕。大砲向城內猛擊。所落開花子彈。如雨而下。屋上閣閣有聲。城民魂驚膽碎。正慮和平無望。刼運難回。幸經兩軍參長及副官在美敎士宅一度之磋商。將軍用電話線接好。舉陳兩旅長。互通電話。於緻械改編等事。大致商妥。畢司令卽發停戰命令。故至午後五點餘鐘。大砲及鎗聲均一律停止。惟尚不准開城。本日受傷兵民舁本會治療者。共十八人。內有連長張福聚一名。被本日要塞砲最終一砲彈。在暉對巷擊去一手一足。並傷及腰部。受創頗鉅。醫於東外福音醫院。

一月三十日。（正月初七日）是日畢陳兩旅長雙方在美敎士李德理宅會晤。密議良久。繼械改編諸問題均已解決。定翌日開城迎降。本隊以砲火既停。須出發遠處。并須急治掩埋事宜。卽於是日召集各隊員役混合組織救護掩埋隊。另行推舉職員。略有變更。并刻圖章一顆。曰中國紅十字會江陰分會救護掩埋隊之章。所有推定職員。分常駐出發兩部。是日上午。兩隊分頭出發。收集死亡。計甲隊查得死屍五個。乙隊查得死屍七個。除自行收殮外。悉由本隊棺殮掩埋。是日已停戰。治療傷兵祇有二人。

一月三十一日。（正月初八日）是日雙方調件已妥。繼下軍械。存於一處。由兩方派人看守。於午後兩句鐘開東城迎接奉軍入城。當由地方政紳商學界各代表出東外至李敎士宅獻迎畢旅長。旋入城駐節禮延學校。本日出發計得傷兵數人。當卽爲其醫治。以傷輕未送院。繼將城內所有死亡兵民十餘名。如數舁棺木收殮分別就近地掩埋。兵士戴維均。郭寶玉。馮理祥。倪慶貴。王彥忠。劉紹榮。均暫殮放本會間壁荒場。餘外埋於玉皇場北城脚等處。

二月一日。（正月初九日）今日東南兩門已開。蘇軍收隊改編。不復在街搜刮。晨率全隊出發。由東門以至石馬街。收得男屍四人。女屍一人。暫存青龍菴門首。穿過花家壩。又收得男屍一人。暫存北外馬路旁陸家坟園。及該園有死兵耿象貞一名。七校門首。馬路旁有俄隊陣亡兵士六人葬此。城外西北角草棚內舁得江北女傷民鄒王氏一口。腿部中彈未出。遵往福音醫院治療。又該處田內收得無名死屍一具。暫存文富橋北荒場。繼循西城外沿至南城。見西城外駐奉軍甚多。北外均係俄隊所駐。聞有卽日開拔之說。南外絕無死亡。卽由南門進城。經北所巷至大街面回本會，昨日晚間，丹陽救護隊到澄貝役共十三人。寓本會前峴春茶樓。南京救護隊亦至貝役共二十一人。寓章劍門宅。并帶掩埋器具及設臨時醫院。攜有藥品甚多。規模最爲完備。青暘常州常熟各分會救護隊。均於本日到澄。面常熟紅會并送來麵包數担。棉被數十條。交本邑紅會發給難民。

二月二日。（正月初十日）本隊今日豫備出發西鄉西石橋申港橫井一帶。旋接常州救護隊到會報告謂西鄉一帶。所有死傷兵民。已由該隊分別治療掩埋。當無遺漏。無庸前往。故是日卽作罷。昨日收集尊置青龍菴門首之五屍。已由家屬等認去其三。一年

老婦人係武鴻泰之妻。由北外沈良玉家給義材收殮。一係賈文清。年三十三歲。北外王家埭人。在禪老四家米店爲夥。一係季根堂。年五十餘歲。均自行收殮。其餘無名字。一老翁。由本隊掩埋北外沿城河義塚地。本隊出外掩埋時。行至石馬街西首。有婦人朱陳氏迎面而來。彈傷兩足。扶杖蹣跚。不能成行。當卽飭夫役昇往福音醫院治療。至北外。見俄軍盡行離澄。北城已開。本隊以各處紅會救護隊紛馳我邑。救災卹鄰。跋涉爲勞。建議本會柬邀歡敍。以表謝忱。而通情誼。卽於晚間在紅會辦事處大廳開會。時南京丹陽常州常熟（沙庸之代表）及本隊均列席。首由周曦臣君代表吳理事長致歡迎辭。幷報告江陰戰事經過情形。次由本隊總隊長瞿心求隊長陞冠章相繼演說。幷報告救護方面之情形。次南京紅會職員起立發言。述該會辦事之經過。次由錢正表君起立演說紅會應取之態度及辦事之範圍。次常熟丹陽常州等隊。亦均有意見發表。至十時許。各盡歡而散。

二月三日（正月十一日）清晨。本隊與丹陽救護隊合攝影片以留紀念。上午十時。整隊出發西鄉。計隊員十四人。夫役十二人。經西橫街出北門至吊橋。見橋下某花砲店被砲彈所毀。壓死二人。屍身尙在瓦礫中。啟泰棧門及樓房均被轟壞。該棧附近兩旁盡店。均成焦土。折向電燈廠後荒場上。有無名男屍一具。彈貫顱頂腦漿迸裂。據鄰近稱述。該屍係江北黃橋人。素在某豬船爲夥。於正月初三日下午二時手取槍彈數排。送於該處軍營中。當疑爲敵探。卽行槍決。經本隊掩埋於就近坟場。次至西外莊家村。見該村人家被劫一空。衣被俱無。有楊生春一名。被彈擊傷腿部。當由本隊醫員爲其醫治綁紮。又湯家村有男屍朱財源一具。埋莊家村西首。又北外劉家村劉阿福家失火。燒死老婦一人。年八十一歲。其孫名二大。在蘇州盤門外眼鏡店爲夥。待自行收殮。西外包家村包陞氏年六十九歲。被彈傷右大腿。當爲醫治。夏港七保戴家村戴子卿傷右大腿。子彈未出。當囑速昇醫院治療。行抵夏港街。在某施粥廠稍事休息。卽在該處膳食。幷晤助理員朱實甫君。詢以該處戰況。謂奉軍沿江邊進兵。由虎門外灘八下橋登陸。於初一日晚間在此開火。至明晨蘇軍卽潰散。是役本街死人民三人。蘇軍中掌旗官王司象腿部受傷。機關鎗連長被屋壓傷。兵士死十餘人。均已由青暘分會收殮埋葬。全街被蘇軍刼掠一空。不能開市。本擬還往申港西石橋等處。得夏港多人傳說。謂該處尙

在奉軍後方。未有激戰。絕少死傷。且已有常州救護隊經過。不必前往。於是卽折入葫橋徐家埭等處。村人謂初二日在此開火。蘇軍所發要塞砲彈落於此處者有四五粒。未盡開花。徐亦堂家被大砲彈穿破屋一間。徐凱成被刺刀戮傷股部。徐大桐被彈傷鼻部。吳小大大腿中彈。已昇醫院診治。至青山。見廟中有過山砲彈三箱。至黃家大村。見王汝方王奎和家合燒去一牆房屋共四間。各家亦被刼一空。五里亭谷裏村遺砲彈三箱。通夏港之電話線木桿。鋸斷臥地。徐海彎村死牛一頭。橫陳村畔。西外某村有程生同年二十九歲。被彈穿過肩際。經本隊往昇。彼不願至醫院治療。謝却。行至西外新橋。見吳汝記油坊被燒。杏春街華豐布廠繆宅陳宅藏木匠家董姓柴行。共被焚去門面房屋計共十七間。進城返會。已日暮矣。

二月四日。(正月十二日)本隊因城廂內外所有受傷之兵民分籌商救護事宜。正在料理一切。忽得電告。前線已經開火。砲聲亦隨電話以俱來。草率整理。卽偕隊員向西外夏港出發。至西城。便別埋葬救治已無遺漏。任務可告結束。卽於本日將本隊一切職員及夫役等一律解散。以資收束。

本隊自成立迄今。爲時雖祇旬日有餘，賴諸同志戮力救護。始終不懈。已所難能。在諸同志固各本良心做事。原無功德可論。然數日來赴湯蹈火。冒死不顧。以救傷痍。成仁取義之忱。亦何可掩。用誌數語以彰勞績。而謝同儕。　翟心求謹識

丙隊救護隊救護日記

陸彥文

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二十八)本日因風聲緊急。紅會吳理事長召集各職員籌議辦法。

一月二十三日。(大除夕)是日上午謠言雖惡。地方尙然安靜。下午五時。忽秩序大亂。市區街巷要道。滿佈兵士。遇人便拉。而尤以西門爲最。紅會救護員被拉者。亦不少。並搜索身伴。紅會雖有召集救護隊訊。奈以不能通行爲憾。

一月二十四日。(元旦)上午兵士仍在四處拉夫。余因擔任本隊隊長職務。以紅會救護事急。冒險到會。同志到者甚多。卽開會議籌商救護事宜。正在料理一切。忽得電告。前線已經開火。砲聲亦隨電話以俱來。草率整理。卽偕隊員向西外夏港出發。至西城。便遇鄉人昇受傷兵士由軍隊押送進城。兵士見余等。急將傷兵交託。遄返前線。余等便由隊員押送醫院。余則偕隊員再向西行。時天已黑。僅攜桅燈一盞。出城里許。便見西北方火光四射。鎗砲聲

甚密。沿途所拉夫役。都由軍隊押解鎗子砲彈及炸彈等運往前線。行經該處。兵士都告戒余等。內係炸彈。勿觸是箱。運箱之農人。更懍懍然有懼色。再行里許。距前線已近。隊中救護員與夫役之膽怯者。以火光太大。恐爲前敵描準。不敢前進。余以生命關係。亦不相強。乃與隊員陸星垣王孝任陳連元邱慶祥等選向前進。至五里亭西北。軍士云。前面流彈。請勿再往。君等可至五團團部等候。所有傷者。我們送來可耳。余等卽相偕至團部。（在某姓祠堂內）由杜司務長招待。入見團長暨軍醫章某。備極讌和。是間滿臥傷兵。有呼痛者。有吟呻者。有欲飲水者。章軍醫更爲忙碌。電話鈴聲。前敵消息。軍醫指示五團旗官王斯祥小腿彈傷。及兵頻頻傳達。云此二人請格外保護。其餘所傷日兵。機關鎗連長被坍屋壓傷。云此二人請格外保護。其餘所傷日兵。由余等料理。昇運醫院。中有重傷兵。彈由左腰入。右腰出。云係被狀蠕蠕行動。鎗彈由西來者亦漸密。恐生危險。急下城往設在市頒取棺木。途遇本隊隊員。報告西北二城已閉。大戰在卽。及至會。向理事長報告。幷商第三收容所裝設電話。向庶務處領取棺木等。余偕夫役四人至市公所義材會取棺。該所大門緊閉。叩之勿應。無奈折而西行。至西橫街。彈如雨點。知奉軍已近臨城下。急趨至第三收容所。而男女老幼避難者。登時踴躍。維持亦頗不易。蘇軍尤復需索物品。一有不遂。便以惡聲相向。所中辦事員。因多方已作魚肚色。瞬卽天明。

一月二十五日（初二）清晨六時。本隊隊員集合第三收容所。擬再往前線。甫出門。卽見退却軍隊。蜂湧入城。有倒捐鎗者。有擔食鍋者。有二人扶傷兵者。見余等便將傷兵交過。余等卽做其法轉送醫院。詰其戰情。據云奉軍砲火猛烈。我們戰鬪全管。幷衝進二里。刻因機鎗損壞退却西門。斯時進城軍隊。咸將所有武器。紛運上城。余卽步至城上見城外蘇軍雲集。新橋頂尙架機鎗向西發射。野戰砲五尊。都架城牆凸出處。遙見西方阡陌間。仍有軍隊形狀。蠕蠕行動。鎗彈由西來者亦漸密。恐生危險。急下城往設在市十校之第三收容所。該所乃入城孔道。凡蘇軍有所需要。便向該所要求。一若該軍總兵站。然所陳死尸。亦急思移去。余卽往紅會領取棺木。途遇本隊隊員。報告西北二城已閉。大戰在卽。及至會向理事長報告。幷商第三收容所裝設電話。向庶務處領取棺木等。余偕夫役四人至市公所義材會取棺。該所大門緊閉。叩之勿應。無奈折而西行。至西橫街。彈如雨點。知奉軍已近臨城下。急趨至第三收容所。而男女老幼避難者。登時踴躍。維持亦頗不易。蘇軍尤復需索物品。一有不遂。便以惡聲相向。所中辦事員。因多

係前鋒。幹事老練。故未發生事端云。

二月二十六日。(初三)奉軍既圍繞城垣。黃山要寨已先一日爲俄隊佔領。卽將大砲向城內蘇軍發射。斯時全城均在奉軍先遣俄隊佔領。卽將大砲向城內蘇軍發射。斯時全城均在火線之下。奉方恐損害東門教堂。有害外人生命財產。遂專擊西城轟擊。房屋被砲毀者無算。第三收容所。危險尤甚。傍晚要寨砲轟擊愈烈。毘連之明倫堂興國寺塔。爲砲彈所毀。其中難民未有遺殃。亦云幸矣。第三收容所破難災民。改遷入紅會及第五收容所等處。是日受傷兵民。較往日更多。紅會內所設臨時治療處。傷者幾滿。不能容納。至十數人始能運出東門醫院。是日爲開戰之第三日。奉方司令命全隊總攻擊。故砲火最爲劇烈。

一月二十七日。(初四)本隊集合點。因第三收容所不能容身。仍遷往第五收容所。因該處難民衆多。往該所幫同料理。但本日戰況。較昨更烈。九時許該所西北隅。驟遭砲擊。難民被屋壓傷。余聞耗。卽趨往救護。見傷者甚衆。有全身埋在瓦礫中者。有埋入下半身者。鮮血淋漓。慘不忍覩。余急將瓦磚扒去。並幫同施以包裹。幸均慶安全。

一月二十八日。(初五)北風怒號。旋降大雪。夜間十一時許。見窗外光亮異常。有云北內縣溝失火。有云西大街文亭橋者。余乃登高遙望。見西北方火光燭天。白烟衝入雲霄。利用廠水亭。望之甚爲清淅。宛如白晝。乃知是利用廠失火。天明視之。復烟火線繞。隨風飄散。無何砲聲又作。更烈於前。紅會房屋亦着開花彈。死一難民。傷數人。會中難民蠭擁而出。當時會中職員。竟乏術維持。任其自由。下午率夫役出外。收集死傷。至興國寺。避難陳姓婦。坍屋壓傷。已經二日。隨舁往紅會。至中街。復遇傷民王得勝。肩中流彈。仰臥地上。已不能行。亦一幷舁至紅會。本隊隊員。因東外醫院。及紅會治療所。醫員不敷。卽由陸屋垣邸慶祥。往東外請王孝任王泰瑞等。駐紅會佐治敷療事宜。

一月二十九日。(初六)上午有和議消息。鎗聲亦疎。人心漸定。不一時蘇軍野戰砲。又向城外發射。奉軍要寨砲。亦向城內轟擊。第五收容所。又着二彈。西城房屋被毀者。以今日爲最多。下午四時。雙方由教會外人居間談判。五時許和議成。砲聲亦止。

一月三十日。(初七)蘇軍已允繳械改編。和議妥協。上午偕隊員料理掩埋。下午卽喚照相者攝取城內災民死傷。砲毀房屋及公共建築等。以留紀念。

一月三十一日。(初八)開東門已可通行。即率照相者由東外轉赴北外影攝取青龍巷前五死尸。暨俞家場死尸。及城牆轟毀處。攝畢再北往攝大街焚燬商店影。及陣亡俄兵坟墓影。至四時許。仍由東門等。及至利用廠。內駐有軍隊。將余等詳加盤查。始准入內。仍由東門入城。

丁隊救護隊救護日記

癸岡華

常蘇奉戰爭開始。陰歷正月初二日。紅十字分會甲丙救護隊均出發城外。留守紅會者。祇有乙隊從事救護。東城火神廟警察第四派所巡長沈雲鶴。自願組織丁隊。協同救護。當時召集於銘華等十人。充任隊員。沈雲鶴任隊長。向理事處領得袖章旗幟等物。即於十時許開始出發。先任探險之職。是時黃山大砲正在猛擊。大街一帶。流彈甚多。全隊人員至西大街廟巷口。因西北兩門戰鬬甚烈。流彈如雨。落瓦有聲。乃從大廟巷繞道折回總會。遇蘇軍方橋附近至裕興祥鞋店有兵十餘。正打門取鞋。街中時遇蘇軍來。暫止未動。正午。沈隊長等又至虹橋甲師運回傷兵二名。扛入福音醫院。二時許。於銘華率同夫役至三元坊巷救回傷人二名。此五天之內。至戰事告終。全隊人員。隨同乙隊救護。不遺餘力。尤以沈隊長兩次遞送和議書最為冒險。迨後幫助掩埋諸事。至十二日始告結束。

傷亡兵民調查表

姓名	兵民別	傷亡狀況	掩埋地點	時期	備註
魯士敬	兵官	傷面部		一月廿四日	蘇軍六團二營六連連長
汪迎瑞	民	被兵拉充夫役打傷		同	住市區南街
單上林	兵	傷		同	五團二營十連
張鳳林	同	死	東外義塚本會棺殮	同	同
李樹勳	同	病		同	同
盧金如	同	傷		同	同
袁得貴	同	同		同	同
張廣泰	兵	同		同	同
俞樹林	同	同		同	六團
宋正海	同	同		同	同
高得勝	同	同		同	同

許國勤	同	傷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莊永興	同	同	一月廿四日	同	同	同	同	同
張鳳岐	同	同	一月廿五日	同	同	同	同	同
俞湯氏	民婦	砲燬屋壓傷	同	住老前縣署	同	同	同	同
俞阿狗	民女孩	砲燬屋壓死	自行殮埋	俞兆榮之妻	同	同	同	同
吳長元	兵傷	傷	同	俞兆榮女年四歲	六團連一營某排排長	同	同	同
趙廷洪	官	傷	同	六團連一營某排排長	同	同	同	同
祝翼謀	民	被兵鎗擊腹部已死	自行殮埋	住小塔巷	同	同	同	同
熊須均	兵	傷	一月廿五日	六團	同	同	同	同
李安平	同	傷	二月十二日死	同	同	同	同	同
魯金德	同	傷	五月廿日傷	住小塔巷	同	同	同	同
黃子才	同	傷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李勤田	同	傷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汪喜鵬	同	傷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周福德	同	傷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姚鳳岐	同	傷	同	同	同	同	同	六團
韓書翼	民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三元坊內
韓書榮	民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戴維均	兵	死	同	同	同	六團一營四連	同	同
孫得勝	同	傷	同	同	同	六團三營十二連	同	同
王正余	同	傷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郭寶玉	同	死	同	同	同	六團三營九連	同	同
劉配安	同	同	同	同	同	六團二營五連	同	同
方榮階	兵	傷	同	同	同	六團一營四連	同	同
吳汝臣	同	同	同	同	同	六團一營三連	一月廿六日	同
孫克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張榮全	同	同	同	同	同	住北外大街	同	同
姚阿大	民	同	同	同	同	六團二營五連	同	同
王彥忠	兵	死	同	同	同	六團一營二連	同	同
趙三全	同	傷	同	同	同	六團一營四連	同	同
徐憲章	同	傷	同	同	同	連西大街衙署旁	同	同
陸雲慶	民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劉士黃	兵	傷	一月廿六日	六團二營			
劉如堂	同	同		同			
徐金彪	民	同		同			
王錫根	民	同		一七七號本會夫役			
仲阿銀	民	同		一七八號本會夫役			
王成富	兵	同		仲姚氏子住南街塔下			
劉文全	同	傷		六團三營八連			
邢連玉	同	傷踝部		六團一營一連			
劉志棟	同	同		六團三營十二連			
張海山	同	同		六團二營五連			
徐建禮	同	同		六團三營十連			
倪廣桂	同	死		六團二營七連			
蘇貴福	同	傷		六團二營五連			
汪天祥	同	傷		六團一營二連			
馮理祥	同	死	一月廿七日	東外義塚地			
李殿才	同	傷		六團三營十連			
司玉明	同	同		六團二營六連			

孫宗勝	同	傷	一月廿七日	六團一營一連	鎮江人寓金家壕親戚家		
高某子	民	同		六團三營十二連			
王超	兵、同	同		六團二營六連			
莊鴻秀	兵	病		同			
王福三	兵	傷		寶成銀樓夥友			
焦明聲	民	同		住廟巷口			
劉顧氏	民	傷右手		住蔣家巷			
計王氏	民	傷頭部壓傷		六團三營十連			
王玉香	兵	傷		六團一營三連			
李德才	同	同		同			
王得勝	同	同		同			
周玉彪	同	同		六團一營三連			
王新成	同	同		同			
尤鳳玉	同	同		同			
謝景方	同	同		同			
秦長有	同	同		六團一營三連			
高焦氏	民	同		住蔣家巷			

殷惠章	兵	傷	一月廿七日	六團一營三連	
厲田	同	同	一月廿八日	砲二團三營九連	
劉汝生	同	同	同	六團三營十二連	
陳桓成	同	同	同	六團三營九連	
沈鴻量	民	同臂部	同	住布政坊巷口	
廉玉妹	兵	同手部	同	六團二營七連	
武永朝	兵	同腿部（常病）	同	盒子砲隊隊長	
張福來	兵	同手指	同	六團一營一連	
朱鼎昌	同	病	同	六團三營十二連	
鄧長勝	同	傷脛臂	同		
趙成章	同	死頭部重傷	同	東外義地	
宋學連	同		同		
魏寶全	兵	病	同	六團團部	
劉叔台	同	傷腿部	同	六團三營十二連	
袁得標	同	同腹部	同	六團三營十一連	
高吉香	同	同面部	同	六團三營十連	
曹錦旋	民	同面手	同		

李晉升	兵	傷手部	一月廿八日	六團三營十二連	
繆長根	民	傷手部	同	本會夫役	
劉朝雲	兵	死腰部重傷	同	六團二營七連	
施史氏	民	傷頭部	同		
吳清和	兵	同	同	六團三營十二連	
趙玉珊	同	同腿部	同		
趙東起	同	同頭部	同		
孫福生	同	同腿部	同		
何名揚	同	同頭都	同		
晉季峯	同	同手部	同		
蔣金玉	同	同手部	同		
鄧惠朋	同	同手臂	同		
沈丹書	同	同足部	同	六團三營十二連	
楊吉標	同	同腿部	一月廿九日	砲八連四排	
袁得標	同	同小腹	同	六團三營十一連	
薛某氏	民	同膝蓋骨	同	住蓉縣前薛倘樓之妻	
侯步成	兵	同手部	同	六團二營五連	

張氏小孩	民	傷	同脚部	一月廿六日	住老署前
傅英俠	兵	傷	同手部	同	砲二團三營八連
楊錫山	同	傷	同手部	同	六團一營一連
楊全福	同	傷	同手部	同	六團一營一連
周景濤	民	傷	同臀部	同	住西大街
張名瀛	兵	傷	同左手	同	六團三營十連
吳鎮德	同	傷	同肩腿	同	砲二團三營九連
張蓮卿	同	傷	同腰腿	同	同
張福聚	官	死擊去手足	暉對巷	同	六團三營十二連連長六團三營十二連
劉德隆	兵	傷		同	同
沈廣才	同	傷		同	同
莊永興	同	傷		同	同
朱應如	民	傷		同	住東橫街
趙殿臣	兵	傷		一月三十日	六團三營十連
王俞氏	民	同足部		一月卅一日	住吳祠內
何有生	兵	病		一月卅一日	砲團三營九連
戴楊氏	民	傷		同	住西橫街
曹武氏	民	傷		一月三十一日	住西外
楊逢生	兵	同頭部		同	軍樂隊
石大臣	民	同		同	住衙縣署前
鄒王氏	同	同足部		同	蔗菲場
章楊氏	同	同足部		同	住大巷
孫季臣	兵	病		同	奉軍衛隊
趙永佑	同	同		同	同
繆金泉	民	傷左手		二月一日	本會聽差
陶瑞生	同	同兵毆		同	甲師校役
趙景實	兵	病		二月二日	奉軍衛隊團
顧金元	民	傷		同	住北外石橋
朱陳氏	同	同兩足		同	路上相遇
馬耀廷	兵	同		同	奉軍三營軍需長
周老太婆	民	驚死		一月卅一日	住西城倉灣後草棚內
夏老太婆	同	流彈傷腦而死	一月廿五	同	住西橫街夏正言之母
計老五	同	中流彈死	一月廿五	同	住西內將家巷
沈成章	民	同		同	江北人住善政橋王家衖

陳爲洪	傷	一月廿五中流彈死	本隊西外棺埋義地	一月三十日	江北人住善政橋王家街	
楊汝全	同	流彈右腿		二月二日查	住南外許家埭	
張阿七	同	傷股部		同	住北外工房	
賈少卿	兵	同左腿		同	奉備補梯團	
陳三郎	民	同足背		同	北外老圩裏	
王增甲	民	同肩部		同	西外新橋	
陳順寶	同	同眼部		同	西外陳家村	
顧俞民	同	同面部		二月廿九日	北外顧家埭	
方老太婆	民	火焚死	本會棺木自行掩埋	同	北外劉家村	
姚寶山	同	在本會被砲彈擊死	自行收殮	一月廿八	廟巷口鐵匠店	
賈文清	同	死彈中腦部	本隊收集自行收殮	二月一日	北外馬路東王家埭	
季根堂	同	死彈中腰部	同	同	北外金家埭後	
武氏	同	死彈中胸部	沈良玉出義棺收殮	同	北外光孝坊武洪太之妻	
無名字	同	死彈中腦部	殮埋城河邊義地		年約六十餘鬚白	
無名字	同	死同	同	同	年約四十餘	
包陸氏	同	傷左大腿		二月三日	西外包家村由本隊治療	
戴振聲	兵	死彈中胸	丹陽救護隊掩埋	同	蘇五團因分贓被兵互擊	
殷九之	民	死中流彈	自行收殮	三月三日	北外吊橋陳榮吉炮竹店	
劉阿大	同	同流彈	自行收殮	同	同	
無名字	同	同彈中腦部	由本隊葬電燈廠後	同	江北人奉軍疑間牒鎗斃	
無名字	同	同流彈	埋蘆菲場	同	江北人姓名無可考	
陳氏	同	同中流彈	自殮	同	北外姚家村陳汝根之妻	
高陸氏	同	同中流彈	本會材自收殮	一月廿五日	北外城門口馬路石匠店	
高阿金	同	同上	同	同	同	
劉王氏	同	死流彈	本會棺木自殮	一月卅日	西橫街劉廷喜妻	
吳氏	同	同上	埋玉皇場	一月卅日	西外佘家橋人	
吳金昌岳母	同	同上	自殮	一月卅日	北內南倉灣	
蔣文卿	同	同鎗斃	常州紅會掩埋馬路	一月卅日	金家埭人	
耿象貞	兵	同	同	同	宣撫三十二旅	
周慶蘇	民	同流彈	埋蘆菲場	同	江北人	
姚永生	同	同上	自埋	一月廿八日	北外澄江橋	
汝和根妻	同	同彈中腦	同	同	北外七段	
耿汝和	同	同初五中彈	同	二月二日	西外收容所聽差	
蔣姓婦	同	同砲轟斃	同	二月三日查	舊縣署前	

張小兒	民	死砲彈斃	自埋	二月三日	舊縣署前
王華文	同	同炸斃	同	同	同
章姓母	同	同上	同	同	同
小女	同	死	同	同	北外小橋下
陸炳根	同	同	同	同	北外劉家莊
李根生	同	同	同	同	西外馬家村
陸根才	同	同	同	同	馬家村
陸大母	同	同	同	同	同
張寶成妻	同	同	同	同	北外救火員誤奸細被斬
曹鏡成	同	同	同	同	同
程秋堂	同	同彙首	同	同	北外小塔巷
劉寶生	同	同	同	同	三元坊巷
蔣香寶	同	同被兵擊斃	同	一月廿五日	北外徐天盛
祝翼子	同	同砲毀屋壓死	同	一月廿七日	東三省二師工二團六連
韓老四	同	同	同	同	同
韓老二	同	同	同	同	同
程蓀桐	同	傷炮毀屋	同	同	同
栗銀鎗	兵	死被兵鎗擊斃命	同	同	同
王得勝	兵	死	埋鹽棧旁	同	同
李玉長	同	同	同	同	同
無名字	同	同	南外白十字會埋	同	同
無名子	同	同	同	同	同
俄人	同	同	白殮丁家衙馬路旁	二月一日查	同
俄人	同	同	同	同	同
俄人	同	同	同	同	同
俄人	同	同	同	同	同
俄人	同	同	同	同	同
俄人	同	同	同	同	同
吳小川	民	傷腿部	同	一月廿七日	同山東新城人
劉某	同	死流彈中腦	白殮	二月二日	同安徽蒙城人
袁五郎	同	同上	同	同	待考
夏文瑞	同	同上	同	同	夏港街
鬼子	同	同上	同	同	同
極客	同	同上	同	同	夏港臧家村
戴金榮	同	傷	同	同	同
陳相林	同	被兵割口剜目而死	自行收殮	同	夏港街西

謝三郎	民	死中流彈	自行收殮	二月二日	夏港謝家村
許寶慶	同	同	同	一月廿八日	城內三元坊巷
胡大德	兵	病死於醫院	自殮	二月八日	奉軍二師二旅一團三營
劉全源	民	鎗傷腿部死於醫院	本會給棺自殮	二月八日	劉都埭
徐劉氏	同	同	同	二月十五日	蘇軍七十三團徐長得妻
裴德標	兵	鎗傷腰部死於醫院	耶穌堂女校後面	三月一日	蘇軍六團三營十一連

共計傷一百四十人　內傷{民三十九人 兵一百一人

死七十九人　內死{民五十四人 兵二十五人

（註）右表僅就城廂部分經本會醫治及調查所得者列入

鄉間傷亡及非經本隊救護者尚不在內

各婦孺收容所情形彙誌

收容所一覽表

第一收容所	南外澄南學校	所長邢哲安
第二收容所	西外第六校	所長周錫瑄
第三收容所	南街第十校	所長何佩宣
第四收容所	縣立女校	所長錢志奇
第五收容所	南菁學校	所長董伯豪
第六收容所	北外第七校	所長陸君秀
第七收容所	南外協濟醫局	所長邢式金
第八收容所	禮延學校	所長張愼幾
第九收容所	輔延學校	所長謝守先
第十收容所	縣立師範學校	所長徐一聲
第十一收容所	澄翰學校	所長王念航
臨時第一收容所	本分會辦事處	
臨時第二收容所	觀音寺巷吳宅	
臨時第三收容所	高巷內華澄西廠	
臨時第四收容所	高巷口章宅	
臨時第五收容所	樓霞巷何專祠	
臨時第六收容所	東大街周宅	

臨時第七收容所　南街陳榮岵堂
臨時第八收容所　進賢街吳宅

教會自設收容所

(一)福音醫院
(二)勵實中學校
(三)輔實女學校
(四)聖道女校
(五)城中禮拜堂
(六)北外禮拜堂

安息會自設收容所

(一)方橋安息日會

第一婦孺收容所

地址先在南外公立第一校。一月二十三日成立。第二日即收容婦孺一百餘名。第三日晨。蘇軍自西退下。西鄉婦孺。蜂擁而來。共有三百餘名之多。該所因火線已近。恐發生危險。主任黃寶森陳養元陸晉熙等。即率領前後所收難民六百餘人。暫移於花山九號房間。第二教室爲二號房間。第三教室爲三號房間。娛樂室爲四號房間。一面令夫役至西城積薪所搬運稻柴數擔。爲難民生火煮粥。並將該校之第一教室爲一客廳大除夕。蘇軍由城出發。風聲緊急。第二收容所即於是日成立。爰遍告居民。謂於危險時。凡屬婦孺。均得至收容所暫避。元旦日下午四時。雙方於舜過山附近開火。鎗砲之聲。隆隆震耳。百姓呼號。慘不忍聞。扶老攜幼。驟然雲集。即以

臥之具。至夜婦孺至該所避難者一百廿二人。

初二日。蘇軍敗退西城。一時人心皇皇。大哭小喊。舉止失措。各職員極力維持。勸慰多方。勉能保守秩序。當即往訊西城前敵司令。收容所可能安全與否。稱砲火最烈。當在城內之西北隅。而收容所稍偏於南。可保無恙。自得此信。人心稍安。因之難民來避者。陡增至三百六十二人之多。

初三日。西城軍與西來奉軍遙相擊射。鎗彈往來。作刺刺聲。是日近地居民。因不可再留。絡繹來所。共計四百二十五人。

第四日奉軍進逼至西外望來亭一帶。因之杏春街爲砲火最烈之地。尚有少數近處居民。於鎗林彈雨中匍匐來所。是日計有四百三十六人。

初五日。鎗彈最密。收容所適界於兩軍火線之中。所內難民。膽顫心驚。臥於牆下。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日飲水缺乏。亟須煮粥。無人敢向河畔汲引。而耿汝和慨念數百人饑渴之苦。毅然前往。不料擔水至第二次。竟中流彈。本擬即送醫院療治。因行路險。不能舁送。祇得臥病所內。而是日夜半。奉軍大隊進駐六校。鑿壁置砲。商令所內人民。悉數退讓。以避危險。於是均避匿於雷祖廟中。苟延殘喘。是日人數並無增減。

初六日。鎗聲稍息。有少數人受昨夜之驚。不敢再居所內。乃乘間他遷。難民減至三百七十二人。

初七日。雙方有調停之意。分頭接洽。故成爲應酬式之戰爭。因此難民向東南鄉遠避者甚衆。是日祇有二百五十二人。

初八日晨。急將耿君送往東外福音醫院療治。是日奉軍進城後。所內難民。念家心切。急欲遄回。減至一百三十一人。

初九日。所中難民復減至一百另七人。

初十日。城廂內外。局勢粗定。人心稍安。附近難民。大都返家瞻視。故是日避於該所者。祇九十五人矣。是夜耿汝和因傷勢過重。卒於福音醫院。噩耗傳來。同深悲悼。惟耿君憫數百難民之饑渴。以致飲彈而死。因公殞命。義勇可嘉。兼之家素赤貧。寡婦孤兒。共計六口。在沽其點水者。不知有動於中。而思所以報答之否。

十一日。晚又到奉軍四連。無地可駐。後商請該所再將雷祖廟讓出以便駐紮。乃重遷至杏春街周懋修周錫垠二君住宅。是日難民七十二人。

十二日。司令部派往衛隊五人守護該所。是日難民僅三十二人。

十三日。留宿難民祇十八人。
十四日難民悉數返家。衛隊撤銷。收容所卽於是日終止。
十五日該所長因遺失圖記等件。及耿君汝和因公殉命事。曾致電理事長請籌撫恤。

第三婦孺收容所

地址在西內南街市十校。所長何佩宣。該所於一月二十四日（元旦日）從事收容避難婦孺。至下午四時許。兩軍在申夏港橋一帶開仗。青山大砲隆隆震耳。鎗聲有如爆竹。西內男女老幼。卽將三教室鋪以稻草。極力收容。均爲之滿。人數約二百五十餘。借緊隣劉姓家煮粥爲難民餐。該處爲出入西城要道。武裝兵絡繹不絕。時有人所取茶水菜食者。該所職員。深恐兵士闖入。咸驚駭如狂。東竄西奔。有如飛燕。緣青山距西城祇五六里。該所難民受驚。覺夜輪流在門首守衛。夜半並有齊軍自前線抬來傷兵。鎗聲未稍減。並聞齊軍言。實撫軍砲火異常猛烈。似有戒心。四次計十三名。兵士抬來。不問皂白。卽放之該所辦公室而去。該所又無救護人員。不得已。爲之轉送於東倉巷縣立師範該軍設傷兵治療所。黎明時一兵傷重。卽斃於該所。二十五日早晨。砲聲愈逼愈近。九時許。齊軍敗績。五團潰散。見六團兵士紛紛退入西門。上城埋砲。該所逼近城垣。因之人心益形驚恐。十一時宣撫軍直薄城下。齊軍卽閉門上城應戰。該所增集難民百餘。時流彈橫飛。難民三四百人。盡在鎗林彈雨中。萬分危險。婦孺驚駭號泣終日。下午警所派來維持秩序四警士。亦不敢留守而去。獨該所守衛職員。仍屹立門首。是夜實撫軍進而圍城。蘇軍荷鎗至所飲茶索食者益甚。詢以戰事如何。但云援軍卽至。吾誓死守以待。一有救應。敵軍不難蕩平。門前兵士。終夜雜沓。威脅逼人。二十六日。鎗砲聲未稍減。並聞齊軍言。實撫軍砲火異常猛烈。似有戒心。時實撫軍在城外射擊之過山砲頻頻從所中簷前屋角涼棚飛過。火光四射。令人心悸。下午三時許。要塞砲擊準寶塔。一彈由塔上向下。落於該所緊鄰劉姓屋上。房屋立倒。壓傷四人。均從瓦礫中爬出。於是該所難民。頓時秩序大亂。哭聲震野。牽起狂奔。不敢停留。該所職員。無法制止。且深慮再遭寶塔。難免又爲波及。擬率領難民。奔赴紅會。未幾而黃山大砲。隆然又發。五時許。寶塔竟被擊中。轟去三層。聲如山崩地裂。難民愴惶出走。遺下衣被什物。盡行被刼。直至二十九日下午停戰後。始仍舉領回所。夜間並由各

職員輪班梭巡。終夜不息。日復如是。死在該處之齊軍。二十七日。始由紅會掩埋。至三十一日各難民漸漸散去。按第三收容所逼處城垣。而西城當戰事之衝。其危險實較他處爲尤甚。數百難民均得安全。誠萬幸矣。

第四婦孺收容所

地址在縣立第一小學校。至初二日。收容難民凡三四百人。各室收滿。男子有來者則拒絕之。遵定章也。三日陳旅猶負嵎抗拒。雙方接戰愈烈。而人民乃愈苦矣。是夜人民之被搶刼者。雖貧戶亦不免。扶老攜幼而來所者。道爲之塞。屋少人多。秩序雖不易維持。七時發粥。而食者殊少。夜中竟夜未眠。四日而男子以在家危險。亦來所要求一律收容。此時雖欲恪守不收。男子僅收婦孺之定章而不可得。乃并男子而亦收容之。惟祇准住總門之外。以示隔絕。是日所中人多米少。不敷衆食。乃令校役冒險出外購米。而平時惟命是聽之校役。至是亦裹足不前。以是時鈴砲聲交作。彈如雨下。道中流彈甚多也。而所中需米甚急。時外兼以大砲聲。一砲之來。屋爲震動。窗上玻璃。軋軋作聲。難民驚慌之狀。十百倍於前。所中定章。每日食粥三次。鹽蘿蔔作下粥品。是日以人心驚惶。厨役憚於動作。至十二時。始燒粥一次。而難民驚恐之餘。腹亦不饑。所燒之粥。竟食不下咽。餘剩不少。大砲最密時。難民有匿於床下者。有匿於檯底者。有攜幼扶老。各處亂走者。有見校池已涸。而立於池中者。有因校井幾枯。而欲入井中者。斯時秩序更不易維持。七時發粥。而食者殊少。夜中竟夜未眠。四日聞奉軍有自北城之信。本所適屬危險地點。難民於半日之中欲出者凡三次。均被阻未果。午後西人有電話致曹品賢先生。囑速離虹橋耶穌堂。攜難民同行。本所難民更大譁。堅欲離所。電詢紅會究竟。紅會亦以離所對。至是乃不得不全體出所矣。數百難民。冒險行鎗林彈雨中。幸均獲安抵紅會。紅會之人更多。秩序更亂。均楊腹坐守待旦。饑寒交逼。始無有過於此者。夜中見西北紅光滿天。凡居西北城之難民。均受驚不小。有義勇者約同人外出探望。蓋恐失火在城內也。予校亦近北城。心乃大危。急通電話至校。知火在城外。爲之稍慰。五日紅會房屋被砲洞穿。死人一大一。傷者數人。難民又一湧而散。予亦回本所。所中又續到後來難民

百餘人。鎗聲砲聲。如前數日而被搶之家。全城殆遍。所之前後左右。莫不以被刼聞。而本所之驚恐較砲火爲尤甚矣。六日下午。議和有望。而砲聲轉劇於前數日。搶風仍未戢。人民殼觫。莫可言宣。至晚。和議告成。砲聲雖止。難民仍不敢言歸也。七日難民問有歸者。八日齊軍繳械。奉軍入城。難民始均離所。本所收容事務乃告竣矣。記者目覩災黎。心爲之痛。拉雜記此。留吾鄉一線刼痕。亦所以告軍閥閱此。或惻然心動。毋重困吾民也。

第五婦孺收容所

地址在中街南菁菁校。所長卽該校校長蕭伯豪君。

（一月廿三日）紅會函託該校設立第五收容所。當卽遴章召集留校教職員學生等二十餘人。商定組織辦法。分任職務。除所長外。設庶務會計一人。糾察四人。稽查四人。指導二人。救護四人。值夜八人。以宿舍自修室及教室爲收容地。編定各室號數及應守規則。

（二十四日）早間卽有婦孺陸續來所。所中定規。不論大小。每人先繳一元。作爲十天飯金。按序分繳。秩序尚佳。四時許。雙方開火。砲彈適在第五進宿舍西間空室。高約一尺五六。底約八寸。蓋二過山砲聲歷歷可數。避難者蠭擁而來。急於安置居室。卽停止收費。截至晚間。計有八百餘人。

（二十五日）晨八時許。齊軍敗退西城。西北一帶婦孺。倉皇逃避。爭先恐後。奪門而入。人數約有二千。初婦孺飲食。由所中供給三餐。每餐備一葷兩素一湯。至是人數驟增。食糧置備不易。維持尤難。不得已改爲稀粥兩次。給發之時。由糾察稽查會同照料。秩序尚佳。

（二十六日）雙方隔城酣戰。來所者益形衆多。婦孺而外。復多男子。廚房所備稀飯。不敷分配。且以在所外炊爨。負担入所。夫役往來。均出入於鎗林彈雨。至爲危險。乃改所內老虎灶及浴鍋炊煮。每日用米六石有餘。所幸所內有池有井。飲料不致斷絕。縱稍涸。亦急不暇擇。吸得半杯。已甘之如飴矣。

（二十七日）砲火益烈。來所者仍不絕。約略統計。不下三千。上午九時許。教員宿舍。砲彈穿入。越屋三層。毀屋四間。在舍難民。聞耗奪門趨避。惟以砲灰迷目。莫知所出。所中職員。急行救護。發現重傷者三人。輕傷者四人。療治以後。邀天之幸。均慶安全。檢查下地砲彈。適在第五進宿舍西間空室。高約一尺五六。底約八寸。蓋二

百磅之要塞砲也。見者無不咋舌。

（二十八日）齊軍死守城垣。負嵎自固。下午二時許。砲毀化學分析室。室中儀器多玻璃品。震毀無算。所中難民益形驚惶。有欲出所走避他處者。所中職員一面竭力維持勿告。一面集會考慮。取何辦法。僉以城區各處。盡屬鎗林。何來安樂之土。街衢流彈如雨。成羣行走。適以送死。不如聽由天命。共守此校。或得希冀安全於萬一。乃將斯議公布。禁止出入。難民驚魂。始稍安定。

（二十九日）雙方有和平解決消息。難民均欣然色喜。庸詎知震天巨砲。隆然入耳。電話傳音。紅會砲不一時。祝丹卿先生以砲口餘生。由紅會扶掣老母趨避來所。因之紅會難民。尾隨其後者。有如潮湧。所中特將大禮堂開放容納。未幾。以該處多流彈。且屋頂已被毀。復開放南北樓爲暫避之所。不意部署方定。而南樓受巨彈。毀博物室。不滿十分時。北樓又復着開花彈。毀樓面。且洞穿地板。闢道入泥。南北樓上下門窗玻璃非砲毀。即震碎。直可謂體無完膚。所有關於自然科學標本儀器。損毀無算。時樓下尚有避難男子三百餘人。潛伏教室。彈丸紛飛。無不喪膽。一若已經宣告死刑者。幸託上天庇佑。未傷一人。事後迴思。尤形戰慄。

（三十日）和議告成。蘇軍悉繳械改編。奉軍尚未入城。難民家屬紛紛來所慰問。絡繹不絕。三時許。謠諑紛興。有拖大辮之某鄉民。口呼「又要開大砲了。」昂然直入。經職員禁止。猶復不聽。無已。敬以老拳。始抱頭鼠竄。一般難民。已飽受虛驚矣。

（三十一日）宣撫軍入城。出示安民。人心大定。居家已十室九空。祇以土匪流氓。尚未絕跡。難民未敢回家。間有勸戒不聽。冒險出所者。

（一月一日）難民因困處所中。已近旬日。大局粗定。急於當家。紛紛出所。對於所內夫役。多犒賞有加。且向所中職員申謝再四。計是日出所者約十分之六七。

（二月二日）城廂內外。局勢既定。且四城門均已開放。留所難民陸續返家。然尚有因房屋被砲轟去。門戶受蘇軍搗毀。什物搶空。一時不能回家者。仍留所居住。至晚間向各室調查。共計婦孺三百五十餘人。

（二月三日）上午尚有已回家之婦孺。因居家胆怯。復來所暫住。而出所者亦復不少。至晚間調查。僅留一百三十餘人。

（二月四日）是日起。所中另訂規程。婦孺准出不許復入。伙食一餸所中不再供給。由各人自與所中廚司接洽。每日稀粥二次之事。已改爲二飯一粥矣。至晚調查。僅留六十餘人。

（二月五日）所中舉行清理房舍。只見遍地糞尿。臭氣觸鼻。校園。走廊。天井等處。如走路稍不留意。即踏穢物。甚至住房隅角之處。亦有小堆纍纍。幸所中夫役衆多。肩挑手擔。各盡其力。整理全日。始略見清淨。本日婦孺留所者。僅三十餘人。

（二月六日）上午所中職員眷屬。多數回家。留所婦孺。不過十餘人耳。

（二月七日）收容所預備結束報告紅會。但江陰此次慘遭兵禍。紅會謀設婦孺收容所十處。有數處以軍事要道關係。未得成立。地點以南菁爲最適中。校舍以南菁爲最大。收容人數。以南菁爲最多。而慘受砲火。亦以南菁爲最烈。而三千餘難民。均慶無恙者。尤爲最可喜之事也。該所職員於大砲隆隆流彈如雨之中。各任職務。勉持秩序。稽查許君孳民。於二十七日夜間赴宿舍巡視。道經天井。毋指爲流彈所傷。幸屬輕微。敷藥包紮後。仍照常辦事，現已全愈矣。所中有一事最可笑者。則爲該所人數出入不相等。緣入所者三千五百餘人。而出所者竟多四人。此四人係由娘肚帶入。二三日後即呱呱墮地而出。該所職員某君。代擬四名。曰安。曰平。曰康。曰泰。可謂當矣。

第六婦孺收容所

第六收容所即設於北外市立七校。一月二十日。函請該校校長陸君秀爲所長。是日將晚。有齊軍軍官一人到七校察看房屋。云由張知事指定七校。設兵站司令部。陸君告以本校已由紅會指定設婦孺收容所。有紅十字旗及收容所訂牌懸掛在門爲證。且指定收容所時。張知事本已知悉。今又指定七校設司令部。此中恐有誤會。該軍官謂收容所中當然不便再設司令部。惟知事白相矛盾。弄人太甚。興辭而去。陸君知此事不妥。即向紅會說明。請知事妥爲設法。務使收容所得以安全。距知再三申請。至一晝夜之久。知事祇答「已兩面說過。實在左右爲難。」當時一面籌備收容所事務。一面仍設法請求。將司令部移設他處。距知二十二日晨。招商有電話到七校云。即刻有兵來校。紅十字不能擋鎗砲云云。所長知事不妙。復向紅會設法。無效。至下午果有司令到校。

向陸所長云。祇須假大門一間。作爲辦公之處可矣。所長無法。允借一間。司令又云。何不多借一間。當時陸君以爲大門借去。尚可以旁門出入。亦允之。既而見大廳。曰何不借我作辦公之用。見寢室。曰此處可作書記室。見寢室。曰此處可作副官宿舍。陸君不允。云後面ノ須作收容所之用。且其中堆屋料甚多。不便移去。司令云。我有夫役在此。要移就移。到開火時。收容所尚有何用。當時陸君再三要求。說定前面舊屋作司令部。由前門出入。後面新屋作收容所。由後門出入。中間隔斷。不相往來。既而司令至禮堂。曰此處堆軍需。陸君云。成約方定。安可在此處住夫役。至新教室。曰此處堆軍需。陸君云。成約方定。安可在收容所堆軍需。住夫役。司令曰。管不得許多。見電話機。曰此可移在大廳。陸君謂此係與耶穌堂合裝。不便擅移。司令曰。外國人怕他什麼。現在我們正要打外國人。所長見事不佳。即向紅會辭職。地方人士。以爲北外人烟稠密。安可不設一收容所以救急。紅會職員亦以爲然。乃再向兵站司令要求。將新教室作婦孺收容所。將禮堂關斷。當時應允進行。已二十三日晨矣。然實際上仍不肯關斷。所中職員。不準至該處。司令部中人則時時至所中看察。并屢問所中職員。此處逃生。何處最妥。何人路熟。你們要同我走等語。時所中職員一面辦事。一面應酬。一面又慮其拉夫或梆票。是晚砲聲隆隆。自遠而近。來所避難者千餘人。所中職員知北外爲戰事首衝。蘇軍扼守黃田港。則收容所在火線之下。一時何以出險。且以爲蘇軍縱敗。必退守要塞。用大砲向西路轟擊。北外大街必成灰燼。乃將所中婦孺。分批送出。第一批送南菁收容所。第二批送禮延收容所。時已夜深。北門即閉。二十五日晨。北門未開。知蘇軍有守城意。乃由城外送第三批難民赴東外綺下。自後東外交通。即行斷絕。齊軍不管有旗無旗。有徽章無徽章。一概放鎗。禁止往來。所中職員。欲救北外難民而不得。不得已折回綺下。發臨時難民急賑。一面向城中探詢。至二十九日急冒險返所始知蘇軍兵站司令部於二十五晨遷去後。即駐奉軍俄兵。往來未絕。此第六收容所經過情形也。

第七婦孺收容所

地址在南外圓通菴協濟醫院。於一月二十三號。（即大除夕）成立。推定那某爲主任。本所距離第一收容所。（公立一校）僅數十武。該所房屋寬敞。故一般難民心理都集中該處。至廿四號。難民

不滿百人。廿五號。本所地址被齊軍將房屋強行佔據。交涉無效。難民更以本所爲畏途。是日上午。齊軍砲隊雲集南外。已成交戰區域。黃君寶森等。見本所處於危險地位。決意將收容所遷移鄉下。俾可安插難民。至十二時許。適紅會救護員錢君少鶴得會中許可。將第七收容所遷移他處。故遂率領難民往虎窄裏設立臨時收容所。設法救濟難民。

第八婦孺收容所

地址在縣立一高。校長張愼幾兼任所長。元旦午後四時許。投所難民。一時蜂擁而至。蓋其時城內驟聞鎗聲故也。是晚復有北外難民百餘人投所。校內宿舍教室。均經住滿。統計難民共有五百餘人。越日鎗聲漸漸逼近。流彈天空飛過。時有所聞。難民來所者。又增三百餘人。是晚鎗聲激夜不絕。校之北面學塬上。齊軍架設機關鎗。鎗聲益密。大砲亦當經是處向西南轟擊。流彈如雨而下。初三日下午一時許。有齊軍三人經過門口。見內有避難男子十餘人。在內窺望外間情狀。該兵卽一擁入內。口稱拉夫。避難男子。飛奔廚房暫避。不料內有一兵。尾隨而至。見來勢兇勇。衆皆回入。

聚鎗卽放。一彈穿入牆中。幸未傷人。復由該所職員出面排解。終被拉去廚役及避難男子九人。並強欲入所內搜尋。復由紅會救護隊員李愛棠。出與交涉。率領一兵入內挨室察看。則盡屬婦孺。餘二兵。則管押夫役在外守候。察看畢。卽帶領被拉夫役向東而去。二時後。明倫堂北牆壁受砲彈打穿一洞。屋面洞穿兩處。其時所內難民。有避入明倫堂者。彈着地處。離人祇有丈餘。教室內玻璃窗亦有流彈。玻片橫飛。着一難婦手臂上。血流如注。當用急救法止住。彈子幸未傷人。亦云險矣。至五時許。有被拉去之人逃回。據云。由所向東時。途經觀音寺巷口。有一流彈。適中在收容所放鎗之兵腰部。當由被拉之人。扛向紅會臨時醫院診治。所中經此驚嚇之後。當卽公推李愛棠。金某。余蘊輝等。爲交際員。專在門首阻擋齊軍來所騷擾。所中避難男子。盡納入明倫堂內。無故不准出入。恐防再被拉夫之險。是日寶塔被轟折頂。並聞有大砲專轟西城之說。難民非常驚惶。僉認爲是處在火線之下。有倡遷移之說者。有以街上流彈太多。遷移亦有危險者。結果有三四十人移往南菁。多數未動。是晚該校教務室北面。勝廳靠西一間。被砲彈轟坍。距教務室祇有三丈許。其時教務室駐有職員。及難民甚

多。亦云幸矣。因是羣情更爲驚惶。坐臥不安。均作遷地爲良之想。
初四日晨。經張所長等冒彈馳往紅會報告。商酌遷移方法。由紅
會商定吳嘉青君住宅。遂於是日九時。由職員率領難民遷至吳
宅。間有散至輔延及紅會者。該所自難民遷出後。大會堂休憩室
均着流彈。校門口甬道旁。落一大砲彈。長約二尺餘。直徑約八寸。
適落於客處。未傷人物。亦幸事也。在吳宅。第一日。約有難民五百
餘人。迨至紅會被彈。並有大砲要打通惠公所及紅會之謠說後。
紅會難民來所者甚多。最後。有縣女校收容所遷來者亦不少。最
多時。約近千人。自奉軍進城後。始日漸減少。至十三日。完全散去。
在吳宅所聞槍砲聲。確較該所爲稀而遠。並無流彈到所。且距紅
會甚近。消息靈通。故人心稍定。惟初五日突來齊軍三人。衝入拉
夫。經職員擋住。派役六名隨之而去。不片刻。又有數兵來所拉夫。
人居戶拉趁。於是人民既懼流彈之橫飛。又恐暴軍之搜索。故至
初三日不論男女。均紛紛而來。前此每日煮粥二次。雖不得飽腹。
猶不致過飢。至是人數大增。供不敷求。強有力者爭一飽。懦弱者
不得一口。甕碗折筷。大失秩序。於是該所設法補救。發粥之前。每
人先發一籌。憑籌取粥。此法似太拘嚴。然藉此得以普及。衆亦許

地址在輔延學校。校長謝守先君兼任所長。大除夕謝君到所整
理宿舍。訂定規約。聘定李君國華擔任庶務會計。王女士伊萍。吳
女士曾蓮。擔任監護。祝君稼如。祝君震揚。章君以欣。陳君椿年等
擔任照料。并預計該所宿舍二十間。教室十一所。統計至多可容
六百人。等訓初定。而已有難民十數人登記入所矣。元旦日下午
四時許。距西門十餘里之申港夏港一帶。宣撫軍與齊軍開火。城
中居民。固知其不免一戰。然不料其開火如斯之速也。驚惶萬分。
不知所措。老小婦孺。相率投所。不一時間。宿舍已無餘隙。當已有
二百四十餘人矣。是夜砲聲鎗聲不絕。因相距尚遙。投所人尚得
安眠云。初二日拂曉。砲聲已及西外。始知齊軍敗績。五團潰散。六
團退守孤城。人心益恐。投所者益多。該所職員。日間照料。夜間巡
邏。幾忘外間有如何事。是夜青果巷南鎖巷一帶。即有武裝齊軍
入居戶拉趁。於是人民既懼流彈之橫飛。又恐暴軍之搜索。故至
初三日不論男女。均紛紛而來。前此每日煮粥二次。雖不得飽腹。
猶不致過飢。至是人數大增。供不敷求。強有力者爭一飽。懦弱者
不得一口。甕碗折筷。大失秩序。於是該所設法補救。發粥之前。每
人先發一籌。憑籌取粥。此法似太拘嚴。然藉此得以普及。衆亦許

第九婦孺收容所

軍守衛兵去。由奉軍兵士守衛。至十三日撤去。該所就此結束。

爲善法也。午刻檢點人數。已達一千三百三十餘人。午後警所派來警士四名。維持門禁。至四時左右。砲台大砲向城中轟擊。聞者膽裂。初四日午後該所接紅會電話云。第八收容所因猛受砲擊。有難民七八百人。已護送在途遷避該所。惟該所人數已過預算二倍有奇。無處可以容身。遂派員往何公祠掃除。以爲棲所。不一時。難民惶惶而來。驚駭之狀。難以言喻。且已一日未進粒米。祠中破缸中有不潔之水。難民均掬而飲之。雖加禁止。非惟不從。反稱飲而大適。當由難民推舉沙君溥泉主辦一切。沙君熱心籌備。數百難民。得以安心居住。而宣撫軍密佈城外四周。是夜改攻東門。東城之相擊。蓋自此始。該所與東城僅一牆之隔。人心之驚恐。固已不待言矣。再以南面徵存餘屋駐蘇軍二三百人。北面五路堂土地堂均有蘇軍居住。西面棲霞巷爲其通道。該所實在叢兵彈雨之中。全所難民。但望速死。不求苟生。至初五日午後。有齊軍二人入所拉夫。警士四名。已去三人。其一亦已改裝竄匿。經該所職員上前接待。告以難民苦況。不堪再受驚慌。再三請免。竟不獲允。不得已。被拉十餘人中。有某甲。懷抱孩兒。孩兒號哭不止。得免。被拉某乙。亦懷抱孩兒。孩兒亦號哭不止。蘇軍大餉鎗柄。用力過猛。鎗折兩段。忿忿拉十餘人而去。不多時。又有三兵入。拉去六七人。繼則最先二兵。復以拾鎗上螺釘爲名。闖入搜尋。該所職員知其尋覓而來。待以優禮。不得逞。又拉四五人而去。是日除該所職員五六人守門巡邏外。其餘投所男客及該所役夫廚夫等。均匿居不敢出。晚間竟致斷炊。難民飢寒交迫。小孩啼號不已。世間悽慘事。孰有過於此耶。初六日有和議之說。方慶餘生。而猛烈之大砲。繼續不絕。忽而南菁宿舍被擊之說聞。繼而教室被擊之說又聞。意料昨日大砲連擊紅會。或係瞄准通惠公所司令部之流彈。今則專擊南菁者何故。高大樓房。易爲目標歟。輔延亦有樓房。徵存亦有樓房。其可幸免於萬一耶。是日該所米糧缺乏。由職員帶同役夫。即在大砲聲中冒險出外到紅會荷米而歸。此時但知千數百人之嗷嗷待食。不念自身涉及危境矣。午後停戰。砲聲不聞。初七日人心稍定。有擬徙居出所者。經該所職員曉以宣撫軍尚未入城。齊軍未曾改編。未可樂觀。留所者仍有九百餘人。初八日宣撫軍入城。張貼安民告示。收拾齊軍殘部。難民離所者甚衆。僅剩三百餘人。在所居住而朝去夕來者亦不少。至十四日軍隊會同地方紳士檢查居戶手續完畢。難民各遷出所。某君家眷。於十五

日遷回。至此始完全結束。就此十五日中。除初一日通宵電燈外。其餘十四日中全夜黑暗。無一線光明。且嚴禁難民火燭。蓋該所逼近城垣。齊軍恐被奉軍窺探。故不許有光。是役也。該所未毀一椽。始終飽受虛驚。未遭危險。誠無上之幸福矣。

第十 婦孺收容所

地址縣立師範。於陰歷正月初一日成立。是日即有附近婦孺約百餘人入所。晚間尙稱安謐。至初二日上午十時。鎗聲逼近。人心惶恐。午刻即有齊軍抬傷兵二人至。強欲入所醫治。職員告以收容所非紅十字醫院可比。齊軍蠻而無理。定欲入內。職員見此情形。已下午三時許。齊軍由後門闖入所中。當時婦孺異常驚恐。有主遷入南菁者。有願遷入輔延者。啼泣者有之。奪門出走者有之。經職員竭力阻止。皆以鎭靜出之。一面與齊軍談判。最後給以十五元而去。然已飽受虛驚矣。是夜十一時後。即開步鎗機關鎗聲。由遠而近。至十二時後。在所南開放不絕。職員固不敢休息。難民亦多

第十一 婦孺收容所

地址中街私立澄衷學校。甲子歲杪。時局緊張。兵隊滿佈江城。軍事行動。若進行。戰爭之事。知難倖免。校中同人乃於二月二十三日（即甲子大除夕）與紅十字分會接洽。組織婦孺收容所。編次十一。隨便到旗幟袖章等物回校。着手組織。分配職務。編定號舍。並購買需用物品。是日即有附近人家到所報名。廿四日（即元旦日）上午到所報名居住者。有婦孺十四人。下午絡續報名住進者婦孺十八人。下午五時許。遠聞鎗砲聲。若斷若續。一時人心惶惶。來所者絡繹於道。並有男子二十餘人到所。請求收容。所中職員。乃分隔居住。是夜共計婦孺男子有百二十餘人。廿五日（即初二日）上午九時許。聞齊軍退却。奉軍逼近城垣。鎗砲之聲。喧聒於耳鼓間。又有難民十餘人投所。二十六日（初三日）上午。近鄰有由梯入所者。蓋家中已被齊軍屢次搶劫。無法走避而來。下午三時許。齊軍由後門闖入所中。當時婦孺異常驚恐。有主遷入南菁者。有願遷入輔延者。啼泣者有之。奪門出走者有之。經職員竭力阻止。皆以鎭靜出之。一面與齊軍談判。最後給以十五元而去。然已飽受虛驚矣。是夜十一時後。即開步鎗機關鎗聲。由遠而近。至十二時後。在所南開放不絕。職員固不敢休息。難民亦多

不敢合睡至二時始稍遠。天明後。鎗聲稍稀。二十七日（初四日）天甫明。即聞擊門聲。蓋西橫街南街一帶之難民也。計有二十餘人。放進後。據述昨夜蘇軍來家搶刼。乃匿於田間。以至一夜未眠。當由所中先給以粥。次佈置住所。下午有流彈一。落於居室。幸未傷人。二十八日（初五日）婦孺十餘人到所。下午東面樓屋被砲彈炸壞牆壁。屋面以及檯凳玻璃甚多。幸離難民住室甚遠。毫無傷害。下午所之南面落下四百磅炮彈二枚。東鄰餅業公所正樓斷壓下。幸未傷人。二十九三十兩日。續有到所者。三十一日聞和議已成。上午即有多人出所。下午晚刻。因蘇軍又攜鎗砲上城防守。故又有多人到所居住。蓋猶驚弓之鳥。偶聞風聲。即驚恐萬狀矣。二月一日二日逐漸出所。至十一日僅留十餘人。而最多時有二百二十八人。本所概未收費。每日供粥兩次。所最困難者。飲料燃料。深恐不濟。夫役在鎗林彈雨之中。至城河汲水。常不敢往。以其被拉而扛彈者已屢見也。

臨時收容所之經過

紅會紀事

我邑紅十字分會自去秋九月間江浙戰事時。重行組織。選舉會長。分股辦事。惜經費不充。未能出發救護。迨甲子年杪。蘇軍二師。分防來澄。廿七日。五六兩團。由滬從長江分乘招商江永江華輪抵境。有第三旅旅長陳孝思。率領分駐舊縣署。南外皇宮祠。十方菴等處。是時。紅會理事長吳君汀鑒。在滬聞訊。即趕回江陰。蓋預料戰事難免。急須組織救護各事也。適旅滬同鄉周曦臣君。仁濟醫院畢業生張惠理君。亦在家鄉。張君累任上海紅十字總會救護隊事富有經驗。慨然擔任組織救護隊計劃。并與沙純嘉王展筠諸西醫服務。去秋福音醫院速成科初級治傷救護員。共有五十餘人。當時先成甲隊。周曦臣爲隊長。每隊十人。乙隊陸冠章爲隊長。丙隊陸彥文爲隊長。迨乙丑年正月初二日。砲火逼近城牆。甲丙兩隊出發至城外。又有沈靈鶴願充隊長。組織丁隊。分任救護。斯時西北城牆。鎗聲已密。紅會辦事處。初無婦孺收容所。因上午九時後。西北居民。紛紛來會。吳理事長。抱已飢已溺之心。凡投紅會婦孺。概予收容。正午。愈聚愈多。宅內不能容。祇能分居峴春後面空屋內。嗣後南東兩門。亦聞鎗聲。東南城一帶婦孺。亦連續而至。而各收容所。早已人滿。無插足地。該會先尚按時煮粥。分施難民。并分發麵包以濟之。是夜電燈尚明。男女分別坐宿。惟鎗砲

聲澈夜未絕。初三日。難民更多。紅會本假吳君住宅。大有人滿之患。即覩春後首二十四間空房。亦漸漸人多。發粥已欠秩序。而一部難民。羣趨灶間。強有力者。竟致搶食煮粥。最感困難者。厥爲欲料。雖吳宅有井甚深。綠天久不雨。旱量涸象。更兼頻汲不已。僅臍井底泥水。以致米不能淘。胡亂煮食。一般難民。飢腸轆轆。已不暇顧矣。當夜電燈總線。被砲毀斷。羣處黑暗中。祇有洋燭之光。初四日。市十校第三收容所。因砲擊鄰屋。一部份婦孺。亦紛紛而至。分中。婦孺心驚。亦率相東來。惜會中已無容足地。幸觀音寺巷內。吳君新造住宅。房屋甚多。改設臨時婦孺收容所。將女校中逃來婦孺導入。禮延第八收容所。亦於是日連遭砲擊。校中膳堂。塌去一間。所長張憤幾。爲避免危險計。所中婦孺。啼哭擾亂。張君遂不避艱險。往來紅會。商妥避免辦法。遂於上午。以一部份遷入輔延。以部分遷入吳宅。乃開放正廳。東西對應。容留難民。時正大砲轟轟。彈如雨。逃來婦孺。大都蓬頭跣足。面無人色。驚慌狼狽情狀。令人欲哭無淚。當以人數太多。另分華澄西廠收容。是日終日鎗砲盈耳。數千難民。咸蹲伏地上。殷觫萬狀。初五日早晨。天空陰霾。滿佈細雨濛濛。驚聞要塞將以本日十二時棄城。人心惶急。至半時許。黃山巨砲果連珠發射。三時許。紅會後方樓房。竟被子母開花彈。連擊四彈。擊斃城隍廟巷口鐵匠姚寶三一名。砲彈直撼至前面牆門爲止。幸未洞穿。是時婦孺大亂。哭聲不絕。各自逃竄。百忙中。華澄西廠。又遭蘇軍搶劫。司事張某。被刀打傷。其時避難人。鴉飛雀亂。大都避往吳荔青宅。入晚。西首章宅。亦設臨時婦孺收容所。收容難民。始暫安定。大砲當亦停止。膽壯者。仍紛回紅會。初六日。大雪不已。至午方止。婦孺依舊來會。上午。聞有和議之望。衆心略定。不料下午一時許。議和未能卽定。俄司令部拾也夫。仍用大砲猛轟。是日大砲每十五分鐘一發。嗣每五分鐘一發。至五時許。和議方有端倪。砲聲亦息。逾時。鎗聲亦止。夜間。萬籟俱寂。爲戰爭七天後初入安靜之境。初七日。竟日平安。難民歸家者甚多。正雙方停戰言和。磋商條件時也。避難人。咸引領翹望好消息。後悉畢陳兩旅長。已對等密談。戰局決可和平矣。入暮時。惟仍見蘇軍上城防守。一般已歸之難民。驚惶又起。仍奔來紅會躲避。雖道路泥濘。大雪方霽。並不顧惜。一種拖泥帶水之慘狀。殊爲可憐。初八日。和平消息已確。蘇軍則集中邑廟。下午三時。畢旅長率衛隊進

城。以縣立一校爲旅部。各界幷開歡迎會。紅會收容之婦孺。遂陸續歸家焉。

教會收容所情形

此次戰事。江陰教會同人。將教會機關設臨時婦孺收容所六處。茲將委辦慕維德曹品賢嚴中元李依信之通告錄下。

（1）本教會暫設臨時婦孺收容所六處。（一）醫院。（二）勵實。（三）輔實。（四）聖道女校。（五）城中禮拜堂。（六）北門禮拜堂。（2）保護。除由收容所長函縣請派衛隊臨時到本各收容所門首保護外。另有中西教士教員在所門首共同維持。交通斷絕。祇由曹君一人維持。一面在門首應付蠻不講理之齊軍。一面在招待所投所之人。終夜檢察所內與外面之一切火燭。軍情砲聲。至爲辛苦。在初三四五幾日。黃山大砲向城內猛擊時。中有三砲最爲可怕。兩砲由本所屋頂面過。滿屋火烟。幸未帶及。一砲由本所東間壁穿牆壞屋。還向南薔而去。亦未帶及本所。時本所婦孺聞之。莫不喪膽。旋至平息。始行陸續回家。後蒙奉軍派來守衛兵士二名。本所鄰近。至此尚稱安穩。

身衣履。過則拒絕。（5）以上所有派定職員。倘不足用。各機關可以隨時酌量自請。

城中禮拜堂

（日期）正月初二日起至初十日爲止。（人數）數百人。以婦孺爲多。（食宿）有帶熟食者。有子粒未帶者。統歸本堂主任一人負擔接濟。夜鋪草於地以眠。（維持）本堂西教士慕維德與華教士曹品賢二人在本堂維持一切。不料城門爲齊軍驟然緊閉。城內外交通斷絕。祇由曹君一人維持。一面在門首應付蠻不講理之齊軍。一面在招待所投所之人。終夜檢察所內與外面之一切火燭。軍情砲聲。至爲辛苦。在初三四五幾日。黃山大砲向城內猛擊時。中有三砲最爲可怕。兩砲由本所屋頂面過。滿屋火烟。幸未帶及。一砲由本所東間壁穿牆壞屋。還向南薔而去。亦未帶及本所。時本所婦孺聞之。莫不喪膽。旋至平息。始行陸續回家。後蒙奉軍派來守衛兵士二名。本所鄰近。至此尚稱安穩。

北外禮拜堂

（一）收容人數約三百餘人。（二）並分設收容所於振新陸榮記

二處。人數約二百人。(三)日期前後共十天。(四)飲食半由自帶。半由本所接濟。日食三粥。夜鋪草於地以眠。(五)本教堂禮堂由本軍俄兵司令部。設受傷兵士療治所。計就本所療治俄人。約二十餘。(六)本所由東外福音醫院附設。設紅會療治所於對面謝德和藥記藥號。軍民就該處療治者有數十人。(七)本所並附設臨時消防救護掩埋各隊。隊員悉由避難來所者組織而成。共收得尸身六具。其棺木亦由本所購買。後經尸主承認。尚有二具棺木費。現由本所負擔。(八)以上在所一切服務。悉由該堂胡教師夫婦與教員郁申佑先生。以及褚陸二先生等人維持。

勵實中學校

勵實自陰歷十二月廿五日。改爲收容所後。下午即有大批婦孺遷移來所。後樓四層均住滿。此後來者日衆。至正月初一爲尤甚。緣西鄉已開火。鎗砲聲。城內歷歷可聞。夜半西鄉難民四十餘人。和率而至。狀極狼狽。中有產後兩日之婦人。情尤可憫。斯時前樓亦皆住滿。統計不下六百餘人。及晨齊軍敗退西城。來者更夥。其中男子約占百數。所長沈君文蔚。因情形危急。不得已破格收容。以事前規定祇收婦孺故也。上午九時許。大砲一聲。破空而至。窗櫺房屋。格格作聲。兩樓婦孺。皆紛紛奔出。避匿操場之隅。厥後砲聲漸密。震動亦甚。然各難民轉能保其常度。不作無謂之驚恐。良以生死聽天。故反能安然無懼也。午後砲聲稍殺。四時又作。直至初三破曉始止。是晨有被流彈所驚者。遂倡言離此他去。一時從者甚夥。經曹君耀廉曉以利害。衆乃止。而堅欲去者。亦不強留。以禍禍究不敢必也。當時行者百人。中有去而又回。回而又去者。所長睹此情形。令鍵門。不准任意出入。蓋慮敗兵攔入。或出外遭刼耳。是晨聖道院與輔實之難民。皆移居本所。因兩處緊逼城牆故。是日大砲未停。夜亦如之。初四日講和消息傳來。衆皆色喜。孰知正在探聽佳音之時。砲聲又到。如此或作或止。抵初六日始實行截止。而和議亦因之告成。是日下午。即有本所巡夜團十餘人。組織報告隊。手執紅十字旗。入城探視難民家屬。以慰衆心。斯時難民愉快。眞非筆墨所能形容也。初八城門開放。初九即有離所回家者。此後陸續遷出。日有數起。抵二月初。始得取消收容所名義。恢復學校舊觀。總計本所難民約有千二百人。而由福音醫院移來之婦孺。其數尚不在內。然人數雖多。始終未有受傷者。即所中

秩序。亦始終不亂。是可慶也。幷聞未收容之先。即由該校校長沈君召集住校教職員暨學生等。開會討論。如膳食巡夜等事。均經訂有規條。分別擔任。茲特錄之於下。(一)膳食。由所承辦。八人一桌。兩葷兩素一湯。每日兩餐。每客洋一角。上午十時。下午五時。爲膳食時間。屆時振鈴爲號。按次入座。不得紊亂。惟在初四五等日內。膳食略有變更。因有聖道輔實醫院等難民加入。人數驟增。深恐糧食不敷。改爲乾粥。而價格亦因之減少。人後乃復原狀。(二)巡夜團。由該校教職員暨學員組織之。就所址劃分五區。每區二人。每三時更班。自晚九時至晨六時。爲巡視時期。團員均能盡職。(三)救護隊。亦由該校教學員擔任。於初三等日內。在本所附近。幷救得傷民數人。當即抬往福音醫院療治焉。他若難民之留別紀念。有足多者。亦誌之。緣該校一屆隆冬。井卽乾涸。欲用之水。皆從潮河挑來。此次戰爭中。廚役冒險進水。幾遭鎗擊。陳君季鳴等倡議集捐築井。幷資紀念。衆皆稱善。當時捐得大洋數百元。現已着手興工矣。

輔實女學校

紅會紀事

收容情形分誌如下。(日期)從陰歷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正月初十日止。共十四日。(人數)先後有二百餘人。純係婦孺。(飲食)由校內包辦。先於進所時。向每人額收一元。有餘給還。不足補繳。(秩序)先安後慌。因蘇奉二軍。時在東城附近。兩相射擊。流彈穿牆洞衝由屋中過者無數。嗚嗚有聲。因遷入西人住宅。(職員)門首由中西女士照管。(物件)凡投所。無論何人。一概破除情面。祇准帶鋪蓋一具。與隨身衣履。及一切食物。否則不收。

聖道女學校

收容情形分誌如下。(日期)從十二月廿七日起。至正月初十日止。共十三日。(人數)約百四五十人。婦孺居多數。(飲食)由校內包辦。膳費亦隨各人自願補助。(秩序)先安謐。後恐慌。因兩軍卽在該校後街用機關鎗對射。鎗聲澈夜不絕。卽乘夜遷入西人住宅及勵實中學校。(職員)門首由中西牧師維持。內部由中西女士執管。澈夜不停。異常熱心。

福音醫院兼收容所併誌

福音醫院。自陰歷十二月二十五日。城內外婦孺已開始遷入醫院。至二十七日。卽改女醫院爲婦孺收容所。旋來者日衆。女醫院立時住滿。至正月初一日。男女避難來者尤衆。緣西鄉已開火。鎗砲之聲。隆隆不絕。至初二日晨。傷兵已陸續來院。狀極悲慘。院中陸覺大爲着忙。蓋倉卒間治療受傷兵民。需用之床鋪被褥。潔淨衣。稻柴燒棹等物。概未預備。而蘇軍緊閉城門。無論何人。不得出入。電乞城中紅會。而庶務職員。實無法設備。亦無法送至城外。後經紅會職員。張芷湘君。商懇在院避難之東外士民。分任籌備。以紅十字旗掩護而行。一時熱力所至。大禮拜堂內。病床均已備齊。而購布僱工製衣等事。亦卽立時舉辦。於是福音醫院。已成爲紅會醫院。兼收容男女難民之所。是日上午十時許。中西人士正在禮拜堂。忽大砲一聲。由空而至。窗櫺房屋。格格有聲。堂中男女。紛紛奔出。避於院東場隅。厥後鎗砲漸密。震動極甚。謠言頗多。然難民尙覺鎭靜。越日忽於黑夜圍進俄兵一人。奉兵二人。院中傷兵至城門口談話。旋復請保護至教堂談話。歸時幷請護送至城。一般難民羣向張君探聽。奈軍事祕密。未便多言。惟儘力安慰。後蘇軍沈參謀長。到院慰勞傷兵畢。出院十數步。卽爲奉軍俘獲。大聲呼救。卽經華保仁先生。以中立地點。不應拘去。索回護送入城。此後蘇方軍官出城。概先電請張君。會同教士迎送。方得放心。初六日晨七時餘。奉方參謀李鏡波。副官劉子清忽至。立請張芷湘君。電告陳孝思。云我等奉旅長之命。限本日上午十時回覆。蘇方身受重傷者甚。急需醫治。時來敦請。院長華爾德君。立時予允。卽親自預備。深夜隨俄兵盤城至北外俄營。從此往來奉軍。傳遞消息。以至和平成功。皆得機於此。初四日。有奉軍副官劉子清。同北外章陞二代表。黑夜晤張芷湘華爾德而去。乃搆和消息傳來。衆皆色喜。旋聞破裂。而砲聲又起。此時院中人衆食難。遂商訂售膳規則。舉庶務員。分別擔任。所訂規則。特錄如下。（一）膳食由醫院士暨難民組織之。巡承辦。每日三餐。購票取食。（二）巡夜團由醫院士員均按親全院。每二時更番一次。每班四人。自九時至晨七時。團員均按時就班。（三）竭力維持本收容所內。共住七百二十九人。第一次得蘇方表示和意。卽爲三旅司令部陳孝思。親電張芷湘君。懇請西教士至城門口談話。旋復請保護至教堂談話。歸時幷請護送至城。一般難民羣向張君探聽。奈軍事祕密。未便多言。惟儘力安慰。後蘇軍沈參謀長。到院慰勞傷兵畢。出院十數步。卽爲奉軍俘獲。大聲呼救。卽經華保仁先生。以中立地點。不應拘去。索回護送入城。此後蘇方軍官出城。概先電請張君。會同教士迎送。方得放心。初六日晨七時餘。奉方參謀李鏡波。副官劉子清忽至。立請張芷湘君。電告陳孝思。云我等奉旅長之命。限本日上午十時回覆。蘇方兵。遵卽交鎗。授教士手後。由俄兵作英語報告。因俄國官長多人。均至門號房內。俟照中立規則。首先命其解除武器。於是奉俄各

是否愿繳械受編。我等因時間太促。要求至少須十二時回覆。因繞道到院。須八時左右。現請急電陳部答覆。張君立即電陳。陳謂務懇善爲說詞。終須容我派一代表。講三句話亦算了事。於是張君向李劉二君。一再商懇。始勉允稍待。請電陳速派代表。張君一面電陳。一面電縣公署。速請士紳。趨陳孝思處哀懇。旋士紳多人。隨陳所派之趙卞璞副官。出城到院。士紳鵠立以待。靜聽佳音。兩軍代表。由張芷湘君介紹。至鐘樓敍談。并跪求雙方。援救人民生命。適趙與奉方軍官有舊。敍談結果。雙方允盡力成全。各歸報告。士紳等均送至門外作別。趙并請李牧師。同至奉軍旅部。自後城內外電院。向張芷湘君探問消息者。日百數十起。初七日上午。沈參謀長。代陳孝思請張君商住醫院。并由沈作伴。經西人謝絕。此役除鐘樓會議外。畢旅長與趙副官之晤面。兩旅長之面談。皆由張芷湘君介紹。至李德理牧師住宅。緣院中受傷兵官。均屬蘇方。消息所至。關係甚大。至初八日。奉軍入城後。因受傷婦女來院擁擠。故將女醫院收容之婦孺。悉數遷至勵實收容所居住。男醫院收容之難民。亦陸續遷出。院中受傷兵士。容積最多之日。共有九十餘人。且有自願解除武裝。避居醫院之兵士數十人。計收繳步鎗七十餘支。機關鎗一架。暨手鎗佩刀等物多件。後由奉方派員簽據收領。初九日以後。男女兩院。乃得完全成爲紅會醫院。辦理醫務。至四月中方告結束。此兩部情形之概略也。

福音堂婦孺收容所

東大街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此次因江陰戰事。附設臨時婦孺收容所。後以人數擁擠。房屋不敷。經該所職員敍議。僉以須設分所。方可容納。旋即設分所三處。共容婦孺二千八百餘人。每日發飯兩次。飯後並用開水解渴。經費均由各善士樂助。其姓名已開單揭曉。該所自元旦收容始。及至風停波靖。各婦孺纔使回家。數日間在砲花彈雨之中。幸安然無恙。故一般婦孺莫不額手稱慶云。

醫院治療統計表

本會商訂福音醫院治療統計自十三年九月起至十四年五月止

治療人數

男一百八十九人　女十五人

共計二百零四人

本會臨時醫院治療統計自十四年二月起至五月止

治療人數

民一千一百五十人　兵一千八百六十五人

共計三千零十五人

鎗傷　佔百分之二十八

皮膚病　佔百分之二十

外症　佔百分之三十五

眼疾　佔百分之十五

其他　佔百分之五

中國紅十字會江陰分會經過情形之報告

十四年五月八日茶話會

本分會自去秋組織成立。推舉議事理事兩部人員。即於理事部推舉理事。分設辦事各股。商訂福音醫院。及預擬收容所所在。但基本無着。僅向積穀欵中籌撥洋壹千元。以爲開辦經費。當時入會捐欵所得半數。僅五百九十餘元。另捐三百四十餘元。經濟微薄。設置諸未完備。當時戰事。幸未延及江陰。故亦無成績之可紀。然過往難民。由本分會留養資遣者。共有十餘起。前方傷兵。來本分會醫院療治者。共有二十餘人。又購辦及捐募大小棉夾衣褲。先後送往無錫分會。及上海總辦事處散放者。共壹千六百數十件。於十一月間告一結束。計開辦及各項用欵。共支出洋五百四十餘元。除付存洋壹千四百四十餘元外。此去秋一屆之大略情形也。迨本年一月間。齊軍陸續來江。亟亟爲備戰之計。本分會知情形孔亟。趕即繼續召集各職員。籌備救濟各事宜。成立救護隊甲乙丙丁四組。先行訂設婦孺收容所十處。時偵陰曆年關。事機又極緊迫。文書股。則函電紛馳。會計庶務。則趕辦旗幟服裝袖章。及救護用品。救濟股。則分頭

備辦。入會者又紛至沓來。倉皇繁劇。應接不暇。幸在會各職員。熱心任務。昕夕奔馳。不辭勞瘁。會務諸多倚賴。至陰曆元旦。齊軍敗退入城。情勢更爲危迫。城外收容所。既隔絕不能顧及。城內各所。多者容納至二三千人。嗣第三（西內）第四（女校）第五（南菁）第八（禮延）收容所。爲炮火所及。紛紛奔避。復添設臨時收容所八處。來本分會辦事處避難者。亦有二千數百人。出發救護隊。除將重傷兵民。設法送至福音醫院外。其傷勢較輕者。即於辦事處前方。組織臨時醫院。另行療治。迨戰事告終。救護隊復四出掩埋。據報共三十餘具。福音醫院治療兵民男婦。先後計一百七十餘人。臨時醫室每日多至五六十號。故此次用欵。以醫院治療一項爲最鉅。截至上月十二號止。福音醫院。共付洋壹千四百七十餘元。尙有未盡出院者。臨時醫室。共用壹百五十餘元。亦尙未能撤除。此外收容所。共支洋九百八十餘元。救護隊。共支洋五百二十餘元。合之辦事處支應各項。及繳總辦事處會費。共支出洋二千七百五十餘元。除上屆存九百九十八元。各善士特捐欵三千三百餘元。除付尙存洋三千四百四十餘元。此僅大略報告。將來應將開支細數。另印徵信錄。布告各會員。以昭實在。此次在事出力人員。雖經陳請總辦事處獎勵在案。然未能盡如所請。且其中或未免遺漏。本分會殊多抱歉。至本辦事處。及各收容所。房屋被砲火損壞。早經開單具函總辦事處。轉請省署。證章照數賠償。乃省署批交振務處辦理。上月復去函催促從速辦理。迄今尙無下落。擬再去函一催。合併奉告。

中華民國十四年乙丑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江陰戰事記全書一册）

（定價大洋兩元）

編輯者 徐思和

校閱者 沙錢再保

發行者 江蘇江陰商報館 館址城內縣署照壁後 電話二百六十八號

印刷者 華通印書館 江陰城內東大街 電話二〇三號